

彭公案

清 贪梦道人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武侠小说精选

宋

彭公案

第四卷

(清) 贪梦道人 著

目 录

第二一一回	双杰夜探佟家坞	独侠智救二英雄		(1010)
第二一二回	忠义侠初会八封幡	邓飞雄倒反天地会		(1014)
第二一三回	困贼巢英雄奋勇	靠山观反寇避兵		(1019)
第二一四回	双侠带兵等反寇	地道捉拿恶贼人		(1024)
第二一五回	见驾封官访岳母	程老诉说被害情		(1029)
第二一六回	花烛夜失去黄马褂	金眼雕泄机追风侠		(1034)
第二一七回	找花翎三侠初聚会	出酒令戏耍老英雄		(1039)
第二一八回	破镜重圆夫妻相见	比武招亲再定多姣		(1044)
第二一九回	彭钦差西巡到庆阳	飞云僧喝令杀大人		(1049)
第二二〇回	改扮私访遇刺客	玉环神镖救彭公		(1053)
第二二一回	群雄奋勇拿飞云	豪杰奉命捉刺客		(1057)
第二二二回	张家庄飞云采花	姚家集英雄救女		(1062)
第二二三回	寄柬盗去银龙佩	英雄细述曾家场		(1067)
第二二四回	群雄改扮访贼人	豪杰有意欺差官		(1071)
第二二五回	忠义侠智斗曾天寿	武国兴奋怒见佳人		(1075)
第二二六回	纪逢春跑驴惹祸	曾天寿指引英雄		(1079)
第二二七回	周天瑞请兰兄报仇	马玉龙仗义除恶霸		(1083)
第二二八回	打韩登复夺会仙亭	下请帖设聚群雄会		(1087)
第二二九回	众差官义助周天瑞	粉蝴蝶泄机请英雄		(1092)
第二三〇回	乔五虎为友施威	金眼雕英名退敌		(1097)
第二三一回	冰山英雄大聚会	庆阳侠义战贼兵		(1101)

第二三二回	赵友义计烧师兄	张大成力胜侠义		(1106)
第二三三回	赵文升飞叉取胜	滋毛虎独斗英雄		(1110)
第二三四回	金眼雕力劈飞云僧	众差官退敌捉韩登		(1115)
第二三五回	追清风误入全真观	设诡计活埋金眼雕		(1119)
第二三六回	刘云力战金须道	清风设计暗逃生		(1123)
第二三七回	赵智全夜刺众差官	马玉龙独探连环寨		(1127)
第二三八回	忠义侠误走甄家岭	尹春娘镖打甄飞龙		(1131)
第二三九回	雇渔舟水战胡牛	螺蛳岛英雄被困		(1136)
第二四〇回	玉龙独斗水八寇	金清设计引英雄		(1140)
第二四一回	忠义侠被陷卧龙坞	碧眼蝉率众探连环		(1144)
第二四二回	斗江珠英雄被骗	报旧恩细说前情		(1148)
第二四三回	石铸大战水八寇	金清一怒擒差官		(1152)
第二四四回	连环寨群雄被获	闻凶信钦差担惊		(1156)
第二四五回	众英雄三打连环寨	孟巧云五打闷心钉		(1161)
第二四六回	四太保设计救英雄	彭钦差调兵打连环		(1165)
第二四七回	曾天寿遭逢敌手	美英雄舍死战贼		(1169)
第二四八回	重新情设法救差官	联新姻赵勇订侠女		(1173)
第二四九回	送差官指引迷途	观演武又惹是非		(1177)
第二五〇回	受毒钉众人被获	遇故友死里逃生		(1181)
第二五一回	逃生路喜逢故旧	临大难师生相逢		(1185)
第二五二回	劝孟基弃暗投明	发慈心普救众命		(1189)
第二五三回	择佳婿孟基识英雄	信谗言兵困青莲岛		(1193)
第二五四回	世外人一怒开杀戒	金钱豹反目战孟基		(1197)
第二五五回	余化龙公馆调兵	金眼雕舍死报仇		(1201)
第二五六回	独行侠刀劈胡牛	老刘云剑斩何罗		(1205)
第二五七回	子弟兵水战胜金清	青莲岛马德泄机关		(1209)
第二五八回	孽龙潭石铸捞印	卧龙坞余氏祭夫		(1213)

第二五九回	战金清水寨大交兵	余金凤立志报夫仇		(1217)
第二六〇回	捉刺客细问贼情	设妙计英雄被困		(1221)
第二六一回	忠义侠巧遇猛汉	赛达摩怜惜孤儿		(1225)
第二六二回	马玉龙独斗金清	水八寇败阵逃命		(1229)
第二六三回	吴太山献计行刺	八太保捉拿贼人		(1233)
第二六四回	众山寇闻败各逃生	金钱豹决意战侠义		(1237)
第二六五回	忠义侠战败水八寇	飞云僧逃走尹家川		(1241)
第二六六回	八太保大闹尹家川	巡海鬼设计捉英雄		(1246)
第二六七回	纪逢春贪色惹祸	乔五虎拷打差官		(1250)
第二六八回	众太保误中迷魂酒	世外人巧计救英雄		(1254)
第二六九回	石铸率众探贼巢	清风逃走遇侠义		(1258)
第二七〇回	欧阳德误走金家庄	金文辉置酒请好汉		(1262)
第二七一回	山贼抢亲逢好汉	英雄奋勇捉贼人		(1266)
第二七二回	众豪杰棍打小狼山	邓飞雄助阵剿山贼		(1270)
第二七三回	感旧义千里寻兄	办新团同灭山寇		(1274)
第二七四回	行刺未成遇妖道	贼人聚众战官兵		(1278)
第二七五回	追四寇误走赵家庄	受毒香妖道刺差官		(1282)
第二七六回	石铸智破瘟瘟香	十杰追贼逢险地		(1287)
第二七七回	众差官山寨被获	姚广寿独斗群贼		(1292)
第二七八回	英雄智救众差官	侠客带兵剿贼寇		(1296)
第二七九回	巡抚衙差官捉妖	纪逢春追妖被害		(1300)
第二八〇回	欧阳德识破假妖	伯公子被虏关外		(1305)

第二一一回 双杰夜探佟家坞 独侠智救二英雄

话说小丙灵冯元志由房上跳下去，看看四无人，这才将上房门拨开，来到外间屋中，听西里间屋中老道睡着了，便把帘栊掀起，手擎钢刀进去，用刀对准了老道前胸就是一下。老道口念无量佛，跳下床来，一脚把冯元志踢倒就捆。

书中交代：老道原有金钟罩、铁布衫护身，冯元志因不知道他有硬功夫，已被人家捆上，自己只得把眼一闭，就等一死。老道并不声张，把靠窗桌上的烛花剪了一剪，坐在床上说：“你好大胆量，敢来谋害山人，你是官军营里的，今天对我说了实话，我也不杀你。”冯元志把眼睛一瞪，说：“妖道！你要问你家老爷，我叫冯元志，跟随钦差大人当差，只因在两军阵前，你连赢数阵，我特意前来杀你。既被你拿住，是杀是剐，给你老爷快行吧！”吴代光说：“你们来了几个人？是从哪里进城的？”屋中老道审问冯元志，外面急坏了小火祖。赵友义一想：“我们是结拜兄弟，有福同享，有罪同受，他既被擒，我焉能袖手旁观？总得使一个调虎离山之计，把冯大哥救出来。我们俩生死之交，活在一处为人，死在一处为鬼。”他往后一瞧，在这西北上却是大军草料场。赵友义一想：“我若去放火，众人只顾救火，我就可以把冯元志救出。我二人烧了他的粮草，又可以脱离此难。”他刚要走，忽听瓦檐一响，

赵友义一看，原来是清风道于常业。这老道睡觉最警醒，听到上房有动作，起来一看，见吴代光正审刺客。他料想刺客一来，不止一个，必有巡风之人，故到房上瞧瞧，若有人便将他拿住，剪草除根，以免萌芽复发。他蹿上房去，正好看见了赵友义，拉出滚珠宝刀就跳在院中。赵友义一想跑不了啦，自己拉出手中刀，大骂：“妖道！你们这些反叛，不久必遭恶报。”说着话，照清风抡刀就剁。清风哈哈大笑道：“你这小辈，也敢在祖师爷跟前这样猖狂。”两个人就在院中走了有七八个照面，赵友义如何是清风的手，已被清风的宝刀将他的单刀削为两段。赵友义大吃一惊，往旁边一闪。贼人跟进去一腿，把赵友义踢了个筋头，按住捆上，把他扛到屋中，交与八路都会总说：“道兄！小弟又拿住一个。”吴代光说：“好！贤弟你且坐下，我要耍笑耍笑这两个小辈，细细问个明白，然后用我的宝剑，将他二人刎了。”清风道：“说得甚好。”两人正在说话，又听外面传来锣响，吴代光说：“贤弟，什么事？”清风说：“我并不知道。”二妖道这才把道童喊起来，说：“你二人好生看着这两个人，我们出去看看是什么事情传锣。”两个道童说：“是。”

清风和吴代光出来，拧身蹿上房去，往西北一看，只见照的通红。两个人赶紧蹿房越脊，赶奔过去，乃至临近一看，有谢自成、公孙虎、袁龙、袁虎大众救火，锣声震耳，吴代光问：“谢会总，怎么起的火？”谢自成说：“我同公孙虎巡查，由外城来至十字街，就见火起，我们赶奔前来一问，更夫一概不知，幸亏人还凑手，不然连米仓都烧了。我闻到这里有硫黄味，心是有人放火。”吴代光说：“谢会总！你带兵细细

搜查，我那边已拿住两个奸细了。”说着话，两个老道蹿房越脊，又往回走来。这里就是马玉龙住过的帅府，吴代光、清风跳下房来，进了北上房屋中。吴光代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四个道童已人头落地，拿住的两个人也踪迹不见了。吴代光说：“咱们失了神了！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咱们一去瞧火，他们就有人把道童杀了，把人救走。”

书中交代：冯元志、赵友义二人被获之后，彼此埋怨。赵友义说：“你不该自己不小心。”冯元志说：“你应当走，给他等送信。”正说着话，外面一阵冷风把八仙桌上的蜡烛吹灭，只听噗哧噗哧，四个道童已被杀死。过来一人，一手把赵友义一夹，一手把冯元志一抱，转身出去。这两个人也不知道是谁，来到一个所在，才把他二人放开。冯元志一看，屋中灯烛辉煌，眼前这人身高八尺，年有四十以外，青绢帕罩头，一身青衣，紫面皮，黑虬髯。赵友义就问：“阁下何人，把我二人救出虎穴龙潭，这是甚么所在？”那人说：“我姓邓名飞雄，绰号人称千里独行侠。我在这里管火炮，与马玉龙是结拜之交，他倒反了佟家坞，我尚未反，在这里看着贼人的动作，三五天我也要归官军营中。今天我来刺吴代光，盗他的阴阳八卦幡，不想咱们走一起了。你们二人回去告诉马大人，叫他放心，明日打仗，我暗助他一臂之力，破这贼人的阴阳八卦幡。”这二人说：“甚好，我们走了。”邓飞雄带着他们曲曲弯弯地走出甚远，用手一指说：“由此往东南就是官军营。”二人拜谢救命之恩，转身回归大营，面见徐大人、马玉龙等，述说了上佟家坞之事。

天光已然大亮，一掌号，炮声一响，诸将进帐。当中是

徐胜，左边是刘芳，右边是马玉龙，众差官在两旁列坐。刚要出兵，上来一位差官说：“大人吩咐众位老爷，如将佟家坞打开，把为首的拿住，不准放一人漏网。”徐胜答应，款待了差官。众人又写了请安的稟帖，交差官带回。刚分派好了，只听得佟家坞号炮齐鸣。工夫不大，蓝旗来报：“佟金柱带领八路都会总吴代光和众会总，在两军阵前把队扎住，前来讨战。”徐胜发令齐队，今天要跟贼人决一死战。

他调齐三千马步队，同着众家英雄来到战场，把队列开一瞧，吴代光耀武扬威地问道：“哪个跟山人决一死战？”马玉龙一想：昨日被他连伤数将，今天我再不出阵，谁还敢去，便说：“我给众位略阵观敌！”吩咐擂鼓助战。马玉龙并未骑马，来到两军阵前，老道亦在步下。马玉龙把宝剑怀中一抱说：“妖道！你等太不知事务。自古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皇上有道家家乐，天地无私处处同，省刑罚，薄税敛，你等无故设立邪教，引诱愚民百姓受刀兵之灾，皆因你等所起。你等若知事务，快率从投降，我求大人开恩，给你等留一条生路。”吴代光一闻此言，说：“哪个跟你斗嘴嚼舌，祖师爷特来结果你的性命！”

正说话之际，只见佟家坞的二百火炮兵，由邓飞雄带领着来到了阵前。佟金柱一见邓飞雄，心里说：“这才是我的臂膀。”邓飞雄说：“众会总！待我来催队上前。都会总！我给你略敌观阵。”吴代光见马玉龙口巧舌能，气往上冲，一拉阴阳八卦幡就听哗啦一声。不知忠义侠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一二回 忠义侠初会八卦幡 邓飞雄倒反天地会

话说吴代光在两军阵前，一看马玉龙怀抱宝剑，便想先下手为强，刚一拉阴阳八卦幡，那邓飞雄由后面就是一红毛宝刀，照老道脖项砍来。”老道拿阴阳八卦幡一迎，已被红毛宝刀将八卦幡削为两段。妖道一转身逃回了贼队，马玉龙即催督大队往前追杀。此时，众办差官个个踊跃，人人争先，只杀得这些八卦教匪望影而逃，败进佟家坞，紧闭了四门。

邓飞雄带的二百兵一阵火枪，把教匪打死数百之众，这才同马玉龙收兵来到官军营中。马玉龙把邓飞雄给徐胜、刘芳众人都引见了，徐胜这才吩咐摆得胜酒。

次日，又派人攻打佟家坞，贼人在里面防守甚严，一连三天，都未能攻开。这一天，徐胜说：“咱们今天分三路进兵，马贤弟在正东，刘贤弟在正北，我在正南，三面攻打，由西门放贼人逃走。”这才齐队攻城，一连又是两天。到第三天，众人说：“今天务要齐心协力，将佟家坞攻破，不破城决不收兵。”大家齐了队伍，来到佟家坞一瞧，只见四门大开，里面连一个贼人都没有了。马玉龙叫人进去探查，这佟家坞贼人不少，怎么会一个都没有了？马玉龙三队人马进城，各处一搜寻，见细软物件也都没有了。只剩下些粗笨的东西留在空房，便料定贼人必是往西北逃窜了。

徐胜说：“众位差官！现在佟金柱率众逃走，必然去之不远，只在深山幽谷之中避兵，哪位差官前去打探？”话犹未了，小丙灵冯元志、小火祖赵友义、小蝎子武国兴、打虎太保纪逢春、黄面金钢孔寿、白衣秀士赵勇、碧眼金蝉石铸、小神童胜官保、哼将李环、哈将李珮十个人说：“我等愿去探听贼人的消息。”徐大人说：“你等十个人前去打探，有无下落，明天必须回来，道路上要谨慎小心，恐贼人暗设诡计，那时多有不便。”十个人点头答应，说：“大人请放宽心。”众人下来，各自收拾好了，带上兵刃，出了佟家坞西门，顺山路往下寻访踪迹。

石铸在前头引路，众人在后面跟随，大家走出了十数里之遥，眼前到了一处山口。此时众人觉着口干舌燥，想要找个地方喝水，歇息一下才好。往前一看，见隐隐有一带树林，及至走近前边一看，却是小小的一处村庄。进了西村口，路东有一座酒馆，众人就想进去探听佟家坞贼人的下落，又可以喝些酒。这十个人进去一看，见有几张桌子，有一个小伙计和一个老头儿。这老头儿有六十多岁，身穿月白布裤褂，是个乡下人的打扮。众人落了座，那老者说：“你们众位喝酒么？”石铸说：“你这里可有什么菜呢？”那老者说：“我们这里有煮鸡子、豆腐干，我看你们几位老爷不像这里人，贵处哪里？来此何干？”石铸说：“我们是官军营里的，跟你打听一件事，那佟家坞的教匪，我们的大兵困了他好几天，昨夜已朝西北逃了下来。他们是什么时候过去的？你总该知道。”老者说：“这我知道，昨夜四更天时，人马乱跑，约有数千之众，只吓得我们不敢开门。他们沿着孽龙沟的大道往西北走了。这

孽龙沟有一股小道通往陇上，十分崎岖难走。”石铸说：“就是了，你给十壶酒、十碟菜、一壶茶，回头我们去哨探哨探，不知此处离孽龙沟口还有多远？”老者说：“这村庄就是孽龙沟，沟口叫菜园屯。”石铸说：“这村有多少人家？”都是作何生理？”老者说：“有四五十家，都是砍柴打猎的安善良民。”老者将酒拿来，众人喝了三五杯，石铸就觉着头晕眼眩。赵友议说：“石大哥不好，我喝了这酒，心里直闹，眼前天地乱转。”说着，众人俱皆翻身栽倒，昏迷不醒。那老者哈哈大笑说：“孩子们过来，把他们俱皆捆上，扛到后边开膛摘心，给会中报仇。”

书中交代：这个酒馆的老者，原来姓蔡名叫文曾，人称劝善会总。他是地理教主袁智千收的徒弟，命他带领五百会匪，在北把守孽龙沟口，静等官军营的办差官前来，他好往里送信。今天石铸等人一来，他就知道了，便在酒内下了蒙汗药，把石铸等人全皆麻倒。蔡文曾叫小伙计把门关上，将众人扛到后院之中。他一声喊嚷，出来有十几个打手，都是他手下亲随之人，便把众人往木桩上一绑。他对手下人说道：“把我的丧门剑拿来，我要亲自结果他等的姓名。”他叫伙计去摘酒幌子关门，谁叫都不许开。小伙计答应，正要拿叉去叉帽子，就见来了一匹马，一匹骡，骑马的是马玉龙，骑骡的就是邓飞雄。

原来那十个人走后，马玉龙甚不放心，就同着千里独行侠追赶下来，刚走到这里，见酒馆的小伙计慌慌张张要摘幌子，两只眼东瞧西望。俗语云：“光棍眼里不搀沙子。”马玉龙、邓飞雄二位英雄一看，就知道必有缘故。马玉龙一声喊

嚷，说：“慢摘幌子，喝酒的来了。”小伙计一听，撒腿往里就跑。不跑还罢了，他这一跑，马玉龙更加疑心了，赶紧下马，拧身蹿上房去，往后一瞧，只见十位英雄都是绳捆双臂，有一年迈之人，手擎丧门剑，正要结果众人的性命。马玉龙一声喊嚷，说：“好一个胆大反叛，光天化日，竟敢杀害众差官老爷，待我来拿你。”说着话，由房上跳下来，摆宝剑照蔡文曾就是一剑。那贼人闪身躲开，说：“来者你是何人？”马玉龙说：“你家老爷姓马名玉龙，绰号人称忠义侠。”蔡文曾哈哈一笑，说：“原来是你。”一摆丧门剑，照定马玉龙砍来。马玉龙用宝剑一迎，贼人的丧门剑往回一撤，抖手就是一镖，马玉龙一闪身就将镖接住。蔡文曾大吃一惊，这才知道马玉龙为人能干，武艺出众。又走了三五个照面，蔡文曾不敢恋战，翻身蹿上房去逃走。马玉龙随后紧追，一面叫邓飞雄将众人救了，再跟上来。

邓飞雄说：“是。”来到院中一摸众人，满身发燥，口吐白沫，知是中了蒙汗药酒，赶紧找来凉水，把众人的牙关撬开，一个个俱皆灌醒。石铸瞧邓飞雄在此，便说：“好一个老匹夫，他酒里有东西，把我等全皆治住。”邓飞雄说：“咱们赶紧搜搜，好去追赶马贤弟，他一人追贼去了。”众人一搜，见并无一人，只剩了空房，这才出了酒馆，往西进了山口。

追出有五六里之遥，也不见马玉龙的踪迹。邓飞雄说：“怪呀！我救你等的工夫不大，也不致走出甚远？”石铸说：“就恐走岔了路。”邓飞雄说：“不能，此处并无二路，贼人必奔孽龙沟去了，咱们再追着瞧瞧。”又往前走出了一里之遥，见眼前一带树林，当中一股大道直通正北。这时来了一个老

道，年约六十以外，头戴如意道冠，身穿蓝缎道袍，手拿一柄拂尘，一指说：“你这群孽障，好大胆量，竟敢前来送死。”石铸过去一抖杆棒，想把老道捺倒。老道内身躲开，由背后拨出一杆黄旗，上有八卦太极图。他用旗一指，一股黄烟直扑过来，石铸便翻身栽倒。众家英雄要想逃走，势比登天还难。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一三回 困贼巢英雄奋勇 靠山观反寇避兵

话说石铸翻身栽倒，胜官保就是一愣，拉龙头杆棒过去说：“好老道！你姓什么？”老道说：“山人乃瘟瘟道人叶守敬是也，我是靠山观的观主，只因佟家坞的庄主派我前来把守山口，抵挡官兵，你等要知世务，急速退出。”胜官保一听，气往上冲，抖龙头杆棒照老道就缠。老道闪身，用手中旗一指，胜官保也翻身栽倒了。孔寿、赵勇一想说：“我们哥中了毒镖，石大爷千里去讨药，今天他被难，我们要一走，可实在不对！”想罢，各摆兵刃扑奔老道。老道往旁边一闪，用手中旗一指，孔寿、赵勇便翻身栽倒。纪逢春、武国兴二人赶了过去，一个拉刀，一个摆锤，大骂：“老道！你休得卖弄这邪术，待我前来拿你。”刚一过去，老道一摆旗，一股黄烟扑奔过来，二人亦栽倒了。李环、李珮过去亦照旧如是。冯元志、赵友义一想说：“来了十个人，躺下八个，我二人回去也没法见人，莫如生在一处做人，死在一处做鬼。”这两个人一摆兵刃上去，仍然被老道一指，一股黄烟扑来，栽倒在地。千里独行侠一瞧，有心不过去，眼看十个人被害，有心过去，自己也得甘拜下风。

正在为难，只见忠义侠马玉龙赶来了。邓飞雄说：“马贤弟快来，这个妖道叫瘟瘟道人叶守敬，他有妖术，把旗子一

晃，就出来一股黄烟，众英雄俱皆栽倒了。”马玉龙说：“兄长不必担惊，待我拿他。”赶过去一摆宝剑，照老道劈头就砍。老道一晃旗子，想要把马玉龙治倒。他这旗子乃是瘟瘟香所配，并非妖术，焉想到马玉龙有解药，并没有栽倒，老道就心中发慌。只见马玉龙这口湛卢宝剑，分开门路，上下翻飞，宝光缠绕。有诗为证：

湛卢宝剑寒光绕，常在英雄怀中抱；
斩金剁银削铁铜，杀人不带血光豪。

不一会儿便把老道的宝剑削为两段，只吓得老道拨头就跑。马玉龙并不追赶，先救众人要紧，便由兜囊掏出解药来，有邓飞雄帮着把十个人救了过来。众人起来，还糊里糊涂地不知是什么缘故。惟有胜官保说：“我跟这个老道一动手，闻见一股异香，跟那秃子吴元豹的是一样的。”马玉龙说：“不要紧，我还有一瓶解药呢。每人给你们闻点，咱们去追这老道。”

双侠带着十位英雄往下一追，直奔正北，看见东西两座山头下面，有两面八卦旗，由几百名兵丁把守，滚木擂石，防守甚严。马玉龙瞧了一瞧，知道贼人就在山里。想要去巡查进山的道路，无奈深山曲径，只恐贼人设有埋伏。马玉龙说：“众位兄弟！咱们暂且回去，调了大兵，再来攻打这孽龙沟。”众人这才往回去，约有半里之遥，只听山头之上有人一声“无量佛”，口唱山歌：

寻真误入蓬莱岛，青松不老人自老；
采药童子未回来，落花满地无人扫。

站在山头哈哈大笑，说：“马玉龙，山人特来指明你的迷路。”

马玉龙抬头一看，乃是天文教主老师张洪雷。马玉龙知道他是世外高人，连忙过去行礼，口称：“老师从哪里来？”石铸等也过去行礼。

老道下来，带着众人到了树林之内。众人搬来石凳，大家落座。张洪雷说：“徒弟！我今天特来与你送信，贼人气数已败，不然山人还不下山。”只因我师弟袁智千、白练祖谣言惑众，不久必要遭劫。我下山就为他二人，恐他们杀害生灵。今天我来告诉你，我要归山了。这孽龙沟乃是绝地，只要官兵前来困住山口，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久则必败。我由信州龙虎山来，所为收服袁智千、白练祖，怕他二人任意胡为。我今天有一个总帐给你。你回去调官兵来，按帐拿他，管保贼人不能漏网。这孽龙沟有一条小路，两股地道，派人把守住，即可一网打尽。”马玉龙说：“你老人家上哪里去？”张洪雷说：“我去访几个朋友，你等把事情办理完毕，到江西龙虎山前去找我。山人就要告辞了，你们也赶紧回去调兵吧！我这总帐上，贼人逃走的地道都有。”马玉龙接过帐本，说：“你老人家乃世外高人，既不愿出世为官，弟子也不相强，你老人家请吧！他年相见，后会有期。”

老道走后，马玉龙带领众英雄回归大营。徐胜就问：“马贤弟！刺探贼人下落如何？”马玉龙说：“小弟进山，在菜园屯赶走了劝善会总蔡文曾。他是邪教的一个贼头，众办差官中了他的蒙汗药酒，小弟赶到，才将他杀得逃入深山之内。后又遇一使瘟瘟香的老道，乃是吴元豹的师父，亦是小弟将他追捕。追进山去，见贼兵防守甚严。小弟还见了我师父张洪雷，赐我两本总帐，原来这天地会是道正人邪，现在三教主

未在此地，就是佟金柱和吴代光几个妖道。我先回帐房，细细观看这两本总帐，明天就兵围孽龙沟。”徐胜说：“甚了。”这才吩咐摆酒。

席散之后，马玉龙回到自己帐房，打开总帐一看，原来天地会、八卦教在天下各处有多少兵，何人为首，上面都写的明白。这孽龙沟正北的靠山观，修得有五个亭子，当中乃是地道暗沟，官兵如攻之甚急，贼人便由地道逃出。须先派官兵把守，可以一网打尽。看够多时，天已不早，马玉龙就歇息了。

次日马玉龙拿着这本总帐来见徐胜，述说了上面写的道路。徐胜说：“马贤弟！你挑几个人，那孽龙沟山后的道路崎岖，看谁能去把守，等候佟金柱。我在前面带兵攻山，料想可将贼人拿获。”

马玉龙仍带邓飞雄、石铸等十个人及龙山的二百飞虎兵，邓飞雄的二百子弟兵，各带十天粮草，爬山越岭，绕道径奔孽龙沟后山。来到山坡下边，果然有五个亭子，众人却看不出哪里是地道。纪逢春过去一瞧，说：“马老爷！这个我知道，咱们爹会造埋伏削器。”马玉成说：“别混拉你爹。”纪逢春过去，来到当中的亭子，一见地下有块白玉石，便说：“你们看，这就是地眼。”马玉龙说：“咱们等着，你们十个人，两人把守一个亭子，如贼人出来，即行拿获。”众人点头。马玉龙又说：“邓大哥！世上真有哄不尽的愚人，拿不尽的贼。佟金柱家有百万之富，何不享福，却立意造反。”邓飞雄说：“我避难三年，就等官兵来此。他这孽龙沟是个绝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日子一多，不甘拜下风。”二人正在谈话，天已黑

了，微有星斗之光。马玉龙说：“此地在万山之中，乃极险之地，倚仗你我都是英雄，无所畏惧，但这山中的毒蛇怪蟒，豺狼虎豹，必要伤人。”正说着话，就听地道内有脚步声响。在当中亭子内的石铸、胜官保就是一愣，对马玉龙、邓爷说：“有动作！”话犹未了，就见石头一起，上来了几个为首的贼人。众英雄各摆兵刃，要捉拿这群反寇。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一四回 双侠带兵等反寇 地道捉拿恶贼人

话说马玉龙同邓飞雄带着十位办差官，及四百子弟兵，正在这亭子上等候贼人，就听见地道内真有动作。石铸把二位侠义叫过来说：“地道内有脚步响。”众人便在此小心等候。

书中交代：佟金柱那日打了败仗，吴代光的阴阳八卦幡已被邓飞雄削为两段；铸出来的铁枪铁炮，也被邓飞雄用锡铅灌上，不能够使了；三教堂的豆人纸马，则被马玉龙破了。这一个败仗，伤损会匪不少。他败进佟家坞，在王府聚集众将商议，吴代光说：“王驾千岁！当初已把事情做错，本不应当叫余化龙进佟家坞的，他勾引来了奸细，才坏了我等的大事。”佟金柱说：“最可恼者，我妹妹金凤跟马玉龙一心，却对自己的骨肉无情。马玉龙又勾串邓飞雄倒反天地会，好生大胆。此时地理教主、人和教主都不在这里，咱们把天文教主张洪雷请出来占算占算，看看是打仗好，还是不打仗好？”胜昆说：“也好，先把教主请出来问问。”佟金柱说：“咱们径奔三教堂去吧。”说完，带着胜昆、玉柱、锁柱、宝柱一同来到后面的三教堂，鸣锣击鼓。

张洪雷升了座位，佟金柱等人都跪在前面。佟金柱说：“祖师爷！前者请你老人家下山，所为开疆辟土，夺取大清的江山社稷。现在地理教主、人和教主已走，马玉龙倒反，无

人敢挡，这便如何是好？”天文教主张洪雷说：“现在你的气数不佳，可急到孽龙沟避兵百日，自有机缘相遇。”佟金柱赶紧吩咐手下亲随，前去知会内眷，收拾细软，连夜逃离佟家坞，径奔孽龙沟。那山上有一座大庙叫靠山观，两位老道是天地会、八卦教的头目，一个叫瘟瘟道人叶守敬，一个叫虎遁道人叶守清。

此时佟金柱查点兵丁，除去死亡的尚有八千之众，连带家眷也还有三四千人，便连夜预备驮轿车辆，逃奔孽龙沟，指派赛霸王胜昆断台。孽龙沟原有劝善会总蔡文曾带三千兵丁在那里驻扎，佟金柱派他扮作乡人模样，在菜家屯山庄卖酒，借酒铺栖身，以便探听消息，如有大兵来到，往里好送信。佟金柱把营盘扎在靠山观下，就住在这个庙里。这庙前后五层大殿，后院有一股地道可以逃生。现在山寨内已是兵多粮少，本打算等官兵撤了，再回佟家坞去。没想到蔡文曾、叶守敬都被官兵追了回来，直说差官厉害，来探孽龙沟了，不久官兵必到，请王驾千岁早作准备。佟金柱又叫人出山，去探动静。

这天，有人禀报说：“粉面金刚徐胜和刘芳，统马步军队五千之众，已将孽龙沟围困得滴水不漏。”佟金柱一想：“里面粮草不多，久守必死，不如逃奔他方。”再一找张洪雷，却踪迹不见。佟金柱不由得心慌起来，这才问吴代光：“都会总！你同飞云、清风可有什么主见？现在你我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久守必死，这便如何是好？”吴代光说：“依我之见，带

着大兵杀出重围，奔往云南楚雄府大竺^①子山，就在那里招军买马，聚草屯粮。”佟金柱说：“即然如此，都会总你同飞云、清风、焦家二鬼、独角龙马铠保着我兄弟四人，由地道逃走。叫胜昆、袁龙、袁虎、谢自成、公孙虎保着家眷，带大队杀出重围。”吴代光说：“请王驾千岁传下密令，今天就走。”又告诉胜昆：“闯出重围之后，可往云南楚雄府大竺子山，或四川峨眉山两处见面。”大家商议已定，佟金柱收拾好了，就由地道逃走，没人知道。

次日来到靠山观第五层殿的供桌底下，将木板掀开，往下一看，黑洞洞的。佟金柱问谁人先下去探探路径？大家全都摇头。本来众人全皆不熟，这才把本庙老道请来一问。瘟瘟道人叶守敬说：“这地道那头，上去是五个亭子，能上五个人。由这一条道下去，到里边分五路上去，里头都是干净的，时常派有道童打扫。”佟金柱说：“我先下去吧。”他弟兄四人在前，吴代光等跟随，走了有一里地，用手一托，佟金柱头一个就蹿将上来。石铸说：“小辈来了，我已在此等候多时。”佟金柱一看，气往上冲，摆手中钢鞭照石铸就打。石铸闪身就是一杆棒，胜官保也一抖龙头杆棒，二人各要争功。佟金柱练得有一身的硬功夫，旱地拔葱，蹿在一旁，石铸就是一愣。这时马玉龙过去就是一剑，佟金柱说：“马玉龙！你自从来到佟家坞，我并未将你错待，再说你我骨肉至亲，何必苦苦追我？”马玉龙哈哈大笑说：“佟金柱你还在梦里，你中了我等的假降之计。”佟金柱说：“好！”一摆钢鞭，照马玉龙就

① 竺 (zhú, 音竹)

打。马玉龙用宝剑一迎，将鞭削为两段，跟进一脚，就将佟金柱踢倒。石铸、胜官保赶了过去，按住捆上。那边佟宝柱已被邓飞雄拿住。佟玉柱、佟锁柱正被八位差官围住，马玉龙、邓飞雄过去，二人并力相帮，邓飞雄即将佟锁柱拿住，马玉龙又将佟玉柱拿住。大家把贼人俱皆捆好，再看地道还有没有人出来。马玉龙说：“你们谁有胆量下地道去一探。”纪逢春说：“我去。”马玉龙说：“要去去两个人。”石铸说：“我跟他去。”

二人顺地道下去，里面黑洞洞的，出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二人摸着石墙往前走，直到山里头，一推板，上面是锁住的。纪逢春用锤一打，石铸用力一托，喀嚓一声，就把铁链崩断。纪逢春上来一瞧，只见烈火腾空，喊杀连天。

原来佟金柱上去刚一动手，吴代光同清风就不敢上去，说：“你我只可由前山杀出重围，有能为的都在后面。”妖道吴代光到前面，吩咐胜昆把家眷放在当中，把贼队调齐说：“今天闯出重围，才活得了，要是出不去，就没命了。”大家督队奔往孽龙沟口。这时徐胜正在攻山，只见乱石一飞，贼人闯出了山口，有如翻江搅海，甚是凶勇。徐胜一想：“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何况贼人个个拼命。”便吩咐队伍往两边列开，留条出路叫贼人逃走，再由两边杀贼，只留一路让他奔逃。这时贼人已无心恋战，官兵直追出了八里。这一阵，贼人死有数千。吴代光带着一火贼人，逃奔四川峨眉山，再图报仇。这是后话不提。

单说马玉龙、邓飞雄拿住四个反叛，给贼人带上了手铐脚镣。又派官兵在贼巢搜查，得了马匹粮草，军装器械不少，

都交钦差大人发落。众人撤队回到潼关，大人立刻升堂，把佟金柱带上去讯问口供。佟金柱此时直供不讳，连石文倬也一一招认。大人拿过贼人的总帐，行文各处捉拿教匪。即把那五个叛逆钉镣，交马玉龙押解入都交旨。马玉龙等答应下来，各自收拾行装，装备押解五个贼人入都，众差官都心中甚喜。不想马玉龙等这一入都，又出了一场大事，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见驾封官访岳母 程老诉说被害情

话说钦差大人派马玉龙率领众差官，押解佟金柱五个贼人进京交旨，立刻派奏折师爷办折底，奏明圣上。工夫不大，奏折师爷已将折底办好，呈与大人过目。大人展开一看，上面写道：

钦差大臣大学士兵部尚书奴才彭朋跪奏，为潼关会匪约期起事，拿获首要各犯，并酌保出力员弁^①，参折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遵旨查办西夏，行抵潼关，访闻佟家坞地方，有会匪纠党约期起事，奴才即派守备马玉龙等，调拨丁勇，拿获会匪佟金柱等四名，讯实设立教堂，纠党的期叛反。并拿获潼关总镇石文倬，讯实与其结盟拜会，勾串教匪，均属罪大恶极，法无可贷。当经守备马玉龙奋勇拿获，并请回九头狮子印，除尽根株等情。该员实属智勇兼优，年力富强，勇敢善战。并会同各员弁等，不分畛域^②，协力擒拿

① 弁（biàn，音变）——旧时的低级武职。

② 畛（zhěn，音诊）域——界限。

首要各犯，洵^①属异常出力。相应吁恳天恩，照异常劳绩，随案奏请俱奖，以示鼓励。并饬^②取各员履历送部。外有潼关拿获各犯，派员押解进京，请旨定拟。酌保出力员弁，各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大人看罢，封固好了，即叫马玉龙等随折差押解众会匪由潼关起身。千里独行侠邓飞友雄、碧眼金蝉石铸、小神童胜官保、小玉虎李芳、小蝎子武国兴、打虎太保纪逢春、哼将李环、哈将李珮、小火祖赵友义、小丙灵冯元志、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黄面金刚孔寿、白衣季士赵勇、雨雪豹苏永禄、小义士苏小山等，也跟随马玉龙动身前往。公馆只留下金眼雕邱成、伍氏三雄、银头皓首胜奎、老风鸮周玉详、闹海蛟余化成、粉面金刚徐胜、多臂膀刘芳等一千老少英雄保护钦差大人。

马玉龙带着众差官直奔京都，按站有大人的文书，各地方官多派官兵护送。这一日到了京都，把差事送交刑部，投了文书，马玉龙等人即在南城住了客店。过了几天，圣上即在养心殿召见马玉龙，由兵部人员带领引见。马玉龙将自己的出身缘由，一一奏明圣上，另有履历清册。康熙老佛爷乃是有道明君，接了彭公的奏折一看，龙心大悦。旨意下来：守备马玉龙着免补都司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

① 洵（xún，音巡）——实在。

② 饬（chì，音斥）——命令。

所有在事各出力人员，均有加级记录，马玉龙仍归彭朋差遣委用。马玉龙下来，到了朝房，御亲王也甚为喜悦，把他叫到王府，认为义子，打扫一处房院，叫众差官居住。马玉龙心想：“岳母和未过门的妻子，就在安定门内住家，何不前去寻找寻找。”

次日，马玉龙吃完了早饭，带着胜官保、李芳，备上了三匹马，问石铸等人要上哪里去？石铸笑说：“上前门听戏。”马玉龙这才奔安定门，到了他岳母住的所在。抬头一看，门上却贴着“陈寓”，便打门问道：“借问一句，这里可有一位关老太太？”那人说：“不错，早就搬了。”马玉龙心中甚为烦闷，看那旁边立着一位老者，原是姓程的邻居，一看认识，连忙过去行礼说：“程老伯父，一向可好？”老者一看他戴着红顶子，身穿官服，带着两个小童，三匹坐骑，便说：“这位大人怎么称呼？”马玉龙说：“二太爷，你不认得我了，我是马玉龙。”程老丈一想说：“呵！你是那马大爷，这几年不见，你做了官了，你来了好。”马玉龙说：“伯父，你可知道我岳母家搬在哪里？”我访问怎么都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呢？”程老丈说：“幸亏你遇见我，要问别人，更知道了。此时这胡同的老邻居都搬了，就是老汉尚未搬家。这里也没别人，提起来话就长了。自你走后，你岳母她母女做针黹度日，甚是安分，焉得有个看街的，此人姓刘，外号叫醉鬼刘三，他本是索皇亲的管家大人黑心狼刘熙亭之侄，倚仗他叔叔的势力，在此地无所不为。他拿了一身裤褂来，叫你岳母给做，每天来跑三四趟。一天，你岳母刚刚上街去买菜，他跑进屋中，说的不是人话，伸手要拉姑娘。姑娘急了，扎了他一剪子，不

想就把他扎死了。你岳母回来，见屋中躺着个死尸，就愣了，一问姑娘，姑娘如此如彼一说，你岳母便自己出头打官司，不肯叫姑娘上堂。刘三的叔叔有钱有势，一定要你岳母给他侄儿抵偿。你岳母打了三个月官司，死在刑部，姑娘就把房子卖了，把你岳母的尸首领回来埋葬，她就上这安定门的尼姑庙，带发修行。那庙里的老尼倒真疼她，哪知在庙里还没半年，老尼姑忽然死了，庙里就只剩姑娘一个人。她也不出庙门，就知道早晚烧香，供奉佛祖。那年庙里又着了火，这姑娘无处安身，只得扮作道姑，去云游四方找你。这已去了一年多，或许是死了。”马玉龙听了，心中甚是凄惨，谢过程老丈，一转身带着胜官保、李芳、拉马出了胡同。

三人上马，回归东单牌楼三条胡同。刚一进胡同，就见一群人围着，拥挤不动，总有二百来人。马玉龙跳下马来，分开众人，好容易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个清水脊的门楼，众人不知在看什么，门口有一位拉着红马，长的横眉怒目，有二十多岁。马玉龙叫胜官保过去，打听打听是什么事？胜官保过去，见有一位年长之人，便问：“借问老爷子，这里有什么事？”那老者说：“学生！你看看吧，小孩家不要打听。”马玉龙见胜官保碰了个钉子，自己就靠墙一站，倒要瞧个水落石山。只见由东口来了三十多人，各拿刀枪棍棒，为首之人，坐了一辆车，淡黄油漆本地胶，十三太保的围罩洋绉绷弓，倭缎卧箱，真金什件，一个大干草黄的骡子，赶车的二十多岁，甚是强壮。车上这人，身高七尺，面皮微白，细眉毛，三角眼，手拿一把折扇，来到就说：“闲人退后！要有人多管闲事，我是一齐打。小子们，到里头把那姑娘抢出来，我拿车拉了

走，官私两面由他。”马玉龙站在一旁。听一老者自言自语说：“有王法的地方没王法，比反叛还厉害！”马玉龙说：“老丈，这是怎么回事？老丈你说说。”那老者见马玉龙身穿官服，连忙说：“大人快救人吧！这是德行事。”便从头至尾一说。”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一六回

花烛夜失去黄马褂 金眼雕泄机追风侠

话说马玉龙来到三条胡同，见一群人意欲抢人，便向旁边一位老丈访问情由。老丈说：“我就在这胡同往来，这位是索皇亲的官家，姓刘名黑虎，号叫熙亭。他倚仗索皇亲的势力，在外面欺压良善，包揽词讼，无人敢惹。这家姓柏，夫妻两个过日子，有一十七八岁的女儿，还未有婆家。他原来是绣花行的手艺，后来改了刻丝的手艺，不拘谁家，蟒袍朝衣要是脏了，他都能收拾，不怕烧了窟窿，他总能织得整旧如新，在京都算是第一份。只因刘黑虎给他拿来两件索皇亲的蟒袍，叫他收拾。头天拿来，第二天就丢了。刘黑虎便带着人来说：‘把这东西丢了，你也赔不起，把你女儿折给我算了。’这柏家虽是手艺人，倒是根本人家，焉肯把女儿给他？今天他就带人来抢姑娘。实对大人说吧，他家常常窝聚江洋大盗，这明明是他叫人偷了去，今日又来抢人。”

马玉龙一听，这索皇亲的管家，原来也是我的仇人，我岳母就是他逼死的，不由得气往上冲，把马交与胜官保，赶过去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胆敢在此抢掠民间少妇良女？”说着便直奔那刘黑虎。刘黑虎跳下车来，见马玉龙说话是本京口音，长得又是文相，他并不搁在眼里，就吩咐打手：“给我打！”这些打手见马玉龙没有兵刃，一个个倚财仗势，扑

奔过去。马玉龙微微施展能为，已把众人打了个落花流水，东奔西逃，各不相顾。刘黑虎说：“你姓什么，通个名姓，住在哪里？”马玉龙说：“我就住在这王府，我姓马，你打我只管来。”说着话，就见由门内出来一个老头，有五十多岁，趴在地下给马玉龙磕头说：“今天要不是恩公救命，他将我女儿抢去，我一家准得死。”马玉龙说：“不要紧，你起来，他如明天再来，你到王府回事处报一声，我姓马。”那老者说：“是。”

马玉龙回到王府，见了王爷，就述说索皇亲的管家刘黑虎甚是凶恶。王爷一听，说：“这还了得，一个家人倚仗主人的势力，竟如此作恶胡为，明天我递折子，参他主人纵奴为恶。”这王爷第二天果然参了索皇亲，又把刘黑虎送交刑部。刑部一追问，他均供认不讳，那蟒袍是他遣贼人盗去的，姓唐名雄，跟他是结拜弟兄。那唐雄跑了，便把刘黑虎定了刺面军罪。

马玉龙在王府住了三五天，递了谢恩的折子，这天刚要动身，旨意下来，要刚佟金柱、石文倬。马玉龙等人在菜市口看了一天热闹，次日便拜辞了王爷，起身扑奔潼关。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一日来到潼关，先到公馆给大人道喜。大人见马玉龙升了官，荣耀归来，心中也甚为喜悦。

马玉龙见过大人，又下来给他师兄金眼雕磕头。闹海蛟余化龙说：“姑老爷升了官，你夫妻在佟家坞是假姻缘，如今可以择日办喜事了吧？”马玉龙说：“我在京寻访了结发之妻，也未访着，家中遭难，竟出这样的逆事。”余化龙尽力解劝说：“凡事自有天定，不由人算。”马玉龙无法，只得择日办，一来升了官，也可以冲喜。是日挂灯结彩，车马盈门，公馆众

人都来贺喜。马玉龙悲喜交集，一想自己在外闯荡数年，也算有了今日这番光景。晚间，跟余金凤二次又入洞房，喜不自胜。马玉龙说：“娘子，你我洞房花烛，总算名正言顺，但我如今保着大人西下查办，所为功名富贵，我练的是一力混元气、鹰爪力、童子功，你我还是各自安歇。”余金凤说：“但凭大人吩咐。”马玉龙坐下，心中想起当年跟岳母度日，因遭官司逃走，现今却得了副将，身享富贵，可是又不能团圆。他越想越难过，坐在那里就睡着了。

天光一亮，马玉龙一睁眼，就见桌上有人寄柬留刀，不禁吓了一跳。马玉龙拿过字柬一看，写的是：

降龙伏虎一枝花，香闺绣阁是吾家。

玉龙弃旧迎新去，烈女寻夫到天涯。

旁边气坏英侠女，忘恩负义实可杀。

暂拿马褂花翎去，我父人称追风侠。

马玉龙看罢，气往上冲，这明明是结发之妻关玉佩的口气，可又不是她的笔迹。一找马褂花翎，果然不见了。又看了看，这个贼是由头门进来的。

这时，石铸、纪逢春、胜官保等进来道喜。马玉龙说：“众位不必道喜，我是喜中添忧。”大家就问：“忧从何来？你说一说。”马玉龙说：“昨晚把黄马褂、大花翎丢了，有人寄柬留刀，你们众位老哥可知道追风侠是谁？”石铸等人都说不知。马玉龙说：“把公馆众人都请来，今天在我这边吃喜酒，我可以打听打听。”纪逢春、武国兴二人就把公馆中的老老少少都请来了。大家叙礼已毕，马玉龙说：“众位弟兄请坐，我有一事不知，向大家请教。只因昨晚在洞房花烛中失去黄

马褂、大花翎，有人寄柬留刀，众位可知追风侠是谁？”众家英雄一个个默默无言，齐说不知。此时就是金眼雕不在场，余者俱都在此。大众说：“这追风侠在江湖绿林中没听说过。”马玉龙说：“现在字柬上就有，你等请看。”拿出字柬来，众人看了半天，全都纳闷。

正在这般时候，就听外面说：“师弟！我来给你道喜。”众人一看，乃是金眼雕带着伍氏三雄和邱明月来了。马玉龙说：“师兄请坐，小弟理应磕头道喜。”金眼雕微微一笑，说：“兄弟！你可急坏了吧？”马玉龙说：“我急什么？”金眼雕说：“你的事你自己知道，我老哥哥可不该说。昨天还幸亏你安顿了，要不然，你的脑袋都没有了！”马玉龙说：“师兄，你说这话我知道，昨天晚上我失去了马褂花翎，有人寄柬留刀，也不知是哪路贼人？”金眼雕说：“师弟！这个贼你惹不起，我倒知道，只怕兄弟丢的东西拿不回来，还要栽筋斗。”旁边石铸说：“既是老英雄知道，何不说出来，大家可以商量个主意。”金眼雕说：“大人明天起身，奔庆阳府可走不着这股道。这个地方名叫陆村，前者我同伍氏三雄去访朋友，就是瞧他去的，此人大大有名，比你我弟兄更有能为，现已七十余岁，当年跟我在绿林行侠仗义，到处杀赃官，剪恶安良，做的功德不少。此人姓刘名云，表字万里，绰号人称追风侠。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叫醉尉迟刘天雄，女儿叫无双女赛杨妃刘玉瓶。你这东西多半是他女儿拿去，我带你去拜访他，把东西要回来就得了。”马玉龙说：“哪位跟我去？”胜官保、李芳、孔寿、赵勇、刘得勇、刘得猛、武杰、纪逢春等人全都要去，就剩徐胜、刘芳、胜奎、周玉祥、陈山、苏水禄、苏小山等跟大

人奔庆阳府，余者多跟马玉龙奔陆村，就打潼关起身。余化龙告诉马玉龙说：“我先带女儿回一趟卧龙湖兴隆寨，把喽兵遣散，再回庆阳府祭祖，你我在庆阳府见吧。”马玉龙说：“好！”送了二百两银子作盘费，余化龙竟自去了。马玉龙叫众人把公馆的事情办理好，又来禀明大人，他要到陆村去找马褂花翎。大人说：“我在庆阳住半天等你。”要知陆村三侠聚会，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一七回 找花翎三侠初聚会 出酒令戏耍老英雄

话说马玉龙、金眼雕带领众家英雄径奔陆村，在道上紧紧催马，恨不能一时赶到。天有午牌，来到了陆村。这村庄四外是山，当中有一块平地，周围有二十多里之遥，住着三百余户人家，甚是丰盛。李环、李珮、武杰、纪逢春四人先催马跑去，一进村口，来到十字街，就问本地之人说：“有一位追风侠刘云住在何处？”这人用手一指，就见路北的大门，在门口有四棵槐树，拴着几十匹骡马。纪逢春等人下了马，过去拍门，只见出来一人，头戴纬帽，足穿靴子，是个跟班的打扮，问道：“你等找谁？”纪逢春说：“来找追风侠刘云刘庄主，我们是潼关马大人那里的。”这人说：“众位老爷在此少待，我进去回禀一声。”

工夫不大，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人，身高八尺以外，头大项短，穿一件绉绸长衫，足下青缎抓地虎靴子，面皮微黑，四方脸，抹子眉，大环眼，二目神光满足，四字口，燕尾胡须，来到门前一抱拳说：“四位老爷是由潼关公馆中来么？请里面坐，不知哪位是副将马大人？”纪逢春说：“我姓纪，名叫逢春，是个守备，我们这个蛮子是游击，一道同马大人来的，庄主你贵姓？”这人：“我姓刘，名叫天雄，追风侠是我的天伦，既是纪老爷、武老爷到来，有失远迎。”说着话，又一拉

纪逢春说：“纪老爷！”纪逢春只觉着力量甚大，直嚷道：“慢慢的呀！”武国兴一瞧，就知道刘天雄手上有硬工夫。武杰答讪着正要进去，焉想刘天雄把门一横说：“武老爷！久仰你的大名，你我亲近亲近，拉拉手吧。”武国兴有心跟他拉手又怕敌不住他的气力，裁给他怪丢人的；有心不拉手，他却不叫进去。

正在这番景况，马玉龙、石铸赶到了。武杰说：“我们马老爷来啦，你们拉拉手吧！”大家下了坐骑，马玉龙一听武杰的话，就知道他们是吃了亏了，连忙赶过去一抱拳说：“这位庄主贵姓？”武杰说：“这位是少庄主刘天雄。”马玉龙说：“久仰大名。”刘天雄哪里看得起马玉龙，过去一拉手，马玉龙只使了对成力说：“少庄主！多多照应。”刘天雄顿觉半身都麻了，连忙说：“不错。”

正说话之间，就听里面说：“小畜生休要跟大人见脸！”马玉龙一看由里面出来的这人，年约七八十岁，精神百倍，身高八尺，面如银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四字口，海下一部银髯，身穿宝蓝绉绸的一件长衫，足下白袜云鞋。马玉龙连忙上前行礼，说：“久仰老庄主大名，今幸得会。”刘云说：“老儿有何德能，枉劳大人下顾。”实是蓬筚生辉。”马玉龙这才给众人引见，通了名姓。

此时金眼雕和伍氏三雄尚未来到，马玉龙带领众人往里走，进了二道重门，只见北房五间，有两个家人把帘子一掀，说：“请众位老爷进到上房。”马玉龙等进了上房，众人落座。马玉龙说：“听我师兄说，阁下威名远震，特意前来拜访，还有一事相求。”追风侠说：“大人所委何事？”马玉龙说：“我

在潼关失去黄马褂、大花翎，听说落在这一方，求老英雄给寻找寻找！”刘云道：“我提一个人，大人可曾认识？”马玉龙说：“尊驾提的是哪一位？”刘云说道：“有一人姓关名玉佩，不知大人你可认识么？”马玉龙一听此言，心中一愣，说：“那不是外人，乃是吾结发之妻，老英雄如何知道的？”刘云说道：“若提起这话就长了，我慢慢对大人说。”

书中交代：关玉佩因何来至此处？只因家中遭了事，母亲死后，就在居姑庵出家。那位老尼姑的娘家姓刘，父亲也是江洋大盗，她就把所学的一身武艺，都教给了关玉佩。刚练了二年，偏巧庵中失火，老尼姑一急死了。关玉佩因无力修庵，自己便云游四海，到处为家。走到陆村化缘，追风侠见是一个女僧，就让到尼家中跟他女儿相见。两个人情投意合，便留下关玉佩，不叫走了，后来她们又拜了干姊妹。关玉佩曾对刘玉瓶说道：“我本是知县的女儿，自幼许配镶黄旗满洲养余兵马玉龙为妻，因他那年遭了官司逃走，我母亲将玉佩莲花摔为两半，日后要对上莲花，才能团圆。”刘玉瓶姑娘说：“不要紧，叫爹爹和哥哥在外访查这个人，还有没有？”刘玉瓶就向父亲说明白，要他在外面明查暗访。

一天，刘云跟刘玉瓶说：“我访着此人了，但是北京人，先前占据龙山，人称公道大王忠义侠马玉龙。此人武艺超群，现在跟彭大人当差。”刘玉瓶说：“好，明天就派人去送信，叫他来娶我姊姊。”谁知派去的人回来说：“马玉龙因拿获反叛，御赐副将，赏穿黄马褂、大花翎，现在已定了日子另娶妻室。”关玉佩一听，就哭道：“痴心女子负心男，他既已定了亲，我还等候什么？”刘玉瓶说：“姊姊不要哭，马玉龙当初海誓山

盟，非你不娶，今天他丧了良心，我同你去把他杀了。”关玉佩说：“也好。”姊妹商量好了，因上潼关的道路不熟，又叫哥哥刘天雄带路。

黄昏时起身，三个人脚程都快，来到了潼关。只见马玉龙办喜事的店里挂灯结彩，鼓乐声喧。来往都是大人的办差官。三个人在僻静处藏身，等到二鼓以后，来到洞房，由窗户外一看，见美人坐定，果有十成人才。马玉龙进来一坐，趴在桌上便睡着了。关玉佩一想：“我杀不得他，我由京都一走，叫他哪里知道？莫如我拿他的东西，叫他知道，他必前去找我。我想他并非无情无义之人，我夫妻尚可破镜重圆。”前思后想，不忍下手，便对玉瓶道：“妹妹，你我不可狠毒，只叫他无情，不可我不义，只将他的马褂花翎拿去，叫他知道，给他寄柬留刀。”刘玉瓶一想说：“姊姊还有怜念之意，人非草木，谁能无情？”两人把马褂花翎拿了出来，刘玉瓶提笔写诗一首，姊妹们就同刘天雄回归陆村。

他们到了家中，把寄柬留刀之事，告诉了老英雄刘云。刘云道：“今天马玉龙必来，金眼雕知道我的绰号，家中须有预备。”正在说话，外面家人进来说：“潼关马大人带着众位差官前来。”刘天雄迎了出来，他藐视天下的英雄，当是都像纪逢春那样的，焉想被马玉龙一拉就受不住了。刘云出来把众人迎进去，这才提起关玉佩之事。马玉龙直言无隐，对刘云把当年之事述说一遍。刘云说：“不要紧，马褂花翎现在我这里，活该你夫妻破镜重圆，你的意思怎么样呢？”马玉龙说：“我不能忘恩负义。”刘云说：“好。”便吩咐摆酒，大家喝酒。马玉龙、邓飞雄、刘云三侠一桌，众差官由刘天雄陪着。刘

云见马玉龙的举止谈吐不俗，但不知肚子里学问如何？忽然眼珠一转，要用文学考考忠义侠马玉龙。焉想这一来，又生出了双喜监身，比剑联姻一段情节。”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一八回 破境重圆夫妻相见 比武招亲再定多姣

话说刘云同马玉龙在一处喝酒，说：“马大人武艺超群，必然文才出众。”马玉龙说：“只是粗通翰墨。”刘云说：“那日我有一友，在一处喝酒，他偶然出一对联，在座的四五个人都未能对上。”这时，他就把文房四宝拿了出来，说有一张联，字柬，请大人观看。马玉龙接过来一看，写的是：“业能养身须着意。”马玉龙看了，微微一笑说：“老英雄既然拿出来，我可以当场出丑。”提笔写了一句：“事不干己莫劳心。”刘云拿过一瞧，哈哈大笑，说：“对的好。”马玉龙说：“甚是浅薄，老丈台爱。”刘云说：“你我喝这闷酒没意思，咱们说个酒令，要用折字法，一字折成二字，临完落在字上。咱们在座的要说不上来，罚酒三大碗。”众人说：“谁先说？”刘云说：“我先说一个：一个朋字两个月，二字同头霜共雪，要得前言答后语，不知哪个月下霜，哪个月下雪。”马玉龙说：“邓大哥先说。”邓飞雄说：“我是个粗笨人，我说一个：一个出字两个山，二字同傍锡共铅，要得前言答后语，不知哪个山内出锡，哪个山内出铅。”马玉龙说：“我说一个：一个吕字两个口，二字同傍汤共酒，要得前言答后语，不知哪口喝汤，哪口吃酒。”石铸听着，就问纪逢春：“你会说不会说？”纪逢春说：“不会。”石铸说：“我教给你。”随耳如此如此，傻子

听明白了，立刻跑过来说：“别忙，我来一个。”他一手指着邓飞雄，一手指着刘云说：“一个叉字两个叉，二字同傍你共他，要得前言答后语，不知哪个叉你，哪个叉他。”邓飞雄瞪了他一眼，刘云说：“这是哪位？”马玉龙说：“他是守备纪老爷，爱开玩笑。”刘云说：“咱们喝酒，我有一事相求。”马玉龙说：“有话请讲。”刘云说：“我有一个女儿，养的娇惯，自从我干女儿关玉佩来了，二人甚是投缘，姊妹昼夜不能相离，我打算把我女儿也给马大人，未知意下如何？”马大人说：“这件事不好办，头一条我有结发之妻，定那余氏时就先说明白了，我已有了两房，只恐有误令爱。”

正说着话，刘天雄由外面进来，在他父亲耳边说了几句。原来是刘玉瓶在后面跟他哥哥说了，这马玉龙名扬四海，要跟他比比武艺。刘云说：“那如何使得？大人乃朝廷贵客，来到咱们这里，应以宾客相待。天雄你回去跟她说两句，她就不出来了，你就说是我给她说的话。”刘天雄说：“是了。”关玉佩听说马玉龙来了，甚为喜悦，心想：“我二人自幼就在一处，如今该当见面。”自己正在前思后想，一听刘玉瓶要去比试，未免就要拦阻，说：“你我总是闺门，再说可不是姊姊脸大，你我姊妹情同骨肉，今后你还跟姊夫比不了么？”两人正说着话，刘天雄进来说：“妹妹，不要比武了，爹爹已将你许配了马玉龙。”刘玉瓶脸臊的通红，半晌无言，心中却甚愿意。凭马玉龙的人才武艺，关氏姊妹又甚好，惟有余氏还不知是什么脾气？

刘天雄出去。刘云便请出邓飞雄、石铸做媒，把女儿许配了马玉龙。当时拜了老泰山，大家正喝喜酒，外面金眼雕

和伍氏三雄赶到。刘云迎接出去说：“邱贤弟，伍大哥！为何一步来迟？”金眼雕说：“我在店中算清了饭帐，刚要走，又来了一个朋友，耽误了两个时候。”刘云说：“是哪一位？”金眼雕说：“是山西的镖头红旗李煜，这朋友此时也七十多岁了。前者，他叫他的徒弟蓝猛押着四十万镖上京，走到红龙涧被人劫了，后来我师弟马玉龙才给找了回来。他这趟亲自出来，要给他道谢，再让他徒弟历练历练道路。走到潼关，我们撞见了，就在店中叙了离别之情，都是老哥们，许久未会，故此来晚了。”刘云往里让说：“老哥哥来早来晚，算你做个媒人吧，我把你侄女给了你师弟马大人了。”金眼雕说：“我来喝你的喜酒。”大家喝酒贺喜，直吃到二鼓以后，忽听后面一阵大乱，打更的跑过来说：“回禀老庄主，后面玩花楼闹采花贼。”刘云一听，臊的双颊带赤，说：“这还了得！”众家英雄各摆兵刃，要去拿贼。

书中交代：来的采花贼不是别人，乃是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他们自从孽龙沟乱军之中杀出，与马铠等人落荒而逃，路过陆村时，看见一座花园，里面楼台亭阁，正北支着楼窗，见有二位姑娘，一个汉装打扮，一个旗装打扮，长得花容月貌。这几个采花贼一瞧，神魂飘荡，目不转睛，四个人就在陆村正北三里地的小庄住了店。这小庄南靠大道，他们住进了三间上房。伙计瞧见一个和尚，一个老道，两个俗家都带着兵刃，就知道来历不明，处处都要留心。贼人说：“要一桌上等酒席，只要好吃，不怕钱多。”伙计说有，转身下去，将席摆上，四个人开怀畅饮。独角鬼吃着酒一想：“我没采过花，今天在陆村看见这两个姑娘，长得真正好看，今

晚我去一趟，她要从我，也是件乐事，可别叫他等知道。”

四人安歇，睡到天有二鼓之时，焦礼偷着起来，短打扮，背着一口刀，也没拿虎尾三截棍，出来将门带上，拧身上房，跳落地上，往前就走。他没采过花，今天这是头一遭。三里地，转眼就到了陆村。来到花园东南，拧身蹿上墙去，投石问路，打探明白，脚站实地，来到楼下，又拧身上了玩花楼，听听没甚动作。原来这座楼是刘玉瓶、关玉佩白日赏花之处，晚上并不在这里睡，二位姑娘另有绣房。这楼上也有床帐，焦礼进去一摸没人，他想是来早了，姑娘还没睡，我先躺着等他，不想心中一迷就睡着了。飞云是采花的行家，自从白昼看见二位姑娘，他便时刻记念在心，想在夜间去采花作乐。至三更以后，他收拾停妥，便穿上夜行衣裳出来。他不知道焦礼已去，拧身蹿上店房，旗展飞檐走壁之能，来到了玩花楼。进去一摸，只当是姑娘睡了，心想：“我拉下她的裤子，她醒了也不敢喊。”他伸手去把中衣一拉，立刻上床往怀中一搂。焦礼醒了，一巴掌打在那秃脑袋上，说：“好小子！”飞云说：“三哥别嚷，叫本家听见。”焦礼说：“好，玩完了叫三哥。”飞云说：“我哪里知道，我要知道是兄弟，怎能玩你？”两个贼人正在说话，就听外面一声喊嚷：“有贼！”飞云、焦礼二人往外一看，原来是花园中的两个更夫，正由玩花楼下面经过，听见了上面有相打之声。这二人在本宅五六年，并未听到有贼，因这一方远近皆知追风侠父子的英名，绿林之贼人被他杀了甚多，故此无人敢来。今天焦礼、飞云二人皆不知这是追风侠刘云的住宅，才敢前来采花。二人拉刀追出来，照定更夫搂头就砍。更夫立刻往前飞跑，喊叫：“有采花贼！”焦

礼、飞云方一上房，就听前面一声喊：“呔！好大胆的贼人，休要逃走，竟敢来我这陆村搅闹，你可认识追风侠？”一摆巨阙剑，要捉淫贼飞云。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一九回 彭钦差西巡到庆阳 飞云僧喝令杀大人

话说飞云、焦礼二人，把两个更夫正追到前院之中，追风侠刘云一摆宝剑来到了后院。金眼雕邱成、伍氏三雄、马玉龙、石铸等人全都跳出来了。飞云一瞧，吓得真魂出窍，知道这几位英雄不是好惹的，连忙拨头逃走。刘云立即追出花园，一看已无下落。

飞云二人回至小庄店中，清风说：“你二人真不知自爱，好容易才逃出虎穴龙潭，又去招惹是非。”飞云说：“好险哪！我本来要去采花作乐，不想却到了追风侠刘云的家中，马玉龙等人都在那里，各摆兵刃要拿我二人。焦三哥先去的，我也不知道，我一摸他，他就喊嚷，闹得我也无法。正和他说话，外面来了更夫，把楼门堵住了，我俩总算逃了回来，好险啊！”清风说：“你我明日快走，只怕人家追来，我也无法劝你二人，总不听说。”天也亮了，算还酒饭帐，又吃过了早饭。焦礼说：“道兄！你我闹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连个立足之所都没有了。”清风说：“我倒有个投奔处，你三人如愿意去，我就带你们同往。”飞云说：“小弟也实在无地可投，兄长你往哪里，我都跟你前去。”焦家二鬼说道：“兄长！我二人乃被罪之人，全靠兄台护庇。”清风说：“那你我几人同到庆阳走走。”这四人便离开客店，往前上了大路。

那日到了庆阳府，已是日落之时，就在南门外店中住下。店家说：“你们四位是来看会的么？”清风道：“这里有甚热闹？”店家说：“我们庆阳年例，三月初一至十五，有半个月白会。今年由潼关来了彭大人，他在潼关剿了半年贼，昨日才到的这里。知府孔大人怕闹事，出了一张告示，不准行香走会。此地的铺户合约，又递了一张公禀，说此处年例都有这个会，这是神圣有灵，才能感到这样的香火。今日不能因钦差一来，便断了数百年香火，众生意铺户也都少卖钱。孔知府还是不准，今年就没有会了，只有上刀山跑马的，那上刀山的女子十分美貌，在马上练好些武艺，你四位明日进城去看看。”清风说：“好！我四人也不挪店了，瞧一天回来，还住这里吧。”店内小伙计送来茶水，四个吃完了晚饭，点上灯，又谈了几句话，才各自安歇。

次日清晨起来，吃完了早饭，四人进了庆阳府南门，一直往北，只见街上人烟稠密，男女老少甚多。清风等到了十字街一看，北边拉着长绳，把男女分开，那跑马之人尚未到来。工夫不大，只见由西大街来了一伙人，尾随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很是精神，两道英雄眉，一双虎目，拉着一匹红沙马，后面跟着一个四十以外的老婆，淡黄脸皮，身穿蓝布衫，半大脚，手中拿着一对虎头钩；还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子，头梳幡龙髻，插着几枝鲜花，身穿桃红小袄，腰中系着一条银红色汗巾，足下红缎平底花鞋，月白裹脚，金莲二寸有余，又瘦又小，面似桃花，宽脑门，尖下颏，眼似秋水，鼻如玉柱，唇似涂脂，牙排碎玉，站在那里，真有一种倾国倾城之貌。飞云等四人一看，不由出神，二目发直，心中甚

是爱慕。

书中交代：这跑马之人，并不是远方来的，乃是本处府城西门外五里小张家庄的人，姓张名和武，妻子朱氏，所生一女名叫秋娘，自幼练的一身功夫，刀山马术，样样精通，夫妻就靠着女儿挣几文钱吃饭。秋娘尚未许人，也很孝顺父母。今天定的是他家的马术，就带着一个跟人，扛着刀枪棒棍和所用的各色物件来了。只见张和武当先鸣锣，叫伙计拿一对流星锤耍着，打开了一个场子。张和武看见刀山都摆设好了，先耍了一回虎头钩，又走了一回单刀。他把身上的短汗衫脱去，赤着膊，一看那刀山，全都是用的铡草刀，一路刀刃朝上，约二丈有余，看着甚险。他一登头一把刀刃，大家齐声叫好，连着往上走，直走至项上，钻了刀洞儿，又把刀刃对着肚皮，一伏身压在刀刃之上。这时连男带女齐声喝彩。由刀上走下来，他女儿张秋娘又耍了一路宝剑，然后也上刀山，拿了一把大顶，练了几样出色的功夫。下来并不歇息，又上马使了一个金鸡独立，一只脚站在鞍鞦之上，让那马行走如飞，大家喝彩。一连练了几趟，方才下马歇息。

那飞云僧正看得中意之时，猛一抬头，见正北有一座席棚，一位老爷身穿官服，是三品顶戴花翎，有四十名官兵，都是身穿号衣，手中拿着鞭子在乱赶闲人，不准男女混杂，如有匪棍搅闹，官兵立即拿获，送县治罪。这位大人姓彭名云龙，乃是原任河南参将，后调直隶参府。他丁父忧之后，才调补庆阳参将。因知道钦差彭大人奉旨查办甘肃、宁夏事务，今日又有会，怕匪棍滋事，便自己带着本营的四十兵丁前来弹压地面。

书中交代：彭公自潼关带着众英雄起程，这日到了庆阳府，知府孔文彬、知县张海澄、参将彭云龙及都守千把等官，接钦差至公馆之内，徐胜、刘芳各官的女眷，都住在对面店中。大人所在公馆，在这十字街路南。大人想等马玉龙一天，次日因知道此地有刀山马术，吃了早饭，便叫苏永禄、陈山、苏奎、周玉祥四人各换便衣，同他到外面去看看此处的地土民风。四人答言：“是。”即换了衣服。大人也换了一件衣服，随同这四人来到外面，一看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不一。大人往东到了十字街，见席棚内有武营参将，带着官兵敌打闲人，怕有无知之徒，混杂男女。大人又见街北店门首，有侠良姑、张耀英、胜玉环、周翠香等在那里看热闹。大人见从正西来的跑马之人，男女三四个，在十字街这里先耍了几趟兵刃，然后那女子练马上的能为。大人又见那西边坡上，有一少年在那里坐定。有二十多岁，五官清秀，品貌端方，后跟两个老家人。大人正自观看，周玉祥、陈山两人紧靠在大人左右，苏永禄在前分开闲人，怕挤着大人，苏奎在后跟随。

正在观看之际，只听正东一阵大乱。原来是飞云僧见大人在西边站着，便向清风打黑话，说：“合字并肩来，招路把哈，遮天万字，亥赤字遮凉天，下亮清字摘赤瓢儿。”清风并不认识彭大人，听飞云一说，一摆滚珠宝刀，蹿下东坡，要来刺杀大人。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二〇回 改扮私访遇刺客 玉环神镖救彭公

话说飞云曾见大人身穿便服，在那里站定，便调着坎儿告诉清风：“合字并肩来，招路把哈，”这是说：“道兄，你看彭大人在那边站着呢，快拉刀过去结果他的性命。”清风拉刀走下东坡，向着看热闹之人说：“哪位是彭大人？”旁边看热闹之人，一指参将彭大人说：“那位就是。”清风分开众人过去，拉宝刀就把彭参将结果了性命。看热闹之人齐声呐喊说：“快拿刺客。”飞云一看就知道是杀错了，连忙过去拉清风说：“杀错了，你来看。”说着用手往西一指。清风说：“原来是我杀错了。”方一转身奔彭大人，只见看热闹之人齐声呐喊说：“贼老道杀了官啦！”官兵各摆兵刃，就要过来捉拿清风。

清风直奔西土坡，照定彭公便砍。这时，旁边那一位少年，把自己坐着的椅子，向着清风的面门打去。清风一闪身往旁边躲开，摆宝刀便要动手。那少年身后过来一个老家人说：“大爷！临出门之时，老太太吩咐在外面不准多管闲事。”拉着少爷竟自去了。

陈山、周玉祥见贼道拉刀扑奔大人而来，他两人就急了，赶紧把草帽摘下，往地下一扔，将大衣裳一甩，拉刀扑奔清风，一声喊嚷说：“好贼崽子，休要逞强，老太爷的老命不要了，今天跟你一死相拼！”清风道哈哈大笑，哪里把他二人放

在心上。苏永禄说：“二位老人闪开，等我拿他。好贼崽子，你也不认得苏二老爷是谁？”老道还没见过苏永禄，见他拉刀挡住去路，即跟他杀在一处，三五个照面，便把单刀削为两段。苏永禄拨头就跑，清风并不追赶，又跟陈山、周玉祥杀在一处。二位老英雄焉是清风的手，清风见瞧热闹之人四散奔逃，急拉刀直扑大人。大人见他过来，赶紧往北就跑，因知道公馆就是胜奎一人，徐胜和家眷都住在这路北店中，又见那侠良姑张耀英同胜玉环正在北土坡瞧着热闹，就边跑边喊说：“好飞云！胆敢刺杀本部院，快来人给我拿他。”彭公是上年纪的人，又没受过惊，嘴里虽然说着，声音都岔了。飞云追到就剩七八步远，哈哈一笑说：“赃官，你我是冤家对头，不杀了你，我也睡不安然，今日将你杀死，我才心气平和。”

大人往北跑着，这北坡有七八尺高，只跑得直喘。张耀英、胜玉环戴着满头珠翠，正坐着瞧看热闹，见大人被贼人追下来，连忙叫人拿手绢扎头。这时大人一上坡，腿一软，就跌倒在地。胜玉环见大人摔倒，离三四步贼人的刀就到了，心里一急，伸手由兜囊掏出一只镖来，照定飞云哽嗓咽喉打去。飞云闪身没有躲开，正打中肩头，贼人翻身栽倒。瞧热闹的齐声喝彩。侠良姑张耀英也说：“胜玉环好准的镖。”胜玉环一伸手便把大人拉上坡来。

刘芳得信后，他手中拿刀，赶紧由公馆出来。来到北土坡，把大人背起往店中就跑。飞云爬起来，蹿上坡就跟侠良姑动手。胜玉环连忙跑进店内，摘去钗环首饰，脱去裙子，换上薄底快靴，用绢帕缠头，由墙上摘下单刀，奔了出来。此时清风已将陈山、周玉祥的单刀削断，抛开二位老英雄便扑

奔北土坡，见两个妇女正与飞云动手。飞云见清风过来，说：“道兄！你我将两个美人拿到庙里，一人一个。”只气得张耀英满脸通红，赶过来朝着清风用刀砍来。刘芳把大人背到店中，将房门带上，提刀出来，见胜玉环与飞云动手，张耀英跟清风动手，两位堂客已敌不住那一僧一道。刘芳过去，摆刀帮助张耀英战清风；粉面金刚徐胜也换了衣服，赶出来帮胜玉环捉拿飞云。此时，焦家二鬼摆虎尾三截棍乱打，已将官兵打倒不少，扑奔店门而来。张耀英一看不是贼人的对手，只得且战且走。老道哈哈一笑说：“你这贼婢今日休想逃命！”清风、飞云二人随着追进店去。工夫不大，侠良姑张耀英鬓角热汗直流，口中带喘，本来妇人力弱，如何是贼道的对手？老道精神越杀越旺，张耀英看看不好。正在危急之间，就听街市上一阵大乱，马蹄乱响。仔细一看，乃是石铸、刘得猛、纪逢春来了。傻小子倒骑着白驴，众人各骑着牲口赶奔前来。纪逢春一瞧，跳下白驴，说：“好杂毛老道，不见不散的，准约会。”老道一瞧众人来了，心中就是一愣。

书中交代：众位书差官在陆村把事情办理好了，今天一早起来，骡马已经喂足。头一起是武杰、纪逢春、石铸、李环、李珮、刘得猛、刘得勇七个人，在前直奔庆阳府。一到南门外，就听瞧热闹之人说：“有一个刺客，是个老道，把彭大人给杀了，这阵城里已经大乱。”纪逢春等七人一听，心想：“真要是咱们大人被杀，那可不好了！”急的石铸直催坐骑的驴子，恨不能一时赶到公馆，好知道是怎么一段缘故。刚走在十字街，就听见路北店中杀声一片。只见焦家二鬼，正在房上摆棍，意欲动手。众人跳下坐骑，由李环、李珮二人看

着马，他五人各摆兵刃，到了北土坡，说：“呔！对面贼人休要逞能，我等来也。”

此时，店中的徐胜、刘芳、张耀英、胜玉环四人，已敌不住清风、飞云。焦家二鬼在房上刚要摆棍跳下，却看见石铸带着四人蹿上房上说：“好！二鬼休走，你我见个高下。”纪逢春、武杰、刘得猛、刘得勇这四人也来到院中，帮助那几位动手。清风的宝刀无人可敌，也不把这几位放在心上。大家正杀得难解难分，又听得房上一声喊道：“杀不死的妖道，今天你休想逃走，待我拿你。”清风抬头一看，原来是马玉龙、邓飞雄、胜官保、李芳四个人。这一来，妖道要想逃走，势比登天还难。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二一回 群雄奋勇拿飞云 豪杰奉命捉刺客

话说清风、飞云和焦家二鬼，正与这些差官动手，只见屋上有忠义侠马玉龙、邓飞雄、胜官保、李芳等四人赶到。原来，马玉龙在陆村把贼人赶走，订了亲事，同他岳爷说明，候彭大人西巡回来，就迎娶过门。刘云带着儿子刘天雄，也要跟姑老爷去保着彭大人西下。马玉龙应允，先派赵文升、段文龙由潼关带着四百子弟兵去庆阳，扎在南门外面。第二人走后，马玉龙便同着邓爷先去追大人，叫众人在后面跟刘云、邱爷、伍氏三雄慢走，定在庆阳府相见。

马玉龙等刚进庆阳府城，就听人传言，说和尚老道杀了彭大人，又在十字街口路北店内和几位妇人打起来了。忠义侠连说：“不好！我赶紧前去看看。”到了店门外，只见李环、李珮二人拉着几匹马，一见马玉龙来到，连忙把清风、飞云和焦家二鬼杀了参将彭云龙，把彭大人追进这店中的事说了一遍。马玉龙等忙下坐骑，把马交李环二人看守，四人蹿上房去，见清风正在院内发威施勇。马玉龙一看众人处于下风，也有受伤之人，连忙一声喊道：“贼道休要逞能，我来结果你的性命！”跳下房来直奔老道，两下里一照面，清风就吓了一跳，说：“不好，吾命休矣！”飞云也说：“合字风紧，赶马急付流扯活。他是告诉老道：‘跳墙快跑了吧！清风往圈外一跳，

蹿上西房，同飞云和二鬼往外就跑。邓飞雄一挥红毛宝刀说：“对面无知小辈，你等往哪里走？我来拿你！”追至西房跳下，同马玉龙等众位英雄往前追去，只见那四个贼人一直奔出了西门。

贼人正往前跑，见对面来了十几个庄客，各拿着花枪、木棍、铁尺，为首一人，原来就是方才在十字街用椅子打老道的那个少年人。他乃本处姚家寨的人，姓姚名广寿，绰号人称神行太保，能日行一千，夜行八百。他父亲在日名叫姚文汉，作过一任归德镇总兵，早已故去。姚广寿自他父亲故去之后，白日习文，夜里练武，打算求取功名，继承父志。他为人最孝，今日在十字街打了老道一椅子，老家人怕惹事，把他拉回家中，见了老太太，备述上项之事。老太太说：“姚福！你好不懂事，那老道要杀彭大人，你何不教你家少爷拿他？敌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还了得，竟敢杀官。”姚广寿说：“他把俺们这里的参将彭大人杀了，又追奉旨的钦差彭公，这还不是反了？要不然，让孩子再带着庄客去看看，帮助众人捉贼。要捉住了，也落得一个英名。”老太太说：“儿呀！此去你要谨慎小心了。”姚广寿答应下来，调了十几名庄丁，他自己使两把三尖两刃刀，名叫“二郎夺魁”。那些庄丁各抄刀枪出了姚家寨，离护城河不远，就见妖道、淫僧同二鬼往这里跑来。后面，马玉龙带着众英雄喊杀连天，追奔下来，姚广寿摆兵刃把河桥堵住，说：“贼辈休走，我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你等休想逃命。”清风一看，前面有人挡住，后面有人追赶，此事不好！你急中生计，说：“三位贤弟，你我该当如何？”飞云说：“合字，由龙宫道字扯活，别嚷啦。”老道点头会意。

原来飞云是叫由水中逃生，这四人都会水，一翻身跳下了护城河，说：“呔！鼠辈们不必追赶，老爷们失陪了。”浮着水往北竟自去了。

马玉龙方要下河，只听姚广寿说：“大人尊姓大名？民子姚广寿有孔。”马大人自通了姓名，说：“尊驾是谁？带着这些庄丁，所因何故？”姚广寿把自己的来历说明，马玉龙说：“既是你来拿贼，跟我到公馆，我带你去见彭大人。”姚广寿说：“好！大人恩施格外，无奈我家有老母在堂，不能远离，大人今后如有用我之处，派人赏我一信，我必亲到。”说完便与众人分手。

马玉龙等先回城内，把钦差大人接回公馆，大家给大人请安。彭公说：“本部院本要看看此地的民风，不想遇见这几个贼人。我想，这几个贼人乃是奉旨严拿的要犯，今日他走之不远，石铸你们带几个出去探访，将他捉住。”石铸答应，便和邓飞雄、胜官保、李芳、纪逢春、武国兴等各带兵刃，出了公馆，往西门外访拿清风等人。

书中交代：那四个贼人由水中逃命，见众人没往下追，心中暗喜，便由北边上去。只人见对面是一带树林，里面隐隐露出房屋，必是一个山庄。一到村头，飞云就见那路北有一所院落，周围都是篱笆墙，里边三间上房，门首拴着一匹马。他一看，就认出是方才跑马戏的那匹马。又见院内正坐着练武的那个女子，飞云便目不转睛地直瞧这个人家。那玩马戏之人就是张和武，久走江湖，他一看心中就明白了，说：“女儿！今夜晚留点神，要闹贼。你把我打野兽使的那条火枪先装好药，用时凑手。”他女儿张秋娘答应，进屋中办理去了。

这张和武以作马戏为名，本来是为了给他女儿找一个富贵人家，还要那男子生的美貌多才，方能把女儿给他。今日庆阳府城内，合城的铺户出三十两银雇他们三天，今日才头一天就叫人给搅了，把本地参将彭云龙杀了，这马戏也止住了。他父女二人只得回家来。此处名叫张家庄，离庆阳八里地，他们父女这天吃完晚饭，并不点灯，专等贼来。天有二鼓之时，贼人果真来了。

原来飞云等人就住在张家庄店内，吃完晚饭，清风说：“三位兄弟，我等今日好险，若不是跳河，只怕不好，明日还须找一个清静地方躲避躲避。”飞云说：“事到如今，俺还所什么事呢？乐一天是一天，我是想透了。”说完话，四人各自安歇。飞云因惦记张秋娘，那里睡得着？翻来覆去，直候到二鼓以后，自己起来慢慢的穿好衣服，拿单刀往外走了不远，便蹿上房去。走了有一箭之地，就到村口。他将篱笆门扭开，里面张和武听见有了动作，立刻把刀带在腰中，房门打开，火枪一顺，照定对面贼人射去。当的一声响，飞云早就闪开，一摆刀说：呀！好小辈，我是花钱来了，今日在十字街见你女儿长的美貌，故特意前来，你们不过是游娼，虽说是卖脸不卖身，只要老爷有钱，你们也得卖身。”张和武一听，说：“放你娘的狗臭屁，我们是玩马戏之人，也不懂甚么游娼，他是前来送死。”说着，一摆刀蹿出房门，往院中一跳。屋中的老婆说：“好大胆的贼人，这里是安善良民，你竟敢自来送死，叫女儿来，你我帮助你父亲拿住他。”秋娘用绢帕把头包好，换上铁尖鞋，方要出去，只听院内“哎哟”一声，老婆上前一看，说：“好贼！你拿什么暗器把我的当家人打死了。”说

着话，跑在院内，手中使一对棒锤来打飞云，飞云色胆大如天，打死了一条人命，他还不走。见那婆子来到，七八个照面，又一镖把婆子打死，竟连伤二命。层内秋娘一看，说：“好一个无知的匹夫，来来，我和你一死相拼。”说着拉刀出来。那飞云一见，不忍杀她，说：“美人不要生气，这是他等自己讨死，你要从我片刻之欢，咱们两个人作一对长久夫妻。”张秋娘又气，又心疼父母，她如何是飞云的对手？走了有五六个照面，张秋娘的刀竟被飞云一脚踢飞。秋娘拨头往南就跑，飞云一看，说：“小娘子，你休要逃走，你看四野无人，我是舍不得杀你的，我要舍得杀你，我早就结果你的性命了，你还跑得了吗？”张秋娘只顾往前跑，心中一慌，脚底下一绊，翻身跌倒在地。飞云一看，说：“丫头！我和你生前有缘，咱们做一对露水夫妻。”说着往前一赶步，就要把秋娘按在地下行那不端之事。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二二回 张家庄飞云采花 姚家集英雄救女

话说张秋娘倒在地上，气喘吁吁的不能起来。飞云乐得手舞足蹈，说：“丫头呀！你这可是我的人，俺们在这里成为夫妇。”说话之间，刚要往前一扑，只听对面一声喊：“贼人好大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竟敢强奸人家良民子女，这还了得！”飞云往对面一看，见一少年英雄，手擎“二郎夺魁”，跟着十几个庄丁，各拿长枪大刀。

来者这位，他正是姚广寿。只因今晚在家中练把式，听见张家庄那里先是狗咬，后又听见锣鼓齐鸣，人声呐喊，姚广寿立刻去拿灯救火把。原来这两个村庄，相隔只有二三里地，哪村有事，都要彼此救护。这姚家集是个小山庄，离张家庄三里多路，他带着人走在半路之上，瞧见张秋娘已被贼人追的不能走了，倒在那里。姚广寿听贼人嘴里胡言乱语，他气往上冲，说：“贼和尚！你休要撒野。”飞云听见有人骂他，抖手就是一只毒镖。姚广寿把镖接在手内，说：“你这镖还没练好呢！你先回去，投明师再练几年。”仍然把镖照飞云打去。飞云方一转身躲避，第二镖已打在肩头之上。姚广寿赶过来，一摆“二郎夺魁”，就把飞云围上。七八个照面，一脚把飞云踢了一个筋斗，叫家人把他捆上。然后再把秋娘搀扶起来，一同回到姚家集来。老太太这时尚未睡觉，说：“把那女子带进

来我看看。”这时，家人已把飞云吊在马棚，然后就把张秋娘带了上来。老太太仍教姚广寿带庄丁到张家庄去，看看张和武夫妻性命如何了。姚广寿答应下来，带着庄丁便走。

姚老太太一问张秋娘，年方十九岁，尚未许人，此时父母已被贼人用毒药镖打死，就剩一人了。老太太爱秋娘美丽，又怜她命苦，就说：“姑娘！我孩儿和你同岁，老身打算把你配我儿广寿，不知你意下如何？”张秋娘见老太太慈善，方才又是姚广寿救她的，人家这样对我，这明明是成就我的。想罢，便给老太太磕头。姚老太太吩咐把贼人带上，我要审问。家人下去不多时，把飞云带来放在地下。老太太拿拐杖照定那秃头就打，说：“你一个出家人，作这种无耻之事。”打的飞云脑袋上尽是疙瘩，哎呀哎呀地直嚷，说：“你们快把我杀了吧！”老太太说：“杀你？把你送到钦差彭大人那里，自有人杀你。”

不表姚老太太审问飞云。且说姚广寿带着十数名庄丁来到张家庄，见张和武门首站定许多人，见姚大爷来了，就说：“你老人家来了。张和武夫妻受暗器身死，他女儿已不知去向。我们听见这里一嚷，就鸣锣聚众，到这里时已不见贼人，就见张和武夫妻的死尸。”姚广寿说：“他女儿被一个和尚追在半路之上，我赶到把和尚拿住了，现绑在我家，张家女儿也在那里。”只听一旁有人答话，说：“那和尚乃是奉旨严拿之贼，我等是跟彭大人的办差官，你把他交给我就完了。”姚广寿一看，西边站着老少四位，俱是差官的模样，正是千里独行侠赛判官邓飞雄、碧眼金蝉石铸、小神童胜官保、小玉虎李芳。

原来，这四位由公馆奉钦差大人之命，往城外村庄察访清风、飞云和焦家二鬼，今日也住在张家庄东头的店内。听见外边联庄会的锣响，他等起来，各持兵刃，先蹿上房向外看去。店内人也都起来了，说：“你等众位要去看热闹，叫伙计点上灯笼。我们村中有规矩，如有语言不对，夜内就当贼给办了。”石铸说：“我们拿贼还怕什么？”说罢，四人一直由店中径奔热闹之处，只见一伙人围着说：“贼人用暗器伤了两条人命。”后来姚广寿到了，各通了姓名，他等才说明白。石铸说：“既是你把飞云拿住，我们跟你家去看看就是。”姚广寿说：“众位差官老爷到了也好，跟我走吧。”石铸说：“我到店中告诉他们一声，房钱也都给了。怕人家等门。”说着去了。不多时回来，跟着姚广寿到了姚家。姚广寿先到里边见过母亲，姚老太太说：“孩儿！我给你定了亲了，张秋娘是一个孤苦之人，咱们成就她就是了。”姚广寿说：“但凭母亲作主，我今把彭大人那边的差官老爷带来，把那飞云交他们带走。”老太太说：“我方才问了贼人半晌，他也没说出住处，我派人仍把他绑在马棚之内。”姚广寿亲自来到了马棚一看，见飞云还吊在那里，他这才走进书房，叫家人送过茶来，说：“石老爷、邓老爷吃几杯酒再走，此时城门也不能开。”邓飞雄说：“酒是不吃了，先把飞云带过来，我等讯问讯问他。”姚广寿答应一声，立刻命家人去马棚带人，不禁大吃一惊，那飞云已被人救去了。

原来姚广寿和石铸等说话之时，清风和焦家二鬼正在暗中偷听。他三人也是在店内听到锣鸣人喊，一睁眼却不见飞云。清风说：“二位紧弟快跟我来，咱们去看看吧。”二鬼答

应，三人出了房门，随即蹿上房去，来到了张和武门首，只见这人群纷纷议论，说姚广寿带着四个差官到他家去了，要把拿住的和尚交给他们，解到公馆去见钦差大人。清风就知那是飞云，便在后面暗跟众人到了姚家集，去至马棚一看，只见飞云高吊在那里，头上打了几处伤，看之不忍。清风见左右无人，就把飞云的绳儿解开，蹿上房去，三人逃出姚家集，竟自去了。

姚广寿派来的人，一看飞云和尚不知被何人救去，连忙报主人知道。石铸说：“上房追吧。”姚广寿说：“我来之时还有呢，你我分四路追赶。”石铸说：“不可，贼人一共有四五个人，倘若你我追散了，岂不是寡不胜众，先到房上去看看贼人是怎样去的。”说罢，众人走出书房，来到院中，上房向各处一看，踪迹全无。众人说：“飞云命不该绝，他所作之事，要拿住非刚了不可。论人命，他杀了有几十个人了，真是贼星发旺。”姚广寿回来治酒请这四人，直吃到红日东升。邓飞雄说：“石贤弟！你我该回去了，到公馆看看大人走不走，如不走，你我就在临近地方，再去察访那贼。”石铸说：“姚庄主！你有这样的武艺，为甚甘老林泉之下？现在钦差彭大人正在用人之际，这次查办西下，回头来就有个保举。”姚广寿说：“为人忠孝不能两全，我家并无三兄四弟，老母已年近古稀，我出门甚不放心。只要公馆有用我之处，遣人来叫我就是了。”石铸说：“贤弟！你今日没事，跟我四人先到公馆去看看，我给你引见几个朋友。昨日我们奉大人之命出来，一共是六个人，走在半路之上，有一位纪逢春，他一定要往北，同武国兴不知住在哪里，今日约兄弟同去见见。”姚广寿说：

“也好，叫家人备马，俺们骑马去吧！马玉龙大人我见过，昨日追贼时在城下说了半晌话，今天我跟你们到公馆去。”石铸说：“很好，别叫备马，就这样走吧。”姚广寿跟首四位方一出庄，就碰见了纪逢春和武国兴。石铸问他二人昨日住在哪里？武杰说：“也住在张家店中，听见乱了，吾叫纪逢春，他怎么也不醒，把我急坏了。”说着话，已到了公馆门首。只见苏永禄由里面出来，说：“你们几位这才回来，公馆出了大祸，这个乱儿真不小。”众人不禁目瞪口呆。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二三回 寄柬盗去银龙佩 英雄细述曾家场

话说邓飞雄、石铸等六人，带着姚广寿来至钦差大人公馆门首，只见苏永禄从里面出来说：“你们几位才回来，公馆失盗，大人正在着急呢！”

书中交代：彭公昨日回至公馆之内，众人都给大人道了受惊。赵友升、段文龙带子弟兵也来了，兵丁都住在南关店内，二人到公馆见了众人。此时金眼雕邱成同追风侠刘云、刘天雄、伍氏三雄、邱明月、胜奎等人，都住在对面店内。众差官在这里伺候大人吃了晚饭，才下来各自安歇。马玉龙自己到对面店内照应师兄和岳父，也就住在那店里了。

一夜无话。次日大人一睁眼，就见床头有一张柬，上插明晃晃的一把钢刀。大人大吃一惊，一翻身起来，忙叫兴儿。那彭兴、彭禄、彭福、彭寿由西屋来到东屋，一看吓的浑身是汗，便把在床上插着的那把钢刀拿起，将字柬递给大人。彭公接过来一看，上写道：

曾姓斗胆到堂前，拜见当朝十豆三。

耳闻帐下英雄广，今朝观罢少魁元。

暂拿碧玉银龙佩，专等佳人胜玉环。

要问某家何处住，双塘壬癸庆阳南。

大人看罢，下床至外面梳洗吃茶，一找万岁爷赏的碧玉

银龙佩，果然丢了。彭公吩咐人去请众差官，不多时，众人都一一来到，连马玉龙也来了。庆阳府知府孔文彬过来伺候钦差起马，还求大人替参将彭云龙递个折子，说：“他家甚苦，妻子田氏，儿子彭恩元尚幼。”大人说：“可以。昨日街市闹刺客，夜里我公馆内竟有大胆之贼，把圣上钦赏的碧玉银龙佩盗去，还敢寄柬留刀，你等来看。”众差官个个面红耳赤。知府连忙请罪，说：“卑职到任不久，钦差遇到这样的事，只求大人恩施格外。”大人说：“贵府要速速派人捉拿盗银龙佩之人。”众差官看了字柬，也不知是怎样一个贼人。这时邓飞雄到来，先见大人请安，把出去访贼的大概情形，回禀了大人。又把姚广寿带上来，给大人行礼。

众差官下来，退至西配房之内。知府也走了。众人把字柬另写一张，一起参解。纪逢春是个粗人，他一听上面有“专等佳人胜玉环”一句，就说：“小蝎子武杰，你是要当王八，有人争你的媳妇。”武杰臊的满脸绯红，说：“唔呀，混账东西！不要开玩笑。”胜官保一翻手也打了纪逢春一个嘴巴。纪逢春说：“呦！他们人多，倚仗什么？”武杰微微一笑，说：“就该打你这东西。”石铸说：“纪老爷！休怨人家打你，谁叫你如此草率，说话不留神呢。”赵友义说：“不要乱，咱们有知道这个姓曾的在哪里住吗？有没有？”众人俱各摇手，齐说不知。姚广寿说：“我可知道，这个人甚是厉害，乃是我们此地有名的人物。”石铸一听就说：“既是兄长知道，何妨直言，我们大家想个主意。”姚广寿说：“这个人我也只是闻名，并未会过。他姓曾名天寿，绰号人称神拳太保，家传的神拳，能隔山打牛，百步打空。他家中豪富，住在庆阳府南门外东南

八里，地名曾家场。那是个集镇，凡卖艺的都不敢往他那庄中去，那里三岁的孩童都会把式。”马玉龙说：“很好，我有一个主意，赵文升、段文龙、刘得勇、刘得猛你们四位，扮作卖拳的，先上曾家场。”这四人吃完早饭，竟自去了。他又叫纪逢春、武杰、邓爷、石铸、孔寿、赵勇、冯元志、赵友义、李环、李珮这十个人去作四太保的接应。又请岳父刘云、内兄刘天雄、邱大爷、胜奎、伍氏三雄，同他带着胜官保、李芳，一起前去。公馆有徐胜、刘芳等人保护彭钦差。姚广寿便给马玉龙当向导。

且说四位太保扛着刀枪，穿上便衣，出了庆阳南门，一路来到了曾家场。一看这个集镇，总有几千户人家。他们找一个宽大热闹之处，就把兵刃一放。赵文升用白土画出一个场子，方要练武，只见从那边过来一人，有三十多岁，说：“你们这卖艺的，可知道这里的规矩？要在我们这地方练武，先要拜我们这里的庄主。如不拜我们庄主，即时把场子踢翻了。”赵文升说：“你是作甚的？”那人说：“我叫李福，是曾家场的地保，向你要地方钱。你练完了，可按三七股分给我，如若不然，你们在这里练不成了。”赵文升说：“放你娘的狗屁，老爷在此练把式卖艺，你要什么钱？滚开吧！爷爷没钱赏你。”那地保李福见这四位长的凶勇，不敢再说，一转身竟自去了。段文龙说：“我来耍刀，你耍叉吧。”二人在当场一练，外面人都齐声说好把式，就是没一个给钱的。段文龙一看，和赵文升一使眼色，一边练着，一边把人尽挤在一条小胡同之内，再把胡同一堵说：“呔！不给钱走不了！”那些看热闹之人一害怕，摘下褡裢，全倒出来了，这一下就有十几

吊钱。二人回来又练，可就没人敢瞧了。

这时，只见那边来了一人，年有三十以外，面皮微白，来到这里说：“四位请上我们庄主家中去练，只要我们庄主一喜欢，就可以多送你等一些银钱。”赵文升说：“是了，你家主人姓什么？在哪里住？”那人说：“就是这里正东，姓曾，是我们这本村的首户。”四个太保说：“是曾天寿吗？”那个人说：“是。”刘得勇听明白了，说：“很好，我们这就跟你去。”四人收拾起来，扛起兵刃跟那人就走。

书中交代：曾天寿一听家人说来了四个卖艺之人，把人谎进胡同里要钱，便说：“这还了得，去把四个卖艺之人给我叫来。”家人答应，去到外面把四太保叫来了。四人一看是坐北向南的大门，门外有两块上马石，七八株垂杨柳，拴着八九匹骡马。四人进到二门之内，一看这院落是北房五间，东西各有配房三间。这四人把兵刃放下，走在北上房屋中落座。家人说：“我家主人这就出来。”正说着，外边又进来千里独行侠等十个人。因在街上看见四太保被人请去，怕他等受伤，便先到曾天寿的门首说：“我等特来拜访这里的庄主。”那家人进去，不多时就出来说：“我家主人就出来，你等吃茶吧。”先给众人送过茶来。众人等候的那工夫大了，才见从里面出来了两个小童，说：“我家大爷就出来。”只见从东西配房出来八个家人，在上房两廊下一站，不多时又出来了两个童儿，也站在旁边。这才听到一声咳嗽，由里面出来了一位英雄。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二四回 群雄改扮访贼人 豪杰有意欺差官

话说众办差官来至曾家场神拳太保曾天寿家中，在客厅坐候多时，还不见主人出来，心中都要看看这人是怎么一位英雄。天有正午，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位年在二十以外的俊品人物，众人都站了起来，只当是神拳太保曾天寿出来了。却听那人说：“我家主人先派我问问众位，是从哪里来的？到此何干？”石铸说：“我等是跟钦差大人的办差官，来此见你家主人，要访问那盗银龙佩的贼人。”那人转身进到里面，又过了片刻，才见从里面出来一人。

大众观看，只见那人身高七尺，头戴新纬帽，身穿蓝绫绸袍儿，腰系凉带，足下青缎官靴，面皮微白，尖下颏，目如朗星，眉似刷漆，鼻高耸，唇似丹霞，彬彬儒雅，一团书气。来至客厅，各自通了名姓。曾天寿说：“今日贵人光降，真乃寒门有幸，不知众位来此何干？”石铸说：“只因钦差彭大人昨夜在公馆之内失去银龙佩，有人在床上寄柬留刀，上边说是曾姓之人。”曾天寿说：“原来为此事而来”这个容易，我告诉你几位吧，这盗银龙佩之人我倒是认识，要说带众位去捉他，我不是小瞧众位，就怕你们赢不了他。”飞叉太保赵文升和飞刀太保段文龙本是粗人，一听曾天寿之言，说：“你休长他人威风，你可带我二人去把他拿来。”曾天寿说：“二

位若不相信，连我这样的能为，还时常甘拜下风。你二位先别动气，咱们先试试，如能赢我，我再引二位拿贼去。”赵文升说：“庄主！我看你像个瘦弱的书生，你还有本领呢？咱们比试比试。”曾天寿说：“把院中铺上绒毡。”来到院中，段文龙说：“我一人就能治他，不劳兄长。”跳过去伸手就要去抓，曾天寿一闪身，照定他左肋之上用二指一点，段文龙就像得了半身不遂之症，骨软筋酥，倒在地下。赵文升一看，也不知神拳太保的厉害，又跳过去一抓。曾天寿一闪身，他这一把就抓空了。曾天寿照他脉门一点，他也就躺了下来。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二人同奔曾天寿，这二位拳脚精通，投过明师，访过高友，指望过去赢他，焉想一对面，二人也躺了下来。连石铸那样的英雄，他也不识人家的这路拳脚。孔寿、赵勇、纪逢春、武国兴四人议论说：“咱们分四面上去，叫他首尾不能顾及，把他扔一个筋斗，咱们就算不输。”便走过去说：“咱们看你到底有多大能为？”四人一齐拥上，曾天寿不慌不忙，几个转身，那四人全都被他用点穴的功夫治倒。

邓飞雄见赵友义、冯元志都害怕了，自己一想：“来了十几个人，躺了人家半院子，多丢人！我看他这拳脚，准是邪门传授，要讲血气之勇，我可真没把他放在心上，他这邪门我却不懂。”正自猜疑，只见从外面跑进一个家人来说：“回禀主人，外面有副将大人马玉龙，同着老少英雄在门外下马。”曾天寿说：“待我出去迎接。”只见追风侠刘云同着马玉龙已经走进来了。

马大人身穿便服，蓝绉绸长衫，足下青缎官靴，手摇团

扇，白净面皮，俊口人物。左有一童，是双歪丝辫，白脸膛，神清气爽，怀抱一口宝剑；右边一个童子有十二三岁，圆脸，环眉大眼，梳着冲天小辫，扎着红头绳，正是小玉虎李芳和小神童胜官保。后面老少侠义全都来了。马玉龙一看他们来的人躺了半院子，自己气往上冲，勉强忍住。只见曾天寿先赶来请安，说：“绅民不知大人驾到，未能远迎，望求大人恕罪。”胜官保说：“庄主！我们这些人怎么得罪了庄主，治他等在此？”曾天寿说：“众位老爷们并未得罪，只因盗银龙佩的那人，比我的武艺高出百倍，我说众位要先得赢我，我再带众位拿贼去。是我一时斗胆，冒犯了众位老爷的虎威。”马玉龙说：“你点的那路穴？”曾天寿说：“是活穴。”马玉龙说：“岳父，师兄！你二位帮我忙儿，先把众人救起来，叫他们走百步以外，周身血一活就好了。”说着话，三人到了众人跟前，也有用手推的，也有用脚踢的，不多时，众人都起来了，走上几步，身体复旧如初。

马玉龙说：“庄主，我看你倒是个聪明之人，如何自作无知之事？这盗银龙佩之人，你说要比你的能为大，如赢得了你才能拿盗银龙佩之贼，我且先领教你的武艺。”曾天寿说：“大人，我天大的胆，也不敢和你比武。”马玉龙说：“好，你把我的办差官全都赢了，又不敢和我比武了。我是要见见那盗银龙佩之贼人，先和你试试。”曾天寿一听，说：“好哇！大人既要和绅民比武，绅民斗胆，也要跟大人偷学两招。”说罢就一抱拳。曾天寿倚仗着自己家传的独门五祖点穴拳，能隔山打牛，百步打空，平生未遇敌手，故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见马玉龙要同他比武，哪里放在心上，自己总以为天下第

一英雄就属他，焉知道天下能人甚多，出类拔萃之人不可胜算，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马玉龙才同他一交手，就知道这是五祖点穴拳，能隔山打牛，百步打空，自己听师父讲过，非八仙拳不能破他。连忙一换招数，就把八仙拳施展开了。走了五六个照面，曾天寿竟不能点在马玉龙身上，自己甚是着急。马玉龙一换式，顺手一指，却把曾天寿点倒在地，立刻上去，先把他扶起来说：“得罪得罪。”曾天寿今日是初次遇到敌手，脸一红，连说：“惭愧！实在仰慕大人的拳式。”马玉龙说：“我要领教那盗银龙佩之贼人，你带我前去见他。”曾天寿说：“那盗银龙佩之人，是我胞弟，他叫曾天福。”马玉龙说：“你是兄长，他是你的胞弟，怎么你叫曾天寿，他叫曾天福？这个我不明白。”曾天寿说：“是先生给起的，他的能为比我更高，性情倨傲，故此我也管不了他。他要是爱上什么，就要什么，昨天在庆阳看马戏，必是看见了什么佳人，他回来和我说，我也没往心里听，他说非把这佳人要来不算。”武杰一听，气得二目圆睁，恨不能这就把他拿住，方出这口气。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家人说：“二爷回来了。”众位英雄一听，各拉兵刃，要去拿那贼人。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二五回

忠义侠智斗曾天寿 武国兴奋怒见佳人

话说从差官闻报二庄主爷回来了，武杰一听，先就气往上冲，拉手中单刀，赶紧扑奔后面。众人跟随着来到了花园之内，一瞧甚是宽阔，里面房屋不少，往东一拐，单有一座跨院。家人头前带路，到了门首，向众人说道：“我家二庄主就在这院里呢！”武杰头前进了院子，一看是北房三间，东西配房各三间，院中有十几盆花，上房有一个人在椅子上坐着，手中拿一顶毡帽盖着脸，身穿一件青绉绸长衫，脚穿一双青缎子抓地虎靴子，仿佛睡着了的樣子。武国兴把手中刀一顺，说：“唔呀，混账东西！你好大胆量，在公馆盗去大人的银龙佩，还寄柬留刀骂人。”往屋中一跳，举刀就要剁去。那人站起来往里面屋中去躲，走慌了神，把靴子甩掉，漏出三寸金莲，倒把武杰吓了一跳，连忙退出来说：“哎呀，了不得了！这是一段什么缘故？”

书中交代：这人原来是曾天寿的胞妹，名叫芸卿，家传的一身好本领。那日在庆阳府看马戏，见和尚老道乱杀人，她有心要帮助捉贼，又想自己乃是一个女流，并不认识人家，何必过去？后来见胜玉环镖打飞云，众人都说好镖，曾芸卿就派跟她的家人去访问这胜玉环是做什么的？那家人去不多时，回来说：“回禀姑娘，这胜玉环乃是跟钦差彭大人的差官夫人，

很有武艺。”曾芸卿一生秉性高傲，最不服人，总想要会会胜玉环，看她是什么一个人物。到夜里，便亲自去到大人的公馆，把银龙佩盗来，又留下了一把刀，一首诗。诗上写了“专等佳人胜玉环”，原是为了见到胜玉环，和她比武，不料这件事弄得大了，那胜玉环如何能来呢？她回到家中和兄长一说，曾天寿说：“妹妹你做错了！明天钦差大人派人来拿盗银龙佩的人，那还是小事，玉环她丈夫和娘家的兄弟准来，这便如何？”曾小姐说：“不要害怕，我想玉环乃女中丈夫，她必前来，那时我奚落她一番，然后再去请罪。”兄妹议论好了，立刻派家人预备，静等明天人来。果然今日家人先来报信，说那卖艺之人如何厉害，曾天寿就知是钦差大人派来明察暗访的差官，便派家人把四个卖艺之人叫来。那四位英雄先来，随后又有纪逢春、武国兴等十人来到。曾天寿见马玉龙同众人都来了，一想：“我若说是我妹妹芸卿所做，他们也不相信，不免叫他等目睹。”便先在外面告诉心腹家人：“你进去对我妹妹就说是胜玉环来了，叫她换上那一身男子衣服，随后你再到客厅来报二爷回来了，你就去你的。”曾天寿安排好了，然后才带众人来到花园之内。当时武国兴气往上冲，进房中见有一男子用毡帽遮头，使用刀砍来，那曾芸卿见不是胜玉环，却是个蛮子，吓了她一跳，连忙往屋中一跑，又把靴子甩落了一只。

武杰唔呀了两声，连忙退出来，到了外面就问。曾天寿说：“我也不隐瞒了。”就把上项之事说了一回，让众人到书房中落座。曾天寿随后又把钦差彭大人的银龙佩取出来，放在桌上，再把石大爷拉到外面，要叫他做媒，将妹妹许配武

杰。石铸说：“这件事，我倒可以做得了一半主。”曾天寿说：“正是。”二人说完进来，石大爷一讲，武杰说：“我有妻子，凭我这身分，还养得两个佳人么？”石铸说：“不必推辞了，你方才把人家姑娘赶的脱靴现足，你不要，人家怕不答应。”纪逢春说：“这世间事就是不公道，小蝎子武杰已有媳妇，还有人家赶着给他，我一个没有，也没人给我。武杰，你让给我一个吧。”武杰说：“唔呀，混账王八羔子，休开玩笑。”胜官保由后面照定纪逢春一拍，打了他一个嘴巴；曾天寿也瞅了纪逢春一眼。武杰哈哈大笑说：“好！有人打你这不知世务的东西！”石铸说：“你愿意，就给人家定礼。”武杰一想，这事也不好推辞，便把自己随身的一块玉佩拿出来给了曾天寿，彼此行了礼。曾天寿启口说：“这件事还要求马大人同众位老爷，在大人台前美言一二，说几句好话。”马玉龙说：“是了，我等必替你说。”曾天寿说：“今日天气不早了，也不能进城去，我这里备办酒席，求大人老爷赏脸。”马玉龙、石铸说：“就是吧。”曾天寿叫家人摆上酒来，众人开怀畅饮。马玉龙有爱慕英雄之心，便说：“曾天寿！你既然有这一身本领，为什么埋没林泉，何不图个出身，当下如随钦差西下查办，回来就是一件奇功。”曾天寿说：“既是大人厚爱，我愿效犬马之劳，求大人提拔就是。”马玉龙点头说好。说罢，众人推杯换盏，直吃到月上花梢，方才停杯罢盏。家人撤去残肴，送上漱口水来，漱完口，又吃茶，待家人安置好了床铺，这才安歇。

次日起来，净面吃茶，吃完了早饭，先叫纪逢春、孔寿、赵勇、李环、李珮先走，其余均随马玉龙一同走。纪逢春忙到外边，拉过驴来骑上，他一高兴就加鞭紧打。孔寿、赵勇

说：“你忙什么？一同走好不好？”纪逢春也不理论，只顾往前。出了曾家场的村口，应该往正西走，可是这驴却收不住了，一直就往西南跑去。这驴跑的真快，转眼到了一处庄门。纪逢春勒不住，这驴见了大门就往里跑。那大门内搁着有十几担瓷器，有人在树荫下歇着，见跑进一头白驴，上面还骑着一个人。众人怕这驴撞了瓷器担，赶紧就轰。驴一害怕，一摇脑袋就把纪逢春给摔了下来，正摔在瓷器担子上，打坏的碗不少。那些人都跑过来说：“哪里来的这野男子，往人家院里跑？我们这瓷器都是由江西定做来给庄主爷过生日的，自己画的茶样，有钱都没地方买去，你赔吧！”纪逢春把眼睛一瞪，说：“赔东西是小事，你赔人吧！把人摔坏了，你赔得起么？”众人说“担子被你撞了，碗都破了。”纪逢春说：“我的屁股也摔两半了。”众人说：“你不用跟我们胡搅，先把你捆上见我们庄主爷去。”

正说着话，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人。众人说：“少庄主出来了，咱们告诉告诉他，哪来的这个雷公崽子？”纪逢春也不答应，连声说：“好好！你们非赔人不成。”说着话，抬头一瞧，由里面出来的这位少年，长得五官清秀，面如白玉，很是儒雅，细声细语地说：“你们嚷什么呢？他是哪里来的？上咱们这里来做甚？”众人说：“大爷，我们在这里正盘查瓷器，他骑着驴跑进来，把咱们的瓷器砸了一挑，不说情理话，还说把他的屁股摔两半了，叫咱们赔人，你说可恨不可恨？”这位少庄主一瞧纪逢春长相特别，穿着紫花布裤褂，抓地虎靴子，拉着一头白驴，黑脸膛，短眉毛，圆眼睛，雷公嘴，便说：“别放他走了！”众人各持兵刃，齐奔纪逢春而来。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二六回 纪逢春跑驴惹祸 曾天寿指引英雄

话说纪逢春跑驴到了一所庄院内，把人家的瓷器碰了一挑，他还不说情理话。这时出来一位少年人，喝令家人打他。纪逢春伸手把锤掏了出来，要打众人。只见孔寿、赵勇过来说：“哪位是这里的庄主呢？我们这位是一个痴人，说话言语粗直，都看在我二人面上，碰坏了多少瓷器，查查数目，照买的价赔吧。”那少年人过来说：“方才他要照你们二位这样说话，我们也不能欺他。这批瓷器要说照样买，此地却没有。这是我们派人到江西定做来的，每件瓷器上都有“双塘山钱记”五个字，这是一百桌碗碟，还有十六只大瓶。他的驴跑到这里，把那边瓷器担子上的碗都碰坏了，他还不说正话。”孔寿、赵勇过去，叫纪逢春给人家赔个不是。纪逢春说：“把我屁股摔两半了，他们赔得起吗？”此时李环、李珮早回曾家场去送信，说：“纪逢春走错了路，跑到一处大庄院里，碰了人家的瓷器还不说理，咱们快去看看。”

曾天寿同众差官全皆上马，一直到了纪逢春碰坏人家瓷器的那所庄门。曾天寿说：“你们众位来吧，我给众位引见几位英雄。”一看孔寿、赵勇二人正劝纪逢春，曾天寿说：“众位！这里是我的亲戚，不要紧。”石铸就问这山庄叫什么名？曾天寿说：“这里是双塘山钱家寨，是我姑父家。我姑父曾出

仕作过一任游击，现在自己告了终养。姑父姓钱名文华，绰号人称神枪太保，我表弟叫少太保钱玉。”正说着，只见那少年过来，向着曾天寿作了一揖，说：“表兄！你怎么和他们走到一处了？”曾天寿便把已往之事说了一回，派家人把众位老爷的马接过去，到里面坐坐。

这时，只见由正北屏门之内出来一人，说话声音宏亮。众人一看，那人年有半百之外，身高八尺，面皮微紫，雄眉阔目，身穿蓝洋绉大衫，足下白袜云鞋，手摇一把翎毛扇，出来说：“原来是曾天寿，同你来的是何人？”曾天寿过去给姑父行礼，说：“姑父！我给你老人家引见几位朋友。”用手指定马玉龙说：“那位是副将马大人，绰号忠义侠。”这神枪太保钱文华，当年开过镖局，家传枪法，远近驰名。追风侠刘云也认识他，过来见了，又给金眼雕，伍氏三雄等都引见了。钱文华说：“众位光临，真是三生有幸，请里面坐。”众侠义见钱文华是位英雄，都说：“很好，我等正要拜访。”

钱文华叫曾天寿带路，到了里面。众人见这所庄院，画阁雕梁，甚是华丽齐整。里面是上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往东西各有门户。到了上房台阶之上，早有两个小童在那里掀起帘子，请众位进去。进到屋中，只见靠北墙摆着花梨木条桌，桌上文房四宝俱全，还摆着几个佛手，木瓜，大瓷瓶儿。墙上挂着一幅字画，画边有对联，写的是：

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

刘云、邱成、伍氏三雄众人落座。钱文华叫家人献上茶来，这才问道：“众位侠义英雄，来此何事呢？”马玉龙说：“我等跟随钦差彭大人西下查办，来到庆阳府。因彭大人公馆

内失去银龙佩，还在大人床前寄柬留刀，故我等来到曾家场，把银龙佩找回。”曾天寿就把自己妹妹许亲之事细说一遍。钱文华便吩咐摆酒，要请众位赏脸吃杯水酒。马玉龙等知道钱文华与曾天寿是至亲，不是外人，这才用手一指纪逢春说：“我们这位是粗人，把你的瓷器碰坏了不少，也不懂得说情理话。”钱文华说：“此乃小事一段，何足挂齿。”

正说到这里，有家人进来回禀说：“庄主爷！你的拜弟，开会仙亭酒饭铺的周天瑞叫人家给打了，看看要死，现在搭着送来了。”钱文华听了就是一愣，说道：“我这拜弟素常公正，不是惹事的人，现被何人所打，快把他搭进来我瞧瞧。”家人答应出去，工夫不大，就见搭着一扇门板，把周天瑞抬进院中放下。众人看他浑身是血，甚是可怜。钱文华见他尚能说话，就问：“兄弟！你被何人所打？因为什么？”周天瑞说：“兄长！我也没有朋友，你得给我报仇。我这会仙亭是几千两银子的本钱，现今总算一本万利。因有一个大王韩登，他是东门外二十五里地界冰山冷村的人，外人都叫他大王爷，倚仗着人情势利，无所不为。他常在我那里吃喝完了不给饭钱，昨晚又带着四个妓女来到会仙亭。当时正有官宦人家带着堂客吃饭，他带着四个妓女吃完了饭，把衣裳全脱了，做了些不才之事，把别人的饭座全搅了，人也不敢惹他。我过去说了几句话，口角相争，今天他就带人来，说这会仙亭是他的买卖，把我拉出来打成这样。兄长！我是买卖人，从来没同人打过架，他打了我，还骂到哥哥，你要给我报仇，先照样打他，夺过会仙亭来，再跟他打官司。”钱文华一听，说：“这还了得！打架打官司，都有我呢。”

众侠义一听，都各有气，说：“世上还有这等事，吃喝不给钱，反吵闹打人，夺人买卖，太是强霸欺人了！”马玉龙说：“钱庄主！你先给他上点止疼的药，再吃一服去心火的药，叫他只管放心，三天之内，把会仙亭给他夺过来报仇就是了。”钱文华说：“既然是，我给众位大人磕头。”周天瑞说：“他是天地会、八卦教，没人敢惹他。”马玉龙说：“他既是八卦教，拿住他就地正法。前番佟家坞被我们剿灭，现在凡是漏网的案后贼人，拿住就杀。明天我先访真了，再去拿他。”钱文华说：“我跟众位大人去。”钱玉说：“我也去。”马玉龙说：“很好。”

大众这才备马，一同出了双塘山钱家寨，径奔庆阳府。先把银龙佩交还大人，并把曾家场之事一一回明了，又说：“现有大王韩登，是八卦教的余党，在本地欺压商贾。”大人说：“这还了得，地方官为何不办他？”马玉龙就把周天瑞之事说了一遍。大人说：“他既是邪教，你可以按教匪办他，带兵前去捉拿。”马玉龙领命下来，到外面见了众家英雄，大家商量主意，要捉拿大王韩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二七回 周天瑞请兰兄报仇 马玉龙仗义除恶霸

话说马玉龙把众差官叫到面前，大家设谋定计。他说：“明天我带着胜官保、李芳先去吃饭，瞧瞧这个韩登是什么样子？我变法挑眼，跟他打起来，你们也在外面吃饭，咱们装做不认识，大家把他打跑了，叫周天瑞重新开张。”大家说：“很好。”商量已定，次日起来，吃了点心，众人说：“咱们现在就去。”三三两两，头前走着。

这座会仙亭原来在庆阳府北门外，坐东向西，先前是大户人家的花园子，门外地方也宽。马玉龙带着胜官保、李芳，出了庆阳府北门，走了不远，抬头一看路东的酒馆，挂着酒幌子，大牌楼金碧辉煌，上有泥金匾，是“会仙亭”三个大字，两旁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烹妙三鲜美”；下联是：“调和五味香”。马玉龙进了饭店，一看却并无饭座。这是因为大王韩登接过买卖来，就没人敢来吃饭，都知道他讹人，是一些匪徒，并不是安分的买卖人。马玉龙一看栏柜上坐着一个大胖子，年约三十八九岁，一脸横肉，项短脖粗，竖眉恶眼，身穿青洋绉裤褂，青缎抓地虎靴子，手拿一把遮天黑的雕翎扇子。见马玉龙带着两个小童进来，他便认作是一位阔少。他手下有四个管家，一个叫知古今、一个叫事情根子、一个叫谷化人、一个叫坏事端。这四个人比大王韩登还可恶，一个

个倚仗主人之势力，在外面欺压良善。他们见马玉龙二十多岁，中等身材，面如白玉，五官俊秀，身穿月白洋绉大褂，足下白袜缎鞋，手摇一把团扇，带着两个小童，一个梳着双歪辫，身穿蓝川绸大褂，小抓地虎靴；一个梳着冲天竖的辫子，身穿青洋绉大褂，青缎抓地虎靴子。

马玉龙直奔后面，花园中楼台亭阁，很是雅致，从会仙亭后面一拐，就是五间客厅。马玉龙进来，有伺候的人赶紧把帘栊掀起。马玉龙一看，围屏床帐俱全，两个跑堂的却不像做买卖的样子，说话时一脸的匪气。这两个伙计见马玉龙来了，说“你们三位要甚么菜？”马玉龙说：“给我们来一桌上等海味席面。”这两个人答应下去，不多时，将酒菜摆上。马玉龙就问：“掌柜的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两人说：“我们掌柜的姓韩，在东门外住，叫大王韩登。”马玉龙说：“这酒席多少钱一桌？”伙计说：“不要问价，吃完再算。昨天有人一问价，把我们掌柜的问恼了，叫打手拉出去打了个腿断臂折，跪着给我们掌柜的磕了半天头，给了一千吊钱，才算了事。”马玉龙一听，说：“你们这地方好凶恶，这还了得。”跑堂的瞧不起马玉龙，马玉龙也不理他。喝了几杯酒，算把早饭吃了，说：“伙计拿了去吧，把帐给我开来。”跑堂的说：“不用开帐，这酒席带饭座，你给四千吊钱吧。”马玉龙说：“给我写在帐上。”说着话，站起来就走。伙计往外追着说：“掌柜的！你瞧瞧他们，吃了四千文，一个钱不给，就要走。”

大王韩登一听，说：“好！吃完了不给钱，真是太岁头上动土，叫打手给我打。”因为怕周天瑞来打架，家伙都凑手，众打手立刻抄起木棍，就往里跑。马玉龙带着胜官保、李芳

正往外走，打手照着马玉龙搂头就是一木棍，被胜官保飞起腿来，踢在肋下，踹了一溜滚，棍也扔了。这时又上来一个打手，李芳一脚踢去，这个也栽倒了。李芳、胜官保一阵乱打。在前面喝酒的人也都翻了，纪逢春、武国兴、孔寿、赵勇、李环、李珮、冯元志、赵友义八个人站起来，一脚就把桌子踢翻。那边赵文升、段文龙、伍氏三雄、金眼雕邱成、碧眼金蝉石铸、醉尉迟刘天雄、千里独行侠邓飞雄也拿起椅子和茶碗，向打手砸去。

大王韩登一瞧这些人，语音不对，老少不一，甚是诧异。外面有人嚷说：“韩登你出来，你当初是怎么夺人家会仙亭来的，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今天瞧瞧你是朋友不是？”大王韩登一听，说：“了不得，果系周天瑞约来的人，要是庆阳府镖局子的人，没有我不认识的，这些人情形各别，我却并不认识。”他向着四个管家说：“你们可看见了？”四个人说：“瞧见了。”韩登说：“我养兵千日，用兵一遭，今天这场架可打得？”一看众打手，这个脑袋破了，那个胳膊坏了，哎哟哟的大家全不敢出去。知古今过来说：“庄老爷不必着急，我出去就是。他们说的，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咱们打得过人家就打，打不过他们，我便挨打，决不连累大王。”韩登说：“好！既是这样，你出去吧！”知古今拿着单刀往外就跑，纪逢春正擎着短把轧油锤等着呢，见知古今打里面一出来，长得兔头蛇眼，鼠耳猴腮，他过去就是一锤。知古今拿刀一迎，被纪逢春一扫堂腿踢倒躺下。大众刚过去要打，知古今直嚷：“祖宗饶命吧！”马玉龙说：“不用打他，叫他去吧。”

知古今一走，韩登把眼都气直了，说：“好小子！素常跟

我说大话，瞧见人一多就走了。”事情根子说：“庄主爷，你瞧我的，我可不能像他那样畏刀避剑，吃着庄主爷的饭，我不能为庄主爷出力，还能叫爷们生气么？”韩登说：“你出去拿一匹白布来，我缠缠腰。”韩登原本是绿林之人，这几年因不练功夫，成了个大胖子。他赶紧把白布一撕，在身上缠好，抄起两口刀来，打算一死相拼，如闯得出去，万事皆休，闯不出去，听他们打便了，这是他自己的本心。那事情根子一照面就被人踢倒，刚要打他，早爷爷妈妈的乱叫起来。马玉龙说：“叫他滚吧！”事情根子连滚带爬地溜了。谷化人说：“庄主爷！你看这两人真是活现世，咱们爷们还怎么混，我去见他。”把辫子盘好，也没拿家伙，他跑出去就到众人跟前一跪，说：“众位爷们，只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别再打我。”马玉龙说：“我们打的是英雄好汉，像你们这些鼠辈，谁来打你，快滚远些吧！”坏事端说：“庄主爷！你看他嘴里说的好，出去这个样子，我也不爱说，决不能像他们那样。”说着往外就走，刚一出门，却朝着每位磕一个头。马玉龙说：“走走走！”这小子站起就走，还说什么光棍不吃眼前亏。大王韩登一看，只气得三尸神暴跳，七孔内生烟，四个管家都是这样，自己着实焦躁，这才把双刀一摆，要与众人一决雌雄。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二八回 打韩登复夺会仙亭 下请帖设聚群雄会

话说大王韩登见他的管家一个不如一个，俱皆逃走，自己气很容颜改变，一摆双刀跳在门外。纪逢春一摆锤过来，却不是韩登的对手。他当年本是个绿林中的飞贼，只因自己发了财，把功夫丢下，放了一身肥肉，今天用白布缠起，仍然不改当年威风，把双刀使得上下翻飞。纪逢春走了几个照面，就叫小蝎子快来帮他。武杰一听说：“混账王八羔子，你自己不行了，就嚷叫老子，我来帮你。”说着话，来到临近，帮着傻小子动手。

这大王韩登骁勇无敌，石铸瞧他二人赢不了人家，自己赶紧靠过去，杆棒一抖，就把韩登摔了一个筋斗。韩登躺下就不起来了，说：“你们是周天瑞约来的么？打架不恼助拳的，你们打吧。”大家说：“好！你既是朋友，我们就来瞧瞧。”众人各拿霸道棍打他的下半截，韩登并不哼哈叫苦。众人一看，尚未打坏他的皮肉。这内中自有行家，刘云走过来说：“你们别打了，白费力，就把棍子打断，他也不知道疼。他这个叫蛤蟆气，非得见血才破的了，不见血是白打，他也不知疼。”马玉龙说：“你们去把周先生搭来。”钱文华说：“早就搭来了，未曾通报于你，他要过来看打韩登，没叫他来。”马玉龙说：“叫他来看看，给他报仇。”

钱文华吩咐家人，将周天瑞搭在韩登面前。韩登睁眼一瞧，周天瑞说：“姓韩的，你打我的时候，含糊不含糊。”韩登说：“你不含糊。”周天瑞说：“你们且莫打。”便从袖内拿出一个锥子来说：“韩登！我要你一点东西，给不给？”韩登说：“我既躺下，要脑袋都给，由你挑。”周天瑞说：“我倒不要你的脑袋，我要你一只左眼。”韩登说：“你拿刀割了去。”周天瑞手中拿着锥子，就把韩登左眼剜出，血流不止。马玉龙说：“这再打他，把他的蛤蟆气给破了，他就知道疼了。”大众这才把韩登打的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马玉龙说：“韩登，你打官司，就把你送到衙门去。”韩登说：“我不打官司，你们不拘哪位，把我送到东门外二十五里的冰山冷村，我知你们几位的人情，日后我有能为，再报今日之仇。”石铸拿过一碗糖水来，说：“你喝了这碗糖水吧！”韩登焉知道厉害，接过来就喝了。石铸说：“这二次打可不好挨，要不横心，就得出声。”马玉龙说道：“不用打了，哪位送他去？”众人都不答应，打成这个样子送了去，一个也不用想回来。韩登说：“我姓韩的是朋友，冤有头，债有主，哪位送我是行好，我决不能恩将仇报。”小火祖赵友义说：“我送你去。”碧眼金蝉石铸说：“算着我。”纪逢春问武杰：“小蝎子！你有胆子没有？”武杰说：“唔呀混账东西！我的胆子比你大。”纪逢春说：“既有胆子，咱们送他去。”四个人拿过杠子木板，把韩登放在上面，搭着顺大路径奔冰山。

展眼之际，走出了二十余里。来到这个村庄一看，有土围子，东西南北四门，南北的门关着，就走东西门。四个人搭着韩登进了西门，又走有一里之遥，来到路北的大门口，刚

把韩登放下，忽然锣声震耳，四门就紧闭起来。那四个管家带领喽兵，拉起白旗，摆了牯牛阵，个个手拿双刀，大家齐声喊嚷，要给庄主爷报仇，把他们四个人剁了。知古今、事情根子、谷化人、坏事端各个耀武扬威，手执钢刀，一拥而上。大王韩登说：“且慢，且慢，你们别不要脸。这四位是特为送我回家的，俗语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我的仇人是周天瑞，这四人是我的好朋友。你们四个人在那里说的很好，见人家就软，回到家门口倒凑胆子逞能，快给我把他们带下去。”知古今说：“庄主爷别恼，我想着使个稳中计，回来齐人，给庄主爷打接应。”坏事瑞说：“我怕庄主爷人单势孤，也是这个主意。”大王韩登说：“你们不要胡说，快快退去。请问送我来的四位贵姓？”石铸等各道了名姓。韩登说：“四位请进里面坐坐，吃杯茶再走。”石铸说：“我等不吃茶了。”

四人回归会仙亭，一看周天瑞旧日的伙计，掌柜的、掌灶的、跑堂的都回来了。周天瑞说：“我这买卖要重新开张，你们众位帮我忙，以后韩登决不能与我善罢甘休。”马玉龙说：“那是自然，现在我们在这里访拿清风、飞云和焦家二鬼，大人还住几天呢，每天我给你拨十个人来把守。”钱文华说：“我同钱玉给你照料柜上。”周天瑞说：“怎敢叫大人劳心？每天有四五位就行了，若有事，再到公馆送信。”纪逢春说：“我在后边跑堂，我一人掌班。”马玉龙说：“也好，你愿意就在这里吧。”头一天留下了孔寿、赵勇，众人在这里吃完了饭，才回归公馆。第二天，周天瑞接过会仙亭重新开张，买卖照旧兴隆。

韩登回到家后，这口气不得出，把四个管家叫过来，写

了几封书信，叫他们各骑马匹，去请他的朋友，前来报会仙亭之仇。头一封是去乔家寨请乔家五虎；第二封送到刺儿山请他的拜弟马松、史丹、王霸、吕胜、牛碧；还到张家沟请野人熊张大成；到龙山请铁臂猿胡元豹；到大龙山请镇江龙马德、闹海金甲王宠、三眼鳖于通、马江、马海；到小狼山请铜头狮子袁龙、铁头狮子袁虎、铁面大王朱义、混江鱼马忠；另外再请凤凰山一百单八鸟，连环寨四十八寨主，红果山侯氏八杰，二龙沟他的拜兄神偷苗天庆。这各山各寨人请多了，定于本月十五齐聚冰山冷村，明设群雄大会，暗中要取庆阳府，自立为庆阳王。后来又派家人到迷魂庄、三元庄、尹家庄去请人。总之，天下各处约的人不少。

这日韩登正在家中养伤，有家人进来禀报说：“庄主爷的拜弟、河南嵩阴县三杰村的蝴蝶张四爷来了。”韩登一听是知己的拜弟，赶紧吩咐有请。不多时，蝴蝶张四爷由外面走了进来。大众一瞧，这人手中拿着包裹，内中是夜行衣和单刀。他见了韩登就说：“兄长你好？”韩登说：“哥哥栽了！要有兄弟在这里，我也不至这样。”就把会仙亭之事说了一遍。蝴蝶张四乃江湖有名的大盗，与韩登是金兰之好。今日一听韩登这一片话，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说：“好哇，欺负到你我兄弟头上来了！我今先到会仙亭去剁他两个，叫他认认我。”韩登说：“贤弟，你先不要去，我已经将天下英雄请来，在我家设立英雄会，报了会仙亭之仇，再夺庆阳府，自立为庆阳王。我是天地会中之人，我也想开了。”张四说：“我先到会仙亭看看那里的光景如何。”说罢，蝴蝶张四手拿单刀，一直来至会仙亭，脚登板凳说：“呔！四太爷今日照顾

你们来了！”看这座儿的，正是纪逢春，他一见张四那样，就说：“这里忙着呢。”张四摇头晃脑，正在洋洋得意，只听里面屋中说：“孙子来了吧！”张四一看屋中之人，连忙进去说：“原来是爷爷你老人家。”不知屋中说话之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二九回 众差官义助周天瑞 粉蝴蝶泄机请英雄

话说蝴蝶张四来在会仙亭，要给大王韩登找一个面子，焉想屋中有人叫他：“孙子你来了。”张四一看，认得是青眼金蝉石铸，连忙过去行礼。

书中交代：石铸怎的认识张四？只因石铸先前在家中跟她姐夫练杆棒之时，每天由三杰村来到三仙庄，晚半天才回来。张四本来是绿林中人，在三杰村十字街路南开杂货店，用着两个伙计，一个姓周，一个姓王，别人也不知张四是个绿林。他看见石铸常从此处经过，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拿两条绳子接上，在那边一拴，心里说：“不知石铸练的杆棒如何，他走到这里，我要笑笑他，把他兜到，他这功夫就算没练成。”他把绳子拴好，等着石铸晚上回来。待他走至近前，冷一抖绳，想把石铸摔倒。焉想到石铸手急眼快，一下蹿过去了。石铸说：“有小辈要暗算石大太爷。”说话之际，就回家来。

原来石铸家中没有别人，就是妻子刘氏。石铸回家，刘氏就说：“我等你吃晚饭呢，你天天跟你姐夫去练艺，有甚么能为了？”石铸说：“你不知道，老娘们懂个甚么？”夫妻吃完了饭，说话喝茶。

那蝴蝶张四用绳子没把石铸兜倒，一想，这个人的能为

可以，我再去瞧瞧，戏耍戏耍他。想罢，等伙计睡了，自己收拾起来，背上单刀，蹿房越脊，来到石铸所在的后房坡，一听两口子正在屋里说话。刘氏说：“你练的能为长进了没有？”石铸说：“长进甚么，今天有个孙子想要暗算我，料他还要来的，他要来偷我，我把他拿住捆了，搁在炕上，再把你搁在他身上，咱两人玩一回，叫他喝一点汤。”张四一听，倒抽了一口冷气。石铸说着话，就由后面窗户出来。张四正要跑，被石铸一腿踢了个筋斗，把他捆上。石铸说：“好小子，你敢来偷我。”张四说：“石大爷！我不是来偷你，我是来访你的，你老人家饶了我吧！”石铸说：“饶你，你是认打认罚？”张四说：“认罚怎么样？”石铸说：“你要认罚，我认你做个干孙子，你给我立字据，见了面，我叫你孙子，你就要叫我爷爷。”张四说：“我认罚了。”石铸说：“就凭口说不成，明天你要给我立字据，叫铺子里的两个伙计作中保人。”张四说：“你怎么说怎么办，只要你把我放了。”张四转身就走。石铸说：“明天我在铺子里找你去，你给我写字据。”张四点头答应。石铸见他一走，前后又绕了个弯，天已不早，便安歇睡觉。

次日天亮，就到张四的杂货铺去叫门。周伙计、王伙计一看，说：“石大爷要买什么？必定是大奶奶要临盆了，来买红糖鸡子，不然怎么这样早？石大爷得了个儿子吧。”石铸说：“不是得了儿子，是得了个孙子。”周伙计说：“你别取笑了。”石铸说：“你瞧，真是得了个大孙子，今天还要请你们喝喜酒。”王伙计进去叫掌柜的醒醒，外面石大爷来了。张四一听，赶紧穿衣裳出来说：“爷爷来了。”石铸说：“孙子才起来。”张四说：“果然是才起来。周掌柜的，拿笔给我写张字，我认石

大爷做爷爷。”石铸说：“我得了个大孙子，今天请你们吃饭。”周掌柜一听，说：“这是没有的事，我们掌柜的二十多岁，认二十多岁的做爷爷，却不认我。”说着，拿笔写了一张字据，石铸便拿出银子来请众人吃饭。从此张四见到他就叫爷爷，两人论真了。

今天蝴蝶张四来到会仙亭，正赶上石铸、邓飞雄、赵文升、段文龙四个人在那里要菜喝酒。外面蝴蝶张四一通名姓，石铸说：“孙子来了，进来吧。”邓飞雄一看这个人的样子，跟石铸的岁数仿佛，可是石铸一叫他，他就叫爷爷，赶紧过来磕头。纪逢春瞧出便宜来了，就说：“石大爷！你给我引见引见。”张四看了他一眼，也没言语。石铸说：“孙子坐下，我有话说。”蝴蝶张四说：“爷爷！什么事？”石铸说：“必是大王韩登请你来的，对不对？我告诉你，他惹不了我们。那一天夺会仙亭之事，都是跟钦差彭大人的差官干的，也有我在其中。要打架，我让你见见，这三位都是等着和韩登打架的。”指着大家说：“这位姓邓名飞雄，绰号人称千里独行侠，那二位是飞叉太保赵文升、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都是钦差彭大人那里的差官。”张四问道：“你老人家在哪里住呢？此时作什么公干？”石铸说：“我如今也改了行为。”张四说：“改了什么行为？”石铸说：“我如今已赦罪封官，保了实缺把总之职。你趁早不要帮助他来惹这个大祸，官私两面，他都不行。”张四说：“我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段缘故。爷爷，我来告诉你一个信吧，如今大王韩登派了四个管家，分头去请各路英雄，也有山林盗寇，绿林响马，定准本月十五日在他家摆设群雄大会。他明是报会仙亭之仇，暗是要夺了庆阳府，自

立庆阳王。他乃会中之人，原先是八卦教、天地会，后来又改白衣教、反天会。”石铸说：“要有此事，我问你愿意作贼，还是愿意作官？”张四说：“爷爷，我愿意作官。”石铸说：“你既愿意作官，就先到大王韩登那里去卧底，等着天下各处山寨的绿林盗贼来了，你拿笔记上一个清单，某处某人带多少人，都要记清，这就算是你的奇功一件。”张四说：“就是吧。”

在这里喝了几杯酒，他才告辞回归冰山冷村，见了大王韩登说：“兄长！我到那会仙亭大骂一场，连一个敢言语的都没有。”韩登吩咐家人给四太爷备酒，家人立刻到厨房要了酒菜来摆好，请张四太爷吃酒。韩登说：“张四爷，你明天先在家替我照应天下水旱两路的英雄。如来之时，你带一个家人记一本帐，我已派人把粮米都办好了，不久全到，所有这些全都派贤弟照料。”张四说：“也好。”

过了两日，外面人来报说：“现有乔家寨乔家五虎赶到。”大王韩登即派张四迎接进来。乔镇进来，一看韩登浑身是伤，就说：“韩大哥！你这伤痕是被何人打的？”大王韩登便把会仙亭之事细述了一遍。乔家五虎一听，气往上冲，说：“大哥！你不用等群雄赶到，我等即去会仙亭找他，给哥哥你报仇。”乔镇说着话，带了四个兄弟，立刻由冷村直奔会仙亭。原来乔家寨离冷村三十余里，所请的人就是它近，故此他等先到。这乔家五虎，每人使一条花枪，来到会仙亭，一直奔后面花园的五间大厅，进去落座，叫跑堂的要酒来。跑堂的摆上来，这五个人每人一桌。乔镇说：“咱们瞧瞧这个会仙亭，掌柜的是怎么个样子，敢把我拜兄韩登给打了。咱们吃完了再打，给

韩登报仇。”说完了话，各道名姓，大爷叫乔镇、二爷叫乔元、三爷叫乔亨、四爷叫乔利、五爷叫乔贞。正道着名姓，就听外面一阵大乱。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三〇回 乔五虎为友施威 金眼雕英名退敌

话说乔家五虎正在那里发威，听外面一阵大乱，由外面进来了赵文升和段文龙，一个擎着叉，一个拿着斩虎刀，两人就在乔家五虎对面的两张桌子坐下，说：“堂官！我听说来了五个虎，我二人一向就在深山打虎。”说话间，只见金眼雕由外面进来说：“好！我今天瞧个热闹，我叫王小，也专打老虎。”说着话，就坐在一旁，要了一桌酒席。

小白虎乔贞一瞧，连忙过来说：“你老人家是大同府元豹山的邱老爷子，可不是外人。我姓乔，名叫乔贞。我提个人你必认识，咱爷俩还见过，有个花驴贾亮，你老人家可认识？”金眼雕说：“不错，他是我的朋友，你怎么认识他？”乔贞说：“你是我的岳父，前五年在贾家庄，我们还同桌吃过一回饭。”金眼雕一想，这才想起来，说：“这就是了，你们哥几个做什么来的？”乔贞说：“我们是来替韩登报仇的，只为他前番受了欺辱，我等特来给他报仇。”金眼雕说：“你们哥几个趁早回去，不用在此找事。打韩登的那些人，都是钦差彭大人手下的办差官，你们赢得他么？我等是人家请的助拳。”乔家五虎说：“我们不知道他得罪了彭大人的办差官，就知道是周天瑞把他打了。”金眼雕说：“他是个反天会的邪教，这里调了官兵，正等着拿他呢！”乔家五虎说：“我们不知道这事，是

他拿书信把我们约来跟周天瑞打架的，没提别的话，我们并不知道他是邪教反叛。今天有你老人家在此，我们也不能帮他打架，我们要回家了。”金眼雕说：“正理，你们走吧。”乔家五虎叫伙计算帐，金眼雕说：“这乃是小事一段，不必了。”金眼雕会了饭帐，乔家五虎便走了。

这天，蝴蝶张四来找碧眼金蝉石铸，有人就把石大爷请来。张四说：“我特意前来送信，贼人定于本月十五日聚齐，你老人家早作准备。”石铸说：“我带你见见忠义侠马爷。”张四说：“也好。”立刻跟着石铸到那边面见马玉龙，就把大王韩登大摆群雄会，约请天下英雄的事，如此如彼一说。马玉龙说：“好，他不来便吧，他真要来，叫他有路，去时无路。你先回到那里卧底去吧，他来多少人都记明白了，你再前来送信。这件事办好了，算你一件功劳，我必要保举你做官。”蝴蝶张四说：“多蒙众位大人台爱，我务必办理。”转身告辞走了。

马玉龙说：“这件事可闹大了，大王韩登有意造反，咱们总得预备预备。”邓飞雄说：“是，咱们去禀明大人。”马玉龙说：“兄长，你我把四百子弟兵都聚在一处，是日叫我岳父和刘天雄，同我师兄弟金眼雕和伍氏三雄带兵。在会仙亭对过有座楼，叫堂客们作为瞧热闹的，见贼人由房上逃走，谁能打暗器的，要在暗中防备。北边还有一块空旷之地，可叫我师兄带兵在那里埋伏。刘大人和徐大人带领本部兵丁，庆阳府知府调城营兵三千，把城门紧闭，不准放一个人进城。我带公馆内众英雄在会仙亭各备兵刃，如贼人来了，他必先奔会仙亭。是日铺子的伙计、掌柜，都叫他们歇工，省得他们

在动手时碰着。咱们扮做伙计，跳堂和掌柜的都用咱们的人。”大家安排好了，静等大王韩登。

蝴蝶张四自从会仙亭回去，就在大王韩登家中代为照料事情。韩登的庄院共有七八百间房，张四给他找人满搭上布帐子，又找了百十个厨子，静等天下英雄前来赴会。过了两天，有人禀报：刺儿山的五位寨主来了。大王韩登连忙叫张四迎接出来。刺儿山的五位寨主下马，他们带来了一百个喽兵。头一位大寨主姓史，身高八尺以外，骑着一匹大白花马；第二个是大王吕胜，黑脸膛，斗鸡眉，母狗眼，吊角口；第三位是马松，瘦小枯干，长的神头鬼脸，带着的喽兵，都是些无知之人，来到里面落座。韩登也把衣服穿好，有人用椅子抬着他到了外面，先给众人行礼。

正说话之间，家人来报：张家沟的野人熊张大成，带人在门前下马。张四来到外面一看，见那人身高八尺以外，面皮微黑，刷子眉，大环眼，鼻梁高耸，身穿青洋绉裤褂，抓地虎靴子，长的一身黑毛，有人给他扛着一条鞭棍。这人久在山中放牛放羊，天生的力大，善避刀枪，跟大王韩登是生死之交的弟兄。这是个浑人，不通事务，进里面见过韩登，行完礼，刚摆上酒要喝，又有人禀报龙山的铁臂猿胡元豹到了，即请进来大家落座吃酒。

到了次日，又有红果山的侯氏八杰前来。侯起龙、侯起凤、侯德山、侯宝山、侯尚英、侯尚杰、侯兴、侯茂进来相见，刚坐下，外面凤凰山的八鸟也赶到了。这八人是金毛乌吴声、银毛乌吴寿、飞天火乌王德铠、孔梁喜雀赵恒通、小孔雀吴通、小鹞子周志、抄水燕子石铎、燕翅子刘华。这八

位正要往里走，连环寨的滋毛水虎金亮，四十八寨寨主和水路的八家寨主也来了。”接着，外头又报有谢家沟的金头太岁谢自成、矮金刚公孙虎来见。进去的工夫不大，又报有水中八怪水里滚王墩、浪里钻刘迁、水中漂姜龙、不趁底姜虎、闹海哪吒梁兴、奋江龙王梁泰、双头鱼谢宾、水中蛇谢保八位到来。

书要简明，天下水旱各山寨的英雄豪杰，至十四日俱皆到齐了。另外还有尹家川的巡海鬼尹路通前来，此人乃是采花蜂尹亮之父，飞云僧尹明之叔。大众彼此见礼。大王韩登这才在当中一坐，说道：“今日我约请众位，非为别故。”就把在会仙亭与周天瑞打架之事，如此如彼说了一遍。接着又说：“我请众位英雄前来替我韩登报仇雪恨，将会仙亭复夺过去。勿论有几条人命官司，我一个人打了。如有官兵拦阻，连官兵一齐都杀。”这些人俱是山林盗寇。哪管什么王法，都说任凭庄主调遣，立即答应明天吃完早饭，齐队径奔会仙亭。韩登和蝴蝶张四按桌斟了酒，众人开怀畅饮。韩登问道：“明日谁为前锋！”刺儿山五位寨主说：“我们愿为前部先锋。”蝴蝶张四说：“我头一个先去，大嚷一声，他们都要丧胆。”韩登说：“我坐一把椅子，让人抬着，叫知古今四人跟随我。”大众商议已定，一夜无话。次日早晨用了早饭，蝴蝶张四当前，各处寨主带领各山寨的喽兵排队而行。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三一回 冰山英雄大聚会 庆阳侠义战贼兵

话说大王韩登带领群贼扑奔会仙亭而来，蝴蝶张四在前头，刺儿山五位英寨主为前部先锋。大王韩登原来打算要夺回会仙亭，这还是小事；他的本心是趁势夺了庆阳府，自立庆阳王。

书中交代：马玉龙自那日打了韩登，有蝴蝶张四前来送信，说韩登摆设群雄会，意欲叛反，又是邪教。马玉龙就把韩登之事，回明大人。大人自那天飞云、清风闹庆阳，吓的身子不爽，也不能起身。大人说：“玉龙，你下去瞧着办。”马玉龙知道韩登这天来，早已准备停妥，派徐胜、刘芳调本地城守营的三千兵，把庆阳府四门紧闭；又派金眼雕、伍氏三雄、邱明月、追风侠刘云、醉慰迟刘天雄带四百子弟兵，藏在会仙亭北边的空房之内，听号令一同杀出来；再让众位内眷侠良姑张耀英、陈月娥、胜玉环、周翠香都在会仙亭对过的楼上，各带暗器，如贼人由房上逃走，就拿暗器把他打下来。马玉龙带着公馆众家英雄，在会仙亭里面静等贼来。

天有已正，就听外面一阵大乱，原来是蝴蝶张四带着前部先锋刺儿山的五位寨主和一百喽兵赶到。蝴蝶张四在头前摆手中单刀说：“众位瞧我的。”来到会仙亭门口，一声喊嚷：“呔！周天瑞听真了，今天大王韩登带众位英雄前来找你，你

既是英雄，趁早出来。”里面石铸一探头，说：“孙子来了，我这里已等候多时。”张四一回头，见韩登也正来到。张四说：“韩大哥！我可不是不帮着你，爷爷在里头叫我呢。”大王韩登一听，眼都气直了，大骂张四：“你敢情是奸细，吃里扒外，大王爷打破了会仙亭把你碎尸万段。哪一位给我把张四拿住？”

话犹未了，刺儿山大寨主史丹一摆手中流星锤蹿出来，大喊一声，说：“周天瑞趁早出来，我等跟韩登是金兰之好，异姓兄弟，今天特来给他报仇。”会仙亭里纪逢春一见来的这个年有三十以外，小脑袋，淡黄脸膛，身穿紫花布裤褂，薄底靴子，手拿一对流星锤。纪逢春说：“这个交给我。”一摆手中轧油锤，蹿出会仙亭来。史丹一瞧纪逢春身高六尺，黑脸膛，短眉毛，三角眼睛，雷公嘴，身穿紫花布裤褂，扎青花的袜子，便说：“来者何人”通上名来，寨主手下不死无名之辈。”他哪把纪逢春放在心上。纪逢春说：“贼呀！要问你老爷，我姓纪，叫纪逢春，外号人称打虎太保。”史丹一听，气往上冲，一摆流星锤，照纪逢春就打。纪逢春用手中轧油锤往外一磕，蹿起身来，对着那贼人就嚷：“捅嘴。”史丹一个没留神，被打掉两个门牙，顺嘴流血，哇呀呀直嚷，败回贼队。

二寨主吕胜一瞧，气往上冲，说：“好鼠辈！敢伤我兄长，待我来拿你。”纪逢春一瞧，这个贼人身高六尺，面皮微黑，短眉毛，三角眼，薄片嘴，年有三十以外，身穿青洋绉裤褂，青缎抓地虎靴子，手使一条浑铁棒，相貌奇怪，站在会仙亭门外，说：“呔！对面小辈，你子大胆，竟敢伤我兄长，快来

与我比并三合，分个强存弱死。”纪逢春说：“你叫什么名字？通报上来。”那人说：“小辈！你家寨主姓吕名胜，乃刺儿山的二寨主是也。”纪逢原一听，摆锤照贼人头顶就打，贼人用铁棍相迎。两个人走了十几个照面，吕胜一失手，被纪逢春一锤打在左肩头上，败回本队。

马松大嚷一声，手使一把短刀蹿过来。纪逢春一看，这个人瘦小枯干，青白脸膛，两道立眉，三角眼，薄片嘴，把手中刀一顺说：“雷公崽子，休要这样无礼，待我来拿你。”照纪逢春就是一刀。纪逢春往旁边一闪身，蹿起来又嚷：“捅嘴。”贼人才一闪身，纪逢春又一伏身，嚷道：“扫腿。”贼人没躲开，一锤正打在迎面骨上，往后退了七八步，几乎躺下，转身就跑。

五巴一瞧，说：“这还得了，谁出去谁败，我去拿他！”一摆手中的双锤，往外就跳。纪逢春一瞧来的这个人，身穿蓝色裤褂，大肚子，一对长把锤，一声喊嚷：“好小子！待你家寨主跟你对对锤。并不通名道姓，跳过来照纪逢春搂头就打。纪逢春往旁边一闪身，把短把轧油锤抡开，施展出他这路锤来，一面动手，一面嚷：“捅嘴、扫腿、掏心、贯耳、捅屁股、打麻筋、划拉腰眼、砸屁股。”这一路锤，把五巴弄得手忙脚乱，浑身是汗，遍体生津，没有还手的工夫，急忙跑回本队。

牛必见出去一个败回一个，就说：“你们真是只会吃饭，气死我也！”把手中叉一擎，跳在当场说：“你们这一伙人，真是酒囊饭袋，就凭这么个雷公崽子也拿不了他，还算什么英雄，来给大家助拳，我要拿不了他，我改了姓。”一抖手中叉，照定纪逢春就刺。纪逢春摆锤相迎，三五个照面，只见纪逢

春这锤神出鬼没，招数各别，牛必浑身是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纪逢春越杀越勇，气力又大，他这锤是自己悟出来的，别人不知道门路。正在这番光景，大王韩登那边众人齐嚷：“快给二哥助阵！”牛必心中一慌，被纪逢春一锤打在前胸，贼人翻身栽倒，连滚带爬跑回本队。

韩登一看，说：“刺儿山的五位寨主出去，人家会仙亭只出来一个雷公崽子，就都给打回来了。”话犹未了，听身后一人说：“大王爷休要着急，待我前去捉拿这个雷公崽子。”韩登一瞧，乃是龙山的铁背猿胡元豹，一摆手中铁棍，跳出来就去打纪逢春。马玉龙一看，乃是兄弟胡元豹，便一声喊嚷：“不要动手！”胡元豹一瞧是马玉龙，连忙过来请安，说：“兄长因何到此？”马玉龙说：“这全是钦差手下差官，你还不叫跟你的人过来。”胡元豹说：“是。”来到当场，对韩登说：“我不是不帮着你，现有我兄长在此，跟我的人都过来。”把韩登气得都目瞪口呆！知古今说：“寨主爷不必生气，待我去拿他。”说着照胡元豹就是一刀。胡元豹用铁棍一磕，把刀磕飞，知古今便跑回了本队。事情根子一瞧气往上冲，一摆手中朴刀过来，三个照面，又被胡元豹一棍打在左肩头，败了回去。谷化人见他俩败回来，喊嚷道：“小辈休走，待我拿你。”一摆刀来到了阵前，照定胡元豹就是一刀。胡元豹用铁棍来迎，一扫堂腿扫在贼人脚背上，贼人奔命逃回。坏事端一瞧三个人都败了回来，一想：“我何不人前显耀，鳌里夺尊。”抖起一条枪往外就跑，说：“小辈休走，待我拿你。”朝着胡元豹分心就刺。胡元豹用铁棍将枪拨开，搂头就是一棍，坏事端用枪一架，早把虎口崩裂，捧着手跑回了贼队。韩登一

瞧说：“去一个败一个，人家都是英豪，我这里还打什么？”话犹未了，背后一声喊，怪叫如雷：“韩大哥不用愁烦，待我去杀他个干干净净。”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三二回 赵友义计烧师兄 张大成力胜侠义

话说韩登见他请来的人，不是吃里扒外，就是无能之辈，出去就败。正在为难之际，背后一声喊嚷，韩登回头一看，乃是拜弟野人熊张大成。此人力大无穷，久在山中打猎，滚的一身松香马牙沙子，善避刀枪。他原本是个浑人，只懂得吃喝，不懂得别的，跟韩登乃是金兰之好，结义的兄弟，今天被韩登所约，见出去的都败了回来，他就急了。只见他一摆手中的浑铁棍，蹿出来说：“哪个小子过来跟爷爷动手。”胡元豹一看，来的这个人身高九尺，面如锅底，重肩环眼，高颧骨，一脸一脖子的松香马牙沙子，身穿青洋绉裤褂，青缎抓地虎靴子，手使一条浑铁棍。胡元豹也是粗人，就说：“来的这个黑小子，你叫什么？”张大成说：“小子！你要问爷爷的名字，我叫张大成。”胡元豹不容分说，摆棍就打。张大成用棍相迎，他棍法精通，上下翻飞，走有五六个照面，一棍戮^①在胡元豹左肩头，败回了会仙亭。

打虎太保纪逢春见胡元豹败了，一摆手中轧油锤赶了过来。张大成一瞧说：“雷公崽子通上名来，你也敢来送死？”纪逢春说：“闪电娘娘！我告诉你，你老爷叫纪逢春，外号人称

① 戮（duō，音多）——击。

打虎太保。要知道我的厉害，快把脑袋伸过来，你瞧好不好？”张大成并不答言，抡棍就打，纪逢春用锤相迎，二人各施所能。纪逢春连战数阵，早就累乏了。张大成棍法纯熟，力大无穷，两个人走了有几个照面，纪逢春已累得热汗直流，口中带喘。看看不行，他就嚷道：“小蝎子！快来帮忙。”武杰一听，喊道：“混账王八羔子，你不要嚷，快快躲开，待我拿他。”纪逢春便败回了会仙亭。

武杰摆刀蹿了过去，说：“你这混账东西，叫什么名字？”张大成并不答言，抡棍就打。武杰往外一跳，蹿在贼人背后就是一刀，砍在身于上却直冒火星。武杰说：“混账王八羔子！你不是人，刀砍上去就像铁铸的。”两个人动手，五六个照面，被张大成一棍将刀磕飞，武杰赤手空拳跳出圈子，败进会仙亭来。李环一瞧姑老爷败回来，不由气往上冲，一摆手中朴刀，蹿出会仙亭，说：“小辈，你敢这样无礼，待我来拿你。”一摆朴刀，照张大成肩上就砍，贼人用棍相迎。两人走了有三四个照面，李环也不是对手，被张大成一棍打在左肩头，往后倒退几步，几乎躺下，转身败进会仙亭来。李珮见哥哥带了伤，不由气往上冲，一摆手中朴刀，跑出来说：“好大胆贼人，竟敢伤我兄长，待我拿住你，给兄长报仇。”说着话，蹿过来照贼人分心就扎，贼人用棍一拨，三四个照面，又被张大成一腿踢了个筋斗。李珮连忙爬起来，跑进了会仙亭。

花刀太保刘得猛一看贼人甚是骁勇，一摆手中刀，说：“贼人休要逞能，待你家刘得猛爷爷前来拿你。”张在成连胜数阵，洋洋得意，越杀越勇，面不改色。他见花刀太保刘得猛出来，并不答话，抡棍就打。刘得猛摆刀急架相迎，二人

动手，有七八个照面，刘得猛一刀砍在贼人身上，但见火星直冒，那贼人却不以为然。刘得猛已经累得浑身是汗，自己败了回去。花枪太保刘得勇见兄弟未能取胜，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擎手中花枪，大喊一声，跳出当场，说：“贼人休要逞强，你认不认得刘家太爷？”说着话，一摆花枪，照贼人哽嗓咽喉便刺，张大成用铁棍相迎，二人动手走了七八个照面，要讲能为武艺，真算是棋逢对手，无奈枪扎到贼人身上白扎，刘得勇不久筋疲力尽，自己也败了回去。

书要简短，野人熊张大成连赢了八阵，众差官就都愣了，一个个默默无言。马玉龙一看这个贼人实在扎手，说：“众位不必担忧，待我亲自去结果他的性命。”话犹未了，旁边闪出一人说：“马大人且慢，有事弟子服其劳，杀鸡焉用牛刀？”马玉龙睁眼一看，原来是小太保钱玉，托枪来到两军阵前，他会使家传的追魂夺命连环枪，分八八六十四路。野人熊张大成一看，来者是一个小孩，不过十四五岁，生得五官俊秀，梳着冲天竖的小辫，手中拉着一杆枪，焉能看得起他，说：“来的娃娃，你是何人？”小太保钱玉说：“贼人你要问，小太爷姓钱名玉，外号人称小太保。要知道小太爷的厉害，趁此过来送个整人情，不然就把你拿住。”张大成气往上冲，说：“你这娃娃说此大话，待我结果你的性命！”摆棍搂头就打。小太保钱玉虽然年幼，甚是聪明，心想：“贼人不怕刀砍，必有金钟罩、铁布衫，我这枪找他上中下三路练不到的地方，可以伤他。”主意拿定，便和他动手。钱玉本是家传的武艺，能为出众，枪法纯熟。二人走了十几个照面，不分胜负。

西边楼上的众女眷明为瞧热闹，暗中看着房上，怕有贼

人逃去，好拿暗器打他。侠良姑张耀英见贼人张大成已连胜众位差官八阵，心中就急了。她由兜中掏出一只镖来，打算暗助一膀之力。她见小太保钱玉跟贼人动手，那贼人往西一闪，侠良姑一镖就打在他的左眼上，贼人用手一摸，已经进去半截。小太保趁势一枪，扎在贼人的脐上。那贼人觉着一疼，把棍一摔，肚肠迸流，翻身栽倒，当时气绝身亡。

大王韩登见拜弟张大成一死，放声大哭，说：“万没想到我拜弟张大成今天死在这会仙亭，我二人乃是金兰之好，生死的兄弟，伤了我这等样的英雄，实在可恼可恨！”旁边有知古今、事情根子、谷化人、坏事端四位管家上前解劝，说：“寨主爷不必悲伤，这也是天数该然。”大王韩登说：“你看我今天请的人，一个一个都栽了筋斗。我拜弟乃是我的膀臂，他一出去，就把会仙亭的人连赢了八阵。咱们今天来的人，未必还找得出跟他并肩的能为。”话未说完，只听得身后有人噗哧一笑。大王韩登回头一瞧，那人说：“韩寨主，你休要藐视天下的英雄，那野人熊张大成不过是匹夫之勇。韩寨主请放宽心，谅这会仙亭有几个能人，莫非项长三头，肩生六臂，我出去看看他等，管保将他们一网打尽。”说着来到当场，要在人前显耀，鳌里夺尊。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三三回 赵文升飞叉取胜 滋毛虎独斗英雄

话说大王韩登见张大成一死，不禁连声叹息。正在为难之际，由背后闪出一人，韩登一看，乃是凤凰山八鸟之内的飞天火鸟王德铠^①，便对他说道：“寨主，你既来助我一膀之力，我也感念你的好处。你能出去给我的朋友报仇，也不枉你我相交一场。”说着话，王德铠一摆飞镰大砍刀，背着神火追魂筒，来到两军阵前，说：“小辈休走，过来跟你王寨主比并三合。”小太保钱玉赢了张大成，正洋洋得意，一见来的这贼，形同鬼怪，身高九尺，面如赤炭，粗眉圆眼，高颧骨，头上青绢帕缠头，身穿青洋绸裤褂，薄底靴子，背后插着神火追魂筒，威风凛凛。小太保钱玉看罢，用柳叶枪一指，说：“来者你是何人？胆敢这样耀武扬威。”飞天火鸟王德铠道了姓名，说：“我乃凤凰山的寨主，受大王韩登之约，来找周天瑞报仇，复夺会仙亭。你这个小小的娃娃，岂不是前来送死？”小太保并不答应，把柳叶枪照贼人前心就刺。贼人用刀向外一磕，小太保把枪撤回来，刀磕空了，小太保一拧枪，就奔肚腹扎去，吓得王德铠往圈外一跳，说：“好厉害呀，几乎被他刺着。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我不肯下毒手，他竟下

^① 铠（kǎi，音凯）。

了毒手。”便把背后的神火追魂筒拉了出来。那筒口上有一块红绸子，拿五彩线系着的，他把红绸子揭下来，螺丝一拧，冲着钱玉甩去。小太保钱玉不知道厉害，只见七个青烟弹，一到身上就是一片火，把衣服都烧着了。钱文华由里面急跳出来，把钱玉朝肋下一夹，进了会仙亭，往水缸一抛，才将火扑灭了，身上已烧了好几个泡。

钱文华气往上冲，拧手中枪蹿出来，要跟王德铠决一雌雄。老英雄这条枪盖世无双，一出来真像是张牙的猛虎。王德铠心想，要凭能为赢他，只怕不行，还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的遭殃，拿起神火追魂筒，用手一甩，便把钱文华的胡须、衣服都烧着了。老英雄连忙跳出圈外，就地一滚，跑进会仙亭中。这一回恼了黄面金刚孔寿，一摆手中链子锤，跳在当场，手后一指说：“贼子，你就倚仗着这贼火烧人，今天要叫你知道孔爷的厉害。”一抖链子锤，照定贼人面门就打。王德铠往旁边一纵身，将神火追魂筒一甩。孔寿浑身烧着，他赶紧就地打滚，跑进了会仙亭。

书要简短。那王德铠一连烧了九位英雄，那小火祖赵友义见众人都受了伤，自己不能不出去了，便上前说：“马大人，众位不必着急，待我出去，他原本是我的师兄。”马玉龙说：“他既是赵老弟的师兄，何不将他请过来？”赵友义说：“不成功的，他的脾气各别，我自有道理。”往外看了一看，见王德铠带着兜囊，赵友义就知道其中必是火器，这才由会仙亭里哭着跑出来说：“师兄呀！”王德铠一看是师弟，这贼人说：“师弟，你有什么委屈，只管说。”赵友义往王德铠怀中一扑，说道：“师兄你做的好事，害苦了我啦！”飞天火鸟王德铠说：

“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赵友义说：“我此时也不和你说，久后自明。我今保了彭大人，你还在绿林之中，我去了。”说罢，自己转身进了会仙亭。王德铠只觉得囊中一热，呼的一声，连衣服兜囊中的九龙藏珍袋，火药葫芦，硫磺饼等应需之物，全皆烧着了。他吓得战战兢兢，往南就跑，到了护城河，飞身跳下水去，火才扑灭了。这才返回来问：“哪位替我报仇去。”

这时，只见孔梁喜鹊赵恒通跳了出来，大骂道：“赵友义，你是人面兽心，我来和你战三百合。”赵友义把七星利刃手中一擎说：“呔！对面无知的匹夫，你敢大言欺人，我来也。”把七星利刃照定赵恒通前心就扎。赵恒通往旁边一跳，把刀的门路一分，两个人战了七八个照面。赵友义的能为，本来不是赵恒通的对手，正在这个时候，只听会仙亭中一声喊嚷，说：“贤弟休要惊恐，待我来。”一抖三股烈焰托天叉，蹿出会仙亭来，正是飞叉太保赵文升。赵友义知道他哥哥的能为高强，就向旁边一闪。二人走了三四个照面，被赵文升一飞叉打在贼人前胸，跑回了本队。

小鹞子周治急忙摆刀蹿出来，大嚷道：“赵文升休要逞强，待我来拿你。”赵文升用叉照定周治的哽嗓刺来，周治用刀往外一推，打算跟进身来，一刀把赵文升扎死，焉想到赵文升这叉神出鬼没，几个照面，周治就败回来了。贼人连败四阵，恼了水八寨的寨主水里滚王墩，手使双锤杀出阵来。赵文升看了看，这个人身高不满五尺，是个矮子，面皮微黑，细眉圆眼。赵文升并不答话，抖叉分心就刺，王墩一闪身，把双锤门路分开，七八个照面，又被赵文升一飞叉叉在左胁上，

帶着小叉跑回本隊。

這時，怒惱了連環寨的寨主滋毛水虎金亮。這個人練的一身軟硬功夫，鸚爪力，一力混元氣，今年七十多歲了，還是全真童子功，善避刀槍，手使一條鑌鐵狼牙鉏，這種兵刃是兩面棱，當中圓，不認識的只當作鐵棍，有人給他扛着，非得遇見強手，才使這一兵刃。今天他見水八寨的英雄被人家戰敗，不由氣往上沖。心想：“我弟兄威震連環寨，無人不知。韓登是我的干兒子，特來請我助威，要是別人，還請不動呢。”他赤手空拳，出來就奔趙文升。趙文升一瞧，這人好像金眼雕，七十多歲，紅唇白臉，精神百倍，身穿綠綢褲褂，白底靴子。他來到趙文升面前說：“我瞧你很橫，咱們爺倆來較量較量。”說着便撲奔過來。趙文升一瞧是個老叟，便說：“你趁此回去，不要前來討死，我乃當世英雄，殺的他是豪傑，你這老头何必送死？”金亮把手一拍前胸說：“小子，你也不知道，你只管拿叉照這裡來。”趙文升抖叉就刺，金亮一伸手就把叉脖接住了。趙文升一奪，把叉折為兩段，只吓了一身冷汗，敗進會仙亭來。

段文龍一瞧哥哥敗了下來，說：“好一個老匹夫，待我前來拿你。”一順斬虎刀，照着金亮就砍。金亮用手就來抓刀，段文龍把刀一撤。金亮只拿了三成力，一脚踢在段文龍腿上，便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小丙靈馮元志一瞧幾個朋友戰敗，心想：“我叫他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抖手就是一鏢。金亮一伸手就把鏢接住了。馮元志過去舉刀就剝，金亮抬手一磕馮元志的脈門，把他刀也扔了，跑進會仙亭，渾身發麻，栽倒就地。馬玉龍一瞧，把馮元志揹起來說：“這厮他会点穴。”

把冯元志捏了一捏。石铸说：“众位闪开，待我拿他。”马玉龙说：“且慢，我可不是小瞧你，你出去也赢不了他，他有一身软硬功夫，待我出去拿他方可。”马玉龙这才一摆宝剑，出了会仙亭，要与金亮分个上下高低。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三四回 金眼雕力劈飞云僧 众差官退敌捉韩登

话说忠义侠马玉龙见众人败在金亮之手，自己气往上冲，把宝剑一顺，跳在外面说：“呔！对面老儿，你真不知自爱，谅你有多大的能为，竟敢帮助韩登，做此无情无理之事。他是叛反国家的邪教，我乃是钦差彭公台下的护卫，我等奉堂谕来捉韩登，你要自爱，趁早退去，免受连累。”金亮哈哈大笑说：“无名小辈，谅你有多大能为，休出此胡言大话，你家寨主爷生平是不怕王法不怕天的。韩登是我的义子，只因前者在会仙亭被周天瑞打伤，约我等替他报仇雪恨。你等既然是彭大人的差官，更应安分奉公。今天你既前来，我要管教管教你。”他由从人手中拿过那根镔铁狼牙钏，要是武艺平常的，一见他这兵刃，就吓住了，重够一百二十斤，金亮拿着不以为然。马玉龙一见，气往上冲，宝剑一摆，迎面就剁。金亮身体灵便，二人各施所能。马玉龙见他这兵刃甚是凶狠，自己也不敢大意，走了七八个照面，不分胜负。马玉龙一想：“师爷当初传我八仙剑，说这是道门中仙家护身之用，非得遇见敌手，不可轻动。今天若不施展八仙剑，不容易赢他。”想罢，把宝剑门路一变，分为八八六十四路，就把金亮杀的昏了头。金亮一看，左右前后都是马玉龙，自己把镔铁狼牙钏往上一迎，只听呛啷一声，被宝剑削为两段。金亮说声不好，

想要逃去，被马玉龙顺水推舟，一剑把金亮的人头削落，鲜血迸流，死尸栽倒。水八寨的寨主见金亮一死，放声大哭，急忙把他的人头、死尸抢了过去。众贼人都知道金亮有金钟罩、铁布衫，一力混元气护身，善避刀枪，武艺超群，一世没遇过敌手。今天被马玉龙杀死，只吓的目瞪口呆，无人再敢出头。

马玉龙站在当场说：“贼辈何必惊骇？我这宝剑能削铜铁；剁纯钢，切玉断金，何况他这肉头。你等有不不怕的，只管上来！”众贼人哪个都比不了金亮，谁还敢再出来？大王韩登一看事情不好，莫如给他个以多为胜，便说：“众兄弟，一齐拥上。”各山各寨的贼人，连喽兵总有二三千之众，就要往上拥来。马玉龙吩咐点燃号炮。会仙亭后面号炮一响，由北边出来了三百兵丁，全皆拿着打山鸟的枪，为首这人碧目虬髯，手执红毛刀，一声喊嚷：“贼辈休要叛反，我等奉钦差大人谕，特来拿你。”话犹未了，西北一片呐喊，金眼雕、伍氏三雄、邱明月、追风侠刘云、醉尉迟刘天雄带着二百子弟兵闯将出来，把贼人的去路挡住。金眼雕一眼看见，那伙贼人之中，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也在其内。这四个贼人自闹庆阳府后，来到这里。清风想在韩登得了庆阳之后，再把韩登一杀，自立为庆阳王，没安着好心。今天四个贼人见各处都有预备，知道事情不好，往后一撤身，打算逃走。这时前面一阵大乱，众差官带兵正跟贼人厮杀。

金眼雕抬头见逃出一个和尚，身高八尺，像是飞云。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见和尚无心帮韩登动手，正想逃走，便说：“小子，你还想走么？邱大爷在此等候多时。”伸手过去

就抓，和尚举刀砍来，被金眼雕一腿将刀踢飞，伸手一捏，那和尚焉能动得？金眼雕把和尚脑袋冲下，像砸蒜一样在地下砸了两三下，和尚已够半死。金眼雕本来痛恨飞云，两手揪着他的腿腕，一用力就把和尚劈开两半。金眼雕说：“小子，今天你也死在爷爷手里！”正在欢喜之时，只见对面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由那边蹕房越脊，想要逃生。他们见韩登大事不成，方逃到东后院，只见金眼雕正在那里刀劈了一个和尚，这四个立刻就跑。金眼雕邱成一抬头，见那四人正往东北逃走。邱爷一愣，说：“这四人中怎么还会有飞云？真乃奇怪，我去把这几个全都捉住，然后再细问情由。”想罢，说：“对面无知的匹夫，好生大胆，我来捉你！”

书中交代：那金眼雕邱爷所劈的和尚，乃长乐寺的小庙主体云和尚，素日以采花为乐，也是绿林中人，被韩登请来助威，今日死在邱爷之手，总算情屈命不屈。此时邱爷在后面一声喊嚷：“飞云贼子，你往哪里去？今日既见你之面，焉能放过。我病在垂危之际，你还打我三锤，今日我要报那三锤之仇。”飞云一听，吓得魂不附体，越想越怕。他四人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恨不能飞上天去才好。

金眼雕追赶这四个贼人，暂且不表。单说众位差官在会仙亭带兵丁捉拿贼人，刺儿山的五个人早已逃之夭夭，连环寨有能为的俱皆逃走，没有能为的也有被获遭擒的，也有死在乱军之中的。总而言之，遭劫者死，在数难逃。大王韩登见事情一败，自己有心逃走，但腿已残废，虽然有刀也不能动手，被蝴蝶张四出来将他捆上。铁臂猿胡元豹也把知古今、事情根子、谷化人、坏事端四个贼人拿住。大狼山、小狼山、

红果山的众贼人四散奔走，生擒活捉的有百余个，死在乱军中的不少。徐胜、刘芳带领城守营的兵勇也杀出城来，众人捉拿贼人，这且不表。

单说金眼雕邱成独自追下四个贼人，他脚程虽快，无奈道路不熟，非山即岭，曲曲弯弯，往东北追下有三四里之遥，只见眼前树林森森，并不见贼人的踪迹。金眼雕觉得舌干口燥，想要找个地方喝水才好，猛然听见风刮铜铃的声音，抬头四下一望，见茂林深处有一座大庙，气象不俗，立刻顺着树林绕过去，到切近一瞧，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怎见得，有赞为证：

上下俱是绿瓦，周围都是红墙。雕梁画栋吐红光，凤阁斜张蛛网。

珍禽枝头百啭，名花园内群芳。风流富贵不寻常，大有王侯气象。

正北的大门上有一块泥金匾，上面写有五个大字：“敕建全真观”。庙外有两根旗杆，东西两个角门俱皆关着。金眼雕来到东边那座门前扣打门环，只见里面出来一个道童，有十五六岁，说：“施主有何事？”金眼雕说：“我是过路的人，因口干舌燥，来到宝刹求杯水喝。”道童说：“请吧。”金眼雕一进这座庙，焉想到惹出一场杀身之祸。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三五回 追清风误入全真观 设诡计活埋金眼雕

话说金眼雕进了全真观，小童头前引路，转过大殿，是个八角月亮门，进了月亮门，迎面一座假山，上面栽的凤眼竹。这院子是三合房，北上房三大间，前面是廊子，东西配房各三间。小童把帘子一掀，将金眼雕请到北上房鹤轩。金眼雕进去一看，房中倒很清雅，靠北的案头，摆着许多经卷，头前一张八仙桌，一边一张太师椅子。金眼雕进去落座，小童说：“施主贵姓？由哪里来？”金眼雕说：“我姓邱，由庆阳府来，走到贵观，因口干舌燥，有劳观主赐我一杯茶吃。”小童儿说：“哪里话，庵观寺院本是过路的茶园，况我们出家人，讲究应酬十方之事，我给施主倒茶去。”道童转身出去，工夫不多，端进一壶茶来。金眼雕说：“师兄出家几年？”小童说：“我来到这里，混迹已有七年。”邱爷说：“这庙里还有几位老当家的？师兄法号怎么称呼？”道童说：“庙中还有我师父，我们师兄弟四个，就算我大，我叫昆山，师弟叫昆玉、昆元、昆方。施主在此少坐，我去叫我师父去，我师父正用功呢。”金眼雕说：“不必惊动老仙师了。”

那道童回身出去，不多时，只听外面一声无量寿佛，帘子一起，进来一个老道。金眼雕本来最喜欢老道，一瞧进来的这个老道，年在六十以外，身高九尺，面皮微黄，四方脸，

剑眉圆眼，海下一部黄须，头戴青缎道巾，身穿绿布道袍，足下白袜云鞋，像个乡下老道的样子。他一进来，向金眼雕合掌当胸，打一稽首，说：“无量佛！施主来了，贫道有失远迎，望求恕罪。”邱爷说：“道爷说哪里话来，偶然行至贵观，在这里求一杯水喝。”老道说：“施主贵姓，仙乡哪里，因何至此？”金眼雕说“我是大同府元豹山人，姓邱名成，人送外号金眼雕，又叫报应。今日由庆阳来追我的仇人，偶至贵观，还未领教仙长尊姓大名？”老道说：“我姓赵名智全，在敝观已出家四十余年。”邱爷喝了几杯茶，老道说：“施主今日就在小庙中吃素斋吧。小庙中全吃素，不茹荤^①，酒也不现成，要喝酒必须上三元坊买去，离此地有四十六里之遥。我这庙中，就有馒首、小米粥，施主若不嫌弃，可以在这里吃点素斋。”邱爷说：“好！我正要求仙师赐饭。”老道说：“很好。”便叫童子快去备饭。童子立刻走到后面，把师兄昆方等喊至厨房，点火和面。他师父又过来趴在道童耳边，说了几句话。

邱爷在前院心神不定，自己一想：“我今天追了一天，也没拿住一个贼人，不觉天色已晚，日落西山。”喝了几碗茶，只觉得肚内透饿，心中说：“我在家中吃饭，按时定刻，永不更改。”正在思想，只见老道赵智全由外面进来说：“日已西沉，施主今日不能走了。”邱爷说：“我不回家，就住在贵观也可。”少时，道童把桌子擦干净了，端来两碟咸菜放下，然后送进两盘馒首，两碗小米粥。邱爷本来饿了，一闻见粥香，

① 不茹荤——不吃荤。

心中说：“古人的话不错，‘饥餐^①糟糠甘如蜜，饱饫烹宰也不香’，这句话倒是个至理！”端起来喝了一碗小米粥，又拿起馒头吃了一个。他心中想：“我要回去，总要打发人给他送几千钱来，我与他素不相识，他又是一个出家人，哪里有白吃人家的道理？”正在思想之际，只觉一阵心慌，脑袋发晕，天地乱转，自己还想也许是喝了粥，把火压住了。正想往前，一栽身，倒在地上，人事不知。老道哈哈大笑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站立在台阶上说：“清风徒弟，你们几个人快出来，我把你们的仇人给拿住了。”

书中交代：这全真观主姓赵，名叫智全，绰号人称金须道，武艺超群，乃是清风恶道于常业的师父。老道要跟人动手，他有五口飞剑挂在背后，能七步斩黄龙，八步定乾坤。他平生所学的能为，就教了清风一个徒弟，还把自己心爱的一口宝刀给了清风。飞云、清风和二鬼四个人，是由会仙亭逃到这庙中来的。他们赴群雄坐，也是由这庙内去的。今天清风说：“飞云贤弟，你我几个人仍回庙中去吧。办差官不追便罢，要是追了来，也有师爷给咱们做主。”飞云说：“好。”四个便跑回庙来。清风说：“师父，可了不得啦！今天有我们的一个大仇人追了下来，这人能为甚大，没有他的对手，乃是大同府元豹山的金眼雕邱成，江湖上人送外号叫报应，他善避刀枪，有一力混元气的功夫。”赵智全说：“不妨，他不追来算他万幸，他如追来，我自有主意。”他正带着四个人来到后面说话，忽听外面打门，先打发昆山到外头瞧瞧去，告诉

① 餐（yàn，音咽）——吃。

徒弟说：“来的老头若是姓邱，把他请到前院说话，快些回来禀我知道。”童儿答应出去，果然把金眼雕让进来，便来禀报。赵智全说：“你们几个人等着，待我去给你们报仇。”赵智全出来跟金眼雕一谈话，说留在庙中吃饭，故意说吃素，庙中没有酒肉。他出去告诉童儿蒸糖馒头，放上麻药。这是他自己配的，别有一路，无论放在酒和面中，都吃不出药味来。

金眼雕生人以来，今天是头一次栽了筋斗。老道将金眼雕麻倒，把四个人叫过来说：“我已把他拿住，你们该当怎么处置他？”依清风就要拉刀把他杀了。赵智全说，不必，依我的主意，叫四个童儿在庙后头挖个坑，把他活埋了。”清风说：“师父吩咐，弟子怎敢违背。昆山，你带三个徒弟拿铁锹到后门外的树林底下，挖一个坑。”四个道童答应，立刻奔向后面，工夫不多，回来禀报说：“师父！我等把坑挖好了。”赵智全说：“你两个去点灯笼，你两个拿绳子把他捆好，使杠子搭着。”小道童把灯笼点好，赵智全带着清风、飞云和焦家二鬼，道童搭起金眼雕，一起奔后面。出了庙门，来到树林，道童举起灯笼，只见这坑长够七尺，宽有四尺，深有五尺。赵智全便吩咐众人快些把金眼雕邱成放在坑内。这贼人做了此事，真是洋洋得意，可惜老英雄今天就要丧在这些贼人之手。不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三六回 刘云力战金须道 清风设计暗逃生

话说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同金须道赵智全把金眼雕放在坑内。赵智全吩咐童子动手就埋。正在这番光景，由正西有一匹黑驴过来，哇哇直叫。来者正是千里独行侠寨判官邓飞雄，后面跟定几匹马。

书中交代：自会仙亭捉着韩登之后，把贼人杀了个七零八落，时已日色西斜。刘云说：“马大人，咱们点点人数不少！”众人一聚齐，只不见了金眼雕邱成。马玉龙问：“哪位瞧见我师兄没有？”内中有一人说：“我见老英雄追下清风、飞云和焦家二鬼去了。”石铸说：“我也看见是往东去了。”马玉龙说：“石大哥，你把韩登先解送到府衙，交地方官暂且看押。我得往下追我师兄去，他老人家虽然一世英雄，只是心眼最实，倘要中了贼人的诡计，岂不把一世英名付之流水，哪一位跟我去？”伍氏三雄一听，说：“我们都去。”事不关心，关心者乱，邱明月一听就急了。追风侠刘云说：“我去一个。”醉尉迟刘天雄说：“我也去。”千里独行侠寨判官邓飞雄说：“也算着我。”大家有贼人的马匹，各人牵过一匹骑上，一直扑奔东北大道，往下追去。众人心急似箭，恨不能一时追上，见到邱成。

正往前走着，醉尉迟刘天雄猛一抬头，见前面有灯光闪

烁。他本是两只夜眼，最为留神，就听那边林中有人说：“埋了。”刘天雄由马上跳下来，一声喊嚷：“贼人好大胆量，光天化日，郎郎乾坤，竟敢在此害人，待我前来拿你。”一摆刀蹿了过去。飞云一看，了不得啦！他们的人都来了。他一摆蒺藜锤，过来就与刘天雄杀在一处。清风说：“师父，了不得啦，他们的人都来了。”金须道赵智全说：“不妨，有我在此。”贼人总是艺高人胆大，只知自己，不知有人。老道自出世以来，未曾遇见敌手，今天见他们这些人来，并不放在心上。老道一摆宝刀，跳过来说：“对面来的一干无名小辈，你等也不知道祖师爷的厉害，胆敢前来送死。”

这边众家英雄早已下了坐骑，追风侠刘云一摆手中单鞭，赶过去说：“贼道你是何人？快通上姓名来，你家老爷鞭下不死无名之鬼。”老道微微一笑，说：“老匹夫，你也不知道祖师爷的威名，我姓赵双名智全，绰号人称金须道。祖师爷有好生之德，饶你这条老命。”老英雄刘云一听，气往上冲，并不答话，一摆手中单鞭，照定老道搂头就打。赵智全摆宝剑急架相迎，二人各施所能，正是棋逢对手。两个人走了有七八个照面，不分胜负。金须道想：“此人武艺高强，何必跟他费力，不如用我的飞剑斩他，岂不省事？”老道想罢，往后退了两步，一伸手由背后拉出飞剑，照定老英雄抖手就是一剑，直冲冲扑奔哽噪咽喉。清风道在一旁看着，知道师父的飞剑斩人，能够七步斩黄龙，八步定乾坤。赵智全一用飞剑，准知刘云不能躲过。可他哪知泰山之上还有天，追风侠刘云是何等样的侠义英雄，在江湖绿林多年，能为武艺压倒群雄。老英雄眼神极快，他见老道的飞剑扑奔哽噪而来，往旁边一闪

身，竟把宝剑接住。金须道赵智全大吃一惊，心就是一愣。二人重又动手。

旁边马玉龙抬头一看，恐怕岳父大人上了年岁，受人暗算：“是亲向三分，向火热似炭”，英雄一摆宝剑过去，并力相帮。千里独行侠赛判官邓飞雄，一见老道能为高强，剑法精通，恐自己拜弟有失，一摆红毛折铁宝刀，赶奔上前，相帮捉拿老道。金须道赵智全独战三侠，并无半点惧色。飞云僧看事情不好，一摆蒺藜锤跳出圈外，抛了刘天雄，来到那边说：“道兄，你看怎么办？”清风道于常业说：“你我暂且退敌，如师父能够取胜，你我过去竭力相帮，把他等全皆拿住；若师父不胜，你我再作道理。”飞云说：“道兄，焦家二位贤弟，今天若师父敌不过他们，你们三位可以跟我到尹家川，我叔父巡海鬼处，我还有个兄弟叫一枝花尹庆，赴群雄会时你们几位也见着了，我想到那里可以暂为安身。”清风道说：“也好，少时再作道理。”正说着话，金须道赵智全已被马玉龙用宝剑将他的飞剑连伤三枝。老道一想：“我这宝剑也是红毛折铁打造，怎么会叫他的宝剑所伤？工夫一长，我很被他擒住，三十六着，莫如走为上着。”想罢，老道就往圈外一跳，说：“合字风紧，越马拉活神凑子。”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一听师父说走，四个人即随赵智全拧身蹿进庙去。

马玉龙等顾不得去追贼人，大众来到树林，先把金眼雕由坑内救出来，只见老英雄口吐白沫，四肢直挺，人事不知。马玉龙说：“这是怎么了。”老英雄追风侠刘云老成经事，为人细心，说：“你们不要急，这是中了蒙汗药，用凉水一灌就好。”那马玉龙飞身进庙，找了一茶杯凉水来，把邱成的牙关

撬开，灌了下去，一听肚腹之中一阵肠鸣，马玉龙就知道死不了啦，便说：“岳父，你同邱明月和我内弟三位，看守着我师兄。邓兄同伍氏三雄兄长跟我进庙，到里面各处寻觅贼匪。”他们前后全找到了，并不见有人。找到北上房之内，看见屋中那箱柜的柜盖直动，马玉龙说：“怪呀！这庙里不能都逃净了，总还有道童儿。”就听柜中说：“这屋内没人。”马玉龙说：“不错，没有人，这可还说话。”把柜盖打开一瞧，拿出一个道童来，有十六七岁，吓得浑身直抖，说：“老爷把我饶了，我说实话。”马玉龙说：“你说了实话，我不杀你，你不说实话，就把你剁了。这里做恶的总是你师父，并非是你，他们走了，把这庙扔给你，这不是害你吧？”道童说：“你老人家要问什么，我说。”马玉龙说：“你师父叫什么？窝藏飞云、清风等一伙贼人，害过多少人？要给我说实话。”道童说：“我师父叫赵智全，外号金须道。这庙也不窝藏贼匪，也没有害过人。清风道于常业是我师兄，带来的三个朋友，一个是和尚，两个在家人，原先在我们这里住着。他们去帮韩登助威，今天慌慌张张跑回来，说有一个姓邱的来追他们，他叫报应。我师父出的主意，用蒙汗药糖馒头，把那老头拿住，正要活埋，老爷们来了，他们便由东间屋里的地道跳走，不知上哪里去了？这都是实话。”正说着话，金眼雕已苏醒过来，同着众人来到庙内。马玉龙问师兄因何受害？金眼雕如此如彼一说，马玉龙便将这道童结果了性命。众人来到东里间看了一眼，那地道黑洞洞的，也怕有埋伏，不敢下去。天色已晚，众人到厨房找了酒食，吃喝已毕，就在庙中安歇，打算明日再回庆阳府，焉想到又惹出一场事来。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三七回 赵智全夜刺众差官 马玉龙独探连环寨

话说众位英雄来到全真观，见贼人俱皆逃走，不知去向。众人由会仙亭跟贼人动手，杀了一天，还没吃晚饭，就来寻找金眼雕，此时都已觉着饥饿。到了厨房，见了酒菜，众人就在庙内吃喝。天色已晚，大众也累乏了，便在庙里安歇。

书中交代：金须道赵智全带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由地道逃出，几个贼人来到了树林。清风道于常业说：“师父！咱们往哪里逃走，也没处投奔。”飞云说：“依我之见，咱们去奔尹家川，倒可以暂为安身。”金须道赵智全叹了一口气说：“我这庙是几百年的香火，庙内有些要紧东西，还有几顷香火地，山上也有果木。你们想想，今日一走，这庙莫非就丢了。依我之见，你们跟回去暗中探听探听，那些差官要走了，咱们还是回庙，再作道理。他们要不走，也可能住在庙中。今天我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来个一狠二毒三绝计，到三更天，你我前去将他等结果性命，报仇雪恨，剪草除根，以去心腹之患，此后你我即可横行天下。”飞云听罢，就说：“好！既然如此，众位在这里等候，我先去暗中探听消息。”

说完，飞云便奔全真观而来。他施展飞檐走壁之能，来到北上房前坡一趴，听里面马玉龙等众家英雄，正在喝酒吃饭，说：“天色已晚，大家都累乏了，今天就在这庙中安歇吧，

明天一早再回公馆。”飞云在房上听的明白，又飞檐走壁出去，来到树林向众贼人说：“今天他们不走了，我去正赶上他们吃酒说话。”赵智全即带四个人来到全真观，他在自己的庙中，道路熟悉，蹕房越脊就来到里面。金须道说：“徒弟，你下去吧！内中有人会金钟罩、铁布衫，你用宝刀把他几人结果了。”清风说：“交给我了。”伸手拉出滚珠宝刀，跳在院中，扑奔上房，用刀将门慢慢拨开，进了外间屋中，定了定神，一听屋内俱已睡熟。这贼人心中甚为喜悦，这才扑奔东里间，刚一掀帘，焉想到醉尉迟刘天雄叫尿胀醒了，起来一摸，拿了一个洗脸盆，蹲在地下就撒了半盆尿。他本是两只夜眼，猛一抬头，见有个老道正在掀帘探头，便拿起铜盆照老道砍去。清风未曾躲开，只听呛啷一声，泼了一身尿，洗脸盆掉在地下，那些英雄也都醒了。刘天雄说：“有刺客。”大家各抄兵刃，往外就追。清风道于常业早已跑出来，蹕上房说：“风紧拉活吧！”赵智全一想前功尽弃，也只好逃走了。及至众差官出来，众贼人已踪影不见。大家道路不熟，哪里去追，便回到庙内，也不敢再睡。候至天光大亮，派刘天雄去把本地面的乡约地保找了来。马玉龙说：“这座庙你们派人守好，如庙中老道回来，急速到钦差大人彭公馆送信，先把庙内一应的东西物件开一清单出来。”便带着众人回公馆去禀明大人。

大人早已把大王韩登等贼人的口供问明。韩登实是教匪，便交庆阳府知府照例重办。昨日石铸由会仙亭回来，晚间是银头皓首胜奎出的主意，大家分前后巡更守夜，以防刺客。总是老英雄足智多谋，三更以后，果然来了贼人。众人把贼惊走了，也都没敢睡。候至天光亮了，大人起来，众人这才吃

茶用饭。天有已牌时候，马玉龙同众人回到了公馆。众人说：“马大人，在哪里找到老英雄的？”马玉龙就把全真观的事如此如彼一说：“若不是我等赶到，我师兄就要受害了！”大众正在讲话，只见庆阳知府陆大老爷由外面慌慌张张跑进来说：“众位差官老爷，了不得啦！昨天晚上我衙门里闹刺客，把我的印信盗去，还在床前寄柬留刀。”众人一听就是一愣。马玉龙等带着知府来面见钦差大人。知府说：“回禀钦差大人，昨日晚上卑职衙门闹刺客，将印信盗去，寄柬留刀。”大人说：“字柬你可拿来了？”知府把字柬呈上去，大人展开一看，写的是：

豪杰夜入庆阳城，去到知府衙署中。

一怒盗去黄金印，要斗护卫马玉龙。

钦差不明民遭害，为仇就在会仙亭。

若问英雄名和姓，我父水豹叫金清。

大人看罢，递给马玉龙说：“你看看。”马玉龙接过来一看，想了半天，说：“太守大人暂且回衙，我等大家商量。”知府下去。大人说：“玉龙，这个水豹金清，你可知道是谁？”马玉龙说：“卑职不知道。”大人说：“你下去跟众人商量个主意，再禀我知道。”马玉龙转身来到众差官住的屋内，把众人俱都叫过来，说：“你们众位有谁知道这水豹金清？”内中有蝴蝶张四说：“我知道这个金清。在这庆阳府东门外七十五里地，有座连环寨，里面四十八寨的总寨主就叫金清，外号人称金钱水豹。昨日大人在会仙亭杀的那个滋毛水虎金亮，就是金钱水豹金清之兄。”马玉龙一听，说：“这就是了。”张四说：“这连环寨周围地方大了，里面山套山，都是水路，前面四道

套口^① 都有人把守，非得会水的不能进去。”马玉龙说：“既然如此，我明天就先到连环寨去探听消息，再作道理。石大哥，我明日去连环寨，要是三天不回来，你带几个人去打听打听。”碧眼金蝉石铸说：“就这么办，我跟你去好不好？”马玉龙说：“那倒不必，我先去探听明白，回来大家再作商议。我如三天不回来，你再带人去。”碧眼金蝉石铸见马玉龙不叫他同去，自己也不便勉强，说：“兄长，你愿意一个人去也好，我等是眼观捷旌旗，耳听好消息，兄长诸事须要小心，不可大意。”忠义侠马玉龙说：“勿劳兄台嘱咐。”

他自己拿定主意，又来到上房，禀明了钦差大人。大人说：“很好，你去要有事做事，无事急速回来。”马玉龙说：“是。”回到自己屋中，用了晚饭，一夜无话。次日早晨起来，吃了点东西，自己换上随身的便衣，身穿一件蓝绸长衫，足下白袜，镶缎云履鞋。那麒麟盔、麒麟宝铠和水衣水靠，都用包袱包好，带上了湛卢宝剑。自己一概收拾停妥，上去见过大人，辞别了众差官，忠义侠马玉龙这才出了公馆，径奔庆阳府东门，顺大路要探连环寨。这位大英雄焉想到身入龙潭虎穴，要遇一场杀身之祸。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套口——水寨的关口。

第二三八回

忠义侠误走甄家岭 尹春娘镖打甄飞龙

话说忠义侠马玉龙由公馆起身，出了庆阳府东门，一直扑奔东北。他心急似箭，恨不能展眼即到。只因道路不熟，树林森森，非山即岭，行至红日西斜，已是口干舌燥，就想寻个镇店歇息。正往前走，远远看见有一村庄，及至身临近处一瞧，稀稀朗朗也有七八十户人家。马玉龙进了西村口，一直往东走，见路北有一处瓦房，盖的甚是齐整，门口有八字影壁，大小门一概都是磨砖对缝，雕刻着花草，像是富贵人家。马玉龙走到门首，就见由里面出来一个小童，不过十四五岁，身穿蓝布褂裤，白袜青鞋，倒也长得俊秀，迎着马玉龙深深一揖。马玉龙说：“学生才下学？”小孩说：“你老人家可是副将马大人，由庆阳府来的？”马玉龙说：“不错，你怎么知道？”小孩说：“我家主人叫我来请你老人家，请跟我走吧。”马玉龙说：“你家主人是谁？在哪里住？”小孩用手一指说：“就在这门里，你一见就知道。”玉龙一想，说道：“我也没来过，这里怎么有认识我的。”

小童头前带路，马玉龙后面跟着，进了大门一瞧，是四合扇朝南房，倒厅三间，连门洞开，东西配房各三间，北上房三间，旁边是一间穿堂，屏风后还有一层院子。马玉龙看了一眼，倒也齐整，就问小童说：“你家主人在哪里？”见那

小童来到北上房，把帘子一掀说：“在这里。”马玉龙往屋中一看，吓得倒退两步，原来屋子中坐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妇人。马玉龙一看，真是进退两难，自己与她并不认识，不由得就愣住了。小孩说：“这是副将马大人。”那妇人说：“呦，贵人来到，有失远迎，大人请里边坐吧。”马玉龙也不好不进去，到了屋中，一看这妇人有二十多岁，长得眉清目秀，唇绽樱桃，香腮带笑，头梳碧龙髻，淡搽脂粉，身穿一件淡青绉绸汗衫，吕蓝色的中衣，足下窄窄金莲，大红缎子花鞋。一见马玉龙进来，那妇人带笑开言：“大人请坐，大人可就是那位忠义侠马大人？”马玉龙说：“是，尊驾怎么知道？”那妇人说：“我还知道大人是由庆阳府而来。”马玉龙说：“不错。”妇人道：“大人可是上连环寨去找印？”马玉龙说：“正是，尊驾可知道这印信是谁盗去的？现放在何处？”那妇人说：“我知道，大人少坐，我指大人一条明路。”说着话，那小孩已倒过茶来。

马玉龙心想：“正愁道路不熟，她如指我一条明路，岂不甚好。”这才问那妇人贵姓？妇人说：“实不相瞒，我丈夫姓甄，名叫飞龙，有个外号叫混海鼋。他在连环寨管带五百只船，凡连环寨出入的人，他必先得知道。昨天少寨主要船出去上庆阳府，天亮才回来，说把知府印信盗来了。”马玉龙说：“他既管五百只船，也算个大头目了。”那妇人说：“别提了，他一天就知道喝酒，什么都不管。我娘家姓尹，自己名叫春娘；家中还有我父亲，叫巡海鬼尹路通；有一个叔伯哥哥已出了家，名叫飞云。我有两个兄弟，一个死了，叫采花蜂尹亮，现在还有一个，叫一枝花尹庆。丈夫他自娶了我，天天醉了醒，醒了又醉，并不把奴家放在心上。奴家今日得遇尊

颜，真乃三生有幸，称了我平生之愿。大人由庆阳府而来，是坐轿还是骑马来的？”马玉龙说：“我并未坐轿骑马，是步行来的。”尹春娘说：“大人步行来到，可真乏了。二喜，烫点酒，预备几样果子，让大人吃点。”小孩答应出去。马玉龙说：“我不会吃酒，因有公干在身，不能久停，尊驾既知道连环寨盗印之事，可否指我一条明路。”尹春娘说：“今天晚了，大人不便走了。我看大人倒是风流人物，必然怜香惜玉，奴家可以奉陪满饮三杯。”马玉龙一听她说的不像话，站起来就要告辞。只见二喜在里间屋早摆上几样果子，尹春娘说：“大人不必生气，预备两杯水酒喝了，再走不迟。”马玉龙一想，人家诚心诚意，自己也不可再推，说：“那我就叩扰一杯吧！”

进到里间屋中，见小炕桌上摆着酒菜，那尹春娘亲手给马玉龙斟了一杯，扑哧一笑，说：“我就知道你是会喝酒的，我方才在门首看见大人，叫小童二喜把大人请了进来，只因丈夫不疼爱奴家，故此我一时心动！”说着话，二目传情，那个意思，是想扑在马玉龙怀中一坐才好呢！马玉龙说：“不可，我且能因男女片刻之欢，误了一世之名节。”正说着话，就听外面说：“好呀！嫂子你怎么招这样个野男子在屋内，我哥不在家，你真要反了。”马玉龙一听，臊的面皮皆赤，心想：“总是我自己粗鲁，才致如此。”只见进来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子，长的真够十成人才，向马玉龙上下一打量，扑哧一笑。

书中交代：这村庄叫甄家岭，甄飞龙自己娶妻尹氏，他还有一个妹妹，名叫甄丽卿，学得一身好武艺，今年十九岁，

尚未有婆家。今天在后院做针黹^①，因心中烦闷，想到前面找嫂子谈话，刚一出来，就听她嫂子向男子说那有情之话，不由得怒从心起。及至一进来，见马玉龙二十多岁，生得五官俊秀，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梁柱，唇似赤霞，品貌出众，一肚子怒气又都没有了，连说：“嫂子有这个事，别一个人乐。”说着话，也就上了炕，叫二喜拿杯筷过来，先把马玉龙喝剩的半杯酒，拿起来就喝了。尹春娘说：“妹子不要胡说，他跟你哥哥有交情，来了我不能不应酬。”甄丽卿说：“嫂子不要瞒我，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马玉龙心想：“我乃堂堂正正的英雄，又是全真身体，倘若人家爷们回来，岂不把我的英名坏尽，莫如走为上策。”

马玉龙心中正在盘算，想着要走，就听外面喊门。尹春娘一听甄飞龙回来了，大吃一惊，想道：“要被他撞见，总得出人命，莫如我给他个先下手为强。”想罢，就摘下镖袋、单刀，径奔个面开门。此时甄飞龙已喝得大醉，被连环寨的喽兵送了回来，正在门口乱嚷。尹春娘说：“嚷甚么？报丧。”慢慢把门打开说：“进来吧。”甄飞龙刚往里走，春娘抖手一镖，正打在他的哽嗓咽喉，当时栽倒身死。甄丽卿见嫂子手拿镖囊出来，她就明白了，想道：“她把我哥打死，好去跟姓马的，我岂不苦了！莫如我将她打死，我跟了那姓马的，我也有了人家，倒是一件乐事。”想罢，自己也带上单刀、镖袋，抽出一只镖来，在门前一站。少时，尹春娘洋洋得意进来，想来告诉姓马的，我已把丈夫打死，你非得依从我不可。正往前

① 黹 (zhǐ, 音指) —— 缝纫；刺绣。

走，冷不防甄丽卿抖手一镖，正打在哽嗓咽喉，翻身栽倒。甄丽卿赶过去，一刀把尹春娘结果了性命。自己回归屋中一瞧，大吃一惊！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三九回 雇渔舟水战胡牛 螺蛳岛英雄被困

话说甄丽卿把尹春娘杀死，自己一想，跟姓马的成为百年之好，也没人来争了。及至进到屋中一瞧，马玉龙已踪影不见。原来她拿着单刀、镖袋一出去，忠义侠马玉龙想：“我乃英雄侠义，所干何事，三十六着，还是走为上着。”想罢，自己由后窗户出去，蹿房越脊，直往前奔。走出有三四里之遥，已来到河边，远远见有灯光。及至身临切近一瞧，却是一只渔舟，有两个年迈之人，正对坐吃酒。这道河是从东向西，那船靠着南岸，船上点着一个灯笼，有一张小桌，摆着一盘鱼，一瓶烧酒。就听西边这个老者说：“人生在世，也不过身衣口食，何必争名夺利？像你我在船上，借着朦胧月色，好酒活鱼，也颇可谈心。世间最乐的事，也就是遇见知己的良友，对坐吃酒谈心，岂不甚好。”东边坐着的那个老者，有六十多岁，也说：“兄弟，你说这话对，像这荒年乱世，功名富贵又该如何！”忠义侠一听，这两个渔翁倒是看破了世情，很知足的。

马玉龙来到切近，说：“二位老丈请了。”两个渔翁抬头一看，见这人二十多岁，长得五官俊秀，身穿蓝绸长衫，足下白袜云鞋，背着一个包袱，肋下佩着宝剑。老者说：“黑夜光景，尊驾到此做甚？”马玉龙说：“我要雇你这船，渡我上

连环寨。”那老者说：“不成，连环寨里不许闲人出入了。”马玉龙说：“我那里有知己的朋友，要找金寨主去。”两个渔翁说：“既然如此，你请上船吧。”马玉龙说：“不知要多少钱？”那老者说：“任凭你赏吧。”马玉龙上了船，掏出一锭银子，说：“大约五两有余，给你们喝酒吧。”两个渔翁一看，说：“你老人家坐来回吧。”马玉龙说：“到那里再说，你先开船。”两个渔翁说：“不行，现在走不了，总得下半夜潮来，才能走呢。”马玉龙虽心急似箭，也没法子，只得进了船舱，一瞧甚是干净，自己便盘膝而坐，闭目养神。

等到天交三鼓以后，两个船家就起来开船。此地离连环寨的头道套口八里地，展眼就到。马玉龙在船舱内已换上水衣水靠，绸子连脚裤，带上包儿，头戴麒麟盔，身穿麒麟宝铠，又把所穿的衣服用油绸子包好，围在腰内。刚刚收拾停妥，两个渔家说：“到连环寨头道套口了。”马玉龙怀中抱着湛卢宝剑，来到船头，只见这套口两旁俱是山峰，一边有一杆皂旗，一边有一块木头牌，上写着：“连环寨口，不许闲杂人等出入。”里面排着飞虎战船无数，山坡上有一所石房，大概是把守套口的喽兵和听差所住。马玉龙看罢，这才一声喊嚷：“呔！对面贼人听真，我乃钦差彭大人手下的办差官忠义侠马玉龙，奉大人谕前来找印。趁早将印送了出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要杀个鸡犬不留。”那边早有喽兵报了进去。

把守头道套口的寨主，姓胡名牛，人称铜头胡牛，手下管着二千喽兵，一百只飞虎舟大战船。他一听喽兵进到禀报，赶紧起来鸣锣聚众，带着五百喽兵下了山寨，乘二十只飞虎舟迎了上来。马玉龙一看为首这人，身高八尺，头大项短，面

皮微黑，抹子眉，大环眼，身穿水衣水靠，手使三截钩镰钯。马玉龙看罢，一声喊嚷：“呔！对面来者何人？通上名来。”铜头胡牛说：“小辈要问，你家寨主姓胡名牛。你是何人？敢来这连环寨送死。”马玉龙说：“贼人要问，你家副将大人姓马双名玉龙，绰号人称忠义侠，跟随奉旨钦差彭大人当差。今奉大人堂谕前来要印，你等如知自爱，把印送了出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打了进去，你等休想逃生。”胡牛一听，气往上冲，一摆三截钩镰钯，照定马玉龙分心就刺，马玉龙摆宝剑相迎。两个人动手有三四个照面，马玉龙一剑将那钩镰钯削断。胡牛心想：“我在岸上不是他的对手，何不下水拿他。”想罢，扑通一声，纵身跳下水去，露出半截身来说：“马玉龙你来，寨主爷在水内跟你分个高低。”马玉龙微微一笑，说：“贼辈，你只当你家大人不敢下去，来来来，我就下水拿你。”说着也跳下水去。二人在水中动手，三五个照面，胡牛见马玉龙水性精通，自己就心慌了，早被马玉龙一剑砍在腿上。胡牛转身逃走，马玉龙并不追他，跳上旁边的一只小船，杀了几个贼人，只听得船上的水手战战兢兢。马玉龙说：“你不用害怕，我并不杀你，你姓什么？”水手说：“小人姓吴叫吴能，绰号人称小甲鱼。”马玉龙说：“你渡我闯进四道套口，我不杀你，你要一跑，我就把你拿住刮了。”吴能说：“大老爷，你只饶我性命，我不敢跑。”马玉龙说：“开船。”

小甲鱼吴能开船闯进套口，往里径奔，离二套口只有八里，展眼就到。把守二套口的寨主叫铁角何罗，见喽兵报信进去，他便吩咐手下鸣锣聚众，点了二百水鬼喽兵，二十只飞虎舟战船，带队出了二道套口以外，列开了队伍。马玉龙

往对面一看，见船只一字排开，为首站定一人，身高八尺，淡黄脸膛，粗眉圆眼，头戴分水鱼皮帽，身穿水衣水靠，手使一对分水铁角。马玉龙说：“贼辈通上名来，你家大人剑下不斩无名之将。”何罗说：“小辈要问，寨主名叫何罗，要知你家寨主厉害，趁早回去。”马玉龙并不答言，船头一碰，照贼人就是一剑。两三个照面，马玉龙一剑就将铁角削断。贼人说声：“不好！”扑通跳下水去。马玉龙小船闯进二道套口，刚来到三道套口，已有金毛海马带着二百水鬼喽兵，十数只战船，把去路挡住。那海马一声喊嚷：“来者何人？”马玉龙通了名姓，贼人摆刀迎头就剁。马玉龙往前一迎，呛啷一声把刀削断，海马逃回山寨。马玉龙船进三道套口，三里之遥就是四道套口。里边早已得信，火眼江珠带着二百水鬼喽兵，二十只飞虎船往旁边一分。马玉龙一看为首的贼人，也有水衣水靠，二人各通了姓名，贼人一摆钩镰拐就照马玉龙打来。马玉龙摆剑相迎，二人各施所能。江珠见马玉龙武艺高强，敌挡不住，翻身跳下水去，说：“来来！寨主爷跟你战三百合。”马玉龙跳下水去，那贼人且战且走，引他来到螺蛳岛便进了岛口。马玉龙不知是计，紧紧追赶，绕过十数个水湾，再找江珠却不见了。他想要出来，不料走来走去，还是出不来。马玉龙正自为难，就见对面转过一人，要来搭救英雄出这龙潭。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四〇回 玉龙独斗水八寇 金清设计引英雄

话说马玉龙被困在螺蛳岛，转来转去，不能出去。正在疑惧之际，只见一晃身，进来一人说：“马大人在哪里？快跟我出这危险之地。”马玉龙一看来的这人，三十以外年纪，面皮微黑，粗眉大眼，二目神光满足，头戴分水鱼皮帽，身穿水衣水靠，手中擎着一口单刀，正是镇江龙马德。他上前说道：“前次多蒙马大人救我才得活命，我带兄弟三人上边远充军，走至半路，遇见我们山寨的三眼鳖于通、闹海金甲王宠，便把我三人救下，来到这连环寨。那四十八寨的总寨主金钱水豹金清，乃是我娘舅，故此派我为寨主。今见大人困在螺蛳岛，我念旧恩，特意前来把大人引出去，我是这前八寨之主，大人快跟我来。”马玉龙浮着水，跟马德转了几个水湾，便出离此岛。马德说：“大人由此往北，就是内寨。”忠义侠马玉龙一拱手，说：“很好，容我改日再谢吧。”马玉龙上了小船，吴能撑船要进四道套口，那些兵丁见江珠上山，他等也拦阻不住，只得放马玉龙进去，然后再去送信。江珠吩咐牢守套口，不放他出去也就是了。众人答应说：“是。”

且说马玉龙坐船进了四道套口，只见里面山岛连络，水势浩大，正北偏东数里之遥，是一座高山，正是中平寨，乃金家所住，山前水八寨就环绕在那里。当中是金清的水师营，

东北是孟家岭，西南是尹家川，由四个大头领所管。这连环寨东西南北四百余座，山里出产牛羊、果木、宝石，银铅矿、金铜矿，所产之物，吃用不了，故此富庶无比。马玉龙这只小船径奔中平寨，早有人报了进去。

此时金清正在水师营议论军情大事。只因金茂远盗了知府印回来，今天一早，他就把印扔在孽^①龙潭内，那里的水，鹅毛俱沉。扔过之后，他把金茂远叫过来说：“儿呀！我想你伯父之仇，可以报了。料忠义侠马玉龙必来，他不来便罢，他若来时，老夫必要将他拿住，碎尸万段，给你伯父报仇。”金茂远说：“爹爹要小心，听人传说，这个马玉龙骁勇无比，想我伯父那样的能为，都被他宝剑所劈，如他来之时，总要调齐八寨大队，务须谨慎。”父子正说着话，有探事人报道：“现有马玉龙单人独自打到连环寨，正与胡牛大战。”金清一摆手，吩咐再探。一连回报几次，前寨拦挡不住，马玉龙已进了四道套口。金清吩咐点炮掌号，调齐水师英雄，他要亲临前敌。

这时，外面喽兵点了三响震山雷，一掌号^②，八寨的英雄水里滚王墩、浪里钻刘迁、水上漂江龙、不沉底江虎、闹海哪吒梁兴、翻江龙王梁泰、双头鱼谢宾、水中蛇谢保俱皆来到中平寨。外面的喽兵二千，飞虎大战船一百只也已齐备。金清带着金茂远和水八寨的英雄出了大寨，上了九龙舟的大战船，开队往外而来。相跑不远，见马玉龙一只小船如飞来到。

① 孽（niè，音聂）。

② 掌号——吹号。

金清见马玉龙站在船头，头戴包耳麒麟盔，身穿麒麟铠，水衣水靠，油绸子连脚裤，抱着宝剑，真是威风凛凛。金清吩咐把船队一字排开。马玉龙往对面一看，见过来一只九龙舟大战船，当中一把太师椅上坐的就是金清，水八寨的头领各拿兵刃，侍立两旁，在背后伺候的是金茂远。

马玉龙看罢，一声喊嚷：“对面贼人听真，我乃钦差彭大人手下办差官副将忠义侠马玉龙，今天奉大人堂谕，前来要印。”水里滚王墩说：“老寨主观阵，待我去拿他。”金清说：“好，须要小心。”王墩一摆手中钩镰钩，跳过来说：“马玉龙，你自己想想，这连环寨亚似天罗地网一般，你还想出去么！”马玉龙一听，气往上冲，说：“你这一干贼辈，不奉公守法，自安生业，却无故占山为寇，窝聚贼人，打劫客商，还敢前去盗印，寄柬留刀。”王墩说：“皆因你在会仙亭杀了我家老寨主金亮，故此要拿你报仇。”马玉龙说：“金亮相助邪教叛反，敌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理当身受国法。”水里滚王墩并不答言，一摆手中钩镰枪，照马玉龙分飞就刺，马玉龙一闪身，摆宝剑相迎。二人动手，三四个照面，马玉龙一剑，呛啷一响，就把钩镰枪削为两段。王墩急忙一拧身，扑通跳下水去。浪里钻一瞧王墩被马玉龙杀败，这贼人一声喊嚷过来，马玉龙一翻腕，顺水推舟，宝剑向着贼人脖颈削去。贼人缩颈藏头，一闪身，几乎被宝剑削着，只吓得一身冷汗，魂不附体，跑回本队。又听贼队中一声喊嚷：“好马玉龙！胆敢这样发威，你也不知道寨主爷的厉害，待我拿你。”马玉龙抬头一看，这人身高七尺，淡黄脸膛，头戴分水鱼皮帽，身穿水衣水靠，手中拿着一口单刀。马玉龙说：“你何人？通上名

来。”那贼人说：“寨主爷姓江名龙，江湖上人送绰号水上漂。你要知道寨主爷的威名远震，趁此退去，不必前来送死。”马玉龙一听，说：“小辈你有多大能为，敢说此胡言乱语。来来来，你家大人倒要跟你比并三合。”水上漂江龙一摆手中单刀，蹿过来照定马玉龙劈头就剁。马玉龙一闪身，用宝剑往上一迎，呛啷一响，竟把单刀削为两段，一个照面，贼人拨头就跑。

马玉龙一连赢了贼人数阵。王墩说：“你我何必一个对一个地跟他费事，何不大家一齐拥上，将他拿住就得了。”说着话，众贼各摆兵刃蹿过去，就把马玉龙围上。马玉龙独战水八寇，并无半点惧色，手中这口宝剑上下翻飞，有七八个照面，水八寇中已有两三个带了伤，也有伤了兵刃的。金钱豹金清在船头上看得明明白白，不由气往上冲，把水八寇一声喝退，这才吩咐从人，搭过镔铁狼牙钏，一摆兵刃，要与马玉龙分个上下。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四一回

忠义侠被陷卧龙坞 碧眼蝉率众探连环

话说马玉龙一连杀败了水八寇，金钱水豹金清气往上冲，说：“好一个胆大鼠辈，竟敢这样无礼，待我亲身拿你。”吩咐手下喽兵，传知四十八寨，各调齐了兵队，准备官兵来时，将彭中堂杀退，然后杀进庆阳府，自立庆阳王。金清传令叫喽兵给四十八寨送信，然后一摆兵刃，就要过去跟马玉龙动手。金茂远说：“爹爹暂息雷霆之怒，谅此无名小卒，何必爹爹动手，待孩儿前去将他拿住。”金清说：“儿呀，须要小心。”金茂远答应说：“是。”一摆钩镰拐，扑奔马玉龙而来。马玉龙一看来的这人，有二十多岁，面皮微白，白中透亮，浓眉大眼，头戴分水鱼皮帽，日月莲子箍，身穿水衣水靠，油绸连脚裤，手使钩镰拐，精神百倍，品貌不俗。马玉龙看罢，用手中剑一摆，说：“来的小辈，你是何人，快通上名来！你家大人今天特来要印，捉拿你这一干小辈。”金茂远用手中钩镰拐一指，说：“呔，马玉龙休要这等发威，你家小寨主姓金双名茂远，绰号人称破浪分水鼠，你要知道小寨主爷的厉害，趁此退去，如若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马玉龙摆宝剑就剁，二人杀在一处。马玉龙这口剑有神出鬼没之能，金茂远这钩镰别有万将难敌之势。二人各施所能，金清吩咐擂鼓助阵。

此时四十八寨都得了信，知道马玉龙独自一人来打连环

寨。别寨不表，单说余家坡老寨主翻江鳌余化虎，正在中军大帐同兄长闹海蛟余化龙谈心吃酒。忽有探事人来报说：“现有钦差彭大人办差官忠义侠马玉龙，单人独自来打连环寨，请老寨主调齐兵船，听中平寨的传牌，敌挡官兵一阵。”余化虎一摆手说：“再探。”闹海蛟余化龙听了大吃一惊。

书中交代：余化龙破了佟家坞后，在潼关将女儿嫁给了马玉龙。因钦差大人要奔庆阳府，余化龙向马玉龙说：“我带着女儿先到卧龙坞兴隆寨，把喽兵遣散，料理料理。大家如不愿散，我带他们回连环寨，顺便到祠堂祭祖。”老英雄便带着女儿余金凤，跟马玉龙分手，自潼关回到卧龙坞。义子铜头龟余强、铁背鼋余猛迎接出来。老英雄到了兴隆寨，把喽兵聚齐说：“你等各自回家去吧。”即派金强、余猛带着五百飞虎舟，由水路绕道奔连环寨，他自己带着女儿，收拾好细软金银，雇车前去，来到余家坡，喽兵一报进去，老寨主翻江鳌余化虎听说哥哥回来，不由心中喜悦。因为余化龙出外好几年，虽往返通信，但弟兄手足之情，近来余化虎深为惦念。今日听喽兵一回禀，赶紧亲自排队，把兄长迎接进去，给兄长行礼。余化虎之子余得福、余得寿也上前来给伯父行礼。余金凤见了叔父，行礼问安。余化虎一瞧侄女已开了脸，便问道：“兄长，侄女许了甚么人家？”余化龙说：“贤弟，你侄女已给了跟钦差彭大人的副将马玉龙。他剿灭八卦教匪立的功劳，我今到家祭扫坟茔，看看贤弟，等马玉龙跟彭大人出使回来，那时把女儿送到北京，我再回家度晚年之乐。”余化

虎说：“我侄女造化不小，此时已是三吕诰命夫人^①了。”自己越想越乐，又问：“兄长，你收了两个义子，现在哪里？”余化龙主：“在后面，不过半月必到。”

自此，兄弟二人每日在一处吃酒。那余金凤有她的堂妹彩霞陪伴，姐妹二人甚是和美，除了讲论刀枪棍棒，就是学习针黹活计。这日，余化龙兄弟二人又在前厅吃酒。在这本寨西南，原先曾开出一道银矿，上月十九日祭了山，派四个小头目带领二千五百人挖出矿砂，火炼成银甚好。余化龙说：“兄弟呀，你是精明之人，凡天生一方水土，定养一方之人。”正说话之际，只见一个家将来报说：“二位老寨主，如今有彭大人的差官马玉龙单人来打连环寨，已杀进四道套口，奉中平寨之令，报与二位老寨主知道。”余化成一听，心中一动，对探事人说：“你再去探明马大人胜负如何，回来报我知道。”探事人下去，又把家将叫过来，问马大人为何打这连环寨？家将就把大王韩登约赴群英会，老寨主金亮因是韩登的义父，就去给韩登助拳，在会仙亭打架，被马爷杀了。金清听到后，即派金茂远盗来知府的印信，如此如彼地细说了一遍。余化龙一听，说：“贤弟，你看这件事怎么办？马玉龙是你至亲，金清是你至好，又是街坊，咱们是帮着马玉龙打连环寨呢，还是帮着金清打马玉龙？我看都不能帮。”余化虎说：“不要紧，这好办，咱们出去给他们说合说合。”余化龙说：“也好。”余化虎这才派人传令，带五百家丁，到那里去给他们说合，如金清不允再说。

① 诰命夫人——封建时代受过封的妇女。

再说马玉龙自进了连环寨，连赢数阵，所向无敌，不把这些人放在心上，正跟金茂远杀得难分难解。金清惟恐儿子有失，眼珠一转，对手下人如此这般一说，正是“安排香饵钓金鳌，预备窝弓擒猛虎”，这才吩咐鸣金。把金茂远调回。锣声一响，金茂远跳出圈外说：“且慢，我队内鸣金，少时再与你较量。”金茂远回去，金清便一摆镔铁狼牙钏过来说：“马玉龙，老夫与你较量三百合。”马玉龙的小船往前一拢，金清一摆镔铁狼牙钏就打。马玉龙用宝剑往上一迎，打算伤他的兵刃，焉想到金清手急眼快，躲闪开来，一个照面，金清就往东南败下去了。马玉龙哪里肯舍，自己撑船就追。这水往东南流，转过两三个山湾，但见金清手拿狼手钏，却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马玉龙焉知是计，恨不能一时追上，把金清拿住。

原来这金清乃是假人所扮，就为把马玉龙引到前面卧龙坞，那里的水鹅毛俱沉。马玉龙是顺水船，越往前走，船不用撑，竟快得与箭相仿。马玉龙一看连环寨的水都往这一处归，自以为前面逃走的就是金清，焉知真金清早已隐在山湾，等撑船的水手到了险要地方，他早跳下水去，藏在一旁。马玉龙越往前走，浪头越大，水的颜色也变了，自己知道不好，想要站住，哪知风浪催船似箭，也由不得自己。这时，就见前面的船，连马玉龙的这只小船，都唿噜一下进去了。这大英雄看来今天就要丧在卧龙坞内，不知性命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四二回 斗江珠英雄被骗 报旧恩细说前情

话说马玉龙落在卧龙坞里，早有四个水手报进中平寨来。金清哈哈大笑说：“今天我可给兄长报了仇啦！娃娃，你也死在我的手内。”吩咐大排筵宴，请水八寇在中厅吃酒。

且说余化龙、余化虎点齐了兵，刚要奔中平寨，给金清、马玉龙说合，忽听探子前来报信：马玉龙已在卧龙坞内落水。余化龙如在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中断桅，“哎呀”一声，几乎要昏死过去。他缓过来对探子说：“探子，你探的果真么？”探子说：“原来那些人都不是马大人的对手，是金清出了个主意，叫四个水和撑了一只船，扮一个假金清来诱敌，马大人不辩真假，便追了下去。转过几个山湾，水手跳下水一藏，那只船顺水进了卧龙坞，马大人的小船收不住了，随后也就进了卧龙坞。”余化龙说：“好金清，你害苦我了！”余化虎说：“兄长，既然到了那里头，人是万不得活了。那里鹅毛俱沉，连死尸都不能捞，人生有处死有地，马大人犯了地名了，他叫玉龙，此地却叫卧龙坞。”余化龙对手下人说：“千万别叫姑娘知道，她的脾气不好，要知道大人死了，决不会活着。老夫就是这一个女儿，女儿一死，我也不能活了。”众家人说：“是了，决不能叫姑娘知道。你老人家不要悲伤，这也是天数使然。”余化虎不住地解劝，待等天明后，就到庆阳府公馆去

给钦差彭大人送信。余化龙也只得如此了。他原打算要上庆阳，后来又想：“不必了，若是公馆的人一问，我将无言可答，人家要说，你既在连环寨，怎么会叫马大人中计？”

不言这里。且说公馆之内，钦差彭公那日被闹庆阳吓病了，这几天未能办事。石铸聚集众差官说：“马大人去探连环寨，今天要不回来，就是三天了。大家该去打听打听，怎样办理？”众人说：“连环寨是水路，我等都不会水。”内中却有金眼雕、伍氏三雄和邱明月要去，总是师兄弟更加关心。还有追风侠刘云、醉尉迟刘天雄也要去。石铸说：“你们几位都不会水，我去就是了。我要带武国兴、纪逢春、孔寿、赵勇、李环、李珮、冯元志、赵友义几个人去。”众人说：“事不宜迟，你我今天就起身吧。”

收拾收拾，他们各带随身的兵刃，走出了庆阳府东门，顺大路一直来到河口，雇一只小船，九个人上了船，一直扑奔连环寨。到了头道套口，就有喽兵将船拦住，说：“你们上哪里去？”石铸说：“我们是庆阳府来的，找金清。”喽兵说：“可认得我家老寨主？”石铸说：“不认得，我们是钦差大人公馆的，特来拿他。”喽兵急忙鸣锣，铜头胡牛带着手下亲随，由东山坡下来问道：“尔等鸣锣何事？”喽兵说：“有钦差彭大人的办差官要进连环寨，为首一个绿眼珠的，口出不逊。”胡牛一听，跳上了一只战船，扑奔石铸而来。

石铸刚要换水衣水靠来迎胡牛，纪逢春说：“这个交给我。”一摆短把轧油锤说：“小辈休往前走，你可认识纪老爷？”胡牛一看，见纪逢春个子不高，身穿紫花布裤褂，手拿短把轧油锤，问道：“来的小辈通上名来，你也敢来讨死。”纪逢

春说：“贼呀，大老爷叫纪逢春，外号人称打虎太保，你要知道我的厉害，把你打死，你瞧好不好？”胡牛一听，气往上冲，说：“好小辈，你也敢在寨主面前撒野。”一摆钩镰钯，照着纪逢春刚要进步，纪逢春蹿起来就嚷：“捅嘴。”胡牛刚闪身躲开，纪逢春一伏身又嚷：“扫腿。”一锤打来，胡牛没躲开，翻身落水。李环、李珮乱砍喽兵，小船闯进头道套口，胡牛不敢追去，只得任凭他等往前闯至二道套口。铁角何罗早已得信，带着二百水鬼喽兵，二十只战船迎了出来，一声喊嚷，说：“你们这些该死的囚徒，好大胆量！连马玉龙都死在我连环寨了，何况你们这些无名之辈。”怒恼了小丙灵冯元志说：“贼人你好大胆量，真是作死。”一摆单刀照何罗就砍，何罗用铁角往上相迎。两个人走了三五个照面，小丙灵冯元志抖后一镖，打在何罗左肩头，扑通掉下水去。这船闯进二道套口，又来到了三道套口。金毛海马带着水鬼喽兵，各拿强弓，打算一阵乱箭，把他们这船给射回去。小火祖赵友义一瞧，说：“众位，交给我了，你等大家且闪在一旁。”小火祖赵友义来到临近，把火喷筒拿出来，站着海马等人一丢，连海马并众喽兵的衣裳都烧着了，各自四散奔逃。

这船闯进了三道套口，石铸早把水衣换好，说：“众位该瞧我的了。”刚至四道套口，火眼江珠带着三百多水鬼喽兵，二十只飞虎舟往两旁分开，他把刀一顺，说：“对面来的是哪里的办差官？前者马玉龙来，都叫中平寨寨主拿住，扔在卧龙坞，何况你们这些无名小辈！依我良言相劝，不如趁早回去，何必送死，寨主爷有好生之德，饶你这几条性命。”石铸一听，气往上冲，说：“贼子好大胆量，竟敢这样满口胡说，待我来拿你。”石铸挎着爪镰，身穿水衣水靠，背着紧背低头

锥，腰上围着杆棒，跳了过去，与江珠在船上动手。二人各施所能，江珠见石铸武艺出众，不能取胜，便想：“我何不跳下水去，大概他不会水，我可以将他拿住。想罢，翻身跳下水去说：“小辈你敢下来，寨主爷跟你战三百合。”石铸一笑，说：“贼辈休逞你水里能为，莫非你家石大太爷还不敢下去，待我到水里拿你。”说罢，扑通跳下水去，扑奔江珠。二人在水内又各施所能，江珠见石铸水性高强，走了四五个照面，料想赢不了石铸，就想诓石铸到螺蛳岛，将他拿住。想罢，且战且走。石铸焉有不追之理，那江珠引来引去，便将石铸引到螺蛳岛的岛口。这螺蛳岛原本是六十四个山弯，奇巧古怪，弯弯曲曲，也有活道，也有死道，人要进去，决不能活着出来。贼人把石铸引到这里，就进了岛口。石铸一瞧这个山势，心中明白，伸手由兜囊掏出一块画石，拐一个弯便画一道，处处留神。进到螺蛳岛里边，再找水眼江珠却已踪迹不见。石铸吃一惊，只见有一块石碣，写的是“螺蛳岛”，要找进来画的道出去，又怕贼人在暗中用暗器伤他，十分为难。

这且不表。单说火眼江珠抄道出来，向石铸的那条船扑奔过去。武国兴等人一看江珠回来了，不见石铸，大众一愣，就知道石铸已经被害。小火祖赵友义说：“众位！咱们来了九个人，打听马大人的下落，现在石大爷被害，我这条命不要了。”他手拿喷火筒，腰带七星尖马，站在船头说：“江珠过来，你我较量三合。”江珠说：“你何人？”赵友义通了名姓，把喷火筒照江珠甩了两下，青烟就直往他身上扑去，连须眉衣服都烧着了。江珠说：“好厉害。”扑通跳下水去了。这些喽兵刚要上前，却见石铸一蹿身由水内出来，要捉拿江珠。不知石铸怎样出了螺蛳岛，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四三回 石铸大战水八寇 金清一怒擒差官

话说众人正在动手之际，见石铸由水里钻了出来。这石铸已被江珠诳到螺蛳岛，又怎么能出来呢？其中有一段缘故。原来石铸在岛里正自为难，想寻路出来，只见由对面来了一个人，说：“石老爷，别来无恙？”石铸一看是镇江龙马德，就说：“寨主，你在这里哪？”马德说：“避罪在此，偷生苟活，昔日多蒙众位老爷护庇，得免身受国法，感念众位老爷的厚恩，我终身时刻不忘。此时我是这里前寨的寨主，特意前来给众位送信，忠义侠马大人死了，你们众位知道么？”石铸一听，吓的魂魄皆失，说：“此话当真么？”马德说：“前者马大人来，也被江珠困在螺蛳岛，是我把他救了出来的，劝他不听，又跟金寨主动手。金清用计，把大人引到卧龙坞，那卧龙坞鹅毛都沉底，何况是人？死在里面，连死尸都不能捞。依我劝，你们几位回去吧！这连环寨赛过天罗地网，战将极多，再说金清积草屯粮，这里又有金银铜铁锡矿，慢说你们来七八位，就是七八十位也是白来。我把你带出去，我也不能帮着，只好暗中把机关让你知道。石老爷，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他来没有？”石铸说：“是谁？”马德说：“冯元志，他是我的亲戚，先前我二人同盟，后又结的亲。”石铸说：“来了，现在得了千总啦。”马德说：“好，总算是遇见恩官，才能改换

门庭，胜在绿林矣！石老爷，你跟我走，我送你出去。”

石铸出了螺蛳岛，马德便由水内回寨。石铸出来一瞧，见赵友义已杀败了江珠。他跳上船去，说：“众位兄弟，大家跟我往里闯。”众差官点头，船进了四道套口。早有喽兵报进中平寨，说：“现有钦差彭大人手下的差官数人，乘一只小船闯进四道套口，大家抵挡不住，寨主爷早作准备。”金清吩咐：“尔等鸣锣聚众，调水八寨的英雄给我捉拿，务要一网打尽，剪草除根。”手下立刻鸣锣，点齐了五百水卒。

金清有一儿一女，他儿金茂远是水旱两路的能为。他女儿金赛玉，外号健仪娘，臂力过人，手使宝剑，会打子午闷心箭，若是被打在身上，只要见了血，子不见午，午不见子，准死无疑。今天金赛玉见他父亲齐队，也要跟着出去瞧瞧热闹。这姑娘今年十九岁，生得花容月貌。金清说：“女儿，你要小心了，将兵刃贴身带着。”金姑娘点头答应，一同上了九龙舟。外面水八寨的寨主，五百水鬼喽兵，也都已预备齐了。金清在船头上一坐，儿女两个在他身背后站立，金鼓大作，人声呐喊，出离了大寨。

金清等往对面一瞧，见是一只小船，两个水手。那水手早吓的魂都没了，要知道是这个买卖，决不敢渡，可事到如今，也就没法子了。金清船一对面，水里滚王墩说：“老寨主，你看来的这几个无名小辈，还用你老人家身临其境。我去把他们拿住，在寨主台前献功。”金清说：“好，把他几个拿住，斩草除根，以后就没人敢来了。”王墩一摆手中双锤过来，李环见他身躯矮小，也不放在心上，摆手中朴刀大嚷一声：“矮小子休要逞能，待你家老爷拿你，给马大人报仇。”王墩说：

“你等何必又来送死，马玉龙已死了。”李环并不答言，摆刀就剁。两个人走了有三四个照面。王墩一脚便将李环踢下河去，那边有水鬼捞上去捆了。李珮一瞧哥哥被擒就急了，摆刀过去，说：“鼠辈休要逞强，我来给兄长报仇。”劈头就砍，王墩一闪身躲开，用双锤一架，底下一个扫堂腿，又把李珮踢了一个筋斗，喽兵过来按住捆上。这边恼恼了武国兴，大喊道：“唔呀，要了我命哉！这两个人是由胜家寨跟我出来的，混账王八羔子，你拿了我去，我也不活着了。”一摆单刀跳过去，王墩说：“你何人，满嘴说些什么，敢在寨主爷面前讨死！”武国兴通了名姓，摆刀就剁。王墩本来武艺高强，两人走了有七八个回合，不分胜负。武杰抖手一镖，打在王墩左肩头，翻身落水，那边已有人救了上去。

浪里钻刘迁气得哇呀呀直嚷：“好蛮子，敢打我兄长，待我来拿你。”过来要替王墩报仇，三五个照面，又被武杰一镖打在大腿之上，败了下去。那江龙把刀一顺，蹿过来说：“你竟敢用镖连伤我水寨的两个朋友。”摆刀照武国兴就砍，武杰往旁边一闪，二人各施所能，双刀并举，走了七八个照面，不分胜负。不沉底江虎见哥哥赢不了这个蛮子，恐他哥哥被害，回头向闹海哪吒梁兴、翻江龙王梁泰、双头鱼谢宾、水中蛇谢保说：“咱们何必跟他单战，莫如大家以多为胜，过去把他拿住得了。”众贼一摆兵刃，往上拥来。纪逢春一瞧，说：“众位，看你们要以多为胜，咱们上去帮个忙。”纪逢春便敌住江虎；孔寿、赵勇敢住梁兴、梁泰；冯元志、赵友义战住谢宾、谢保。

石铸一旁观阵，看这几个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无

奈他们都不会水，人家却穿着水衣水靠，就是打下水去也不怕。船上狭窄，贼党甚众，众差官一个个眼都红了。江虎见纪逢春这对锤上下翻飞，招数特别，就跳下水去，说：“雷公崽子，你下来，我与你战三合。”纪逢春说：“内电娘娘，你上来，纪老爷不会水。”江虎说：“你这小子敢情不会水，我要知道，早把你拿住了。”江虎蹿上船来，又跟纪逢春动手，他安心往船边挤，打算把纪逢春挤下河去。纪逢春本是傻子，也不留神，三五个照面，往后一闪，就扑通一声掉在水内。这水有好几丈深，他喝了一口水，已被喽兵水鬼捞上去捆好。纪逢春在那边直嚷：“小蝎子救人哪！可了不得了，大老爷叫人家给拿住了。”武杰说：“混账王八羔子，你不要嚷，我把他们拿住，必来救你。”他只顾跟傻小子说话，一失脚也掉在河里，江虎过来把他拿住，拉上来叫喽兵捆了。

石铸一瞧真急了，奔过去一抖杆棒，就把江龙扔在河里。江虎奔过来，石铸一抖杆棒，又把江虎扔在河里。金茂远一看，摆单刀过来说：“你何人？敢在连环寨发威。”石铸哈哈一笑，说：“你也不知道大太爷，我乃河南嵩阴县三杰村人，姓名石铸，绰号人称青眼金蝉。前者盗过九点桃花玉马，蒙彭大人赦罪封官。今天特来要印，拿你这伙贼人。”金钱豹金清一听，知道石铸的威名，伸手拉铁狼牙钏过来，要与石铸分个高低上下。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四四回 连环寨群雄被获 闻凶信钦差担惊

话说金钱豹金清一听石铸道出名姓，知道他是一位英雄，不可藐视，就想将孩儿唤过来，省得年轻人栽在他手里，脸上也无光彩，便吩咐喽兵鸣金，把山寨主叫了回来。手下人一棒锣，金茂远止住脚步，连那四个水寇都跳在圈外。孔寿、赵勇、冯元志、赵友义也回到自己船上。

四个水寇来到大船，问老寨主为何鸣金？金清说：“你等闪在一旁，待老夫前去拿这个盗御马的石铸。”众贼人说：“老寨主须要小心了。”金清一摆手中狼牙钏，跳在船头，石铸抖杆棒照金清就打。金清用狼牙钏往外一拨，石铸知道不能缠着，往回撤身，一连又是三五棒，却都没有缠着。金清亦未还手，先要瞧瞧这杆棒的招数。几个照面，金清的狼牙钏上下翻飞，石铸使的是软兵刃，自己心里先就发慌，怕赢不了人家，甘拜下风。他见金清的狼牙钏招数各别，想跳下水去赢他，便扑通跳下水去。金清用钏一指，梁兴等四个水怪也跟着跳下水去，五个人把石铸围在水内动手。走了五六个照面，石铸焉能敌挡得住，被金清一狼牙钏叉在腿上，后面的钩镰拐又打了过来。石铸往外一闪，蹿上船去。金赛玉照定石铸就是一子午闷心箭，正钉在肩头之上，石铸又由船上跳下水去了。

这时，二十名水鬼各拿锤钻，来钻冯元志他们的这只小船。那两个水手是行家，说：“不好了！我这船要坏，水鬼来钻船底了。”冯元志说：“船坏了，你上庆阳府去，大人必会赔你。”水手说：“船是小事，你们几位的命没了。”冯元志说：“快跑吧。”水手说：“那我们可顾不了你几位啦。”两个水手扑通跳下水去，竟自逃命去了。孔寿说：“了不得了！此事应该如何？你我都不会水。”正说着，只听见船底下当当响了几个，就把船底钻漏了五六个窟窿，那水直往里冒，少时船舱中就灌满了水，那船在水上滴溜溜乱转，将要沉没。冯元志见四面是水，无地可逃，一跃身便往敌人船上一蹿，因相离太远，力小未能蹿到，扑通落下去水，被那边的水鬼拿住，这小船也就沉了。孔寿、赵勇、赵友义俱皆被擒。金清吩咐道：“喽兵撤队，船回中平寨，把拿住的八个人俱搭到大寨发落。石铸顺水逃走，也不必追他，大约总逃不出连环寨，六个时辰准死，等死尸漂上来，报我知道。”众喽兵答就下去。船到中平寨，金清下船来到里面，吩咐摆酒，要与水八寨寨主同饮。

此时前寨的寨主马德早已得信，知道来的众位差官俱皆被擒，他一打听，内中就有他妹夫冯元志。马德跟金清也是亲戚，他母亲是金清的叔伯妹妹，他是金清的外甥，跟金茂远是表兄弟。今天听说冯元志被擒，自己连忙收拾收拾，就来到中平寨找金茂远。见了面，马德把金茂远拉到无人之处，说：“贤弟，有件事非你不可。”金茂远说：“兄长有甚话？”请说。“马德说：“今天拿住的人，内中有一个姓冯的，名叫元志，乃是我的妹夫，现在跟彭大人当差。今天被擒，求兄弟

设法搭救了他。”金茂远说：“原来这位姓冯的是表兄的亲戚，无奈老寨主的脾气火暴，不容易办。既是兄长跟我说了，我焉能袖手旁观，我必设法救他就是了，兄长且在这里等着，听我的回信。”金茂远径奔里面，马德就外面等着。

金茂远见了他的母亲，就说：“我表兄说，他有个妹夫姓冯，叫冯元志，在彭大人手下当差，今天在连环寨被擒，我父亲少时必要结果他的性命。马德托孩儿设法救他，孩儿没有办法，不知母亲你老人家可有什么好主意？”老太太说：“既是你表兄托你，再说你父亲这件事办得也太粗鲁，拿住彭大人的办差官，情如造反，又岂能白杀了，要惹出抄家败产之祸，那时悔之晚矣！”金茂远说：“我父亲为给伯爷报仇，事情既已做到这里，也没法了，只要母亲设法，今天别叫我父亲杀了他们，然后再想主意。”老太太说：“那容易，明天是我的生日，每年逢我的好日子，连杀生都不许，你出去把这话跟你父亲说，就提是我说的，先把他几个暂且押到后面，等过了寿日再杀，晚上我还要瞧瞧这八个人怎么一个样子。”金茂远说：“若不是老娘提起，我一时也懵懂了，我这就去。”

金茂远转身来到大寨，见金钱豹金清端坐当中，大摆筵席，左边坐着水里滚王墩、浪里钻刘迁、水上漂江龙、不沉底江虎，右边坐着闹海哪吒梁兴、翻江龙王梁泰、双头鱼谢宾、水中蛇谢保。拿住的那八个人已经绑好，众喽兵抱刀在两旁伺候着，单等寨主爷的吩咐。金茂远过来说：“爹爹在上，孩儿有话告禀。”金清说：“讲，何必这样吞吞吐吐，快些说来。”金茂远说：“明天是我母亲的寿日，早间已经传牌下去，晓谕四下八寨，不准杀生害命。现在吃的鸡鸭牛羊，都

是昨天预备出来的。方才孩儿去到后面，母亲问孩儿前寨出了什么事，孩儿说拿住了公馆的差官。我母亲叫跟爹爹说，过了明日再杀他们不迟。”金清说：“哎呀，我倒忘了，敢情明天是你母亲的生日，是要晚杀他们两天。可是彭大人公馆能人甚多，要被他们救了出去，又如何是好呢？”金清踌躇了半天，终是惧内，既说出来了，他又怎敢违背。愣够多时，才说：“金茂远，你有什么主意？只管说来。”那水中蛇谢保抢先说：“寨主不要为难，我有一条妙计，就是有能人来救，也是无用。老寨主可把姑娘叫出来，姑娘会打子午闷心箭，只要见了血，把他们搁在后面，就是有人来救出去，六个时辰也得死，又省得杀人，岂不是两全其美。”金清说：“有理，还是谢寨主高才。”金茂远一听他出这个毒主意，就吃了一惊。金清说：“儿呀，去把你妹妹叫来，要她带上子午闷心箭，把这八个人都给我打了。”

金茂远转身来到后面，跟他母亲一说。老太太说：“这可怎么好？”金茂远说：“不要紧，我叫妹妹别使子午闷心箭，拿没药的箭打，对父亲就说是毒箭，他们哪里知道？”老太太说：“甚好，就叫你妹妹金赛玉跟你出去。”兄妹来到外面一瞧，这八个人都在大厅外的木桩上绑着，那纪逢春直嚷：“小蝎子，完了，别人死了都不冤，我是大老爷守备，可还没娶媳妇，谁行好，给我一个媳妇，乐一夜再死也不冤。”众人说：“这傻小子是色迷，临死还要媳妇呢。”金茂远兄妹来到大厅，金清吩咐女儿，过去把那八个人用子午闷心箭打了。金赛玉答应下来，把八个人的左肩扎破，一见鲜血，众贼人就知道这八个人都不能活了，六个时辰必死。金清这才派金茂远押着喽

兵，将那八个人抬到后边土牢之内。金茂远叫喽兵两人抬一个，由十六个人抬着，转过大厅，往南就是一座花园，靠山修出二十间土牢，打山石挖下五尺深，上面有七尺，共一丈二尺高，有门没有窗户。金茂远将八个人在里面捆好，把门锁上，再回前面来回复金清。

马德知道这八个人已中了子午闷心箭，六个时辰必死，又不見金茂远给他回信，自己心中一阵难受，转身就出了四道套口，坐着一只小船，要到庆阳府彭大人公馆，约请众位差官来攻打连环寨，给妹夫冯元志报仇。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四五回 众英雄三打连环寨 孟巧云五打闷心钉

话说镇江龙马德一片热血心肠，见八位差官都受了子午闷心箭，准知必死，自己想道：“官兵一来，玉石不分，要是把我拿去，三罪归一，也得身受国法，我莫如到公馆送信，叫众差官早拿主意。”想罢，自己带两三名亲随，乘一只小船，越过螺蛳岛，闯出四道套口。胡牛问道：“马寨主意欲何往？早间有老寨主的传牌，传知四十八寨，不准私自出入。若要出去，须得有老寨主的令箭。”马德说：“我受少寨主所托，到庆阳府采买药料。方才老寨主传的令，我还没得信，既然出来了，莫非我再回去，没什么说的，胡寨主，你替我通报一声吧。”胡牛说：“马寨主还能有什么错，你去吧，少时我替你通报。”马德这才划着小船一直往前，到了沙头镇，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只得停泊在此，带着亲随人等上岸，直奔庆阳府。

天将日落之时，到了庆阳府城，进了东门，就询问钦差大人的公馆在什么地方。经人指引，来到了十字街前，见朝南的门首，有一些听差之人。马德说：“烦劳众位到里面通报一声，我来拜这里的差官老爷，有机密事面禀。”门上人通报进去，苏永禄从里面走出来一看，认得他是镇江龙马德。此时马德见苏永禄出来，忙过去请了个安，说：“苏老爷，带我

进去见见众位老爷，我有一机密大事，前来送信。”苏永禄说：“你跟我来。”进了大门往西一拐，是北房三间，东西配房各三间，众差官老爷都在里面。内中有追风侠刘云、邓飞雄、邱爷父子、伍氏三雄、胜奎、胜官保、李芳、陈山、周玉祥、苏小山、姚广寿、曾天寿、刘得勇、刘德猛、赵文升、段文龙、胡远豹、张四、刘天雄、徐胜、刘芳、钱文华父子，连苏永禄共二十七位英雄。

自忠义侠马玉龙未回，石铸带着纪逢春、武国兴、李环、李珮、孔寿、赵勇、冯元志、赵友义出去，迄今音信无有。内中金眼雕邱爷就要去找师弟，银头皓首去找孙女婿，刘云要去找姑爷，邓飞雄要去找拜弟。众人正心中狐疑，只见苏永禄带进一人来，内中有人认识，就知道是镇江龙马德。他进来给众人行完了礼，说：“我虽在连环寨，无非借寨栖身，也不能指望久远。我来这里是给众位送信的，那一日忠义侠副将马大人去探连环寨，困在螺蛳岛，我已把他救出来，他自己又去要印，这才中了金清之计，落在卧龙坞孽龙潭内，那马大人就算当时身死了。昨天碧眼金蝉石铸九人前去，石铸中了子午闷心箭逃走，他们八个人俱被获遭擒。当时未杀，但每人都中了子午闷心箭，约六个时辰准死，今特来给众位送信，可有力量前去搭救。”众人听了，一个个目瞪口呆，纷纷议论，不知该当如何办理？内中有飞行太保姚广寿、神拳太保曾天寿二人说：“那连环寨里面，我二人最熟。”曾天寿又说：“我家中有二十只船，可以假扮做粮船，众人扮作米客，暗把四百子弟兵藏在里面，叫邓爷、刘爷父子带着，混进连环寨捉拿金清。”马德说：“那不成，扮作米客也进不去，连

环寨非里应外合，官兵不能进去。这连环寨四十八寨，就是金家寨、余家坡、尹家寨、孟家岭四家管事，采买的米粮军装，都归这四家管。我虽是寨主，也不管事。你们如跟这四家有认识的，才能进得去，不然是不能进去的。”金眼雕和邓飞雄说：“好办，你既来送信，算你一件功劳。我问你一句话，马大人可是真死了？”马德说：“决不能活，那水鹅毛俱沉。”邓飞雄一听放声大哭，金眼雕也二目流泪。老英雄刘云心中难受，自己的女儿和干女儿都守了寡，这可怎么办，便放声大哭起来。金眼雕说：“不要哭了，我一时懵懂，闹海蛟余化龙他还在连环寨呢，玉龙也是他的姑爷，死了总该知道，他不能不去报仇。马德，你先去给余化龙送信，随后就有人到。你们谁熟连环寨的道路，去走一遭。”曾天寿、姚广寿、段文龙、赵文升、蝴蝶张四说：“我们五人去。”

马德吃了晚饭，次日先回去了。那五个人收拾收拾，暗带兵刃，由曾天寿带路，四人跟随着来到沙头镇，要雇一只小船。船家问：“去哪儿？”众人说：“上连环寨。”撑船的说：“不行，我们不敢进去。这两天连环寨紧着呢，生人不能进去，我们也不能渡一人进去，恐寨主发怒，船要留下。”曾天寿说：“不要紧，我是曾家场的人，里头有亲戚，时常去的，到套口就有人来接，你只管放心，船要留下我陪你。”船家说：“既然如此，你们上船吧。”五个人这才上了船，飘飘荡荡到了头套口，便瞧见对面有兵船拦住，不准进去。曾天寿说：“你们趁早躲开，我进山中找余寨主，他与我乃是故旧之交。”手下喽兵一通报，铜头胡牛带着五六十人下了山，往对面一看，只见一只小船，有四五个人，两个水手，那曾天寿长得仪表非

俗，就说：“对面来者找谁？现在四十八寨老寨主有令，不准放闲杂人等出入。要是平常日子，也不这么紧，只因常有彭大人的差官前来探山，两下正在交兵，老寨主军令甚严，如放一人进出，就要把我枭首。”曾天寿道了名姓，说：“我跟余老寨主是亲戚。”胡牛说：“我得先进去通报，你等余家寨的船来接你吧。”曾天寿说：“你这小子真不要脸，好话跟你说，你也不叫我进去，谅你还挡得住我，我把你宰了得啦。”船头相碰，曾天寿照定胡牛就是一刀，胡牛摆刀相迎，也就是两三个照面，曾天寿一腿就将胡牛踢到河里去。曾天寿家传的五祖点穴拳，神拳无敌，那喽兵又焉能拦得住。

进了头道套口，来到二道套口，何罗没敢下山，又闯过去了。来到了三道套口，只听锣声大震，战船一字儿摆开，金毛海马手使钩镰拐，挡住了去路，说：“小辈好大胆量，焉敢前来讨死？”神拳太保曾天寿把手中刀一顺，哈哈大笑：“贼辈趁此闪开，如若不然，叫你知道我的厉害。”海马哪里肯听，摆兵刃杀上前来。曾天寿会打七样暗器，由兜囊掏出一块墨羽飞簋石来，明着好像要拿刀来剁，冷不防一抖手，正打在贼人鼻梁之上，那海马疼得转身逃走。

这里众人进了三道套口，早有喽兵往里面去送信。火眼江珠先已得信，一听喽兵报道：“外面来了一只小船，口称要上余家寨，为首有一个白脸膛的俊品人物，甚是骁勇无敌。”他这里便安排好了，打算要生擒曾天寿。曾天寿以前上这里来过，知道螺蛳岛三十二盘山，形似螺蛳，进去就出不来。火眼江珠一照面，便被曾天寿一镖打败。众人刚进四道套口，就见对面战船无数，五位英雄要惹出一场大祸。不知来者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四六回 四太保设计救英雄 彭钦差调兵打连环

话说曾天寿等人一进四道套口，见对面来了战船二十五只，上面是皂色大旗，写的一个“孟”字。今天乃是孟家岭的巡山虎孟基巡查四十八寨，带着一儿一女，儿子名叫打虎将孟达，女儿叫七星秀枝孟巧云。老英雄孟基手使五翅描金幡，有万夫莫敌之勇。打虎将孟达手使浑铁棍，武艺高强，能为出众。孟巧云会打子午闷心钉，打上六个时辰准死，厉害无比。今天曾天寿等人一来，正遇孟基带着喽兵巡察各处套口，查点兵船。出了孟家岭，正遇喽兵来报说：“外面进来了一只小船，上面有四五个人，为首一个白脸膛的，骁勇无敌，已杀进了四道套口，前敌挡不住他。”老寨主孟基一听，说：“再探。”立刻吩咐鸣金齐队。工夫不大，喽兵回报说：“水队喽兵战船俱已齐备。”

孟基带领一儿一女，督着队伍往前直奔，见曾天寿的小船来到，便吩咐把战船一字排开，往对面一瞧，见那只小船上有四五个人，为首的人有二十多岁，身高七尺，一双虎目，准头端正，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巡山虎孟基看罢，说：“来者何人？敢在连环寨这样无礼。”神拳太保曾天寿一声喊嚷：“呔，对面听真了，趁早躲开，休得阻挡我曾大太爷的道，若有半个不字，定叫尔等死无葬身之地。”这边打虎将孟达一听，

气往上冲，一摆手中铁棍，跳在船头上说：“小辈焉敢说此大话，你有多大本领，少寨主与你比较比较。”众人一看，来者这人有二十多岁，身高八尺，膀阔三停，面皮微黑，手中擎着一条浑铁棍，站在船头，透着雄壮气概。曾天寿刚要过去，蝴蝶张四说：“曾爷且慢，谅他这无名小辈，焉用兄长跟他动手，待我前去将他生擒过来。”说罢，把单刀一顺，蹿过去一声喊嚷：“呔，对面小子你是何人？通上名来，你家张四太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依我相劝，你趁此快快闪开，叫我等过去，不必前来送死！”孟达一听，说：“小辈，你也不知道少寨主的厉害，你叫什么？”张四说：“你家太爷姓张，江湖上人称蝴蝶张四，你叫什么？”打虎将孟达通了名姓，一摆浑铁棍，照定张四搂头就打。蝴蝶张四往旁边一闪，说：“小辈，你真不知自爱。你家张四太爷是养儿养女的人，不肯结果你的性命，你何必苦苦的找死。”孟达并不答言，摆棍就打，蝴蝶张四用刀急架相迎。二人动手，走了有七八个照面，不分胜负。

那七星秀枝孟巧云一瞧张四刀法精通，恐怕哥哥有失，就想在暗中助他一膀之力。想罢，由兜囊掏出子午闷心箭，往前一凑身，照着蝴蝶张四抖手就是一下。本来孟达的武艺高强，能为出众，乃是家传的棍法，门路精通，招数纯熟；蝴蝶张四就是嘴上能行，武艺手段倒也平常，一动手就知道敌不住了，心中发慌，提防不及，就被孟巧云的子午闷心钉钉在肩头上。张四觉着一疼，半身发麻，扑通翻身栽倒。这时孟达往前一赶步，搂头就是一棍，竟把蝴蝶张四打的脑浆迸流。

打虎将孟达洋洋得意，说：“对面小辈，哪个不怕死的过来，跟你家少寨主爷比并三合。”这边恼了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他见贼人一棍把张四打死，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摆三股烈焰托天叉，过去一声呐喊，说：“小辈胆敢把我的朋友打死，你等真是目无官长王法，待我前来拿你，给朋友报仇雪恨。”打虎将孟达说：“来的鼠辈你何人？敢来讨死。”赵文升并不答言，一抖三股烈焰托天叉，照定贼人分心就刺，贼人用棍往外面一磕，照定赵文升劈头打来。二人战在一处，各施所能。赵文升的叉法精通，孟达的棍路纯熟，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两个人走了有七八个照面，不分胜负，赵文升便从背后拉出飞叉，照定贼人就是一叉。这赵文升的叉从不落空，七八步打出去，敌人必得负伤，哪知孟达手急眼快，武艺出众，见叉奔哽嗓打来，身子急向旁边一跳，真似猫蹿狗门一般，飞叉并未打着。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见飞叉被贼人躲过，心中大吃一惊，就知道贼人厉害。二人复又动手，走了有三两个照面。七星秀枝孟巧云见赵文升的能为不在兄长之下，又由兜囊取出子午闷心钉，照定赵文升抖手就打。赵文升一不留心，已被打在胸前。英雄觉着一疼，半身发麻，孟达趁势一棍，点在腿上，赵文升就翻身栽倒了。

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见哥哥被人家打倒，眼就红了。孟达举棍正要结果赵文升的性命，被段文龙用斩虎刀往上一迎，孟达急忙往后一撤身，就与段文龙杀在一处。那边早有喽兵过来，把赵文升按住捆上。段文龙跟贼人动手，走了有五六個照面，不分上下，便伸手从背后拉出飞刀，照定孟达砍去。

孟达一闪身，又把飞刀躲开了。这时孟巧云一抖手，将子午闷心钉打在段文龙左肩头，孟达趁势一腿把段文龙扫倒，喽兵按住就捆。神拳太保曾天寿一瞧这还了得，急摆手中刀照定贼人砍来，贼人用棍相迎。飞行太保姚广寿只恐兄弟有失，也摆刀过去相帮。七星秀枝孟巧云过来敌住姚广寿，三五个照面，抖手又是一子午闷心钉，打在了姚广寿的左肩之上，翻身栽倒，被喽兵过来拿住。孟达与曾天寿正杀得难解难分，孟巧云抖手一子午闷心钉，又打中曾天寿的肩头，被孟达一棍把他打倒，手下喽兵连忙过来按住捆好。这兄妹两人回到了大战船，说：“爹爹在上，孩儿把他等全皆拿住。”巡山虎孟基说：“好。”便把令旗一招，吩咐撤队，叫手下人把拿住的四个人押进大寨。可叹四个英雄被获遭擒，俱皆中了子午闷心钉，六个时辰，一准要丧在贼人之手。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四七回 曾天寿遭逢敌手 美英雄舍死战贼

话说神拳太保曾天寿等四人，俱皆中了子午闷心钉，被获遭擒，早有探事人报进了余家坡。且说那日马玉龙来打连环寨，被金清设计诓进了卧龙坞，闹海蛟余化龙闻听之后，心如刀斫^①，肺似油煎，打算给姑爷报仇，又怕人单势孤，不能取胜，反伤了面皮。随后又听说来了九位差官攻打连环寨，跑了一个，拿住八位，都中了子午闷心箭，更是日夜焦急，无计可施。今天有镇江龙马德来到余家坡求见，喽兵进来回禀：“现有马德要见二位老寨主，说有机密大事。”余化龙说：“把他让进来吧。”

马德带着两个亲随，来到里面一看，见这院落甚是宽大，北上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余化龙兄弟二人对坐着，两旁站立三十余名家将伺候。马德紧走几步，先行完礼，余化龙二人答礼相还，叫家人看座。马德说：“二位伯父在此，小侄焉敢坐下？今有机密之事前来禀告，请伯父把左右之人退去。”余化龙即吩咐家将外厢伺候。众家将出去后，马德见左右无人，才说：“二位伯父谅不见怪，我今竟是为副将马大人来的。那日我由螺蛳岛把马大人引出来，我告诉他老人家要

^① 刀斫（zhuó，音啄）——用刀斧砍。

诸事小心，他竟中了金清之计，身坠卧龙坞内。昨日公馆来了九位，又被捉住八位。那石铸看来也活不了，他中了人家的子午箭，虽浮水逃生，六个时辰准死。我到庆阳公馆送去一信，众差官纷纷议论，无计可施，要我给你老人家先来送信，今日公馆有曾天寿等到你老人家这里，再作主意。”正说着，家人来报说：“金寨主派人来请，明天到中平寨商议拒敌官兵之事。”余化龙一摆手，说：“知道了。”这时由外面又跑进两个家人来说：“老寨主，今日钦差彭大人派来一只小船，上有五六个人，俱被巡山虎孟基捉住，解往孟家岭去了。”余化龙一听，半晌不言，问马德有什么主意？马德说：“只有先探明被捉之人的下落，设法救出来，再用本山之船，托名采办米面，暗藏众差官来到里面，先放火烧着山寨，外面官兵一到，里应外合，才破得了这连环寨。”余化龙说：“好，你先去探访所有被获之人，是死是活，回来禀我知道。”马德即出了余家坡，坐上一只小船，径奔孟家岭来。

书中交代：小丙灵冯元志、赵友义等八个人，自那日中了子午闷心箭，便把他们搁在土牢之内。金茂远出来再找马德，早已踪迹不见，心想：“我表兄好荒唐，托我办的事，我给办好了，把他们救了，怎么他倒走了？我也不找他去，只想法把冯元志救活，才对得起表兄。”他把这八个人的兵刃拿着，也都搁在土牢之内。自己用完了饭，就来到后面见他母亲。金茂远说：“那八个人现在土牢，你老人家见不见？我瞧内中有几个长得不俗的，跟孩儿相仿。”老太太说：“你去带来，我见见何妨。”金茂远来到土牢，把冯元志、武国兴四个好模样的带到后面。天已到了掌灯之时，走着道儿，曲曲折

折的，金茂远说：“你们几位不要害怕，刚才打的那子午闷心箭是没药的，你们死不了，不然这时早见了阎王爷，有朋友给你们托了。”冯元志说：“谁给托了？”金茂远说：“你内兄镇江龙马德。”冯元志一听，说：“你讲的不错，我们是拜兄弟，又是亲戚。”金茂远说：“你们是亲戚，咱们也是亲戚，他是我表兄。”冯元志说：“原来如此，我实是不知。你我总是至亲，这可不是外人。”

说着话，拐弯抹角，来到一所院落，是北上房，明三暗五，前后出廊，院子点高脚灯，还支着一对气死风灯。金茂远把四个人让进北上房，一瞧倒也干净，北墙上挂着四条屏，画的是王摩诘的雪中芭蕉，两边对联写的是：“司马文章元亮酒，右军书法少陵诗。”东间屋里垂着帘子，里面灯光闪烁，大概必是卧室。西间屋里，围屏床帐俱全，众人进来落座。金茂远给众人倒上茶，这才奔里间说：“母亲！孩儿从拿住那八个人中，带来了四人，一个叫孔寿、一个叫赵勇、一个叫武国兴，那一个就是冯元志。”老太太同女儿金赛玉往外边屋内一瞧，见这四个人都是品貌端方。老太太心中暗想：“女儿也不小了，老头子不办正事，胡作非为，莫非终久还把女儿嫁给山贼？”想罢，叫金茂远附耳过来，如此如此一说，“你出去问问，我在屋中听着。”

金茂远答应，转身出来说道：“冯兄，你是何处人？从前作何生理？由几时跟彭大人当差的？谁人保荐？”冯元志说：“在下是临潼县的人，当初有几顷薄田，小弟在家务农，后因大人攻打清水滩，有一个朋友把我找来保了彭大人，随同剿灭邪教。”就把以往之事说了一遍。金茂远又问武国兴是哪里

人？武国兴也把自己的来历说了。又问孔寿、赵勇，孔寿说：“我二人乃是灵宝县状元屯的人，本是武童生，在家练的弓刀石，马步箭。”金茂远又问赵勇今年贵甲子？赵勇说：“小弟今年十九岁，十七岁中的武秀才，十八岁随彭大人当差。”金茂远说：“我比你长一岁，我再问你一件事，尊驾跟前有几位世兄？”赵勇说：“我尚未成家。”金茂远说：“赵兄可曾定下嫂嫂？”赵勇说：“并未定了。”金茂远说：“家中还有什么人呢？”赵勇说：“就有老母在堂，并无别人。”金茂远一听说：“既然如此，我有一事跟兄台相商。我们现在也并非以绿林为业，只因此山有些怪石金矿，时常有人前来讹诈，故此招集民团护山。前日会仙亭是我伯父惹的祸端，如今闹的合家不安。现在我有意把你们几位放了回去，说合这件事，两罢干戈，马大人就算给我伯父抵了命。我还有一个胞妹，长的颇不丑陋，赵兄若不嫌弃，咱们结为朱陈之好，不知兄台意下如何？”赵勇听罢，心中暗想：“我要应了这亲事，不但我活了，也可以救出大众。”想罢，说：“山寨主既然台爱，小弟敢不从命，无奈我等中了子午箭，六个时辰准死，兄台可有解药？”金茂远说：“不必解药，你们中的不是毒箭。内中有一段隐情，是我表兄马德托我庇佑，说冯老爷是他的至亲。”冯元志说：“不错，他先跟我拜兄弟，后来又结的亲。”金茂远说：“那就求你做大媒吧。”冯元志说：“是。”跟赵勇来要定礼，赵勇一想，说：“这里有我外祖父自幼给我的长命百岁玉佩，我随身带着，时刻不离。”就从腰中解下来递给金茂远。这时，只听得外面一阵声喧，正是金钱豹金清来到后面。四位英雄被堵在屋内，不知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四八回 重亲情设法救差官 联新姻赵勇订侠女

话说赵勇订了亲事，正要拜见岳母，就听前面一阵声喧。原来金清正在前面大厅喝酒，水八寨的盗寇说：“今天是老夫人的寿日，我等理应进去拜寿。”金清说：“不必了。”水八寨的人见金清一拦，又说：“我等每人敬你老人家三杯酒，今天总是喜庆的日子。”金钱豹金清说：“好，今天我倒可以多喝几杯。我想，咱们这四十八寨，每寨就说三千人，总共也有十几万人。这山中方圆数百里，出产的金银各矿，很够用的。官兵不来便罢，彭大人真要递了折子，官兵来时，老夫下传牌传知四十八寨，调齐兵队，就此造反，你等须助我一臂之力。”水里滚王墩说：“老寨主请放宽心，如官兵真来围山，我等先杀退了官兵，然后抢占庆阳府，保你老人家自立庆阳王。”金清哈哈大笑，说：“好，我等既然同心协力，老夫从此无忧矣。明天先把拿住的八个人开刀枭首示众，把人头挂在头道套口，使彭大人的差官再不敢正视连环寨。明日给夫人庆寿，大家畅饮一天，我再定章程。”众人齐说：“是。”金清本来好酒，今日心中喜欢，故此多贪几杯，直吃到二更以后，水八寨之人俱各告辞。金清说：“你等明日早晨就来。”

这时，有家将手提灯笼，送老寨主回归后寨。看宅门的家丁，乃是金茂远的心腹，一见老寨主回来，只恐里面不知，

故此他大声说：“老寨主回来了，把灯笼交给我吧！”外面家人答应，都回去了，早有人跑进来给金茂远送信。金茂远正要请老太太出来，叫赵勇拜见岳母，忽见家人来报说：“老寨主来了。”金茂远忙拉着那四人来到院中西厢房内，说：“四位可别动，这时外面定有巡察之人，要叫他遇到，真了不得。”冯元志四人说：“放心，请吧。”金茂远出去接他父亲进上房坐下，金清说：“儿呀，我今天多吃了几杯酒，你去到外面，把头目叫进两个来，叫他等带兵看守那被获之人。明天是你母亲生日，不能杀人，大概他们也活不过六个时辰。”金茂远说：“是了，孩儿知道。”

金茂远来到西厢房，把四人领到北跨院中自己的居住之所，把酒摆上。然后亲自去到南院，把赵友义、纪逢春、李环、李珮放下来，送到北院和冯元志等见了面。金茂远陪着吃酒，越吃越高兴，对众人说道：“今日众位不能走了，明天我给马德表兄送去一信，再放众位出这大寨，顺山坡往东北，尽走山边，有七八十里地，一夜可到马德的山寨。你们去到那里，他自然要救你们出这连环寨。如若众位到了庆阳府，在钦差大人台前，只求两罢干戈。马副将自不小心，落在卧龙岗，也不是我等所害。至于碧眼金蝉石铸，也不知怎样了，求众位总是无事才好。”冯元志、赵友义说：“我等如到钦差大人的公馆，必定设法把这件事了结就是。”金茂远说：“那好。”众人吃到四更之时，金茂远说：“我把你们还是送到土牢之内，几位再受些屈，千万不可偷着走。这中平寨有七道圈子，巡察的人多，外面还有水八寨围着。”冯元志说：“少寨主只管放心，我们焉能偷着走？这大寨曲曲弯弯，防守之人甚多，明

天还要少寨主指引道路。”金茂远这才说：“我看你们几位也不用上土牢去了，就在我这屋里，明天有人伺候吃喝，到天晚我送你们出去就是。”冯元志说：“好，谢谢少寨主。”金茂远叫众人就在北跨院北厅睡觉。

次日早晨起来，这一天是金茂远母亲的生日，四十八寨的寨主，无一个不来送礼的，金茂远帮着金清应酬了一天。金清最爱听戏，家里自己有戏班子。这金家寨、孟家岭、尹家寨、余家坡四寨，都有自己的戏班子。今天悬灯结彩，金清就在大厅同众人开怀畅饮。金茂远来到后面说：“母亲，现在已把我妹妹许配赵老爷，如今他保了千总，这回跟彭大人查办回来，必然越级高迁，将来还不定到什么地步，我把他带进来见见母亲。”黄氏说：“你把他带进来见我也好，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他。”金茂远说：“是。”转身来到北跨院，见了众人，说：“赵老爷，你跟我到后面见见老太太，说几句话，我再送你们走。”赵勇说：“是。”跟着金茂远来到内宅。

老太太早在椅子上坐定，赵勇忙过去行礼，拜见岳母。黄氏老太太见他生得五官不俗，一表人才，大为欢喜，便说：“你们回去见了钦差大人，千万要说几句好话。”赵勇说：“是，岳母吩咐，小婿必当遵命。见了钦差大人，一定设法恳求，把这件事完结。”老太太一听说：“好，儿呀，你叫他们几位吃得饱饱的，喝了茶，给他们指一条路，叫他几个人去吧。”

金茂远这才带着赵勇，辞别了老太太，回到北跨院，一问众人吃饱没有？众人都说：“吃饱了，此时天有什么时候？”金茂远说：“此时不到起更，就在这里喝两碗茶再走。”众人把茶喝足，金茂远说：“你们几位由我这北跨院出去，顺山坡

小道一直往北走，到北头再往西北出去，往南一拐，这一绕就有八十多里，那就是前八寨。往西南不远，头一寨是马德所住，你们几位见了，他必设法叫你们出去。”众人说：“就是吧。”金茂远带着众人出了北跨院，径奔花园子，出了北边角门，抬头一看，天上星斗光辉，对面是一带山峰。众人这才对金茂远抱了抱拳，说：“少寨主，你我青山不改，绿水常存，他年相见，后会有期，我等必要报答活命之恩，套言不叙，就此告辞了。”金茂远说：“你们在路上须要小心紧走，不可多管闲事。”众人说：“是。”这才顺着山坡一直往北走去，只见水八寨那边灯号齐明，照耀如同白昼。众人顺着山坡行至东北角，见有一座大寨，顺着边墙往北走，是一座花园，里面有一男一女正在比武，院中挂着四盏气死风灯，两旁站着四五十个家丁。只见那女子一棍打在那男子的肩头，几乎栽倒。纪逢春在墙外看得明白，不觉失声说：“好。”里面锣声一响，那两个男女各摆兵刃出来，把众人去路挡住。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四九回 送差官指引迷途 观演武又惹是非

话说纪逢春站在墙外看那女子的棍法，见她一棍几乎把男子打倒，不觉失声叫好。里面两人往外一瞧，见围墙外站着七八个人，便吩咐孩儿们各拿兵刃，捉拿这几个无知的小辈。围墙北边是大门，那一男一女带着人绕出来，正截住众人的去路。武国兴借着灯光一瞧，说：“傻小子，你瞧热闹，又叫的甚么好，真是惹事。你瞧瞧看，他们来把你拿住，就要你的狗命。”众人都有兵刃，也不理论，借着灯光一看，见这个男子有二十多岁，身高八尺，黑脸膛，身穿青洋绉裤褂，薄底鞋子，手中擎着木棍，分量很重；那女子有十八九岁，长得面似桃花，朱唇皓齿，杏眼桃腮，真有倾国倾城之貌。这一男一女带着四五十个人，各执刀枪，迎面把众人的去路挡住。

这座山寨原来就是孟家岭，那男子是打虎将孟达，正同胞妹七星秀枝孟巧云在一处比武。那四十多名家丁，跟打虎将孟达练的武艺，都是些年轻力壮，武艺超众之人。只见孟达把去路挡住说：“哪里来的野男子，敢在这里窥探你家少寨主，趁此通上名来。”众人都怨纪逢春，无故不应多事，惹出事来了，你去挡人家吧。纪逢春跳过去把双锤一摆，说：“好一伙无知匹夫，你老爷叫纪逢春，乃是记名守备，来这连环

寨捉贼，你等休得挡我去路。”那孟达白天跟他父亲察看各处山寨回来，他最爱练本事，今日正同妹妹练得高兴，因有人叫好，出来一看，见那纪逢春出言无状，相貌讨厌，就一摆棍说：“呔，无知小子，看爷的棒打你。”纪逢春见棍打来，一闪身，把双锤一晃，说：“着打！捅嘴、扫腿、掏心、贯耳、捅屁股、打麻筋、拦腰眼、堵屁股。”这一路锤，闹的孟达不知怎么是好。孟巧云在旁边见哥哥不是雷公崽子的手，暗说：“不好。”自己把子午闷心钉上好了，就照定纪逢春前心打去。纪逢春一闪身，并未躲开，翻身栽倒，说：“小蝎子武杰快来救我，我不行了。”武杰拉单刀跳过去，说：“唔呀？你们这几个混账东西，吾来和你决一胜负。”将刀砍去，孟达用棍相迎。两人一来一往，走了十几个照面，不分胜负，孟巧云一子午闷心钉又把武杰打倒。李环、李珮二人过去，亦被人家暗器打中，全都捆好了。赵友义、冯元志、孔寿、赵勇四人一齐拥上，想要捉住这男女二人，焉想到人家也都各有兵刃，尽力抵抗。那孟巧云站在高处眺望，瞧见一有漏空，她就是一闷心钉。书不重叙，展眼之间，那四人也被获了。孟达吩咐家人，先把这八人抬进庄门，听候发落。孟达说：“妹妹好暗器，真是百发百中，只要打上，他就得倒下，那药真厉害。”孟巧云说：“不但灵，我师父教给我的时节，还说过不准无故打人，这毒药钉，没有解药，打了人是不能救的，只要见血，那人就算死了，休想再活。”说着话，兄妹二人进了花园，只听那边家人来请，说：“老寨主派我来请少寨主，说有要紧之事相商。”

再说孟基擒住了曾天寿等四人，押回大寨正待发落，听

说有青莲岛的董妙清派人来请，连忙坐上小船，径奔青莲岛而来。那庙里的老道姓董，双名妙清，别号人称银须道，使用铁扫帚，有万夫难敌之勇，跟孟基来往甚密，孟基女儿的武艺就是跟他练的。所有这庙里用的，都由连环寨四十八寨供给，一年四季的灯油粮米，样样都够用了。今天孟基来到青莲岛，进了这庙的角门，就见有两个小道童，正在院中浇花。他们见孟基进来，说：“呀，孟寨主来了。”这时，只见一个老道出来，年在七旬以外，口念“无量寿佛。”孟基说：“久违少见，今天派人来呼唤我，不知有甚事情？”老道说：“请里面坐吧，有话屋里说。”孟基进了上屋，童儿倒上茶来。孟基说：“我今天巡山回来，你派人来呼唤我，不知有什么事呢？”老道说：“我请你要有要紧事。”孟基说：“你讲。”老道说：“你今天出去，我听说你拿住了几个人。”孟基说：“不错，我巡山拿住四个人。”老道说：“我跟你讲，这内中有一段隐情，我有一个徒弟要给你见见，让他跟你把根由一说，你就明白了。”说着就对道童说：“快去把你师兄叫来。”道童出去的工夫不大，带进一个人来。孟基抬头一看，见此人身高八尺，面皮微黄，两道英雄眉，一双碧眼，蛤蟆嘴，正是碧眼金蝉石铸。

书中交代：石铸自那日在中平寨与群贼动手，中了金寨玉的子午闷心箭，便浮水逃生，只觉浑身麻木，疼痛难禁，自知决无生理，也顾不得赵友义等人，自己浮水往下逃走，真是急如丧家之犬，忙似漏网之鱼，恨不能肘生双翅。原来这子午闷心箭，跟孟巧云的钉都是一人传授，只要见血，六个时辰必死，没有解药。所以说，每逢跟妇人女子对敌，都要

留神。石铸知道自己必死，想着找个清静没人的地方等死完了。他浮水出来，赶紧上了山坡，不辨东西南北，往前抢了六七步，就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正在糊涂之际，由那边过来一人，原来是位渔郎，今天打了四五尾金鳞大鲤鱼，正往前走，只见坡上趴着一人，仔细一瞧，认得是碧眼金蝉石铸。这人一想：“奇怪，他是打哪里来的？”一瞧左肩头上钉着一只子午闷心箭，他伸手拔出来，由箭眼就流出了黑血，闻了一闻很腥，摸摸身上尚热，忙将石铸扶起来，叫道：“石贤弟！”连叫几声，石铸忽然明白，睁眼一看，不由心中喜悦，焉想到竟在他乡遇故知。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五〇回 受毒钉众人被获 遇故友死里逃生

话说石铸睁眼一看，见眼前一人，身高七尺以外，颈短脖粗，长得三山得配，五岳停匀，身上穿着油绸汗衫，油绸连脚裤，两只眼睛灼灼有光。石铸认得这位是天津卫水碓子的人，姓魏，双名国安，绰号人称追云太保。他前番曾在红龙涧帮石铸、马玉龙拿过四头太岁戴奎章，同石铸是亲师兄弟。石铸定了定神说：“师兄，你我自红龙涧一别，天南地北，人各一方，没想到兄台在此。小弟如今活不成了，我中了人家的毒药暗器。”魏国安说：“我知道你中的是子午闷心箭，箭上写的金赛玉，这个人我认得。你中的这毒药暗器很厉害，我先把你带到师父那里去就是了。自从红龙涧一别，我就到这里来看师父。咱们师父在青莲岛妙清观居住，我已把红尘看破，就跟师父在这里参修。今天我捕了五尾鲤鱼去孝敬师父，不想却在这里遇见师弟，我把你送到师父庙里去吧。”

他手挽着石铸，往前走了有半里之遥，来到庙门，推门进去，到了西跨院之内，说：“师父不好了，我师弟受了子午闷心箭，这便如何是好？”银须道董妙清往外一看，见是徒儿石铸，说：“石铸，你怎么这样狼狈？”石铸把经过之事如此如彼述了一遍，给师父磕了一个头，起来到里面床上躺下。董妙清进去看了看伤痕，便到西屋内取出一粒有弹丸大的金丹，

叫魏国安取来半杯凉水，研了一半药，敷在伤痕上，剩下的一半又用凉水化开，给石铸灌了下去，给他盖上被子。然后叫魏国安去用大鲤鱼一尾余汤，加葱姜蒜全料，等他醒来时喝下去，一见透汗就好了。

魏国安去外面把鱼汤做好，端进来给石铸喝了下去，只听得肚腹内一阵阵肠鸣，立刻出了一身透汗。天有初鼓之时，石铸觉得腹中疼痛，起来到外面一出恭，把毒由大小便中排出去，人也精神了。石铸说：“师父救了我，可是还有同来之人，他们八个都不会水，大概也全被捉住了。听马德说，我们公馆中的副将马大人，死在这里卧龙坞之内，也不知是真是假，明天求师兄你去打听打听。”魏国安说：“就是，明天我必到中平寨去，探听到了消息，再作道理。此时天色已晚，师弟你吃点东西，歇息歇息，不要劳神，要是伤痕复发，那就不好。”石铸说：“是了。”

一晚无话。次日早晨起来，董妙清对石铸说：“你去外面散散步，周身血脉一活，这个伤就可以痊愈。”石铸答应了，转身出了妙清观，站在半山坡，往四下一看，果然山青水秀，又往连环寨那边一望，水势汪洋，船只荡漾，很透清爽。石铸正在外面站着，忽听到观中打钟，真是：

一棒钟声云霄外，惊醒多少名利人。

此时他心中暗想：“我虽在此，但不知那八人是死是活？”不由心中一阵烦闷，自己回到庙中。魏国安说：“饭已好了，吃完饭我就去探听探听，你在庙中等待。”二人就叫道童去打饭来吃。

魏国安吃完，出了妙清观，来到河口，把小船解下来，自

己撑着径奔中平寨。来到中平寨门口，众喽兵认得他是董老爷的徒弟，背后都称他魏秃子。一见来到这里，众喽兵都说：“魏老爷来了，今天怎么这样闲在，是捉鱼还是捕虾？”魏国安说：“我不捉鱼捕虾，听说这两天中平寨甚乱。”喽兵说：“可不是，我们老寨主这两天要调兵打仗呢。今天是中平寨寨主夫人的生日，过了今天就要调兵了。”魏国安一听，说：“为什么打仗呢？”喽兵说：“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这里的老寨主金亮有一个义子，名叫大王韩登，约我们老寨主去给他助拳，他是邪教，明着是夺会仙亭，暗里却要造反。没想到老寨主去后，被钦差彭大人手下的护卫马玉龙所杀，幸亏水八寨的寨主，才把尸首抢了回来。少寨主一怒，把知府的印盗来，寄柬留刀，要斗马玉龙。那天副将马玉龙来了，被老寨主金清诓到了卧龙岗里。昨日又来九个，只跑掉一个，拿住了八个。依老寨主立即就要杀，赶上我们寨主奶奶今天是寿日，所以才没杀，还在寨里押着呢。”魏国安听明白了，刚撑船要走，一瞧孟家岭的兵船，旗幡招展，正与神拳太保曾天寿、飞行太保姚广寿、飞叉太保赵文升、飞刀太保段文龙、蝴蝶张四打仗。魏国安一直瞧到四个人被擒、蝴蝶张四死了，这才回去，跟石铸一说。石铸说：“了不得了，死的那个也不是外人，他是我的孙辈，那四个人是我的同事。”董妙清说：“只要是巡山虎孟基拿了去，还不要紧。国安，你赶紧到孟家岭去叫孟基，请他务必随后就来，千万说准了。”魏国安答应，自己撑着小船来到孟家岭，说与管事人。管事人说：“往常没事，老寨主必要到庙里找道爷下棋，这两天没去，准是有要紧的事，他回来我给你回禀，你不用等着，先回去吧。”魏国

安说：“是。”自己便回归青莲岛来了。

孟基回来后，管事的一回禀，赶紧就来了。见了董妙清，坐下叙话，董妙清就问他是不是拿住了四个人？孟基说：“不错，是拿住四个人，都中了子午闷心钉，也活不成了，你徒弟打的。”董妙清这才叫小童去叫师兄。石铸进来，董妙清说：“给你伯父行礼。”石铸过去行了礼，往旁边一站。孟基说：“这是何人？”董妙清说：“这是我二徒弟，叫碧眼金蝉石铸，乃是河南嵩阴县人。前番因为他亲戚在保安打官事，他盗了皇上家的九点桃花玉马，被发往西安府充军。彭大人西下查办，他便暗中保着。后来大人拿文书把他调来，赦了罪，保了把总。徒儿，你把底里根由，对伯父说明了。”石铸就把上项之事说了一遍。孟基听了说：“原来如此，我还不知细情。前者听说马大人落在卧龙坞了，又来了几个人，也被中平寨拿住。今天我见过这几位，这才明白。”董妙清说：“你要过安闲日子，就该急速弃暗投明，免受连累。”孟基说：“甚好！”我也久有此心。”董妙清说：“你拿住的这几个人，不就是门路么？”孟基说：“不成，都中了子午闷心钉，没解药也是活不成了。”董妙清说：“什么时候打的？”孟基说：“就在未申时候。”董妙清说：“你既愿弃暗投明，就叫魏国安去把拿住的这几个人渡到这里来，我设法救他们。”孟基说：“好。”立刻带着魏国安回转孟家岭来。焉想到家中正闹的地覆天翻，又出了一件大事。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五一回 逃生路喜逢故旧 临大难师生相逢

话说孟基听了董妙清之言，深觉有理，一想：“自己本不是贼人，只因所居之地都是宝山，出了金银铜铁铅五种矿藏，未去报官，我等深恐被官兵拿获，故此招募无业游民，训练兵卒，以备调用。我等也没抢过行商客旅，无非倚着四十八寨人多势大，地方官也置之不问，这才算万幸无事。如今只为金家的私怨，惹动彭钦差，真要奏明圣上，调来官兵，量这连环寨弹丸之地，如何抵挡得了。再说马副将死在孽龙潭卧龙坞之内，这就不好。我依着董道兄之言，也是一个机会。”想罢，叫魏国安跟他出了妙清观，坐船来到孟家岭，先叫人到里面把孟达叫来。

不多时，儿子女儿全来了。孟基说：“你二人往哪里去了？”孟达说：“儿子正与妹妹在花园之内练了几趟拳脚，不想有彭钦差的差官八人前来，他们都中了妹子的毒钉，被我兄妹二人捉住了。”孟基说：“把先打的那四人给我抬到外面船上，然后把这八个人带来我看看。”孟达即叫家人去办。不多时，就把纪逢春等八个人全都捆好送来了，只听得一个个哼哼之声不止。内中一人长的雷公嘴，嘴里说着：“结了，完了，我今年二十一岁，还未娶媳妇，我要死了才冤呢！小蝎子，你想主意救救我吧！”武杰说：“我没主意，也不能救你，你自己

惹祸，连累了我，还不知忍着。”孟基在上面说：“你们这八个人是由哪里来的？怎么会到了孟家岭？从头至尾说了实话便罢，如若不然，把尔等乱刀分尸。”冯元志说：“你要问，我等都是彭大人的差官，跟碧眼金蝉石铸来打连环寨，探听马大人的消息。只因在中平寨被金清所擒，我等得便才跑出来了。你要知王法，便是大清朝的安分良民，趁此将我们放了，等大破连环寨的时候，决不连累于你。如若不然，你家差官老爷既被你擒着，要杀要剐，凭你自便。”孟基说：“原来你们几个就是跟碧眼金蝉石铸来的。也好，我把你们带到一个所在去吧。”吩咐手下人，把这八个人也搭到外面船上去，又告诉魏国安：“你把他们带到庙里去，我明天一早准到。”魏国安说：“你老人家何妨一同前去，今天就住在庙里好不好？”孟基说：“也好。”吩咐孟达在家里好生照料，不准多事，便带着几个亲随人同魏国安上了小船，展眼来到妙清观，水手把那十二个人都搭进庙中北上房来。

此时，曾天寿、姚广寿、赵文升、段文龙四人俱已昏迷不醒。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由柜内拿出一个有海碗大的金漆盘，里面有一百粒百草金丹，便拿出六粒来，叫石铸研了，给那十二个人敷在伤口上。又拿出六粒，叫石铸化开，给那十二个人灌了下去，然后抬到里面炕上，拿棉被一盖，叫他们各自养神。接着又叫魏国安用活鲤鱼加葱姜蒜余汤，每人一中碗，叫他们喝了下去，只要发了汗，明天见了大小便，就算好了。

这里老道与孟基摆酒对坐谈心。董妙清说：“我到青莲岛数年，除了教这几个徒弟，惟有你我知己。这话我不能不跟

你说，我想，金清太无知，他哥哥结交匪人邪教，在庆阳府造反，他又犯下这样的弥天大罪，把副将马大人诬害在卧龙岗，这就是起祸的根由。他只说连环寨天下无敌，其实这不过弹丸之地，钦差大人只要一递折本，朝廷调兵前来，他焉能抵敌？你看佟家坞的佟金柱多大势派，被彭大人不费吹灰之力就破了。”孟基说：“道兄之言极是，金清乃一勇之夫，不懂王章。俗话说的不差，礼服君子，法制小人，金清也该当此恶报。他自从得了这点事，仿佛做了皇帝，对他手下的喽兵，一有错就杀，杀的人太多，也该他绝了！”说着话，天已不早。孟基说：“我还有件事奉托，这众差官之内，我看有一位姓曾的，这个人长的不俗，人品端方，武艺超群，我打算把你徒弟许配他。这话我不好说，又不知道他此时是什么官，我总算是做贼的，恐怕人家不要，只求道兄慈悲慈悲，成就了这件好事。”董妙清说：“这事明天交给我办。”接着就吩咐道童打点卧具，老道和孟基在东配房同榻而眠，石铸同魏国安在西配房一起安歇。

次日早晨起来，这十二个人的伤都好了。众人大喜，彼此见礼问讯，把分手以后之事谈论一回。冯元志和曾天寿说：“咱们过去谢谢老道救命之恩。”众人又问石铸：“那日中了子午闷心箭，你又怎么遇见了老师的，总之吉人自有天相，你要不遇见老师，我们也活不成了。”石铸把上项之事述说一遍，又把魏国安叫过来，给众人引见了。曾天寿说：“石大爷，你烦恼了。”石铸说：“什么事？”曾天寿说：“你孙子死了。”石铸唉了一声，说：“可惜，我本来打算叫他跟大人当差，得个一官半职再回嵩阴县，没想到他遭了这个劫数，总是他在绿

林有了损处，不然咱们又怎么会死里逃生，逢凶化吉？”众人说着话，来到了上房。

孟基和董妙清一早起来，二人正在佛堂上吃茶。众人由外面进来，先给孟基见礼，然后都跪下给董妙清叩头，说：“我等若非遇见仙师，性命休矣！你老人家恩同再造。”董妙清说：“我也无甚好处，众位老爷们是命不该绝。”石铸说：“众位不必客套，起来大家从长计议，该怎么走法呢？”董妙清说：“我这山下有渔船一只，你们众位坐上，叫魏国安送你们逃走，只要出了四道套口就好办了。我还有一事，曾老爷，你现居何职？家内还有什么人？今年贵庚？跟前有几位世兄？”曾天寿道：“我出登仕路，如今跟随钦差效力。母亲尚在，我今年二十岁，尚未娶亲。”董妙清说：“可曾订下嫂夫人？”曾天寿说：“也还未有。”老道说：“我今天要做一个冰人，曾老爷不要推诿。我孟基兄之女，也是我的徒弟，今年十八九岁，要给尊驾为妻，不知阁下意下如何？”天寿一听，心中沉吟起来。他见过孟巧云，知道是一个绝代佳人，这老道又是救命的恩人，怎好推却？想罢，便说：“既是仙师慈悲，我有两句话说，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作主，我须禀明老母，再下定礼。”老道说：“不必，老太太万不能不愿意，你过来拜岳父吧。”曾爷一听，只得把随身的一块玉佩摘下来，交给岳父孟基，然后行礼，又谢了老道。道童把饭摆上，众人方才吃完，忽听外面金鼓大作，人声一片。原来是金清带兵船来到了青莲岛。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五二回 劝孟基弃暗投明 发慈心普救众命

话说曾天寿订了亲事，拜了岳父，大家正在商议如何逃出连环寨，好到公馆调兵前来攻打，找回知府印信，再给马大人报仇。正要想走，忽听前面锣声大震，一片喧哗。董妙清赶紧叫魏国安出去探听明白，回来禀报。魏国安答应，转身出了妙清观，来到河边，自己上了小船，往前撑去。只见中平寨来的战船无数，旗幡招展，号带飘扬，刀枪密布，人声呐喊。

书中交代：昨天中平寨金清给夫人办生日，到了晚间，又有喽兵进来禀报：“现有老寨主的故友金须道赵智全，带了几个徒弟，前来拜访。”金清吩咐，请水八寨寨主水里滚王墩、浪里钻刘迁带一队兵船，接到螺蛳岛。赵智全自全真观行刺未成，被众人把他追捕，他带着四个人逃至无人之处，止住脚步，叹了一口气说：“徒弟们，我这一座全真观的香火，除去使用有余，今天为你们这一来，闹得我走投无路。”飞云说：“你老人家不要着急，绕道跟我上尹家川去吧。那尹家川在连环寨后山，前山就是上宁夏府的大路。”金须道说：“不必，我倒有一去处。离此处不远有座青草山，山下有个杨家庄，那里有我一个朋友叫出洞鼠杨坤。我想他必念故旧之交，留咱们暂住三五日，再打发人前去探听。”飞云说：“也好，任凭

你老人家吩咐，咱们就去吧。”

五个人来到青草山杨家庄，原来这村中的五百多户都姓杨，杨坤家就在一进村口路北，大门外有两棵龙爪槐。他也是绿林贼寇，偷盗窃取，甚是灵捷，就有一样不好，品性最爱贪花。赵智全到门首叫家人进去通报，家人说：“我家庄主爷不在家，你老人家是常来的，请里面坐吧，庄主今天也许回家。”家人杨天禄把五个人请到厅房，倒上茶，又去预备饭。老道问：“你家庄主上哪里去了？”杨天禄说：“做买卖去了，临走时跟六姨奶奶拌了两句嘴，咱们也不知道几天回来。”

赵智全在这里住了两天，因朋友不在家中，觉得也无甚意味。派人前去打听来，得知全真观已交本地官府了。这才带着清风等来到连环寨。有人回禀进去，胡牛就把他们送至四道套口，王墩、刘迁迎接出来说：“原来是仙长，我家老寨主派我二人来迎接你老人家进寨。”赵智全等人随即上了王墩这船，展眼来到了中平寨。金清父子也迎接出来。老道跟金清是口盟的拜兄弟，一同进了中平寨，来到大厅。金茂远给老道行礼，飞云、清风过去给金清磕头，又给焦家二鬼一引见，也过去磕了头。

金清说：“贤弟由哪里来？怎么遇见他们四位？”老道随即把活埋金眼雕之事说了一遍。金清说：“好，原来你等也是被赃官彭朋的差官闹得有家难奔。”飞云说：“可不是么，小侄男的庙在河南灵宝县福承寺，只因我好诙谐，在平则门外秘香居盗去康熙爷的珍珠手串，逃回庙中。后来彭大人奉旨西下查办，路过河南，又派差官把我的庙抄了，还拿了我两个师兄。我走哪里，他跟到哪里。此时我得遇这几位知己的

朋友，愿永远患难相扶。”金清问：“焦氏兄弟也是咱们绿林吧？”独角鬼焦礼说：“老寨主，我等与赃官彭朋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弟兄是大同府剑峰山人，我父叫活阎王焦振远，我兄弟五人，绰号人称焦家五鬼，有三人都被彭朋所杀。”金清一听，说：“我的膀臂来了，我也正和彭朋为仇呢。只因韩登设群雄会，我兄长会在会仙亭已死于马玉龙之手。”清风说：“就是那马玉龙厉害无比，他的那口剑无人可敌，我最怕他。”金清说：“我告诉你吧，马玉龙早已死在我这卧龙岗中了。我女儿还用毒药暗箭打了碧眼金蝉石铸，拿住了八个人。因为是在夫人寿诞之辰，我叫女儿用子午闷心箭把他们每人打了一下，明天就抬出去戮尸。”金清摆酒，陪着老道吃完，自己才回内宅。这里另有家人伺候他们五个人安歇。

一夜无话。次日早晨金清出来，赵智全等和水八寨的寨主也都到了。吃完早饭，便派人去土牢内把八人抬进前厅来。家人答应：“是！”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去了。去不多时，回来说道：“老寨主，可了不得啦！那八个人踪迹不见，不知哪里去了？”金清说：“他们都不会水，我想走不了，快到各处搜查。”这时又有家人来报：“北花园的角门未关，想必是从那里逃走的。昨日是刘海龙的值夜头目，兼管巡查水旱山寨。”金清吩咐去叫刘海龙，不多时，刘海龙来到大寨，只见金清和八寨的寨主在座，清风等五人列坐在两旁，还有五百家丁站立，都是威风凛凛。刘海龙说：“老寨主呼唤我有什么事？”金清说：“我且问你，你所管何事？我这里捉住八人，都中了子午闷心箭，放在土牢之内，怎么都不见了？”刘海龙说：“我昨日带兵巡查，听见孟家岭人声喧嚷，就到那里去询问，

说那边少寨主拿住了八个人，我可不知是做什么的，想必就是由咱们寨中跑掉的这八个人。昨天孟老寨主还打死一个差官，拿去了好几个，我等都看见了，尚未禀报老寨主知道。”金清一听，说：“既是如此，刘海龙，你急速到孟家岭把他们拿住的那几个人给我要来，就说我有要紧的事情。”

刘海龙答应，转身出了中平寨，坐了小船来到孟家岭，说：“烦劳众位给通报一声，我要见老寨主。”喽兵说：“我家老寨主昨日住在青莲岛，没有回来，有什么事情你说吧。”刘海龙说：“听说老寨主两次拿了十二个人，我奉我们老寨主之命，来要这十二个人，有要紧的事。”手下人进去一回禀，孟达吩咐把刘海龙叫进来。刘海龙进去见了孟达，把金清所说之话述说一遍。孟达说：“你来晚了，昨天那十二个人已被青莲岛老道要去了，还不知道如何发落，我们老寨主也不在家，你回去告诉你家老寨主吧。”

刘海龙回来，就把方才之事说了一遍。金清尚未答言，那清风说：“老寨主，了不得啦！必是青莲岛有人勾串众差官，将他们救走了。你要不信，打发一个精细之人去哨探哨探。”金清说：“青莲岛有个老道董妙清，也许是他跟赃官彭朋有勾串，不必叫人去探听了，我带大兵前去找他，要去便去。”立即吩咐手下人齐队，径奔青莲岛来捉拿众位差官。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五三回 择佳婿孟基识英雄 信谗言兵困青莲岛

话说金清吩咐手下齐队，赵智全说：“大哥，我跟你去。”金清便带着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手擎铁狼牙钏，乘坐九龙舟，共计六十号战船，锣声震耳，人声呐喊，扑奔青莲岛而来。早有魏国安探听明白，报进青莲岛。董妙清一听，说：“好，他既然带兵前来，魏国安你赶紧把船预备好了，山人跟他决一死战。”石铸和魏国安二人即去预备船只。孟基说：“我随后就到，道兄总要以和为是，不可动了杀戒。”董妙清说：“不然，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孟基说：“这么办好不好？我先去跟他说合，他如听我相劝，那就两罢干戈，金亮算白死，马大人之死亦不必深究。叫他把知府印送去，把众位差官放走，把马大人尸首捞上来，这便两下无事。”石铸一想，说：“也好，就这么办吧。”石铸嘴里说是这么办，却暗藏私心，打算暂且应了，等大家一出连环寨，兵权在手，再调兵来拿他不迟。

孟基说罢，出了妙清观，坐上一只小船，迎着金清前去。然后，众人各自收拾兵刃，董妙清手持一把铁扫帚，魏国安手持一把三截钩镰枪。碧眼金蝉石铸自来妙清观，师父就曾问他：“你学的杆棒，怎么会赢不了，还中了人家的暗器？”石铸把当初跟妹夫练的杆棒招数一演，董妙清看罢，说：“你的

杆棒未学全，我教给你三手，名为救命三棒，你再跟清风等动手，就赢得了他们。”石铸学了三棒，自此能为大长。自己这才知道能为还没学全，要常跟师父在一处，可以多知多学。正是：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

石铸又学到了能为，自己心中甚为喜悦，今天带上兵刃，同着师父董妙清和众位英雄出了妙清观，顺着山坡下来，到了河岸，魏国安早把船只预备停妥，众人便都上了船。

这且不表。单说孟基先出了妙清观，上了小船，六个水手撑船似箭，迎着金清的兵船而来。只见金清坐在当中九龙船上，威风凛凛；左边有水八寨的水里滚王墩、浪里钻刘迁，水一漂江龙、不沉底江虎；右边是闹海哪叱梁兴、翻江龙王梁泰、双头鱼谢宾、水中蛇谢保；在金清的背后，站着金茂远、金须道赵智全、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孟基来到近前，说：“金大哥，带兵来至青莲岛所因何故？小弟正在庙中坐定，听说兄长兵困青莲岛，小弟特来领教。”金清说：“孟贤弟，你我四家上下合心，同在连环寨做头目，就应该彼此相应，不能反向着外人。你拿住的十数名差官，有由我寨逃走的，有你巡山遇见时拿的，你拿住这十二个人，就该给我一信。你不但不给信，反倒都放了。我特意到青莲岛来要这十二人，你如交给我，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要把你赶出连环寨。”孟基说：“金大哥此言差矣！凡事宜解不宜结，前者的事情，我已听说了，只因大兄长会在会仙亭给韩登助拳，那韩登本是邪教，想要造反，大哥得罪了彭大人的护卫，被马玉龙所杀，现在马玉龙被你诱到卧龙坞，也死在连环寨了。依我之见，两

罢干戈，你把知府印拿出来就算完了。”金清一听此言，气得哇呀呀乱叫，说：“孟基，你满口胡言，一味乱道，印是我盗来的，打算要回去，你是在睡梦里。我今天既来，非得把这几个人拿去开膛摘心，给我兄长祭灵，也才对得起我的知己朋友。”吩咐左右，谁先过去给我拿住孟基。

话犹未了，水八寨的水中蛇谢保，一摆手中单刀说：“孟基，你吃里扒外，怎么算英雄？胆敢把老寨主的船拦住，说长道短！”过去照孟基搂头就剁，老英雄气往上冲，拉出刀来，说：“谢保，你好大胆量，敢过来同老夫动手，谅尔有多大能为。”说着就跟谢保动手。老英雄武艺超群，三五个照面，一腿就把谢保踢在河内，用刀一指说：“金清，你要听我良言，两罢干戈，我可是为了你好，你别不知自爱。”金清哪把什么王法放在心上，说：“哪个去给我拿他？”谈犹未了，地理鬼焦智说：“老寨主，我到这里未立寸功，待我前去拿他。”金清说：“你去把他拿来，算你奇功一件。”地理鬼这小子耀武扬威，一摆虎尾三截棍，跳在船头，一声喊嚷，说：“孟基，你过来，待你家焦少寨主结果你这条狗命。”孟基一瞧不是连环寨的人，一摆手中刀，说：“哪来的野贼，胆敢这样无礼，待老夫拿你。”说着，往前一赶步，抡刀直奔贼人。地理鬼这条棍有神出鬼没之巧，老英雄倚仗精明强干，两个人正杀得难解难分，就听正东上金鼓大作，喊杀连天。

原来孟家岭得了信，打虎将孟达知道他父亲跟金清开了仗，俗语有云：“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孟达赶紧调齐了三十号战船，带了孟家岭久习水战的八百水兵，由孟家岭赶到这里。孟达一瞧他父亲正在跟地理鬼焦智杀得难分难解，

眼睛就红了，怕父亲年迈，不是贼人的对手，一摆手中铁棍，大喊道：“贼人休要欺我家老寨主，待少寨主前来拿你。”独角鬼焦礼一看，恐怕弟兄受敌，一摆三截棍过来敌住了孟达。两下里正杀得不分胜负之际，由青莲岛又撑出一只小船，船上董妙清手拿铁扫帚，带着碧眼金蝉石铸等人，各执兵刃。清风道一见，说：“师父，那边的一伙人我都不怕，没有我的对手，待我单人一条小船过去，结果那些该死之辈。”用刀一指，过来一只小船，他飞身跳上去，说：“对面石铸听了，你等哪个过来和我比并三合？”石太爷自向师父学会了救命三棒，尚未施展，今日初出茅庐，一摆棒跳过去说：“来来来，我和你战三百合就是了。”那清风抡刀就剁，石铸把杆棒一变招，就把清风摔了一个筋斗。清风站起来说：“他是我手下败将，今日怎么会叫他把我摔了个筋斗，我再来和他见一个胜负。”想罢，抢刀照定石铸又是一下。石铸一改招，又把他摔了一个筋斗。清风也不知石铸是怎么一段缘故，吓得自己也不敢过去了。飞云说：“道兄，你别过去，我看石铸大非昔日可比，必受了高人的指教。”清风甘拜下风，站在船上发愣。金须道赵智全一看徒弟败回，甚是有气，说：“清风，你不必着急，我去拿他。”把怀中的宝剑一顺，说：“对面小辈，你就叫碧眼金蝉石铸吗？来吧，你跟我战个高下。”一个箭步跳在船头之上，把宝剑一摆。石铸一看，心中说：“这个贼道定有惊人之艺，我和他交手必须小心。”一摆杆棒，跳在船头。不知二人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五四回 世外人一怒开杀戒 金钱豹反目战孟基

话说金须道赵智全见清风不是石铸的对手，自己一怒，手持宝剑跳过去，石铸抖杆棒照老道身上就缠，打算要把他摔倒，焉想到这老道有神出鬼没之能，走好几个照面，竟未缠着，自己倒累得热汗直流，口中带喘。石铸见老道一剑奔哽噪咽喉而来，自己着忙，一闪身，竟被老道扎在肩头，红光皆冒，鲜血直流，吓得赶紧跳下水去，回到本船。董妙清一看徒弟负伤，不由气往上冲，一摆手中铁扫帚，说：“好孽障，竟敢伤我的门徒，待我结果你的性命。”金须道一看，说：“道友，你我都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之人，何必在这是非场多事。”董妙清说：“你既知道，为何前来杀害生灵？今天你休要想走。”一摆铁扫帚，照定赵智全就打，赵智全摆宝剑相迎，两个老道各施所能，杀了个难解难分，把金清那样的英雄都看得愣了。

这边孟基跟地理鬼动手，老英雄一个反背倒劈势，一刀将地理鬼劈下河去。独角鬼见焦智兄弟受了伤，心中一慌，被孟达一棍打在左腿之上，连滚带爬，败回本船。这时怒恼了金钱水豹金清，一摆镔铁狼牙钊，大叫：“孟基休要逞强，老夫前来拿你。”孟基说：“金清你太不自爱，你我都是这样年纪了，我乃良言相劝，你竟不听，难道老夫还怕你不成？”金

清拿狼牙钏照定孟基分心就刺，孟基把单刀门路分开，二人杀在一处。忽然正南金鼓大作，喊杀连天、旌旗招展，刀枪如林，过来了无数的战船。大家都吃了一惊，不知这些战船从何处而来。

书中交代：这内中另有一段隐情。自那天闹海蛟余化龙听说马玉龙落在卧龙坞，老英雄跟兄弟翻江龙余化虎商议，有心要给马玉龙报仇，自己又恐人单势孤，中平寨兵多将广，倘若不能取胜，岂不枉费心机？他终日忧愁，也不敢叫姑娘知道，怕的让姑娘忧思，又出什么岔事。焉想到纸里包不住火，一两天的功夫，余金凤也就知道了。余金凤那天正在后面同余彩霞说话，听见家人谈说马玉龙之事，犹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断索崩舟，心中一阵难受，想丈夫已死，自己还有什么活路！一定要跳卧龙坞，与丈夫死在一处。幸有余彩霞和她婶母苦苦相劝，说：“你就是死了，又该怎么样呢？总要想主意给姑爷报仇。”余金凤一想也是，这才来到前面见余化龙说：“爹爹既然把女儿终身许配马大人，咱们现在连环寨，马大人死在卧龙坞，爹爹为何置之不问，这是什么心思呢？”余化龙说：“我前者跟你叔父商议，打算给你姑爷报仇，只怕人单势孤，再说咱们跟金清总是多年的老街旧邻，为这件事不好伤了面皮。”余金凤听了就说：“爹爹怕伤邻居，自己的至亲骨肉倒不要紧。孩儿终身怎么办？爹爹要不管，孩儿也不能活了。”余化龙说：“女儿好糊涂，我并非不愿意报仇，只是那金清势派太大。”余金凤说：“不要紧，马大人公馆内也有些朋友，都跟他不错，头一个就有他师兄金眼雕，你老人家一去，众人必来给他报仇。”余化龙说：“我去是得去的，不

然叫人家想着，我跟马大人骨肉至亲，怎能不管。女儿，你只管放心，我这就上公馆去约请众位差官，帮着我来报仇。女儿你到后面去吧，不要着急，千万不可自寻短见，老夫这把年纪，就指望你一个，你要一死，老夫该当如何？”说着话，父女都落下泪来，甚为可惨。余金凤本来疼爱父亲年迈，无依无靠，又想着给丈夫报仇，真是进退两难，心如刀剐，无奈回到后面去了。

余化龙便跟余化虎商议，派手下人预备五只船，带着余得福、余得寿、余强、余猛一同前去。如能从公馆把众位差官请来，叫余化虎调齐了兵，给打接应。老英雄分派停妥，少时手下人回禀：“船已齐备。”余化龙这才带着余得福等四人出了余家坡，径奔四道套口。把守套口的寨主，知道是余家坡的老寨主，也不敢阻拦。这五只船展眼出了四道套口，飘荡如飞。老英雄心急似箭，催水手赶紧撑船，恨不能一时就到公馆。船到沙头镇，余化龙吩咐余得福兄弟四人在此等待。老英雄上了岸，一直扑奔庆阳府东门，逢人便上前打听。他来到公馆门口，说：“烦劳哪位进去回禀一声，我乃连环寨余家坡的余化龙，要见众位差官，有要紧事。”听差人说：“你暂且在此等候，我就进去回禀。”

此时金眼雕众人正在公馆纷纷议论，曾天寿等人上余家坡，不知何故也没见音信。正在说话之间，听差人进来回禀，说外面有余家坡的余化龙前来，要见众位差官老爷。众人一听余化龙来了，甚是喜悦，赶忙出来接进护卫所，彼此见礼。还有未见过面的，邓飞雄都给引见了。余化龙落了座，金眼雕说：“曾天寿他们五个人上余家坡，你见着了？”余化龙说：

“我没见着。”金眼雕又问：“老英雄，我师弟马玉龙到连环寨，可是真的死了？”余化龙说：“真死了。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掉在卧龙岗，我才得着信。”老英雄就把所知道的事，如此如彼向众人一说：“现在我来请众位帮我去连环寨给马大人报仇，皆因我人单势孤，金清的党羽太多，不知哪几位肯去助我一臂之力？”金眼雕说：“我正要给师弟报仇。”刘云也要去给姑爷报仇。众人都要尽其交友之道。千里独行侠邓飞雄说：“不必都去，公馆也得留人保护大人。我有二百子弟兵，马大人有二百子弟兵，可叫金眼雕同伍氏三雄、邱明月、追风侠刘云、刘天雄咱们几个跟着余老英雄去。”金化龙说：“好，我由家里带出五只船，现靠在沙头镇。”大众说：“那更好了。”众人商议好了，立刻各自收拾，带好兵刃。千里独行侠邓飞雄打发人去把四百子弟兵调齐。余化龙叫这四百人都暗藏在五只船的船舱里，外面插上余家坡的旗子，渡进连环寨去。众人商议：三更天叫银头皓首胜奎、神枪太保钱文华、小玉虎李芳、小神童胜官保调本地城守营官兵二千，去攻打连环寨，里应外合。商议妥当，余化龙这才带领金眼雕等人出了庆阳府，前去攻打连环寨，替马玉龙报仇雪恨。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五五回 余化龙公馆调兵 金眼雕舍死报仇

话说闹海蛟余化龙，由公馆之内请了追风侠刘云、金眼雕邱成、笑面虎邱明月、伍氏三雄和邓飞雄，这八个人带着子弟兵四百名，分在五只船上。公馆之内，胜奎见过了大人，去调城守营的两千官兵。钱文华父子同胜奎、胜官保、李芳这五个人，雇了二只民船，泊于连环寨外，只等候号炮一响，便里应外合，前去破寨。

且说闹海蛟余化龙带着这几位英雄，坐着五只兵船，到了头道套口。防守汛地的喽兵，看见船上之人的语音不对，面生可疑，赶紧跑进前寨禀报胡牛。胡牛在早晨已得了中平寨老寨主会谕，四十八寨都须先得禀报中平寨，领了腰牌令箭，方准出入。如无令箭，凡私自出入者，不论是谁，均拿胡牛是问。今天胡牛正在大寨，听喽兵来报，赶紧带着手下亲兵二百名，出了山寨，来到套口，把船一字摆开，朝对面一看，那五只船都插着余家坡的旗号。胡牛这才问道：“哪位寨主押船？今天有中平寨之令，勿论是谁出入，总得有中平寨的转牌，若有私自出入，拿我是问。”闹海蛟余化龙出了船舱，站在船头说：“胡牛，我是本寨的人，你还挡我吗？我是采办米面去的。”胡牛说：“老寨主有所不知，金寨主军令森严，若是违令，脑袋就长不住了。你既说采办米面，我得先往里通

信，等海查出来查了，再放你进去。”

余化龙尚未回答，邓飞雄就从船舱内出来了。胡牛一瞧，不禁吓得一哆嗦。这个人长的好似神判钟馗，头是青绢帕罩头，面皮微紫，两道长寿眉，一双碧眼神光照，准头端正三山俏，一部虬须项下飘，身穿洋绉裤褂，薄底靴子，他手拿红毛宝刀，将刀一指，说：“贼人好大胆量，竟敢阻挡船只，要知事务，趁此退去，牙缝里若说半个不字，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胡牛一听，气往上冲，单刀一摆，在船头金鸡独立，要跟邓飞雄决一胜负。邓飞雄一摆红毛刀，照贼人搂头就剁。胡牛见刀光闪烁，不敢用刀相迎，就往旁边一闪。这两人各施所能，喽兵喊杀助威，已有人去给二道套口打信。这个工夫，金眼雕、伍氏三雄、邱明月和追风侠刘云都出了船舱，在船头上一站。每人各抱兵刃，就是金眼雕没有兵刃。只见邓飞雄那口刀神出鬼没，真有万将难敌之势。走了有七八个照面，胡牛的刀照定邓爷劈头剁来，邓爷的红毛刀往上一迎，只听呛啷一响，把胡牛的刀削为两段，吓得贼人战战兢兢，往旁边一闪。邓爷又使了一个野战八方藏刀式，把胡牛的发辮削了下来，吓得他飞身跳水，逃生去了。

这五只船一拥而上，喽兵都不敢拦阻，就闯进了头道套口。来到二道套口，只见正北有二十号小船在山口挡住，为首一人乃是铁角何罗，手执双角，说“余老英雄，你从哪里来？你竟带着外人的船只进这连环寨，真是吃里扒外。”闹海蛟余化龙用手中兵刃一指，说：“何罗，你趁此躲开，叫我们进去，万事皆休，如若不然，叫尔等死无葬身之地。”何罗一阵冷笑，说：“余化龙，你休倚势欺人，谅你有多大的能为。

金寨主跟你故旧之交，孩童聚首，又是邻居，同在连环寨办事，你今不帮金寨主，反约外人来了，待我结果你的性命。”闹海蛟余化龙一听，气往上冲，刚要过去，旁边追风侠刘云说：“老寨主闪在一旁，待我拿他。”一摆宝剑说：“何罗，象你这样的无名小辈，也敢在我跟前发威！我等奉彭中堂谕，来给副将马大人报仇，你们这些贼人都是目无王法，倚仗连环寨地势险要，阻挡官兵，叛反国家，今天差官老爷带兵来到，尔胆敢拦阻！”何罗并不答言，一摆铁角，照老英雄劈头打来。刘云往旁边一闪身，把宝剑的门路一分，乃是十八罗汉剑，内有一手八卦篆文夺命连环剑，施展开了，敌人休想逃走，准死无疑，何罗一瞧老英雄步法精通，左右前后都是刘云，自己首尾不能相顾，他的双角就乱了，被刘云由后面一剑劈为两段。这也是贼人劫数已到，恶贯满盈，手下喽兵吓得四散奔逃，船便进了二道套口。

余化龙说：“咱们给他个迅雷不及掩耳，要叫金清得了信，把人调齐了，那四十七寨都帮着他。只有一个马德不帮他，却也不能跟他动手，他们是姑舅亲，只可以袖手旁观，都不能帮。”大家说：“咱们往里走吧，但能把金清拿住就好，算是给马大人报了仇，也就完了。如拿不住他，他一撒转牌，这件事就大了，就怕他起意造反，百姓又受刀兵之灾。”余化龙说：“我也怕这节，前者听说马大人死了，我有意报仇，就怕受他之敌。我在余家坡共招募有三千人，连我兄弟和两个侄儿、侄女儿几个人，也很有些能为，皆因金清手下党羽甚多，我才不敢大意做事，怕的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正说话间，已到了三道套口。早有喽兵报了进去，金毛

海马手执钩镰枪，点齐了四五百水鬼喽兵，将战船一字儿摆开。他听人来报，说这批人刀劈胡牛，剑斩何罗，甚是厉害，现已杀进三道套口，海马就说：“了不得啦！你等快报中平寨老寨主，急速发救兵来，要不然，我也挡不了。”家人答应，坐着快船，立刻前去里面报事。海马来至山前，见有五只快船，都插着余家坡的旗子，上面有几位英雄。金眼雕邱爷站在船头，赤手空拳，说道：“众位，你们该瞧我的了。”海马说：“对面老儿，你不要自寻死路！海寨主有好生之德，不和你一般见识，快叫少年英雄前来与我动手。”邱爷一听，说：“好贼崽子，谅你也不认识老爷我是何如人也，绿林的贼人，闻我之名丧胆，你竟敢笑我老！我人虽老，拳脚不老，还能制服你了。我家住大同府元豹山，姓邱名成，绰号金眼雕，江湖人称报应。你这小子，真好大胆。”海马见金眼雕未拿兵刃，用钩镰枪分心就刺。金眼雕一鼓肚子，诚心卖一手叫他瞧瞧。海马这一枪扎上，仿佛扎在石头上，把自己的手腕子都掇麻了。海马说：“好家伙。”金眼雕说：“小子，我让你连扎十枪，瞧瞧老爷子老不老？”海马把枪一放，这是暗令子，后面一百喽兵就都下了水，各拿铁锤铁钻，打算要把船底钻漏，捉拿众家英雄。不知众人该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五六回 独行侠刀劈胡牛 老刘云剑斩何罗

话说金毛海马见五只船来得凶猛，他扎不了金眼雕，便把钩镰枪一放，喽兵水鬼知道这暗令子，下水就扑奔五只船来。这船上的水手，都是余家坡的，见水花一滚，就说：“老寨主，了不得了，水里人来钻船底了。”余化龙这时抄起一根钩镰枪跳下水去，内中有精明的水手，也跟着下去了四五个，每人各带钢锥，都久惯水战。余化龙在水里一瞧，见两个小头目，带着一百人往里边来。这两个头目能在水里睁眼看二三尺远，那一百人不过只能浮水换气，不能睁眼。余化龙把钩镰枪一顺，照水鬼肚子扎去，水里动手不能说话，贼人只觉一痛，一张嘴，咕噜几口水就死了。一连扎了十几个贼人，都是一喝水，肚子灌满，就往上漂起来。海马一看，就知不好，心中发慌。金眼雕说：“小子，我不叫你见阎王，老子叫你见水底龙五去吧。”一伸手就把海马的衣襟揪住。海马说声“不好”，单手拿钩镰枪照老雕头顶就打。老雕伸手接住，一用力，就把枪拧断，哈哈大笑，说：“贼子，今天你休想逃生，叫你知道老爷的厉害。”单臂一举，就把海马举了起来，吓的众喽兵一个个目瞪口呆。金眼雕把海马脑袋朝下，要扔在水里，也是海马该死，却摔在船上，把脑袋碰碎，脑浆迸流，只吓得众贼胆战心惊，把船只往两旁闪开。

金眼雕等也不赶杀喽兵，催船往前，进了三道套口。只见水势甚猛，由大寨内奔流而下，这五只船是抢上水，一到螺蛳岛，就见火眼江珠已调了三百长箭手，一个个都是弓开如满月，箭放似流星。江珠早听得探卒来报，他已尽知，一见这五只船进来，就叫长箭手放箭，想用这一阵箭把他们射了回去。刘云一看，把诸葛鼓一敲，只听当当一响，那船上的二百子弟兵各带藤牌竹炮，由里面出来。胡元豹手擎铁棍，说：“呔！小子们，我来给我兄长报仇。”这二百子弟兵眼都红了，要替马玉龙报仇。本来忠义侠平日待人有恩，故此能买动人心。他们一个个先把藤牌一顺，挡住长箭，然后把那竹炮的螺丝上好，装满了火药。对面的箭手，每人各有五六枝，容他们先把长箭放完。刘云二次诸葛鼓一响，一阵竹炮，便把连环寨的喽兵打得焦头烂额，五零四散，火眼江珠下水逃命去了。

此时刘云督队进了四道套口，众人说：“老寨主，咱们先上余家坡，还是先上中平寨？”余化龙这才打发人，浮水到余家坡送信，就说众差官来了。忽见西北角青莲岛那边金鼓大作，喊杀连天，余化龙也不知出了什么事，又派水手撑小船前去探听明白，回来禀报。小船前去探听，余化龙便将五只大船停住等信，只见正西来了一条小船，上面两个喽兵头目，都是六十多岁，一个叫余天保，一个叫余天禄，带着两个仆妇，两个丫环，船上坐的乃是混海白狐余金凤和余彩霞。

只因余金凤见余化龙走后，自己一想，我与马玉龙两次洞房花烛，虽无夫妻之分，也有夫妻之名，我今天要亲到卧龙坞，给他烧几张纸钱，也算是夫妻一场。打发人出来一问，

谁对那边的路熟？家人出来问过，有水军教习头目余天保、余天禄两人，都在这连环寨五十余年了，哪里水深水浅，他二人全都知道，便预备小船说：“我二人同姑娘去。”办好了祭礼，余金凤身穿重孝，余彩霞怕姊姊一哭，心中难受，也跳进卧龙坞，便跟着前去解劝。小船刚一出余家坡，余金凤就看见她爹爹的那五只船，渡着不少公馆的人，正在四道套口里的山边靠着。金凤由舱里出来，叫水手喊嚷老寨主答话。余化龙一瞧，说：“女儿，你上哪里去？”余金凤说：“爹爹，女儿到卧龙坞去祭奠马大人。”

这边刘云、金眼雕、邓飞雄等一听，有如万把钢刀扎在心头，前几天众弟兄还在一处盘桓，焉想到今日却再也不能相见了。余化龙说：“女儿，你回来吧，那卧龙坞水势甚狂，船也停不住，等我把金清拿住，设法打捞马大人的尸首，拿金清的人头人心祭灵。”余金凤不听，说：“爹爹，我不能回去。我二人夫妻一场，他死了这几天，连一张纸钱都不给他烧，我心中如何过得去？”余化龙也拦不住，知道女儿的脾气，就嘱咐余天保、余天禄二人，要好好照看姑娘，千万不可到岛口去，那里水势甚猛。余天禄答应说：“不用老寨主分心，我二人知道。”那余化龙一看刘云哭了，邱成、邓爷也在船上放声大哭说：“马贤弟，你死的好苦，我等先前要知道，怎么也不叫你自己来探这连环寨。”邓爷哭的更痛，说：“义弟，你我自结拜以来，情投意合，言和语好，知己之交，不想中道相弃。我今来给你报仇。杀了金清，我要学一辈古人，自刎身亡，到地府去寻找贤弟，你我再叙离情。”

众人正在悲惨之际，只见对面探子船来报说：“前面是金

清在截杀众差官，你等快去。”余化龙说：“好，你等开船。”这五只船到了青莲岛附近一看，但见金清正与孟基杀得难解难分，董妙清跟赵智全二人也不分胜负。水八寨贼人一瞧余家坡的船来了，都以为是救兵来到。余化龙这五只船，就由金清的船边挤了过去。船到当中，碧眼金蝉石铸一瞧是伍氏三雄赶到，再一瞧，千里独行侠邓飞雄和金眼雕也在船上，就知道救兵来到了。傻小子纪逢春一瞧，说：“石铸，你爷来了，那个绿眼珠的。”石铸说：“傻小子，什么东西？他是爷爷。”说着话，这边大众就喊。石铸说：“众位不必喊，既来了，咱们大家合力同心，给马贤弟报仇。马贤弟确已死在卧龙坞，那里鹅毛俱沉。”飞云、清风一瞧来的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厉害，吓得战战兢兢，心想：“要是打了败仗，准得被获遭擒。”这边石铸说：“邓大哥，你帮个忙吧，快去跟金清动手，孟老英雄已斗得浑身是汗，看看要败，别人又敌他不住，非你不可。”千里独行侠一听，把红毛刀一顺，说：“孟老英雄闪开，待我捉拿金清。”众家英雄大战青莲岛，要给马玉龙报仇。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五七回 子弟兵水战胜金清 青莲岛马德泄机关

话说千里独行侠邓飞雄把孟基叫开，要过去接战。金清把狼牙钏一顺，问：“来者你何人？”邓飞雄通了名姓，说：“金清，你趁此快把知府的印送出来，如若不然，尔等休想逃生。”金清说：“你们都是彭大人的差官，来到连环寨要印，是余化龙把你等带进来的吧。”邓飞雄说：“不错。”金清说：“邓飞雄，我看你也是个英雄，知府的印是我盗来的，这么办吧，三天的工夫，你能盗了回去，我姓金的束手就擒，三天盗不回去，你又当怎样？”邓飞雄不知金清用的是稳军之计，自己一想，要不应允他，我还算什么英雄？想罢，说：“呀，对面金清，你的话也难不住人，我三天之内，就依你盗回印来，你把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捆上，交给我们，你自己也束手就缚，我带你见彭大人去。”金清说：“那是自然，既然如此，你等收兵，咱们不必打仗了。”金清吩咐鸣金收兵，此时西北角上，天气也阴上来了，邓飞雄这才撤队。

孟家岭的兵和余家坡这五只船，就在青莲岛扎下一座水师营。余化龙叫余得福、余得寿回余家坡去帮他父亲照料山寨，就怕金清暗施诡计。老孟基又到孟家岭调来了久惯水战的二千精兵。余化龙也由余家坡调来二千兵，一共四千四百兵在青莲岛屯扎。余化龙说：“这兵若无头自乱，总得有一位

执掌军中大事，众人均听一人号令。”金眼雕说：“我不习水战。”刘云说：“我地理不熟，不能为帅。”大众一商议，还是余化龙、孟基二人为帅，银须道董妙清为军师，碧眼金蝉石铸、追云太保魏国安为前部先锋。安排已妥，众人说：“咱们今日努力破这连环寨，给马贤弟报仇，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如违者按军令处治。”大家俱皆点头。众人说：“这印怎么盗法，知道它搁在哪里？”正在纷纷议论，有人进来禀报：“现有镇江龙马德求见。”众人吩咐有请。

马德由外面进来，见了众人，行礼完毕，说：“众位差官老爷，了不得了，刚才金清发下转牌，把四十八寨的寨主请到中平寨合约，给我去送信，我也不好不去。此事多有碍难，倘要派我打前敌，见了你们该当如何？我不能不动手，可又不能跟你们动手，故此前来送信。现在他调了前寨的两位寨主，名叫金头太岁谢自成、矮金刚公孙虎，在外面把守二道、三道套口，每道套口再多添五百兵把守，以堵挡外面来的兵，还派截江太岁郭明，带五百人巡查四道套口。他调红果山的八猴，带四千兵到他寨内，又调凤凰山的八鸟，带四千兵也到他寨中。后八寨的金毛狮子吴太山，带着六千兵，就在中平寨后头管理粮台。我们前五寨的人，在三眼鳖于通、闹海金甲王宠、翻江龙马海、探江龙马江，连我大概是派下了先锋。我先来这里送信，他打算把你们困在此处，让众位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还有一件事，那知府的印非得大有能为的人，会下水的，还得拴上绳才能下去，那印在孽龙潭卧龙坞，由灵石峰扔下去的，你们要先把连环寨办理完了，再去捞印。”碧眼金蝉石铸说：“不用，今天晚上就去，这灵石峰你认识？”

马德说：“我认识。”石铸说：“你认识便好，天晚坐一只小船，你同我前去捞印，再设法战金清，要不把他战败了，他也于心不服。”

等到天晚，马德同石铸带着八个水手，坐一只小船由这里起身，在月色朦胧中，展眼之际就绕过中平寨，到了孽龙潭，只见波浪翻涌，水势甚大。这个地方怎么会鹅毛俱沉？原来是水到这里就打转，勿论什么东西，往下一转，沉下就飘不上来。石铸瞧了一瞧，问道：“马德，灵石峰在哪里？”马德用手一指，说：“那就是灵石峰。”石铸看这地方寒风逼人，往东南一望，是一带高山。马德说：“那山水流到这里，就叫孽龙潭。”马德把船靠在北山根，这地方水势甚为汹涌，要再往东南出去半里，船就回不来了，抢水又没有水的力量大，被水一冲就进了卧龙坞。石铸自己到了灵石峰之下，跳下水去，顺着山根慢慢寻找。他一想：“这印要被水冲到卧龙坞去，可就找不着了！”自己在水底睁眼一瞧，借着星光月辉，水底也是亮的。石铸是两只碧眼，神光最足，往下面找了足有一个时辰，仍然渺无踪迹。石铸甚为着急，心中暗想：“这印要是找不着，还不定得怎样呢？多少人舍死忘生，都是为印来的。”心中正在着急，见眼前仿佛有一道红线，急忙走到切近一看，原来正是拴着知府印的那一块红绸子。石铸心中甚为喜悦，伸手把印拿住，这才浮出水面，回到船上。石铸说：“我把印得到了。”马德说：“好，这总算没白来。”

马德吩咐水手开船，回到青莲岛，见了众人。大家听说印已找回，心中甚为喜悦，说：“咱们要再把副将马大人的尸首找回来就好了。”石铸说：“金清不知世务，强要扭着行事，

谅这连环寨能有多少人，敢这样造反！”余化龙说：“马德，你也不必在这里，我给你一个主意，你去见金清，讨一枝令箭，就说上庆阳采办军粮。我派姚广寿、曾天寿、魏国安帮你去到庆阳沙头镇，那里有神枪太保钱文华父子，同胜奎、小神童胜官保、小玉虎李芳带着二千官兵，在那里等候接应。你四人到那里见了胜奎，叫他把官兵旗子卷起来装扮成米面客人，混进四道套口。那时咱们合兵一处，再和金清决一胜负。我想金清一败，别人自散，断不能替他报仇雪恨。”众人一听余化龙言之有理，马德便带着三人，坐小船先到自己寨中。把三人安置好了，然后又坐着小船去见金清。

书中交代：金清跟邓飞雄打了赌，原本是稳军之计。回到中平寨，赵智全就说：“老寨主，这件事你做得太粗。”金清说：“不然，我看这些人都是来给马玉龙报仇的，因有闹海蛟余化龙勾串，当下我的人又凑手不及，若跟他等动手，未必准能取胜，故此以盗印支吾他们。”赶紧叫手下人去办转牌，立刻就把转牌办好了。当时先到各处送信，说老寨主有令，请到中平寨有大事相商。各寨得信，全来到了中平寨。金清说：“现在有孟基、余化龙吃里扒外，说咱们是贼，反去帮着彭大人，故此我把众位约来，跟他决一死战。”众人都说：“随老寨主吩咐就是了，我等任凭调遣。”金清一听，甚为喜悦，说：“众位既肯帮助我，定规三日后开兵，你等各把兵船调齐。”金清要大起群寇，捉拿众位差官。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五八回 孽龙潭石铸捞印 卧龙坞余氏祭夫

话说金清跟众寨主合约好了，打算跟众位差官决一死战，把孟基、余化龙两家赶出连环寨，方趁他的心意。商量好了，有马德前来禀见说：“大军一动，粮草当先，咱们连环寨的粮米，不甚足用，请老寨主早作预备。”金清说：“马德，采办米粮之事，别人也不熟，就差你去办理好了，算你奇功一件。”马德答应，领了令箭下来，回归本寨，自己心想：“金清总算中他之计。”这才对三位太保说：“跟我走吧。”带着十只战船，每只可乘二百人，每船带四个水手。

马德同三位太保押着船刚到螺蛳岛，截江太岁郭明就迎过来说：“马寨主上哪里去？老寨主军令甚严，如违令者，按军令示众。”马德说：“我奉老寨主之令，前去采买米面。”郭明说：“可有令箭？”马德说：“现有令箭。”郭明看有令箭，说：“马寨主不要见怪，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我是奉老寨主之令，都要查明。”马德说：“这是差事，我不怪你，吩咐放行吧。”郭明便叫手下人放马德这十只船出去。

这里离沙头镇十数里，展眼就到。马德一看，沙头镇旗帜招展，有些兵船在这里住扎，一问正是神枪太保钱文华带领。马德吩咐靠船，同曾天寿、姚广寿、魏国安三人来到营门。往里一回说，钱文华等迎接出来，把四个人让了进去。胜

奎、钱文华就问：“马大人是否真死了？所去的人，都是怎么一段事？”马德就把赵勇、曾天寿定亲遇救之事，从头至尾述说一遍。又说：“现在奉余化龙之令，叫我以采办米面为名，在中平寨讨了令箭，把官兵渡进去，里应外合，拿住金清，就算给马大人报仇了。”胜奎说：“好，咱们何时进去？”马德说：“今天别去，明天回去时，可叫官兵藏在船里，号炮一响，我们进去往里一杀，这就好了。”大家商议停当，在沙头镇住了一天。

次日，马德带着十只船，把官兵藏在里头，他在船头一坐，自己以为官兵进去，大事可成。来到头道套口，铜头胡牛点兵方回，见有十只战船，其行如飞，直奔套口而来。他久在水面，知道船要载着粮米，能吃半尺水，这船轻浮，其中想必有诈，马德奉令买米，又如何能这等快呢？自己想罢，带着亲随人等来至河口，把战船一字儿排开，说：“对面马寨主，你是从哪里来？船上渡的都是什么人？”马德说：“我买的是稻米，你来船上看看。胡牛说：“既是稻米，何必验看。”便吩咐手下人等开关，把船左右一分，马德的船就由当中进去。二道套口是金头太岁谢自成把守，见马德船来，立刻把河内挡住的船拉开，说：“马贤弟，你去了一日，竟把米办齐了。”马德说：“齐了。”话不重叙，一连进了四道套口。马德先叫魏国安去青莲岛送信，又派人去余家坡送信，都知会一声，然后他带着众人直奔正北山根之下。

早有巡察水路的都总管青毛狮子吴太山，到中平寨来把此事报与金清。金清一听此信，说：“好个马德匹夫，这还了得！我一起兵，要不把你捉住，你也不知道老寨主的厉害！水

八寨之人，同红果山的八猴都伺候船只，我去和马德决一胜负。”说罢，他自领能征惯战的水兵三千名，带着十六寨英雄，直奔前面青莲岛来。

探卒报进水寨，余化龙说：“他既带兵前来，我等要齐心协力，把他捉住。”众侠义齐声答应，立刻各抄兵刃，一同出了水师营，将战船一字排开。只见金清带了无数战船，直奔青莲岛而来，左右十六家寨主，身穿水师衣靠，各拿兵刃。碧眼金蝉石铸站在船头，说：“金清，你说三天内把印捞出来，你就束手就擒。我已到孽龙潭把印捞上来了，你该怎么样？”金清倚仗手下人多势众，哪里把这些人放在心上，手擎着狼牙钏，说：“石铸，来来来，我与你较量三合，看你有多大能为。”石铸自跟师父学了救命三棒，也是艺高人胆大，一摆杆棒，跳过去说：“金清，你这厮好生无理，大丈夫说话，如白染皂，你说三天内把印盗走，就把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捆上送出来，你也到公馆去请罪。你如今不但不请罪，反来耀武扬威，待我捉拿于你。”金清用狼牙钏分心就刺，石铸一闪身躲开，抖杆棒打算把金清扔一个筋斗，金清往圈外一跳，杆棒并未缠着他。金清的狼牙钏又奔石铸左肩头扎来，石铸实不能躲，翻身跳下水去。

这里恼恼了飞叉太保赵文升，把三股烈焰托天叉一顺，打算拿这叉赢他，照定金清分心就刺。金清用狼牙钏往外一崩，赵文升几乎跌在河里，只觉着臂膀发麻，那狼牙钏甚是沉重。自己心想：“须要小心！我自生人以来，还未曾遇见敌手，今天遇见金清这厮，真有万将难敌之勇。”又走了三五个照面，赵文升只累得力尽精疲，不能取胜，就败了回来。飞刀太保

段文龙想要替哥哥挡他一阵，就摆手中斩虎刀，照定金清劈头就剁，金清一闪，用狼牙钏急架相迎。走了七八个照面，段文龙已是热汗直流，自己败回本阵。金清一连赢了八阵，众太保个个发愣。此时金清洋洋得意，自以为倚仗他能为出众，无人敌挡，这边就怒恼了金眼雕邱成。千里独行侠邓飞雄正打算拉刀过去，邱成说：“且慢，那一天你二人战够多时，未分胜负，待我前去拿他。”到了两军阵前，说：“金清，你可认得我？”金清见这个上阵不拿兵刃，赤红脸，白胡子的老头，样子很象金亮，不禁一愣。金清问道：“来者何人，休要前来送死。”金眼雕说：“小子，你不认识，我乃大同府元豹山的邱成，绰号金眼雕，江湖又称报应，要知道我的厉害，速即投降。”金清一听，气往上冲，要与邱成比并英雄。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五九回 战金清水寨大交兵 余金凤立志报夫仇

话说金眼雕道了名姓，金清虽然知道老雕的威名，却自以为能为出众，武艺高强，也不把老雕放在心上，说：“小辈休要说此胡言大语，尔有多大能为，待老寨主结果你的狗命。”说着话，一摆狼牙钏，照老雕分心就刺。老雕说：“好贼崽子。”用手便把狼牙钏接住。二人彼此用力一夺，金眼雕力量无穷，金清焉是敌手，几乎栽倒，已被老雕把狼牙钏夺了过来，吓得金清翻身跳下水去。金眼雕哈哈一笑，说：“小辈，我只当你有多大能为，敢情就是怎样，哪个过来与我较量一合。”金眼雕英名素著，这伙贼人都是前者漏网之贼，知道邱爷的威名，无人敢过来。余化龙吩咐手下兵丁一齐拥上，这一场厮杀，只杀得船头之上人头乱滚，血染水红。天有未未申初之时，西北一块乌云直上天际，少时大雨如注，两下各自罢兵。

余化龙回到水寨，吃完晚饭，幸喜雨止了。众人聚在一处说：“金清兵多势大，急不能服，咱这里连官带兵六千余人，也不算少，竟自不能赢他。他四十余寨都调齐了，也有数万之众，要是一反，真乃国家心腹之患。”邓飞雄说：“我明日到两军阵前，必要将他捉住。”说着话，已有初更时候，大家安歇。

金眼雕同伍氏三雄，邱明月五人在一只船上，方才安息，

外面来了一个刺客，正是金须道赵智全。他在白天打了一个平和仗，一见金眼雕邱成，便勾起了前仇。自己一想：“我那座全真观铁桶相似，都坏在金眼雕之手，要不是他，我焉能闹的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总是贼人之心，不想那都是他自己闹出来的祸。今天他这一想，便自告奋勇，要到水师营去刺杀金眼雕。这就来见金清，赵智全说：“老寨主，今天我在两军阵前，看金眼雕甚是骁勇，我来到此处还毫无寸功，晚间我到青莲岛去，把他等全皆刺死，以除老寨主心腹之患。”金清一听，甚为喜悦，说：“贤弟，你我知己之交，你既要去，须得小心，要把金眼雕杀了，我把连环寨的事与你平分督统。”赵智全说：“你我知己相交，何在乎那个？”金清吩咐摆酒，说：“贤弟，我给你送行，敬你三杯酒。以壮英雄之胆。你这一去，真要把这几个鼠辈一杀，明天我便一鼓而下。”金须道喝了三杯酒，自己背上宝剑，出了中平寨，带着两个久习水战的水手，架着一只小船，扑奔正北而来，到了余化龙的水师营。

天交初鼓之时，他把水衣水靠换好，转身跳下水去，往里面各船上慢慢探听，听到一只船上面，金眼雕与伍氏三雄正在准备安歇。他候至夜深人静，船上人多睡着了，这才蹑身出来，轻轻由船后上去，慢慢的把大舱板子撬开一看，里面点着一盏灯，似明不暗，睡着五个人，正是金眼雕、伍氏三雄和邱明月。老道看罢，刚要下舱，拉出宝剑来杀这几个人，突然想道：“金眼雕身上有金钟罩，我这宝剑砍不动他。也罢！待我先把那几个杀了。”老道下了船舱，正要举剑，忽然由后面飞来一枝袖箭，正扎在他的头上。老道吓的往外一蹿，旁边有人往前一赶步，一腿把他踢了个筋斗，按住就给

捆上。金须道一瞧，正是追风侠刘云。赵智全说：“刘云，你把我放开，咱们无冤无仇，况且也有一面之交，莫不成你就下这毒手，要我的命么？”刘云说：“我不能放你，我如不下毒手，你就下毒手杀了我的朋友。今天派我巡营，我得带你见见余、孟二位，他们要放你，我也不管。”金须道赵智全知道不成，也不便央求，说：“刘云，你是做什么的？”刘云说：“你要问我，我是奉余、孟二位之令，巡查前后营。”说着，把赵智全扛了起来，径奔中军大船。

此时余化龙、孟基二人尚未安歇，正在议论。孟基说：“余寨主，你看这件事，都是金清糊涂，要不是马大人死了，咱们也好说合，总算是多年的邻居了，土居三十载，无有不亲人。如今马大人一死，他是皇上的三品职官，这就不好办了！”余化龙说：“你不知道，我把女儿给了马大人，现已过了门，我们是骨肉至亲。”孟基说：“我倒有所耳闻。”正说话间，有人进来禀报说：“刘老英雄捉住刺客了。”孟基、余化龙说：“请刘老英雄进来。”不多时，刘云进来说：“二位贤弟尚未安歇。”余化龙说：“事情烦琐，我们哥俩正在说事，不想兄台把刺客捉住了，不知是哪个贼人？”刘云说：“是金须道赵智全”

余化龙吩咐手下人把赵智全带到里面来，说：“赵智全，你好大胆量，你在全真观时，也常到连环寨来，我二人与你有一面之交，你乃是出家人，在庙里享自在之福多好，为何来此做作恶行凶之事？现在金清又派你前来行刺，这是怎么一段事？说了真情实话便罢，如若不然，把你碎尸万段。”赵智全说：“余化龙，你若要问，我原本跟众差官没仇，只因金

眼雕追我徒弟清风，后来马玉龙等一去，弄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就是这个仇。”余化龙说：“今天要是把你放了，你是否还帮着金清造反？”赵智全说：“你要真把我放了，我就回全真观，如能把庙给我，我一定痛改前非。”余化龙说：“我也不害你，任你凭自便，你如回金清那里去，我再拿住，可就不能放你了，你回全真观，官兵决不拿你。”说完话，便把赵智全放开。赵智全口念无量佛，说：“别的我也不讲了，咱们他年相见，后会有期，我走了。”说罢，老道便下船去了。这二位总算做了一件好事，那老道坐着小船，诈出四道套口，离开了是非场，竟自隐遁而去。

这里余化龙又叫人往各船去知会一声，要小心留神，千万不可大意，适才已拿住了刺客。众人都听明白了，赵友义就说：“人家敢有人来行刺，咱们就没有一个去中平寨把金清拿来？”赵友义刚说完这话，只见一位英雄气得须眉皆张，更换了衣服，要前去刺杀金清。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六〇回 捉刺客细问贼情 设妙计群雄被困

话说赵友义等人听说拿住刺客，便谈论起来：“人家有人敢来，咱们就没人敢去么？”话犹未了，旁边有一人说：“此乃小事，待我前去捉拿金清，管保把他生擒活捉，到钦差彭大人的公馆献功。”众人一看，乃是碧眼金蝉石铸。武杰说：“石大哥，你要真能把他拿来，余贼不战自退。”石铸说：“今天我不能去，明天再去，如其前来讨战，你我众人就跟他决一死战。”

书中交代：金钱豹金清在大寨等候赵智全去行刺，一夜不见回来，心中甚是烦闷，便聚集众位寨主商议军情大事。内中有红果山八猴之内的飞刀太保侯起龙说：“老寨主不要忧闷，我想赵智全也不致被人拿住，其中必有缘故。我倒有一条妙计，愿在老寨主台前奉献，管保把前来的众差官全都困在连环寨。”金清说：“你有什么妙计？快些说来，如果真好，我可以重用于你。”侯起龙说：“他们扎营都在北山根，老寨主可调后八寨的人，来与我们十六寨聚在一处，把他们三面一围，也不跟他打仗，老寨主只在外面巡寨，他要往西杀，咱们由东抄他的后路；他要往东杀，咱们由西面抄他的后路；他往北杀，老寨主就由东西两面去抄，叫他首尾受敌。他没法出来，人困马乏，粮草又不能进去，那时咱们大杀一阵，就

能杀他个片甲不留。”金清说：“既然如此，把青毛狮子吴太山等八个人调来，今天也不必跟他打仗，安置好了，明日你们红果山在东边，后八寨围西边，水八寨在北，我带着凤凰山的八鸟在外巡风，围他一些日子，他的粮草一断，就可成功。”接着，他把众位寨主全都请到大寨，大排酒筵。众人到齐，金清又把此计向众人述说一遍。众家寨主说：“老寨主请放宽心，量他们有多少人，余化龙自己以为勇猛，老孟基老而无能，董老道有知事务，他们一共不过几千之众，咱们这四十八寨，每寨三千人，就有数十万之众，要打他两家，不费吹灰之力。”大家商议好了，酒散后各归本寨，调齐兵船，静等明天开兵。金清自己也喝得醉醺醺地站起来，回归后寨，有人伺候他安歇了。外面喽兵巡更守夜，严加防守。

书中交代：碧眼金蝉石铸浮水来到船的左近，侧耳一听，三五成群，二五一伙地正有人说话。一只船上有人说：“刘大哥，咱们这大寨怕要坏。”那人说：“当初老寨主就不应害忠义侠马大人，把他诓在卧龙坞，这才惹得刀兵四起。这孟家岭和余家坡，如今竟帮人家。董老道跟咱们老主交好，每月给他庙里三石米，十斤海灯油，给他修庙，还是少寨主的师父，如今也成了仇人，帮着办差官跟咱们打起仗来了。你少说话吧，屋里说话，外头有人听，倘被巡寨的听见，一回禀老寨主，这个乱就大了。今天老寨主在大寨请众位寨主合约，就不叫说，你偏说。”石铸听了听，不再言说了，这才轻轻上了岸，扑奔中平寨。

他蹚越房脊，身体玲珑，如走平地，到了后面一瞧，这个院子是中平寨前山的北跨院。石铸来到北房的前坡，一个

珍珠倒卷帘，往房中一瞧，靠北墙一张八仙桌，墙上有一张字画，一边一副对联，上面写的是：“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八仙桌上搁着一苗蜡烛灯，椅上坐的正是金清，在桌上扒着，胳膊底下压着一本书，信佛瞧书瞧困，睡着了的样子。石铸一想：“我进去先给他一刀，在腿上或膀子上伤他一处，把他按倒捆了，找回营去，倒是一件奇功。”石铸胆子往上一撞，拉出佩刀蹿了下来，掀帘进去就是一刀。谁知这金清却是个假人，他脚下一软，就落在翻板之下。底下有四人，值宿的头目正是飞云和尚。他见上面掉下一个人来，连忙叫手下人拿绳子捆上。飞云一瞧是石铸，不禁哈哈一笑，说：“石铸，你也有今日，和尚爷跟你仇深似海，回头我先拿你去见寨主爷，然后把你刎了。”石铸破口大骂，说：“石大爷中了你们诡计，该杀该刎，石大爷认了命了。”候至天亮，金清升座大帐，飞云上去回话，说：“回禀老寨主，昨天晚上在迎晕轩捉住刺客，乃钦差彭大人的差官石铸。他前来行刺，已被我拿住，请寨主把他刎了，给我等报仇。”金清说：“把他带上来，我看看是怎么一个人物？”不多时，由外面把石铸押上来，绳捆二臂，众人叫他跪下。石铸破口大骂，说：“你们这些该死的办徒，我老爷乃皇上的命官，焉能跪贼？”金清说：“我自有办你之法。”即派精明喽兵十名看守，不准懈怠，如让贼人逃走，便拿这十人是问。十名喽兵答应下去。

不多时，外边有人来报说：“吴太山的八寨人已移在青莲岛安营；红果山的八猴带本部战船，在青莲岛东边安营；水八寨带本部战船，在青莲岛正南安营。”金清吩咐齐队，挑了战船一百只，带着凤凰山的八鸟，一直扑奔正北，来到余化

龙安营之处。水山寨在左边，凤凰山八鸟在右边，金清在当船上，带着飞云、清风和二鬼，将战船一字摆开。只见正北的闹海蛟余化龙、巡山虎孟基，早传下令来，派花枪太保、花刀太保、飞叉太保、飞刀太保带二百枪手，二百步兵挡住东面红果山的八猴；魏国安、姚广寿、曾天寿、钱文华四人带着马玉龙的二百子弟兵，挡住西南吴太山众贼；南面由余化龙、孟基、金眼雕和伍氏三雄，带着武杰、纪逢春、李环、李佩、冯元志、赵友义、银头皓首胜奎，小神童胜官保、小玉虎李芳、小太保钱玉。把队伍刚派好了，正要开兵，小神童胜官保用手往山坡上一指说：“邱爷爷，我干爷马玉龙来了。”众位英雄往东山坡一看，只见马玉龙头戴包耳护项麒麟盔，身穿麒麟宝铠，怀抱湛卢宝剑，后面还跟着一人，手拿镔铁钢杵，直奔大队而来。不知马玉龙从何而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六一回 忠义侠巧遇猛汉 赛达摩怜惜孤儿

话说金钱豹金清，带领前后左右四十八寨英雄，在青莲岛与闹海蛟余化龙、巡山虎孟基两下开兵。公馆的众位差官和老少英雄，知道马玉龙死在卧龙坞甚苦，要给忠义侠报仇。大家正要开战之际，胜官保用手一指说：“众位请看，马大爷来了。”众人抬头一看，只见马玉龙怀抱湛卢宝剑，头戴包耳护项麒麟盔，身穿麒麟宝铠；后面跟着一位大汉，身高一丈，头大项短，面似乌金纸，黑中透亮，头上青绢帕罩头，身穿青绢裤褂，足下薄底靴子，怀中抱着降魔杵，从东山坡往北而来。

书中交代：马玉龙从何而来呢？那一天，他来探连环寨，大战金清，中了谎军之计，进到卧龙坞，那个地方鹅毛俱沉，他如何又能活了？这内中有一段隐情，人要不该死，总是五行有救。马玉龙本是忠心赤胆，为人正直，又何至遭这样的恶报。原来马玉龙的船往卧龙坞撞去，水一打转，他看事情不好，急往水里一跳，倚仗着平生的武艺，水性高强，想要浮水逃走，不想水力甚大，由不得人力，被水冲着，忽然在水面摸着一根碗口粗的绳子。马玉龙抓住这根绳子，顺着往西南扑奔，只见前面透出亮光，便用手扶着绳子，扑向亮光来。到切近一看，见是万山丛中，山连着山，也不知有多远。

马玉龙正在发愣，只见由山坡上跑下一个人来，身高丈余，赤身露体，一身黑寒毛，来至切近，“哎哟”一声，说：“哪里来的这个小子，跑到这里来洗澡，爷爷这洗澡的地方，不许别人洗，你来洗澡，爷爷把脑袋给你掰下来。”说着跑了过来，甚是凶勇，就要揪马玉龙。马玉龙看他是一个浑人，不肯用宝剑伤他，待他伸手来抓，马玉龙用手一接腕子，底下一腿，就把那大汉踢了一个筋斗。马玉龙说：“你是何人，说明来历，我饶你不死。”这个大汉说：“你真有能为，能把你爷爷踢倒躺下，你要问我，我是这坞里龙王庙的和尚，我是带发修行的叫孙宝元。”马玉龙说：“既是出家人，为何说话这般莽撞？你师父叫甚？”孙宝元说：“我师父叫赛达摩正修。”马玉龙说：“你师父可在庙里？带我前去见你师父。”孙宝元说：“我师父不在庙里，头七天就上九陵山采药去了。临走留下话来，叫我看庙，等着一个贵人，他姓马叫马玉龙，来探连环寨，在这里受困，叫我救他，就是我出头的日子。我等得好急，也没见个姓马的来。”马玉龙说：“我就姓马，你师父怎么告诉你的？”那大汉一听，趴在地上叩头说：“我师父能掐会算，不拘什么事，总要应验。他叫我在庙里等着他，今天既是你老人家来了，跟我上庙里去吧。”

马玉龙这才跟着孙宝元，绕了两个山弯，来到了卧龙坞上面。这座庙是一层殿，东西各有配房三间。孙宝元推开角门，把马玉龙让进东配房，一看里面有几张硬木桌椅条凳。马玉龙问道：“你是哪里的人？因为什么出了家？家中还有什么人？是怎么一段情节，你说给我听。”孙宝元说：“这些事情我一概不知道，我师父走的时候留下话来，说你老人家要问

我的话，这里写的有一本书，给你一瞧，你就知道了。”说着进到里边屋中，拿出一本书来，搁在马玉龙的面前。马玉龙打开一瞧，心中方才明白。

书中交代：这孙宝元原是庆阳府东门外孙家堡人，他父亲叫孙殿荣，家业富有，娶妻韩氏。孙殿荣有一个表弟，名叫杨坤，自七岁父母双亡，家中无靠，就跟着孙殿荣攻了几年书。杨坤很精明，也帮着料理家务，到二十岁时，表兄孙殿荣死了，他就娶了妻子，与表嫂韩氏同居度日。那时孙宝元方才三岁，杨坤之妻刁氏对杨坤说：“你我在这儿过日子，将来表嫂一死，宝元也长大了，你又不姓孙，这分家业算谁的？”杨坤说：“算孙家的。”刁氏说：“你糊涂，我倒有个好主意，咱们把表嫂害了，小孩子懂得什么？把他一甩，这份家私还不是我们的么？”杨坤本来不是安善之人，听他媳妇一说，就把良心昧了，说：“你不用着急，这两天表嫂正病着，我给他买些毒药，把她毒死，她娘家也没人。”刁氏说：“很好，急不如快。”两人商量好了，见韩氏病得沉重，便假装好意，买了毒药来把韩氏毒死，又买来衣衾棺槨，办了白事，亲友也不知道，就给埋了。剩下孙宝元，终日被他们打过来，骂过去，小孩子懂得什么。

这一天，孙宝元在街上玩耍，遇见赛达摩正修募化十方，从此路过。和尚本来有些来历，一见孙宝元长得不俗，又见乡中人三群五伙地凑在一处，纷纷议论孙宝元家中的事，说当初孙宝元之父殿荣，怎么拉扯杨坤，如今反被杨坤害了！赛达摩正修过去拉着那小孩子的手看了一眼，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这孩子有不白之冤，叫他在家，恐怕还有大祸，莫

如老僧发一个慈悲，将他带到山中，也可以叫他学点能为。”说罢，四顾无人，就把小孩抱起来，回到了连环寨龙王庙。养到六七岁上，便慢慢教他一些能为。这孩子天生的浑浊，教给他的能为，不过会了十之一二，但却有天生的膂力。正修没事，又去孙家堡把他家的事访得真真确确，常常对孙宝元说，无奈这孩子又记不住。他来到这庙中十四年，已经十八岁了，正修也教他练些水里的武艺，平常就在山里打野兽。他打来了鹿，把皮剥了，吃了肉，又将剩下的鹿筋拧了一根绳，有二十余丈长，用铁钉钉在石缝里，他揪着这根绳天天洗澡浮水，胆子越来越大。在东北这边，也是个山窟窿，他把绳子用大钉钉在上头，天天揪着绳子洗一个来回。马玉龙如不是摸着这根绳子，他也就死在这里了，这总是天意如此，该当早有人给他预备下来。

孙宝元把马玉龙让到庙里。马玉龙一看这本书，已把孙宝元家内的缘由看得明明白白。马玉龙看罢，说：“孙宝元，你师父留的这书，我看明白了。他去采药，叫我等他，你在这庙里吃什么呢？”孙宝元说：“我师父给我留下米了，我有打来的野兽肉。”马玉龙说：“我就在这里住几天吧。”一连住了四五天，正修也没回来，又等了两天，实在等烦了，这才问孙宝元：“你会使什么兵刃？”孙宝元说：“我使杵，还会打龟背驼龙爪，人送我外号叫云中虎混海金鳌。”马玉龙说：“你有个师弟，叫小玉虎李芳，你可认识？”孙宝元说：“我认识。”马玉龙说：“既然如此，你把庙门锁好，跟我奔连环寨去吧！”二人这才来到青莲岛，要大战金钱豹金清。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六二回 马玉龙独斗金清水八寇败阵逃命

话说马玉龙带着云中虎混海金鳌孙宝元，出了卧龙坞龙王庙，想要径奔连环寨。方一出庙门首，孙宝元说：“我师父来了。”马玉龙抬头一看，由西山坡来了一个和尚，身高八尺，披散着发髻，打着一道金箍，身穿百衲僧衣，面皮微黑，黑中透紫，相貌雄壮，真似达摩老祖。马玉龙看罢，止住脚步，等和尚来至近前，便上前躬身施礼，说：“久仰师父法名，如雷贯耳，今日得遇尊颜，真乃三生有幸。”和尚合掌当胸，打一问讯，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说：“对面原来是马大人，老僧今天赶回，就为面见大人，快请到庙中一叙，还有细情要讲。”马玉龙说：“好。”孙宝元又过去给师父叩了头。三人这才转身回到庙内，来至禅堂落座。

和尚复与马玉龙见礼，说：“我到九陵山采药，特意赶了回来，求大人格外留一分功德。大人这次脱险，老僧早已算定。上天有好生之德，大人回到军营，千万要留一分善念，连环寨虽然罪大恶极，大人不可杀戮太甚。”马玉龙说：“谨遵法师指教，我自生人以来，即便是在当年占龙山之时，也未妄杀一人。现在跟大人当差，已然高升一步，我焉能妄杀无辜？”正修说：“好，这连环寨四十八寨，罪在一人，余人可放者放，可从轻者从轻。”马玉龙说：“我等临时见机而作，决

不能妄杀。”正修说：“我看大人五官清秀，将来必定显达，真乃国家柱石之臣。贫僧山野之人，妄谈国事，望求大人海涵。”马玉龙说：“多承法师指引迷途，谨当从命。我原打算今天径奔连环寨，把令徒带去，一来可以为我引路，如愿跟大人当差，我必尽力保举，将来也可得一官半职。”正修说：“好，此子家门不幸，有不白之冤，还求大人多加提拔。”马玉龙说：“是了，凭他这身能为，人也朴实，将来前途有望。”正修说：“今天天色已晚，明日再去吧。方才贫僧袖占一课，明天他等在青莲岛交兵，大人此去，正好可以解围。”马玉龙说：“是。”

这才叫孙宝元前去做饭。正修陪着马玉龙吃完了饭，二人对坐，又谈了些因果。马玉龙知是一位世外的高僧，便说：“老和尚，据我看来，人生世上，都是虚名假利，真不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倒是一场乐事。”老和尚说：“凡事自有定数，大人是为了国家，非老僧可比。”二人说了半天，尽欢而散，各自安歇。

次日起来，用过早饭。正修说：“大人今天起身，奔青莲岛正好解围。”马玉龙叫孙宝元收拾自己的兵刃，给师父磕了头，叫他在头前带路。山路崎岖，过了几道大岭，远远就听见金鼓之声，震动天地。顺着山坡往西，绕过这道大岭，他一瞧，眼前正杀的难解难分。马玉龙一声喊嚷，说：“众位老爷们，久违少见，我马玉龙来也。”

闹海蛟余化龙一瞧马玉龙没死，自然心中欣悦。大家齐声说：“大人可好？”马玉龙跳上船去，把孙宝元向大众引已毕，说：“众位闪开，待我与金清分个强存弱死。”余化龙说：“且慢，大人前者落到卧龙坞，怎么能活命？这位孙宝元又是

怎么一段情由？马玉龙便把以上之事，向众人叙说一遍。

金清见马玉龙没死，就是一愣，心说：“莫非他是神仙，我们这连环寨，就是会水的进了卧龙岗，也准得死，他竟能不死，实在奇怪。”水八寇一个个都胆战心惊，想着马玉龙的能为必然盖世。马玉龙赶过来，到了船头，说：“金清，你太不知自爱！你兄长无故帮着韩登造反，杀伤无数官兵，被我剑劈，死之不屈。你又叫你儿把印信盗来，是我误中了你的诡计，哪知道上天保佑，遇见了贵人，将搭救，这就是吉人天相。你要知时务，立即息事罢争，把我们的人放出来，你自己到公馆请罪，大人有好生之德，也免生灵涂炭之苦。你自己斟酌，若不听我的良言相劝，休得怨你家马大人做事狠毒。”金清说：“好，咱们两人开他一仗，如输给你，我甘拜下风，束手被擒；你如输给我，又该当如何？”马玉龙说：“我如输给你，就把人马退回，不打连环寨，两罢干戈，大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

说着，这金清一摆手中镔铁狼牙钏，刚要过去，水里滚王墩一旁说：“老寨主闪开，待我拿这该死的囚徒。”一摆手中双刀，跳过来照定马玉龙劈头就剁，马玉龙用手中湛卢剑相迎，两个人在船头走了有七八个照面。王墩一想：“要在水里，凭我的水性可以赢他。”想罢，往水里一跳说：“马玉龙你来，咱们两个在水里战三百合，如若逃走，不是英雄。”马玉龙哈哈大笑，说：“哪个怕你？水里就水里。”说着话，跳下水去，一摆宝剑，照贼人刺去。两个人在水里走了五六个照面，马玉龙一剑将王墩左耳削去，吓得这贼人抱头鼠窜逃走了。马玉龙不忍伤他性命，往后一撤身，王墩败了下去。这

时又有浪里钻刘迁跳下水来，一摆钩镰枪，照马玉龙分心就刺，要替王墩报仇。马玉龙闪身躲开，用剑相迎，两三个照面，一剑把刘迁左腿刺伤，这刘迁也逃命去了。马玉龙剑下留情，又把贼人放走。

书要简短，水八寇一个个跳下来，都不是对手，马玉龙一连战败八人，这才翻身跳上船头。金钱豹金清一摆狼牙钏，照马玉龙刺来。马玉龙说：“金清，尔等一拥而上，你家马大人如用一个帮手，算我不是英雄。”金清并不答话，摆狼牙钏照马玉龙就刺，马玉龙用剑相迎。官兵和喽兵在两边擂鼓助阵，二人在船头上一阵大杀，彼此战了足有一个时辰。金清年迈，只累的力尽精疲，转身要走，打算要败回本队。马玉龙施展出野战八方藏刀式，一腿把金清踢下水去。贼人余党甚多，忙把金清救回。两边各自鸣金，收兵息战。

马玉龙率领大众，回到水师营内，到了中军帐，有金眼雕、伍氏三雄、刘云、刘天雄、邓飞雄、余化龙会合在一处，向马玉龙说：“此事该当如何办理？我等已然回明大人，带领官兵前来，无奈贼党甚众，屡次开仗，这连环寨亦非一时可破。”马玉龙说：“我想今天贼人败了回去，必生诡计，可先派人巡查前后营，护守粮台要紧。”这才赶紧传令，派神枪太保钱文华、神拳太保曾天寿、追云太保魏国安、飞行太保姚广寿、飞叉太保赛专诸、赵文升、飞刀太保小孟尝、段文龙、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八个人巡查前后营。晚上传了口号，中军帐聚众摆酒，大家给马玉龙接风压惊。正在吃酒之际，忽听外面一阵大乱，又有一宗岔事惊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六三回 吴太山献计行刺 八太保捉拿贼人

话说马玉龙同着众人，正在中军帐开怀畅饮，交谈叙话。天交二鼓之时，忽然一片声喧。书中交代：只因金钱豹金清打了败仗，回到中平寨，就把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八寨和水八寨四十八寨的寨主一并调齐，在中平寨摆上酒筵。金清这才说：“众位英雄，我这连环寨有天生地长的出产，是万年不穷之地，各矿所出的金银，足够每年兵饷。只因我兄长跟彭大人作对，马玉龙领兵来搅闹连环寨，我若不一阵将他杀退，真乃连环寨心腹之患。他如今在青莲岛屯兵，也不能善罢甘休。再说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内中有青毛狮子吴太山说：“老寨主，我自来到连环寨，寸功未立，多承老寨主厚爱，派我综理八寨，今天我倒有一个浅见，要跟老寨主商议。”金清说：“吴大哥，你我系故旧之交，再者俱是绿林，现在就如同一家人，何必这样客套，有什么高见，快快请讲吧！”吴太山说：“我想马玉龙乃一勇之夫，年轻见浅，内中就是孟基、余化龙，倒是连环寨心腹之患。余者都是外来的，对这里的地面不熟，不足为虑。如能先把他两个除掉，就好办了。前番金须道赵智全前去行刺未成，被获遭擒，因此无脸回来见老寨主。小弟不才，愿带着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大斧将赛

咬金樊成、赤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这七个人，今天晚上要快船一只，精明强悍的水手二十名，我等去到青莲岛，先派人烧他的粮台，然后刺杀巡山虎孟基、闹海蛟余化龙，叫他首尾不顾。这一阵要是成功了，明日老寨主率领大兵，再捉拿朝廷的差官，可不费吹灰之力。”金清说：“好，既是吴大哥肯努力上前，真是愚兄的左膀右臂。”吩咐家人摆酒，给吴老英雄助阵。金清拿过酒壶，亲自给吴太山斟了一杯酒，说：“吴大哥，请吃这一杯酒，以壮行色，今天真要把这件事办好，你我一世在连环寨同享富贵。”吴太山连饮了三杯，直吃到初更时分。

吴太山把那七个人叫过来，向樊成说：“樊贤弟，你我原本是河南人氏，与金翅大鹏周应龙在紫金山啸聚，只因赃官彭朋升任河南巡抚，把你我害得竟无立锥之地。后来到了口外画春园，又被彭朋所害。如今到这连环寨，蒙老寨主厚爱，命我为一寨之主。人生世上，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枉为人。”大家说：“老寨主既然努力，我等愿助一臂之力，你我就此起身。”此时，二十名水手以及快船一只，早已备齐。八个贼人收拾利便，暗带短刀，金清送出了内寨门。八个人来到外面，上了船只。中平寨离青莲岛有十五六里之遥，朦胧月色之中，吴太山站在船头，往正北看去，只见一片灯火之光，锣鼓掌号，巡夜守更之声，空谷传音，听的甚真。吴太山说：“咱们的船，不要奔他的前营门，那里必有巡更守夜之人把守。咱们扑奔正东，绕道奔他的后营。”一个水手说：“如要奔正东，那里有座卧牛岭，底下有个黑角洞，可以藏几只船。咱们先把船靠住，我下水到官军营打探明白，再请众

位寨主前去动手。”吴太山说：“甚好。我看你很伶俐，要把这件事办好，我必保举你做个大头目，你姓什么？水手说：“我姓吴，叫长寿。我带一个人去，他叫宋尽忠，水性很好。”吴太山说：“甚好。”

这才拨船头来到卧牛岭，果然是一片山坡，底下可以藏船，相离青莲岛扎营之地，不过两箭之远。吴太山就叫吴长寿、宋尽忠二人前去哨探。两个人翻身跳下水去，很快来到官军营的船边，就听上面在问巡查口号。吴、宋二人见船上支着风灯，有人说：“刘大哥，今天这东边是咱们守汛。马大人已传下令来，说今天金清一败，他必施展诡计，晚上要不是来偷营劫寨，就是派水鬼来钻船底，再不然就是放火烧粮台，或者行刺，务须小心留神。”又听一人说：“二弟只管放心，马大人这样能干，咱们这里的英雄也不少，谅金清那些毛贼草寇，他不来便罢，若要来时，也是枉死城门挂号，钩魂帐上题名，不过只是送死。”这时正交二更二点，吴长寿、宋尽忠两人回到船上，说：“老寨主，前面果有预备，方才我二人听兵丁说，已派人巡查各处。”吴太山说：“好，咱们事不宜迟，管他有什么防备没有，胆小焉得将军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吩咐撑船贴到官军营的船边，叫樊成、马道青、戴成三个人径奔正北，去烧粮草堆。又叫唐治古、杨治明进中军帐刺孟基、余化龙、马玉龙。唐治古二人点头答应。吴太山这才叫他两个同伙吴铎、武峰，各拉兵刃，见一个，杀一个，先把为首的杀几个，再作道理。

且说樊成、马道青和戴成三人，扑奔正北，走了不到一里之遥，只见前头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得如同白日。有

四个人挡住去路，正是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飞叉太保赵文升、飞刀太保段文龙。这四个人由西往东，曾天寿等四人由东往西，查到营门为度。忽见陆地飞行，过来了三个人。刘得勇把枪一擎，刘得猛把刀一横，一声喊嚷说：“小辈哪里走？太保爷在此等候多时。”樊成一摆刀，说：“小辈趁早躲开，休要挡寨主爷的去路。”刘得勇抖枪照贼人分心就刺，樊成用刀一推，打算跟进又是一刀，不想刘得勇一撤身，使了个反背倒劈势，盖顶砸去，樊成躲避不及，一歪头，就砸在左肩头上，啪嚓一声，樊成几乎栽倒，已把肩头打肿。马道青摆刀径奔刘得勇，戴成也上前协力相帮，四家太保各逞雄威，与三个贼人杀在一处。船上兵丁皆都知道了，立时传锣下去，喊拿奸细。正在动手之际，只听得中军帐锣声一响，出来一人，说：“众位闪开，待我来。”樊成听说话之人声音洪亮，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只见来的那人，好似神判钟馗，身高八尺，挥着红毛宝刀，窜了过来，正是千里独行侠赛判官邓飞雄。他在中军帐吃酒，忽听外面传锣一响，自己拿着红毛刀出来探听，见四位太保同贼子交手，他便一声喊嚷：“好贼，胆敢前来行刺！”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六四回 众山寇闻败各逃生 金钱豹决意战侠义

话说邓飞雄手使宝刀，截住大斧将赛咬金樊成、亦发灵官马道青、赛瘟神戴成。这三个人正与四位太保杀得难解难分，邓飞雄赶到说：“众位闪开，待我捉拿这些贼子。”一摆刀扑奔樊成，说：“来者贼人，通上名来，你家千里独行侠邓太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樊成通了姓名，一摆鬼头刀，照邓飞雄劈头就剁。邓飞雄用宝刀一找，呛啷一声，便将鬼头刀削为两段。樊成见事不好，回身要走，焉能走得了？邓飞雄往前赶了一步，手起刀落，竟把那樊成削为两段。赤发灵官马道青一瞧，气往上冲，说：“好鼠辈，胆敢杀我兄长，待我拿你报仇雪恨。”一摆手中朴刀，扑奔邓飞雄搂头就剁，邓飞雄用宝刀一迎，贼人撒身躲开，各施所能，走了七八个照面，被邓飞雄一脚踢倒，把马道青捆上。戴成想着要跑，已被飞叉太保赵文升、飞刀太保段文龙、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四个人将他围上。戴成抖起精神，跟四人动手，走了七八照面，被赵文升一飞叉刺在左肋，贼人翻身栽倒，被众人捆上，解往中军帐去。

这时忽听正南一片杀声，邓飞雄带了四太保又扑奔上前，来至切近一看，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得有如白昼，正是神枪太保钱文华、神拳太保曾天寿、追云太保魏国安、飞行太

保姚广寿四位太保跟两个贼人交手，一个身躯高大，一个矮小，正是金眼骆驼唐治古、火眼狻猊杨治明，彼此杀得难解难分。邓飞雄一声喊嚷，说：“四位英雄，不要放走了这两个贼人！我们已然杀了一个，拿住两个了。”说着话，摆刀方要过去，就见正东上青毛狮子吴太山、双麒麟吴铎、并獬豸武峰三个贼人赶到。邓飞雄不能去帮曾天寿，便回身扑奔吴太山。吴太山带着两个同伙，正想要奔中军帐刺杀孟基、余化龙，给唐治古、杨治明打接应。走到这里，见前面灯光照得如同如白昼，迎面来了一人，貌似神判钟馗，手持红毛宝刀，威风凛凛，挡住去路。吴太山把刀一顺，说：“来者你何人？敢挡我的去路。”千里独行侠赛判官邓飞雄道了名姓，就一摆红毛宝刀，扑奔吴太山而来。这老贼屡次漏网，其滑无比，当年在河南无恶不作，杀人无数，今天遇见邓飞雄，这也是天网恢恢，该当遭报。邓飞雄刀法纯熟，两个人走了七八个照面，宝刀已将贼刀削为两段，老贼回身要走，邓飞雄往前一赶步，一个反背倒劈势，竟把老贼劈为两半。吴太山一死，吴铎、武峰见事不好，转身逃命，焉想到刘得勇、刘得猛两个把吴铎截住，赵文升、段文龙两人把武峰截住。二贼一见，胆裂魂飞，段文龙一刀把武峰劈死，吴铎被刘得勇一枪扎死，就将三个人的头割了下来，交手下兵丁悬挂辕门号令。那边也早将唐治明、杨治古拿获。这八个贼人，是杀了四个，拿住了四个。

邓飞雄同八太保将这四个贼人解回到中军帐，面见马玉龙。众人一讯问，这四个贼人也不敢隐瞒，就把吴太山在金清面前献计行刺，来烧粮台的话细说了一遍。马玉龙吩咐不

必往下多问，把四个人绑出去砍了，叫军卒将首级号令营门。仍叫八太保巡查前后营，派邓飞雄护理粮台，诸事须要小心慎重。等候天明，再捉拿金钱豹、金清。马玉龙又派人在中军帐分前后夜值宿。众人安歇，一夜无话。次日早晨，马玉龙等用过早饭，调齐了大队，径奔中平寨，要去捉拿金清。

书中交代：金清自吴太山等八人走后，又派红果山八猴巡查前后营，派凤凰山八鸟护守粮台。他同水八寨众人在中军帐安歇，自己翻来覆去，心如乱麻，想那八个人一去，要能够杀了马玉龙等还好，倘有不测，又该当如何？若弃走连环寨，竟无立锥之地。思前想后，一直到了三更，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正在心神恍惚之际，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人，正是自己的兄长滋毛水虎金亮。此时金清因把金亮之死忘了，忙问兄长从哪里来的？金亮说：“贤弟，皆因我一时被韩登所骗，误遭毒手。贤弟不可违抗天命，你的事也不好。我本有许多的话要向你说明，天已不早，贤弟诸事都要忍让。”说完了话，回身就走。金清说：“哥哥慢走，我有话说。”连叫数声不应，自己正要追去，心中一急，睁眼醒来，乃是一梦。听听外面传锣，正交三更三点。自己心中忧惧，莫非这连环寨要把守不住，但我又岂肯让它落到他人之手？明天我调齐大队，跟马玉龙一死相拼，如得胜便罢，如不能胜，老夫便横刀自刎，以免被获遭擒。

直到天亮，早有探子来报：“吴太山等俱皆被获遭擒，人头号令青莲岛。”正说着，又有人来报：“三眼鳖余通、闹海金甲王宠两人弃寨逃走，不知去向。”接着又有人禀报：“前八寨的截江太岁郭明，前来禀报。”金清吩咐叫他进来，郭明

来到里面说：“老寨主，大事不好了，现有镇江龙马德、探江龙马江二人不辞而走。”金清说：“好，别人见我事败逃走还可，惟有马德实在不该。罢了！我走了子午运，他等俱来跟随，如今见我消败，竟各自逃生，真乃可恨可气。郭明，你赶紧聚集众英雄前来，今天要跟马玉龙决一死战。”聚将鼓一响，金清升座大帐。水八寨的水里滚、浪里钻、水上漂、不沉底、翻江龙王、闹海哪吒、双头鱼、水中蛇八家水寇，连郭明都在两旁伺候。等的工夫不小，仍不见红果山八猴、凤凰山八鸟前来。派人前去哨探，不多时回来禀报说：“红果山八猴已逃奔孽龙沟，凤凰山八鸟也回归凤凰山去了。”这时，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赶到大寨，参见金清。金清说：“众位，现在就剩你我十几个人了，不走的，总算是我的心腹。昨天我打了一个败仗，马德便不辞而别。老夫这条命不要了，众位可助我一膀之力，今天同马玉龙一死相拼。”

这才调齐兵船，挑能征惯战的水卒二千，俱穿水衣水靠，各拿三截钩镰枪。金清的船在当中，他手擎铁狼牙钏，金茂远在他的背后侍立。左边船上是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截江太岁郭明，这五个人各持兵刃；左边船上是水八寨的八位寨主，俱都戴分水鱼皮帽，穿水衣水靠。起队炮一响，扑奔青莲岛而来。今日金钱水豹非往常可比，人单势孤，要与马玉龙分一个强存弱死。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六五回 忠义侠战败水八寇 飞云僧逃走尹家川

话说金清率领水寇和二千水卒喽兵，离青莲岛不远，见马玉龙已把战船排开，站在船头，怀抱宝剑，一千众家英雄，俱都是虎视眈眈。金清把狼牙钏一顺说：“马玉龙，今天跟你分个强存弱死。”马玉龙说：“金清，你是匹夫之辈，昨日你说要是败了，便跟我到公馆去请罪，今天你不应前言，真不知道自爱。”金清一闻此言，臊得面红耳赤，摆狼牙钏扑奔马玉龙说：“小辈，老夫与你一死相拼。”马玉龙用宝剑相迎，两个人就在船头大战了五六个照面。马玉龙把宝剑的招数一变，施展出八仙剑的门路，又是三五个照面，一剑就把狼牙钏削为两段。金清吓的颜色更改，想着要走，才一转身，被马玉龙一腿踢在左肋。金清栽倒船头，被马玉龙生擒活捉。水八寇一看事情不好，个个翻身跳下水去，各自逃命去了。

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同截江太岁郭明坐着一只小船，扑奔正北山坡逃走。官兵齐声呐喊追赶，追云太保魏国安、飞行太保姚广寿、神枪太保钱文华、神拳太保曾天寿、飞叉太保赵文升、飞刀太保段文龙、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这八个在前头顺着山坡呐喊：“飞云、清风、焦家二鬼，你等往哪里逃走？今天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地，你还想逃命么？”飞云一面跑着，一面说：“我自幼在这里最熟，只要过了这断

梁山涧道，把铁索轿一拉，他们就不能追了。过去一到尹家川，那就是我的家。”清风说：“甚好，你我快走为是，这连环寨都不是他人的对手，何况你我几个人？”贼人正往前跑，八太保各执兵刃追下来了。

这座山高有四里，上面有一道涧沟，东西长有十余里，南北宽有四丈，有一条铁索桥放下来，连环寨的人能上尹家川。飞云到了桥边说：“拉下来，叫我等过去。”值班的一看，原来是少寨主回来了。飞云僧老家是伊家川，那贼人连忙把桥放下来，请少寨主过去。飞云、清风等刚一上桥，追云太保魏国安等人也已追到，首尾相距不过五六步远。飞云等刚下桥，北边八家太保已上了桥。飞云直喊：“快拉桥。”手下人不敢不拉，一齐上前用力，大家一拉桥，就把八位太保拉了过去。八位太保此时再要回来，却也回不来了。众人说：“也罢，只好听天由命了。”那八太保奔到桥北，刚一下桥，众听差的各摆兵刃过来截住。飞云、清风等一直奔下山，往北逃窜去了。这些家丁如何挡得住八位太保，被刘得勇、刘得猛接连砍倒数个，余者俱皆四散逃走。八位太保往前苦苦追赶，要把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拿住。

飞云、清风等一面跑着，飞云说：“只要我叔父在家就好办，倘若他老人家不在家，可就糟了！”清风说：“他老人家要不在家，会上哪里去呢？”飞云说：“那可没有准，他老人家时常出去访友。要不在家，就只剩我兄弟，他没有多大能为。”说着话，转过山坡，在半山中一瞧，见一座大寨，寨外有二百多名喽兵，正在那里站立，一看见飞云，齐声说：“少寨主回来了。”飞云说：“后面有人追下我来，你等赶紧齐队，

给我抵挡一阵。”说罢，带着清风等往里奔去，就看见他兄弟一枝花尹庆，正由里面出来。飞云说：“了不得了！后面有人追我下来。”尹庆说：“我先去堵挡一阵，你赶紧进去告诉老寨主，设法来拿他们。有多少人追下来了，可曾将桥拉起来？”飞云说：“追过七八个人来，已将桥拉上。”尹庆赶紧将手下二百多人一字排开，说：“兄长，快请进寨去，我堵挡一阵就是。”

他伸手抄了一口大砍刀，领着众人走了半里之遥，就见把守山涧浮桥的人赶来说：“少寨主，可了不得啦！你去吧，后边的人追下来了。”尹庆说：“不要紧，都有我呢。”正说着，对面来了八个人，都是虎背熊腰，威风凛凛。神枪太保钱文华在头前把枪一顺，说：“对面小辈好大胆量，敢把奉旨严拿的要犯放走，还敢挡住吾等的去路，快通上名来。”一枝花尹庆道了姓名，抡刀就杀，钱文华用枪一架，分心就刺。两个人走有五六个照面，那尹庆被钱文华一枪刺于左腿之上，回身就跑，电转星飞地往北逃命。曾天寿说：“咱们只过来八个人，不可大意，诸事俱要小心留神。”众人说：“这座山是尹家川，咱们把巡海鬼尹路通拿住就是了。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定然在此。”

正说之间，拐过山弯，就看见这座山寨是坐北向南，上面有盘道，寨门东西都是虎皮的石墙，插着旗子，甚是威武。有二三百喽兵在墙上把守，都是弓上弦，刀出鞘。赵文升、段文龙在前头说：“山上的贼人，你等要知道世务，快把飞云、清风等放出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等进去，杀个鸡犬不留。”墙上之人也不答言，就往下放滚木灰瓶，八个人都不

能上前。曾天寿说：“你我人单势孤，这座山寨不能进去，只好仍由旧路转回，调来官兵，再攻打尹家川。”众人一听言之有理，仍由旧路往回走，赶到那铁板桥一看，铁索、板木全都没了。远远瞧见连环寨那边正在交兵，这八个人不能过去，甚是着急，众人说：“你我只可绕道回去。”八个人便绕过尹家川，一直扑奔正北。

走了有六七里之遥，见前面有几十户人家。及至身临切近，一看是个码头，东西有五六丈宽，却无船只，便问这里的住户人家说：“这里莫非没船么？”那人说：“头些日子有船，这些日子没有了。你们几位要过去，今天先住在这里，明天我给你们找去。离这三里地面有船，我们去雇，今天你们就住店吧。”众人一看，见路东就有一座店。八个人进了店，小伙计让到了上房。此地乃是背道小路，由此过往的甚少。小伙计端上洗脸水，拿了一壶茶来。曾天寿就问：“此处叫什么地名”伙计说：“这里叫白家港口。”曾天寿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可吃的，预备几样。明天还要烦你们雇一条船过河，上庆阳府可去得了？”伙计说：“先喝点酒，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八个人也都饿了，摆上菜来，每人自斟自饮，喝了三五杯的光景，便头昏眼眩，一个个翻身栽倒。小伙计到外头说：“老寨主真有你的，一个也跑不了，都拿住了。”巡海鬼尹路通一听，哈哈大笑。

原来这方圆左右，都是尹家川的地面，属尹家所管。这是尹路通出的主意，料想他们回去，一没铁索桥，必奔摆渡口，先把船只移开，他们一见没船，必然就得住店，只要一住，便用蒙汗酒把他等拿住。尹路通先来到店中等着，叫几

个伶牙俐齿的伙计在外面支应。一见八个人果然进了店，甚为喜悦。那八个人喝了酒后，翻身栽倒。尹路通吩咐伙计上了门，这才伸手拉刀，要结果那八个人的性命。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六六回 八太保大闹尹家川 巡海鬼设计捉英雄

话说巡海鬼尹路通，拉刀正要结果八太保的性命，自己又一想，在这店中究竟不便，莫如抬回尹家川，再杀不迟。想罢，这才吩咐手下人等，在外面预备杠子绳子，将他八个人抬回尹家川发落。

暂且不表八位太保被擒。且说马玉龙在青莲岛大获全胜，拿住了金钱豹金清，水八寇俱皆逃走。马玉龙就带领大队径奔中平寨，前去搭救石铸。此时，那金茂远早把石铸放出，亲身来见马玉龙，说自己情愿替他父亲一死，求大人格外开恩。马玉龙把众位英雄俱会合到中平寨，问余化龙此事该当如何处理？闹海蛟余化龙说：“大人，凡事总要存一分好生之德，若论王法，此事如禀明钦差大人，因他拒捕官兵，情同叛逆，理该凌迟处死。总因金亮结交匪类，金清也是无知，我等系多年邻居，土居三十载，无有不亲人，大人要肯留一分好生之德，留他一线之路更好。”银须道董妙清也说：“大人留一分德行就是了。”马玉龙一想，这才把金茂远叫了过来。金茂远上前叩头，孔寿也禀明了赵勇在此招亲之事。马玉龙说：“金茂远，你父子要按王法办理，拒捕官宾，如同造反，就该刨坟之罪。我等存一分功德，看在孟寨主、余寨主跟你们多年邻居，今天我格外施恩，从轻办理。你父子若愿意

打官司，就把你父子治罪；如愿认罚，这庆阳府的府城早该修理，命你父子出款项修城，另罚十万两银子，上交知府库，以备赈济贫民。”金茂远说：“大人施恩，只要把我父子释放，我等便遵命修庆阳城，交十万银子入知府衙门存库。”马玉龙说：“从此以后，再不许你等招聚匪类。”这才吩咐手下人把金清放开，与孟基、余化龙见面，要三家不可犯心，又劝金清从此以后要循规蹈矩。马玉龙吩咐金清，所有山中的出产地亩，该交租的，以后都要按季交租。那金清将十万两银子交马玉龙带回，又出五十万两交本地城守营开工。马玉龙叫孟基、余化龙监工，将余金凤仍然留在连环寨。诸事俱办理完毕，便带领众家英雄回转庆阳府，来到公馆。

大人病已痊愈，见马玉龙回来，甚为喜悦。这才问马玉龙那连环寨之事是如何办理的？马玉龙把已往之事，从头至尾一一回禀了钦差大人。大人说：“如此办理甚好，本阁这就起身。”马玉龙说：“大人要起程，先叫徐、刘二位大人挑几个好差官，保护大人起程。此时尚有八个人去追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直到如今未回，我得赶紧去找，大人到宁夏府，我等必定赶到。”大人说：“也好，你等也应该去找他们，我就带胜老丈、陈山、苏永禄、苏奎、还有徐胜、刘芳和众女眷，他们足以保我了。”

马玉龙转身下来，聚集众位差官说：“大人今天先走，就带二位苏老爷，胜老英雄和陈老丈。你我谁去寻找八位太保？”石铸一想：“众位都跟我不错，内中又有我的师兄，我得去。”便说：“谁跟我找去？”内中就有李环、李珮、孔寿、赵勇、武杰、纪逢春六个人愿去。石铸说：“事不宜迟，咱们这就起身

奔连环寨后山，绕道上尹家川，去寻找这几个人。”马玉龙说：“你们几位先走，我们是今日晚上走一起，明天早晨走一起，找着他们几位，也不用回来，咱们大家在宁夏府会齐。”石铸点头答应。

七个人收拾好了，各带兵刃，又带上几十两盘费，就由庆阳府起身。石铸说：“众位，咱们奔尹家川去，道路不熟，天也不早了，总以早走为是，为朋友不能不受辛苦。”武国兴说：“唔呀，你我俱是外乡人，这道路不熟，非得有本地人不可，或者问问听差人，给我们开一路程单也好。”正说话间，过来一个人说：“石老爷，你们要上尹家川，出庆阳府北门还有九十五里地，今天要去可太晚了。再说山路崎岖，也不好走，你们几位走岔了，倒反为不美。虽然你们几位为朋友着急，也实在无法。”石铸一看这说话的人，姓韩名叫登瀛，在庆阳府当差多年，很是老成。石铸说：“既是你对这边的道路熟悉，可开出一张路程单来，我们四更天就起身。”韩登瀛说：“那可以，回头你们几位就去歇着，四更天我来叫你们。”石铸说：“甚好。”

正说着话，小火祖赵友义、小丙灵冯元志从外面进来说：“石大哥，你们明天上尹家川，还有追风侠刘云、千里独行侠邓飞雄、忠义侠马玉龙、金眼雕邱老英雄、伍氏三雄、小太保钱玉、小玉虎李芳、小神童胜官保他们随后接应。你们几位头里走，只管放心，后面有这些人给你们助威。”石铸说：“你们诸位什么时候走？”冯元志说：“马大人说，三更天起身。”石铸说：“好，你们倒走在我们头里了，我们是四更天起身。你去告诉马大人说，不用这么忙，太早了，山路崎岖，不能

问道，你们天亮再走不迟。”冯元志回去见马玉龙。石铸这里叫众人吃了点酒饭，安歇睡觉。

到了四更天，大众起来收拾枪刀，将行李装车，托人带往宁夏府。石铸带着六个人由公馆起身时，天已五更了。出了北门，就是关厢，走到会仙亭门首，天气尚早，还未开门。一出了关厢，是三条路，一条路奔正北，是去宁夏府的大道；一条是去东北的小路，奔尹家川；一条道奔西北，到张家沟。石铸带了众人，奔上去东北的小路，一看两旁都是高峻的山峰，前岭接后岭，曲曲弯弯，忽高忽低。石铸在前头带路，正走着，不觉天光已亮，红日东升。石铸说：“要按路程单，眼前是望儿山，过去是天汉山，再往前就是青牛溪，咱们到青牛溪吃饭吧。”孔寿、赵勇说：“任凭大哥分派。”众人说着话，又往前行走。赵勇说：“这次破连环寨，马大人总算是一分德行，要认真办，得死多少性命呀？”石铸说：“为人总要有容人之量，不可心狠意毒。”正说着，又往前走有半里之遥，众人抬头一看，有一宗岔事惊人。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六七回 纪逢春贪色惹祸 乔五虎拷打差官

话说石铸领了六位英雄，一路交谈，只见前面山路崎岖，高低不平。正往前走，猛然见无数的男男女女往东北扑奔，不知所为何故。石铸上前问道：“众位哪里去？”内中有人说：“那边乡庄唱野台戏，我等都是去看戏的。”石铸一听，这才明白。众人又往前行走不远，见一座乡庄地方，也有买卖店户不少，搭着戏台，尚未开台。石铸同着众人，由戏台西边走进一条街，见路北有一座饭店，七个人进到后堂，找了一张干净桌子坐下。跑堂的过来说：“众位老爷要什么吃？”石铸说：“我们乃是远方来的，不知道此地的风俗。”伙计说：“众位是来听戏么？”石铸说：“可不是。”堂倌说：“要什么吃的？”石铸说：“你随便给我们煎炒烹炸，来七八碗菜，先给我们来二斤酒，我们吃饼，越快越好。”堂倌回身下去，工夫不大，便把酒菜和饼都来齐了，会吃酒的吃酒，不吃酒的就吃饼。傻小子纪逢春狼吞虎咽地先吃完，自己就出去了。石铸想着他是出去绕弯，门口瞧瞧又有何妨，大众只顾喝酒，也没人跟他出去。

纪逢春出了饭馆，溜溜达达地来到戏台底下。此时方才开台，靠着戏台东边，有个看台，台上有好些少妇长女，内中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妇人，生得一张梅花脸，杏蕊腮，那瑶

池仙子、月殿嫦娥也不如她。傻小子纪逢春一瞧，两眼发直，目不转睛。正赶着那美貌妇人一口唾沫，吐在了他的嘴里，纪逢春一张嘴就咽了，傻小子还直嚷：“好香。”上面的婆子、丫环都瞧见了。婆子说：“五奶奶，可了不得，下面有个混账人，你刚才往下吐唾沫，正吐在他嘴上，他咽了直嚷好香。”上面那妇人一听，臊的脸一红，说：“哪里来的野男子，到这里来撒野，快叫人打他。”旁边的家人说：“我给庄主爷送信去，哪来的这野小子，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人。”家人下了看台，就往北走了。

书中交代：这个地方叫乔家寨，今天是乔家五虎母亲的生日，写了一班戏做寿，来的亲友不少。这一家本是财主，看台上是乔家五虎的家眷。刚才吐唾沫的那个妇人，正是花驴贾亮的女儿，给小白虎乔信为妻。家人跑回家中一报信，乔家五虎拿着花枪，带了十几个家人，就找来了，远远瞧见了纪逢春，家人说就是这个人。小白虎乔信说：“哪里来的野雷公崽子？看五爷的枪。”分心就刺。纪逢春一闪身，掏出短把轧油锤，说：“好小子，你敢和爷爷动手，待我结果你的性命。”他把手中的轧油锤一摆，那镇山虎、跳涧虎、独角虎都要过来动手。这一阵大乱，戏也打住了，街上嚷成一片。饭店内石铸等人也听见了，不知是什么事，内中就听得有人说：“你瞧，乔家五虎他家的五奶奶，由看台上往下吐唾沫，正吐在一个雷公崽子的嘴里，他一吧嗒吃了，还嚷好香，也不知哪里来的这么个浑小子，今天有他个乐。”石铸一听就知道不好，是傻小子又惹祸了，赶紧给了饭帐，出来一瞧，就听有人说：“这个雷公崽子被乔家五虎擒住，吊在庙里先打了一顿，然后

还要送官究治。”

原来纪逢春跟乔家五虎一动手，几个照面就被人家拿住捆上。这南边有个大庙，乃是合村办公事的地方，纪逢春叫人抬到庙里，用麻绳把大指拴住，悬吊在槐树枝上。乔家五虎就把鞭子拿来了，说：“问问他是哪里来的，姓什么，叫什么，上这里撒什么野来？”大家拿起鞭子刚要打，旁边乔家五虎又说：“打他一下问一下，别给他留情，打死他扔在河里去喂王八。”这时候傻小子心里难受，直嚷：“小蝎子救人来，蛤蟆哥哥救人来。”众人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什么叫小蝎子，什么叫蛤蟆哥哥？乔信说：“打他！”众人拿鞭子过来说：“你是哪里来的？好大胆子，敢在我们这里撒野来，你也不打听打听。”

正在打着，石铸等赶来一瞧，见纪逢春叫人吊着，拿鞭子打一下问一声，便赶紧上前说：“众位别打了，他是跟我们一同来的，有何得罪之处，看在小可的面上。”众位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是什么一回事情？这个雷公崽子跑到我们这里撒野来了。”石铸说：“在下姓石名铸，绰号人称碧眼金蝉。我等是跟随钦差大人当差的，方才我们一同在饭馆吃饭，他跑了出来，得罪了众位。看在我的面上，将他放下来，我给众位赔个不是。”大家见石铸说话很有道理，便把纪逢春放了下来。

乔信说：“你们众位是跟彭大人当差的吗？前者你们到过庆阳府，我跟众位打听一个人，有个金眼雕邱成可认识？”石铸说：“认识，你们几位怎么认识邱爷？”乔信说：“前者，大王韩登约我们助拳，在会仙亭遇见金眼雕，我们没有打起来。”

石铸说：“这就是了，尊驾原来是乔家寨的，我倒听见邱爷说过。”乔信说：“你们几位这是上哪里去？”石铸就把连环寨八位太保没回来，我等到尹家川去打听消息的话说了一遍。乔家五虎将他们送出庙外，大家出来就埋怨纪逢春说：“谁叫你找便宜去？要不是我们来，你叫人家揍了。”纪逢春说：“这些东西可真厉害。”正说着话，又往前走到戏台那里，石铸就听见底下有人说：“合字，吊江招路，把哈遮天窑，垱着果儿头，盘儿尖，昏天汪点捏个，流肘儿急，付流扯活。”

书中交代，他说的这是江湖黑话，说的是看台上有个美貌妇人，晚上三更天去采花。石铸一瞧，正是飞云、清风两个贼人。石铸说：“这可活该，这两个连环寨漏网之贼，是奉旨严拿的要犯，咱们过去把他捉住，斩草除根。”往前一赶说：“贼道往哪里走？”清风一看是石铸，他一想，凭着自己的能为，不怕他们。飞云一看，却撒腿就跑。石铸拉杆棒要追，清风拉出滚珠宝刀朝石铸就砍，石铸抖杆棒来缠，老道想顺水推舟，用宝刀将杆棒削断，不想石铸在青莲岛学了救命三棒后，能为大长，一变招数，把老道扔了一个筋斗。清风爬起来发愣，再上前动手，又被石铸扔倒。清风只得爬起来就跑。石铸说：“众位老哥们，八位太保到尹家川，大概凶多吉少。这两个必是出来巡风的，大约他等必往尹家川逃去。”飞云、清风出了村口，一直奔往正东。众人紧紧追赶，走了有七八里之遥，拐过两个山湾，树木森森，再瞧僧道已踪迹不见。石铸说：“怪呀，凭着你我的脚程也不慢，怎么追来追去，会追丢了。”武国兴说：“石大哥不要着急，你我慢慢的寻找。”正在说话之际，只见八位太保从山里出来了。不知八位太保怎样逃出了尹家川，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六八回 众太保误中迷魂酒 世外人巧计救英雄

话说石铸等人正追赶飞云、清风，就见追云太保魏国安、飞行太保姚广寿、神枪太保钱文华、神拳太保曾天寿、飞叉太保赵文升、飞刀太保段文龙、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八个人，顺着山坡而来。

书中交代：八位太保自从那一天在尹家川码头，被巡海鬼用蒙汗酒治过去，叫手下人捆好，打算解到尹家川，结果他们的性命。因天色已晚，尹路通想暂且把这几个人在店中搁一夜，次日再往寨里解，便把八个人搁在后院第三层上房，把门带上锁了。尹路通以为，即便他们苏醒过来，捆着也跑不了。他同那店里的伙计，开怀畅饮，直吃到二更以后，才将残席撤了，安歇睡觉。次日早晨起来，尹路通吩咐手下人预备绳索，到后面将那八个人抬回尹家川去。手下人答应，来到后面开门一看，八个人已踪迹不见。急忙回来禀报。尹路通赶到后面一瞧，门窗未动，人却没了，连那八个人的兵刃俱被盗去。正在犹疑之际，外面有人禀报：“飞云、清风和二鬼前来求见。”

原来这四个人在尹家同一枝花尹庆喝酒，知道老寨主上白家渡去了，已安排机关，要拿官军营的八个人。四个人便赶到渡口，一见到尹路通，才知道拿住的人又被人救去了。飞

云说：“料想去之不远，我等出去访访。”四个人出去了一天，找来找去，也无下落，仍回到店中。次日飞云说：“我四个人出去，绕道探听探听彭大人的消息。”尹路通说：“你等要快回来，不可到庆阳府去。彭大人手下能人太多，只要咱们把这尹家川守住就是了。”飞云说：“是。”

他同清风过了河，来到乔家寨，正赶上唱戏。”飞云向例的脾气，一看见女人就把什么都忘了。他见看台上的这位乔五奶奶，人又长得好，打扮得又风流，一瞧便目不转睛。清风说：“你这脾气总不改，瞧见娘子，就把什么都忘了。当初因为娘子，才闹的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真是山河容易改，稟性最难移，直到如今，你还是这样。”飞云哈哈一笑，说：“道兄，真是事不由己，见了美妇人，我就动心。”老道说：“走吧。”飞云说：“别走。”他一说江湖话，哪知乔五奶奶的父亲花驴贾亮，也是绿林中人，一听贼人调侃，就知道这是个采花的淫贼。正要叫人拿他，石铸众人赶到，飞云、清风就跑了。石铸等往下追出六七里，转了两个山湾，不见了飞云、清风。石铸说：“怪呀，这两个贼人莫非地遁了。”

石铸正在纳闷，只见八太保由南坡上过来，心中甚为喜悦，连忙赶上前去说：“你们几个去追飞云、清风和二鬼，可拿住一个？怎么来到这里？”赵文升说：“好险好险！”钱文华说：“我是两世为人，我们那一天追贼，先是追到尹家川，跟贼人一交手，是我们得胜。巡海鬼尹路通把寨门死闭，我们去攻，他又用滚木礮石往下砸，不能进去，我们只得往回走。来到那一道桥，人家把桥撤了，我们又不能过来，便住在白家渡口店里。哪知贼人安下诡计，用蒙汗酒把我几个人捆上。”

石铸说：“你们怎么逃出来的呢？”赵文升说：“晚上三更天，来了一个老道，用凉水把我们灌醒了，把兵刃也都给了我们。他带着我们跳墙出来，他就在这山上庙里。我们问他姓什么？他叫知机子。我们在他庙里住了半夜，今天起来还吃了早饭。他说话像北方口音，提起跟大人当差的这些人，他都认识。我们问他当初作何生理，他也不肯说，看他定是个有能为的人。”八位太保就问石铸等人上哪里去？石铸也把上尹家川去找他们，刚才在乔家寨，纪逢春又惹事的情形细说一遍。石铸说：“你们还去不去尹家川呢？”魏国安说：“咱们人单势孤，尹家川贼党甚众，没有官兵，他那山寨攻不进去。”石铸说：“既然如此，咱们就晚上再去，把那为首的拿住，别叫飞云、清风逃走，只要将他们拿住了，也算奇功一件。”说罢，大家会合在一处，出了山口，要找一个山庄住店。石铸说：“我们暂且住下，候到夜晚，你们几位认识道路，咱们再瞧瞧去。”

众人来到店中，已是日色西斜的光景。大家吃完饭，歇息到初更之时，石铸说：“我们算还店帐，该走了。”叫过跑堂的来，把帐算清，给了钱，众人这才起身。魏国安头前带路，来到尹家寨，天有三鼓了，只见虎皮石墙上灯笼来回，有人在巡更守夜。众人绕到清静地方，飞身蹿上墙去，飞檐走壁，蹿房越脊，径奔里面。见这一所房子的北房五间，就是分赃聚义厅，东西各有配房。众人到来东配房，往里一看，只见巡海鬼尹路通在当中坐定，左边是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右边是一枝花尹庆，正在灯下说话。就听尹路通说：“你二人今天是在哪里碰见彭大人的差官？”飞云说：“在乔家寨碰见的，几乎被获遭擒，要不是腿快，也就了不得了。他们后面

紧紧追赶，我们走投无路，又不敢回尹家川，怕引他们来给叔父惹祸。”巡海鬼尹路通说：“不要紧，他等不来便罢，如果要来，不论他有多少能人，我们跟他决一死战。”飞云、清风说：“我二人还得走，不能在这里住着。”尹路通说：“你二人上哪里去？”飞云说：“我等打算出关，投奔了番军，官军也拿不着了。”尹路通说：“依我之见，你四人就在这里住吧。我想彭大人手下的差官既然逃走，大约也没人再来了。为什么好好的一个汉人，要投奔番军去呢？”飞云说：“瞧吧，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愿意投奔番军。天已不早，咱们该歇着了。我老是心惊肉跳的，不知什么缘故，总怕有人来拿我。”说着话，飞身出来，往房上一瞧，就见北房东房西房俱都有人。贼人“哎哟”一声，说：“可了不得了！叔父，道兄，你等快出来，房上人都满了，是彭赃官手下的差官，前来拿我等。”群贼一听，各摆兵刃蹿出大厅。尹路通抬头一看，吓得立即叫手下人赶紧鸣锣聚众。八位太保英雄，各擎兵刃捉拿盗寇。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六九回 石铸率众探贼巢 清风逃走遇侠义

话说石铸等一见贼人鸣锣聚众，众英雄便各拉兵刃，由房上蹿下去，四面往上一围。飞云、清风并不交手，连二鬼俱皆跳后窗户逃去。孔寿、赵勇、武国兴、纪逢春、李环、李珮这六个人，随后往下追去了。

单说石铸等见尹家川有四五百喽兵往上围来，花枪太保刘得勇、花刀太保刘得猛二人便挡住东南；飞叉太保赵文升、飞刀太保段文龙挡住西北。石铸一抖杆棒，就把巡海鬼尹路通摔了一个筋斗。神枪太保跟一枝花交手，三五个照面，一枪把尹庆刺死了。尹路通看见儿子被人刺死，未免眼红，自己把刀一摆，恶狠狠地就与石铸动手，恨不能一刀把众差官杀了，给他儿子报仇。无奈石铸的杆棒纯熟，又把他摔了几个筋斗，只摔得头晕眼花，被曾天寿一刀将人头削去。这也是他一辈子没作好事，遭其恶报。众喽兵见老寨主、小寨主俱都被杀，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齐声喊嚷：“了不得拉！老寨主死了，快逃命吧。”曾天寿一声喊嚷，说：“你等如是安善的良民，快把兵刃摔下，饶你等不死，各投生路。如不摔兵刃，立叫你等死无葬身之地。”一句话未说完，各喽兵摔了兵刃，跪成一片，口称：“众位老爷饶命。”石铸说：“你等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我给你盘缠。没亲没友的，也只管

说明，我打发你们地方去。”大众说：“我等全愿意去。”石铸带着众人一搜查，尚有十数万银两，尹路通的家眷都已自尽。石铸将银子拿出来，每个喽兵给银四十两，诸事办理完了，这才烧了山寨。再一看，却不见了武杰、纪逢春、孔寿、赵勇、李环、李珮这六个人。石铸说：“他们追赶飞云、清风去了，我们也赶紧往下去追吧！这六个人可不是清风的手。”众人立即往下追去。

且说武杰、纪逢春六个人去追飞云，追过青石溪，清风回头一看，微微冷笑，说：“飞云贤弟，我当是谁往下追来呢，这几个无名的小辈，我们还跑什么？依我之见，结果他们这几个狗命就是了。”飞云说：“也好，道兄须要小心，不可跟他们久战，怕的是其余的人追来。”清风说：“不要紧，即便有党羽前来，我这口宝刀也不怕他们。这石铸真怪，先前我破了他的杆棒，几乎就要了他的性命，自从连环寨动手，不知他受了什么高人的传授，比我的能为更强了，我竟不是他的对手。”飞云说：“急不如快，能杀就杀，不能杀还是快走。”清风说：“对付这几个小辈，不费什么事。”

武杰等六个人正往前追，只见老道手持宝刀回来。武杰说：“唔呀，这老道比你我能为更强！他看石大爷没跟下来，便要回来动手，只怕你我敌不了他，我得想个主意。纪逢春，你去动手，可要留神，我拿镖打他。”纪逢春这傻小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奔过去说：“好贼道，我来拿你。”一摆手中锤、捅嘴、扫腿、掏心、贯耳，他这一套锤，要没经过的，还真不知道他的招数。老道用宝刀遮隔架拦得手，一腿把纪逢春踢了一溜滚。他刚要赶过去，被武杰抖手一镖，正打在肩头上，

焉想到却如同没打一样，原来是有金钟罩护身。这个工夫，纪逢春已经爬起来了。武杰照老道就是一刀，老道用宝刀往上一迎，武杰赶紧把刀撤回来，虽然没伤着，终究害怕，知道自己的能为平常，敌不了老道。武杰刚要往回跑，就听高坡有人喊嚷：“唔呀，徒弟不要乱嘈嘈的，待我来拿这个混账王八羔子。”这又来了一个蛮子和尚。大众睁眼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千佛山真武顶的小方朔欧阳德。

原来，欧阳德自从化了康熙爷的缘，大闹秘香居之后，万岁爷便拨银重修了真武顶。他师父红莲长者说：“你虽然化缘修庙，这件功劳很大，但你自己还应当做一件功德，把天下的名山胜境去朝一朝。”欧阳德答应，便出来云游天下，朝拜名山胜境，到处访道学仙。今日偶然来到此外，见徒弟武杰正与老道动手，赶紧扑奔上前，说：“唔呀！徒弟不要害怕，待我来拿这个混账王八羔子。你是哪里来的贼道，敢在此发威，你可知小方朔欧阳德的厉害？”清风一听，吓的掉头就跑。武杰过来给师父见礼，欧阳德这才问：“你们从哪里来？”武杰就把上尹家川找八大太保，动手拿贼的事说了一遍。欧阳德说：“你们赶紧回去找他们，大家聚在一处再拿贼。”武杰答应，这才带着众人往回去寻找石铸。

单说小方朔欧阳德背起蒲团，往下追赶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恨不能肋生两翅，好将他们拿住。小方朔欧阳德对这几人是恨疯了，只因飞云在秘香居盗康熙老佛爷的珍珠手串，诬赖欧阳德，他几乎遭了官司，今天务必将他等拿住，方泄胸中之恨。但他往下一追，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山路崎岖，坎坷不平，又没有住宿的村庄庙宇，贼人也追丢了，心

中想：“我今天上哪里去住？肚中饥饿，要吃点东西才好。”往前走着，见前面黑糊糊的，仿佛是个村庄，便想：“若是个村庄还好，要是树林子，我今天只好在林内打座了。”一面往前走，一面在盘算，及至身临切近，一看是一座村庄。进了南村口，来到十字街。往东一拐，见路旁有一个广梁大门，大概必是村中首户的财主。心想：“到那里可以化缘，今天就在此住下也不错，出家人原来到处为家。”

他把蒲团一放，手敲木鱼化缘。只见由门房出来一个管家，说：“和尚，你来得不凑巧，我们这里叫金家庄，我家老员外最好行善，无奈现在有为难之事，你往别处化去吧！”欧阳德说：“唔呀，我出家人走的口渴舌燥，错过了宿店，这里又没有古庙，上哪里去化？施主方便吧！我化一顿素斋，今天借宿一夜就是了。”家人说：“我家员外爷有为难的事，无心行善。”欧阳德说：“你家员外有为难的事，就对和尚说说，也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家人说：“既是如此，你在此少待。”家人回身进去，工夫不大，出来一位老员外，年有六旬，慈眉善目，说：“和尚，你到里面来，我有话说。”便把欧阳德让到了厅房，只见挂灯结彩，仿佛是做喜事的样子。欧阳德说：“老员外，有什么难为的事？”那员外一说，欧阳德只气得颜色更变。不知所因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七〇回

欧阳德误走金家庄 金文辉置酒请好汉

话说欧阳德见里面挂灯结彩，这才问道：“老员外，我看是有喜庆之事，为何发愁？”老员外说：“我们这里叫金家庄，我名叫金文辉。这个村庄有一百三十多户人家。我跟前一儿一女，女儿今年二十岁，尚未有人家；我儿今年九岁，正在学堂读书。这也是小老儿烧纸引鬼，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今年我因六十整寿，唱了一天大戏，附近三五里村庄的人俱来看戏。小老儿接了几家亲友，在我家宴乐。我们这西北有一座山，离此数里之遥，山上有四位大王。这天唱戏，有一位大王下山要粮，派了我这庄上一百石，我们庄上就凑了一百石给他。他一见我女儿长得美貌，便问是谁家的女儿？手下喽兵告诉他是小老儿的女儿，他次日就以拜见为名，前来求亲。小老儿一想：他是个山贼，我焉能把女儿给他？我一推辞，他把花红彩礼一摔就走了。这都因为我有一个家人金禄，拿了三百两银子出去买匹头绸缎，他全都浪费了，东西也没买来。我训斥他一顿，他一怒就投奔小狼山的寨主去了。他一调唆，说小老儿的女儿长得如何美貌，如何温柔。先前小老儿已托这庄中人去告知寨主，说小女已有了人家，求他别要。山贼已然答应，焉想金禄记恨前仇，说出小老儿的女儿并没有婆家。山寨主一听，就叫小老儿给他送上山去，如

不送去，他便下山把这村庄杀个鸡犬不留。他硬摔下聘礼，挑选良辰，定于今天亲来迎娶，故此我心中烦闷。和尚你想，我乃是安善的良民，岂能把我女儿给了山贼，可是不给又不成，我一家正愁的了不得。听说和尚能逢凶化吉，我也不知道和尚有什么法力可以救我。”

欧阳德听了，微微一笑，说：“老庄主只管放心，贫僧我会说善缘，不拘多恶的人，我都能叫他改恶行善。今天我既赶上了，就不要紧。我有个主意，你把女儿先挪出来，我到你女儿的屋里去。山贼要来入洞房，就叫他进洞房，可别点灯，他如要问，就说日子不好，点灯要犯火灾。他来的时候，我能说得他回心转意，叫他回山，不要你女儿了。”老员外一听说：“和尚有这个能为就好了，救了我一家人的性命。”立刻叫手下人摆酒，问道：“和尚吃荤吃素？”欧阳德说：“我吃素。早先我也吃荤，自受戒之后，我连葱蒜都是不动的。”老员外说：“好，出家人原应戒杀放生，吃斋念佛。”吩咐手下人净锅，给和尚做几样素菜。欧阳德说：“我就是有一样毛病，要吸两袋广东烟，这是不能戒的。”说着话，掏出一根烟袋，铁嘴铁杆，大红缎子的荷包，就吸了一袋烟。少时摆上素菜，欧阳德正喝着酒，只听外面有人打门。家人出去看了一眼，回来禀报老庄主，说外面来了几个人，因这村庄附近没有客店，要来此投宿。老员外说：“我今天家中偏巧有这些事故，我出去瞧瞧，来的人都像做什么的哪？”家人说：“我看不像本地人。”老员外来到外面一看，门口有七个人，头前这位身高六尺以外，身穿青洋绉大褂，足下穿青缎子抓地虎靴子，面皮微黄，绿眼珠，蛤蟆嘴。后面一位俊品人物，说话是江南口

音。跟着还有一个穿紫花布裤褂的，肩上搭着大褂，长的雷公嘴。另外还有两个大汉，来者正是石铸和六位差官。

武杰自跟欧阳德分路，正往回走，便碰见了八位太保。石铸问：“你六个人，追贼追到哪里去了？”武杰把追赶飞云，跟清风动手，巧遇欧阳德之事，如此如此一说。石铸便对钱文华说：“咱们上宁夏府是两股道，一股大路，一股小路，我们分两路往下走。”钱文华说：“也好，咱们就由跟前分路吧。”大家分手之后，石铸带了六个人，仍由旧路往下追赶，却不见贼人，也不见欧阳德赶来。到了金家庄，天色已晚，众人一看没有店铺，又不知往前走还有镇店没有，故此前来投宿。

金员外一看，说：“众位壮士由哪里来？”石铸说：“我们是由尹家川走岔了路，错过镇店，故此来宝庄求老员外方便方便，让我等借宿一夜，明天一早起身。”金员外说：“众位来得不巧，我正有烦人的事。”石铸说：“有什么烦人的事呢？”老员外说：“老汉今天聘女儿。”石铸一听，说：“老庄主聘千金，岂不是喜事，怎么说烦呢？”老员外唉了一声，对众位说：“我女儿这婆家是个山贼，硬要来娶，刚才可巧来了个和尚，他能说善缘，要来救我。这才摆上酒来，你们众位就叫门了。”石铸一听，说：“老员外，这不要紧，我等今天来得凑巧，老员外愿给，我等理应道道喜；老员外如不愿意给，我们有主意办。”金员外一听，说：“既然如此，众位请里面坐吧。”石铸等人到厅上，一看才知是小方朔欧阳德在此。武杰给孔寿、赵勇引见了，大家过去见礼。欧阳德说：“你们众位来得甚好，少时我要到洞房说善缘，你们可以陪陪新郎。”石铸说：“老员外给我一桌席，我们等他。他如讲情理便罢，如不讲情理，

打架有我们呢。”老员外一听，说：“众位千万不要打架。此时有众位的虎威，还不要紧；他若回去勾了兵来，我们这村庄就要受害了！”石铸说：“你只管放心，我们不管便罢，既要管，便有始有终，决不能给你们招出祸来。”老员外一一盘问众人的名姓，这才知是彭大人手下的差官老爷。

金老丈便吩咐家人摆酒，款待众差官老爷。大家正在开怀畅饮，就听外面鼓乐声喧，叩打门环。只见进来一人说：“老员外！我家寨主先叫我来给你送个信，叫你打扫干净，少时我们寨主亲自前来迎亲，今天在这里洞房花烛，明天再带到山上去做压寨夫人。”金文辉一瞧，正是旧家人金禄，心中咬牙忿恨，说：“金禄，我待你有哪一点不到之处？要不是你说，寨主也不能来娶，你今害得我家好苦呀！你只要发财就得了。”金禄说：“员外爷别埋怨我，这都是寨主的主意，我并没说坏话，我还替你说了好些好话呢。”金文辉说：“得了，事已如此，不便说了，你把大门开开，等候寨主前来就是了。”天有二更时分，只听得外面金鼓大作，正是山大王前来娶亲。小方朔等这次要大闹洞房，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七一回 山贼抢亲逢好汉 英雄奋勇捉贼人

话说众位英雄正在金家庄吃酒，天有二更之时，就听外面鼓乐声喧，正是小狼山的寨主前来迎亲。这小狼山原本是四位寨主，大寨主铁面大王朱义，二寨主混江鱼马忠，三寨主铜头狮子袁龙，四寨主铁头狮子袁虎。这四个人都是漏网之贼，在此小狼山啸聚避罪，终日打劫过往的客商。自从朱义那一天瞧见金文辉之女，他就惦念着，故而硬下花红彩礼，今天就带着五十名喽兵下山前来成亲。刚一到金家庄，金禄这小子就迎上前去。早有金文辉往里迎接，说：“大王爷，你老人家可得包涵，老汉的女儿胆子最小，怕见生人。”朱义说：“不要紧，今天在这里洞房花烛，明日我带着上山。”说着就往里走，来至客厅。

此时石铸等人早已躲开，在别的房中吃酒。金文辉吩咐大开筵宴，朱义开怀畅饮，吃的很是得意。天有三鼓的光景，朱义说：“老员外，天气不早了。”金文辉一听，说：“既然如此，来人，送大王爷入洞房去。”众家丁见朱义长得身高九尺，黑脸膛，大眼睛，甚是凶恶，今天吃得醉醺醺地站立不稳，就将他送到洞房。朱义一看，黑洞洞地没点灯，便问新人在哪里？有人说：“在东里间。”朱义一掀帘子，真是冰麝丹桂，胭脂粉香扑鼻。朱义自从那一天看见姑娘，心中朝思暮想，今

天又喝了几杯酒，自己一想，跟美人一入洞房，真是一件乐事。自己进了里间，见是靠北墙的床帐。朱义说：“美人不要害怕，人生世上，男婚女嫁，你我倒是前世的姻缘。明天大王带你上山，我必另眼看待。那时你成箱穿衣裳，论匣戴首饰，岂不是身享荣华，一呼百诺。”和尚在帐子里一听，心里说：“唔呀，混账王八羔子！你要过来，给你一个乐。”正想着，朱义掀开帐子，伸手一摸，正摸在和尚的秃脑袋上。朱义说：“怪呀！”和尚一伸手把朱义手腕揪住，说：“混账王八羔子，你往哪里走！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来跟和尚耍乖乖。”朱义吓了一跳，想走不行，已被和尚揪住，按倒就打。众人听见洞房乱打，朱义哇呀呀直嚷，只吓得老员外浑身直抖，赶紧说：“和尚别打，这个乱不小。”金员外直嚷，欧阳德才把他放了。朱义吓得蹿了出来，眼也肿了，鼻也破了，一脸的血。朱义往外就跑，石铸等追了出去，见他已经上马，带着喽兵跑了，只把金禄拿住。

老员外在里面正吓的了不得，众人说：“老员外只管放心，我们必然办出个章程来，决不致有始无终。”武杰把金禄拉过来说：“混账王八羔子！你原先在老员外家里就好嫖赌，叫你买东西，你又把三百银子花了。如今你反倒蛊惑山贼，作此伤天害理之事。”武杰说着，气往上冲，拉出刀来就是一刀，把金禄的人头削落在地。金文辉一看，说：“哎呀！众位老爷，这人命关天，如何得了！”武杰、石铸说：“你只管放心，这与你无干。你先叫家人把死尸抬出去，我们不用等他来，自己找上山去，斩草除根，把他等全皆拿获，给你们这一方除害，好不好？”金文辉说：“好却是好，就怕贼人众多，你们

几位老爷去了不能灭他怎么办？”石铸说：“你们这村庄要有义气，可以约出百八十人，各拿兵刃，也不用他们动手，只给我们助威就得了。”金文辉立刻派家人把这村老、邻居、首事人请来。不多时，这村中的举贡监生，本村的有名之人，俱皆来到。金文辉一提说这件事，众人说：“既有老爷们出头，能把贼人们剿灭，岂不绝了一方之害？”这才鸣锣聚众，在本村中凑了百十余人，各执木棍刀枪，由石铸、武杰、纪逢春、孔寿、赵勇、李环、李珮七个人带领着，有那响导人头前引路，径奔小狼山而来。

众人出了金家庄，一直往西，约有七八里，就进了山口。听里面一阵大乱，原来是铜头狮子袁龙、铁头狮子袁虎和朱义领着二百喽兵，正从山中出来。朱义自金家庄被欧阳德打的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一马跑回山寨，却赶上袁龙、袁虎、马忠在大厅款待朋友。原来是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来到小狼山，大家在这里吃酒谈心，提出朱义上金家庄去招亲之事，飞云一听说：“罢了，你们哥们都有这个造化。”正说着，只见朱义跑了进来，满脸是伤，大嚷着：“气死我也！”马忠说：“兄长今天大喜之事，为何狼狈而归？”朱义说：“我今带喽兵下山，实指望前去作乐，焉想到这老儿预备下龙潭虎穴，也不知哪里来的和尚，说话唔呀唔呀的，我一入洞房，只当是美人，焉想到这和尚把我打成这样，实在可恼！众位如今跟我下山，齐队前去报仇。”袁龙、袁虎说：“我二人跟兄长前去看看，这个人莫非他项长三头，肩生六臂？”立时点齐了二百喽兵，各执刀枪器械，点起灯球火把，出了山寨。

一出山口，就见石铸带了庄中的人，一字排开。朱义把

手中的三股烈焰托天叉一抖，跳上来说：“你们哪一个前来送死？”这边哼将军李环一摆手中朴刀，跳在当场，大骂：“小辈休要逞能，待我来拿你。”朱义抖叉照定李环哽嗓咽喉就是一叉，李环用朴刀相迎，两个人各施所能，走了有三五个照面，李环不是对手，败回来了。李珮一瞧哥哥败回来，自己气往上冲，拉刀过去，想要替哥哥报仇，三五个照面，也是能为不行，被朱义一腿踢出好几步远，几乎栽倒，也败回来了。这才怒恼了武国兴，大骂：“混账王八羔子！不要逞能，待我拿你。”一摆手中刀，跳上去就是一刀，朱义用叉相迎，两个人走了有七八个照面，武杰抖手一镖，正打在贼人肩头之上，朱义拨头败走。

这时，由后队中跑出一人，手中擎着一条花枪，扑奔武杰，分心就刺。武杰一瞧，认得是八卦教漏网之贼，便说：“漏网之贼，还敢耀武扬威？”袁龙并不答言，抖枪便刺，两个人动手，有五六个照面，武杰看看就不行了。石铸这时拉着杆棒，刚要过去动手，忽听正南上乱马奔腾。此时天已大明，众人抬头一看，来者正是千里独行侠赛判官邓飞雄，同着刘云、伍氏三雄、邱明月、刘天雄、孟达、胡元豹、马玉龙、冯元志、赵友义、胜官保、李芳、钱玉众位老少英雄赶到，要捉小狼山贼人。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七二回 众豪杰棍打小狼山 邓飞雄助阵剿山贼

话说忠义侠等人由庆阳府起身，昨日住在张家镇，今天起早行路，远远就听见小狼山这里喊杀连天。来至切近，见石铸等正跟贼人动手。邓飞雄问明来历，把红毛刀一顺，叫道：“武杰闪开，待我来拿他。”袁龙一瞧，知道邓飞雄的厉害，吓得直发愣。当年在佟家坞同保佟金柱造反，邓飞雄是火炮会总。今天一见，袁龙把手中枪一顺，说：“邓会总！你我当初在佟家坞乃是故旧之人。”邓飞雄说：“你知道我的来历，就该改邪归正。上天有好生之德，我焉肯和你一般见识。”袁龙说：“邓飞雄，别以为你能为出众，说这大言。我正想替佟金柱报仇，你这反复无常的小人，别走着枪。”照定邓飞雄分心就刺。邓飞雄微微一笑，身子往旁边一闪，说：“好一个无知小辈，竟敢惦着给反叛报仇。”说着话，用红毛刀往上一找，袁龙把枪撤回去，照面又是一枪。邓飞雄倚仗身体灵便，刀法纯熟，三五个照面，便一个八方藏刀式，顺着花枪往里一进步，一刀便把贼人劈为两半。袁虎见哥哥被杀，眼就红了，把手中刀一顺，跳在当场，大骂邓飞雄忘恩负义，恶狠狠的抡刀就剁。邓飞雄说：“贼人住口，你家邓太爷乃堂堂正正奇男子，轰轰烈烈大丈夫，是大清朝的安善良民、守分的

百姓，到处行侠仗义，济困扶危，杀赃官，除忤逆^①杀的是奸夫淫妇，救的是孝子贤孙。前番入佟家坞，见到贼人造反的情由，我改邪归正，这正是大丈夫所为。像你等终身为贼，骂名扬于万载，还敢在两军阵前多嘴多舌。”两个人说着话，各拉兵刃杀在一处，走了有七八个照面，邓飞雄一刀，把袁虎手中的单刀削为两段。袁虎跳出圈外，拨头就跑，邓飞雄也不追他，便过去扑奔朱义。那朱义见袁虎已死，袁虎逃走，未免就急了，一摆三股叉过来，正要跟邓飞雄动手，就听正北一片声喧，齐喊拿贼。众人抬头一看，由正北来了一百人，都是十四五岁。为首这个也是十四五岁，每人一条木棍。邓飞雄一看倒不错，就像是一幅文王百子图。

书中交代：这一百小孩，原来都是正北一家窦财主的。那窦百万跟前就是一个儿子，叫窦福春，用帐折来的一百小孩，原是戏班打戏的孩子。窦庄主不叫这一百小孩学戏，却叫他们伺候少庄主。那窦福春就好练武，外号人称小白猿，手使一条木棍。他叫这一百小孩也练木棍，每人都穿一色的衣裳，终日跟他踢腿练拳，专打抱不平。此时窦庄主已死，窦福春年方十五岁，家中开一座大店，上宁夏府的来往客商，住着的不少。窦福春知道小狼山有几个山贼，早就有意要来剿山。今天听说山贼在金家庄要粮抢亲，窦福春就恼了，在家中一鸣锣，把一百小孩兵聚齐，各持木棍来拿山贼。刚来到小狼山，就见这边动上手了。叫人一打探，知道是金家庄的人，还有外来的几位英雄，正跟正贼动手。窦福春一听，说：“好，

① 忤逆（wǔ，音午）逆——不孝。

既然如此，你我前去助阵。”

大家齐声呐喊，杀奔前来，正赶上袁虎逃走。窦福春当先截住，一声喊嚷，说：“小辈慢走，爷爷在此等候多时。”袁虎一瞧是些小孩子，料想他能有多大能为，虽然手中没刀，也可以抢到他们的兵刃。想罢，止住脚步，说：“小畜生休得无理，还不快些躲开，如若不然，便结果汝等性命。”窦福春并不答言，持木棍照定袁虎搂头就打。袁虎一闪身，想要抓棍，焉想到小孩棍法精通，按三十六路行者棒的门路，走了有七八个照面，袁虎只得跳出圈外，回奔山口。

一到山中，有混江鱼马忠、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带了精壮喽兵，下山前来助阵。即至出了山口，飞云、清风一瞧，可了不得了，是有能为的全都来了！飞云低声向清风说：“道兄，咱们今天走在绝地上。”清风说：“不要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认命了！能闯出去就闯，闯不出去，一死方休。”飞云说：“也只好如此，你看三侠和伍氏三雄，金眼雕和石铸全在那里，都是你我的硬对。”正说着话，袁虎跑过来说：“众位，可了不得啦，我的刀被邓飞雄伤了，那北边又来了一百小孩，比邓飞雄还要厉害。我哥哥已被邓飞雄刀劈两半，我跟他誓不两立。”此时，见朱义跟千里独行侠邓飞雄正杀得难解难分。邓飞雄刀法精通，朱义钢叉神出鬼没，二人各施所能，正在酣战之际，从正南又过来一辆车子，有一人浓眉大眼，准头端正，骑在马上，车上带着一金棍。来者非别人，正是金棍将赛灵官郑华雄。

自前番邓飞雄杀了净街太岁黄勇，弃尸逃走。次日，有佃户给郑华雄送来租银，他才明白兄长邓飞雄是个好人，原

来为杀黄勇，替他妹妹报仇，这才不敢跟他亲热，大哥总算是个有心计之人，如今已把恶霸杀死，也给这一方除了害，这一分好处，他自己深为感念。接着又想：“我得去寻大哥才是，总是我心中粗鲁，不明世事。”自己把原住的房屋又赎了回来，每年有邓飞雄给办好的租银，年年进二千余两，过日子已富足有余，家中仍然是个财主。他把家中安置好了，便出来寻找兄长。出外一打听，头一二年未有消息，近来才听说兄长在跟钦差彭大人当差。他把家中安置好了，立志要找着哥哥，一同回家享福。随即带着自己应用的东西，出来到处访问。这一天到了潼关，听说千里独行侠倒反佟家坞，帮着彭大人捉拿反叛，及至他赶到庆阳府一问，大人又已动身了。自己一想：“只要我见着兄长，就请他老人家回来，安度晚年之乐。”这一日正往前走，忽听前面喊杀连天。赶车的说：“前面也许有山贼。”郑华雄说：“不要紧，遇见懂世务的，跟他交个朋友，不懂世务的，凭我这棍也不怕。”正说着，抬头一看，正是恩兄邓飞雄，不由心中喜悦，赶紧下马。这就叫金银铜铁四棍，棍打小狼山。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七三回 感旧义千里寻兄 办新团同灭山寇

话说郑华雄正往前走，见是恩兄邓飞雄同贼人动手，自己赶紧下车，扑奔上前，说：“兄长暂且退后，待小弟拿他。”这句话未说完，见邓飞雄一刀已把贼人的叉头削落，朱义扛着叉杆跑回贼队去了。众人往下一杀，贼人就都逃入山口。山坡上石子如飞，众人打不上去，只得回身退了回来。窦福春过来见礼，各通名姓。窦福春说：“众位可以到我家去，店里很宽余，房子也多。众位前辈今天晚上就在我店中吃饭，然后再来拿贼。”马玉龙说：“不要紧，我的后队还有四百子弟兵，尚未来到，待来了便去剿山。”说着话，众人来到窦家庄。又叫金家庄的庄兵回去，告诉金家老员外，只请放心。

小方朔欧阳德见众位英雄来到，就跟金眼雕、伍氏三雄等人彼此见礼，叙些别后的话。欧阳德说：“我要朝昆仑山去，有你们众位来帮这件事，我就先告辞了。”金眼雕众人苦苦相留，要他暂住一日，明日再走，这才同着金眼雕、伍氏三雄和刘云等人住在西配房。石铸同着一干英雄住在北上房。东里间是窦福春。这才预备酒菜，大家开怀畅饮。马玉龙说：“现在金家庄的人不能打仗，窦福春这孩儿兵又俱是幼童，恐其受伤，等我那四百子弟兵到后，再把小狼山贼人拿获。”大家说言之有理，吃完了饭，就在店中安歇不表。

单说铁面大王朱义，带着群贼败进山口。飞云一瞧说：“我看这个光景不好，咱们事要三思，免生后悔。今天他们没走，就住在窦家庄，商量好了，明天必要前来，决不能善罢甘休，咱们得早作准备才是。”铁头狮子袁虎说：“我跟他等仇深似海，今天兄长已然被邓飞雄杀了，我得给兄长报仇雪恨，晚上到窦家店去，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刀刀杀尽，鸡犬不留，方出我胸中之气。明着我不是他的对手，就给他一个暗箭难防。”飞云、清风说：“不是我们说丧气话，总是不去的为是，那些人俱是精明强干的侠义英雄，去者凶多吉少。”袁虎不听，在山寨吃完晚饭，掌灯以后，就收拾好了，带着钢刀下了山寨，扑奔窦家店而来。

天到二鼓以后，店门早已上好。墙高丈余，挡的是不来之人。袁虎拧身上墙，见这座店是坐北朝南，有三百余间。他站在房上辨别方向，一瞧北上房灯光闪闪，料想大家必在那里，就要去看看仇人睡与未睡？这便来到北上房，一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把窗棂纸舔破，往屋中一看，正是石铸等人，也有在炕上的，也有在地下的。他一伏身跳在院内，用刀将门拨开，来到外间屋中一听，里间呼声震耳，沉睡如雷，这才伸手把帘子一挑，想要进去结果众人的性命。

他刚掀帘子，正赶上纪逢春被尿胀醒了，伸手一摸没尿壶，就把茶壶拿过来满满尿了一壶。刚尿完，忽见帘子一动，傻小子就知道有了刺客，一抖手照着袁虎砍去。袁虎没留神，刚一伸脑袋，正碰上飞来的尿壶，壶也碎了，尿也洒了。傻小子就嚷：“小蝎子快来拿贼！”众家英雄也都惊醒了，大家爬了起来，各执兵刃，往外蹿了出来，一瞧却没人了。

袁虎吓得急急忙忙逃出店外，见眼前有一片树林子，就跑进去一蹲，心里说：“要有人追下来，我暗中拿铁链子打他。”偏巧没有人追。原来众人在客店的前后左右找了一遍，见没有踪迹，便回到了屋中，看见纪逢春把尿壶给摔了，都说傻小子太愣。纪逢春说：“我白天没有跟贼人动手，晚上来了这个贼人行刺，我想拿他不费什么事，一茶壶他就跑了，活该他命不该绝。”石铸说：“我想这必是小狼山的贼党前来行刺。”傻小子说：“亏得我起来撒尿，才救了你们这些人的命，不然都把脑袋没了。”石铸说：“傻小子倒有理了，咱们睡吧，明天等马贤弟的兵来，再去斩草除根。”

此时已是三鼓之后，袁虎在树林子蹲了半天，见没人追来，总是贼人胆虚，就站起来回转小狼山。天上月色朦胧，才出树林子，见对面来了俩人，只吓得战战兢兢，心中疑是窦家的人，有心再回转树林，已被来人看见，只得把刀一顺，冲上前来。及至切近一看，原来是两个老道，一样的打扮，年有三十余岁，头戴九梁道巾，身穿宝蓝道袍，背着宝剑。他仔细一看，认得是孽龙沟的瘟瘟道人叶守敬，虎围真人叶守清。这两人自佟家坞的佟家四柱被擒之后，便同着几个教中人，逃奔四川峨嵋山的通天宝灵观，保着八路都会总赛诸葛吴代光，又分头往天下劝教。这两人出来，一则为了访友，二则要约八卦教的人来给佟金柱报仇，尽找教中失散的人，在各处山林海岛到处访查。今天走到这里，正遇见了袁虎。两个老道口念一声无量佛，说：“袁将军久违少见。”袁虎说：“二位祖师意欲何往？”老道就把访查教中人，往天下劝教之事一说。袁虎也把小狼山朱义抢亲惹祸，怎么遇见和尚打他，

现有官军营的差官，约同金家庄的乡兵前剿山，袁龙已死在邓飞雄之手，今天自己行刺未成的话说了一遍。老道一听，哈哈大笑，说：“袁将军，这不要紧，我二人既来到这里，就给你哥哥把报仇了。明天他们来一个拿一个，我二人暂且不住了。本来打算要上迷魂庄，住在迷魂太岁那里去，这就不用去了，跟你回归小狼山就是。”袁虎说：“甚好，二位祖师爷跟我走。”

两个老道摇晃晃，跟袁虎回到小狼山，天色已然大亮，众贼尚未起来。袁虎说：“你二位暂且歇息歇息吧。”同到西跨院，打开铺盖，和衣而卧。天至正午，大众起来，袁虎就把昨夜之事说了一遍。众人请出老道，方要摆饭，只听外面喊杀连天，原来是马玉龙带领子弟兵，同众位英雄来打小狼山。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七四回 行刺未成遇妖道 贼人聚众战官兵

话说铁头狮子袁虎请出两个老道，同飞云、清风等正要吃饭，忽听外面一阵大乱，原来是小白猿窦福春同众位差官来打小狼山。

金棍将赛灵官郑华雄和邓飞雄两个人在头前领路，来到山前。郑华雄说：“今天头一阵是我的，我打前敌。”到东山口外，便把一百孩儿兵摆开。里面铁面大王朱义，就邀请二位老道下山助阵。混江鱼马忠，怀抱青铜蛾眉刺，带领二百喽兵，迎出山口以外。瘟瘟道人叶守敬、虎围真人叶守清一瞧是一百孩儿兵，为首的一个小孩子，提一条行者棒，这些小孩俱穿一样衣裳，每人都是一条檀木棍。老道说：“朱寨主，今天不用你出去，他们来一个，我拿一个，来一百，我拿五十双，放走一个，我就不叫叶守敬。”朱义说：“好，但愿祖师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老道说完话，由队内跳了出来。金棍将郑华雄一瞧，来的是一个黑脸老道，头戴青缎子九梁道冠，身穿蓝缎道袍，青护领镶衬，足下白袜云鞋，背后背着宝剑，手中拿着拂尘。金棍将郑华雄不知他是谁，就拉棍过去，来到当场。老道说：“你好大胆量，敢来送死！你何人？祖师爷剑下不死无名之鬼。”郑华雄说：“你家大太爷姓郑名华雄，绰号人称赛灵官金棍将。只因我寻找义兄邓飞雄，

来到这里，遇见你们在此结党成群，占山为寇，欺压良民，扰乱地面。你等要知世务，趁此改邪归正，急速退去，你家大爷有好生之德，饶你等不死。”老道哈哈一笑，说：“好孽障！待山人将你结果了吧！”伸手拿出飞沙迷魂袋，照定郑华雄一丢。郑华雄闻着一股异香，知道不好，赶紧往回就跑，未及三步，扑通栽倒了。

马玉龙一瞧不好，赶紧掏出解药瓶，自己闻上，也给邓飞雄闻上，二人蹿了过去。老道正要举剑来杀郑爷，邓飞雄用红毛巾往上一迎，老道撇身跟邓飞雄交手，马玉龙便背起郑华雄，跑回了本队。邓飞雄跟老道动手，那老道抢在上风头，一丢迷魂袋，打算把邓爷摔倒。焉知邓飞雄已闻了解药，并不害怕。老道大吃一惊，他无非就倚仗迷魂袋胜人，并没多大能为，自己一想不好，转身便跑。虎围真人叶守清瞧哥哥败下来，连忙问他怎么样？叶守敬说：“不成，你我不要趟浑水，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两个老道竟自逃走了。

袁虎一瞧，气往上冲，这两个老道虎头蛇尾，不能给兄长报仇，待我跟他一死相拼，赶过来恶狠狠地照定邓飞雄就砍。三五个照面，邓飞雄手起刀落，便将贼人杀死。朱义、马忠只吓得胆裂魂飞，两个不敢上前动手，落荒逃走。众英雄来到小狼山，放火烧了山寨，喽兵早已四散逃走了。飞云、清风和焦家二鬼，也往正北爬山越岭而去了。众英雄立刻分头追赶。窦福春要带着一百孩儿兵，跟随效力当差。马玉龙甚为喜悦，叫窦福春先回家安置安置，如今大人在宁夏府住扎，你我就在那里会聚。

单说碧眼金蝉石铸，同纪逢春、武国兴、李环、李珮、孔

寿、赵勇、小神童胜官保、冯元志、赵友义这十个人，顺着坡往正北追赶，马玉龙等人顺着大道往下追去。这些人相离飞云等不远，不过只有半里之遥。石铸说：“今天追赶贼人，有我和胜官保这两条棒，可以敌得了清风，只要追上，咱们大家可以将他等拿住。”众人说：“是。”紧紧追赶下去。

那四人舍命而逃，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石铸等十个人一直追到日色西斜，并未追上。石铸说：“众位，贼人脚程甚快，料想追不上了，天已不早，咱们找个所在歇息歇息。”大众说：“也好。”说着话，往前行走，一瞧远远有一所庄院，大概是一个大户人家。众人进了这个村庄，一看路北大门，石铸就上前叫门。这时由里面出来一个庄客说：“众位找谁？有什么事？”石铸说：“在下姓石名铸，我等跟随钦差彭大人当差，错过了客店，路过贵庄，我们想在贵处借宿一宵，明日一早起身。”家人说道：“我进去回禀一声，我家庄主爷倒是最好交友的，成了你别欢喜，不成你也别恼。”说毕，家人回身进去，工夫不大，又出来说：“你们众位来吧，我家庄主爷有请。”说着，就把众人往里让。石铸说：“贵处叫什么地方，属哪里管，庄主爷贵姓大名？”家人说：“我们这里叫押虎寨，这村庄全是姓赵的，属蓝田县管，我家庄主做买卖，叫赵鸿泰。”说着就进了大门。

石铸一看是西房三间，东房三间，迎门八字影壁。转过影壁，进了垂花门，里面是正北房五间，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院中方砖墁地。里面一人，乃是乡中财主打扮，身穿蓝绸裤褂，白袜云鞋，并未穿长大衣服，说道：“原来是众位校尉老爷，今天来到敝庄，真是蓬筚生辉，众位请里面坐。”

摆手就往里让。石铸等一进屋中，见挂着名人字画，花卉翎毛，山水人物，屋中的陈设无不讲究。众人落座，家人送上茶来。石铸说：“庄主尊姓大名，作何生理？”这人说：“在下姓赵名叫鸿泰，现有数十顷田，在家纳福。今天众位虎驾光临，此乃三生有幸，还未领教众位老爷贵姓。”石铸一一都给引见了，说：“我们原是追贼而来，错过了镇店，来到贵庄搅扰。”赵鸿泰说：“说哪里话来！家中甚为便当。”吩咐家人摆酒。工夫不大，杯盘摆好。石铸一瞧，虽是乡村地方，也有鸡鸭鱼肉，甚是方便，斟出酒来，看看并不发浑，也无异香。庄主陪着大家喝酒谈心，谈说跟大人一路当差之事。吃到二更，众人喝的不少，觉着有些醉意了，大家这才散席。

家人撤去残席，就在北上房打点，拿出铺盖。赵鸿泰说：“众位安歇吧，我不奉陪了。”赵鸿泰别了众位，向后面走去。石铸说：“这位庄主倒很爱交友，待人甚厚。”他同胜官保、冯元志、赵友义住在东间，武杰、纪逢春、李环、李珮、孔寿、赵勇住在西间，大家将门闭好安歇。

原来这赵鸿泰虽是买卖人，却好交友，那逃走的叶守敬、叶守清，今天也住在他这花园子里，要劝赵鸿泰归八卦教，说有百般的好处，他也就信以为真。晚间他跟石铸席散之后，又来跟老道谈闲话，说他在前面应酬朋友，是钦差彭大人的差官投宿。老道听了心中一动，也没告诉赵鸿泰，说他跟彭大人的差官有仇，只想等他们睡了，前去结果他等的性命。不知众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七五回 追四寇误走赵家庄 受毒香妖道刺差官

话说瘟瘟道人叶守敬、虎国真人叶守清，听赵鸿泰无意中说出前面有彭大人的差官来此投宿。老道心中暗想：“这可活该，今天且等他睡着，用瘟瘟香将他等熏过去，一刀一个，全皆杀死，方出这胸中恶气。”想罢，等赵鸿泰也去安歇之后，有三鼓之时，两个老道换了夜行衣，由花园拧身上房，施展飞檐走壁之能，至前面北上房前坡，使一个珍珠倒卷帘，一听屋中呼声震耳，便由上面蹿了下来，将门拨开。叶守敬道：“兄弟，你给我巡风，有甚动作，捏嘴一打呼哨，我就出去。”叶守清点头答应。叶守敬看看无人，这才把自己鼻孔堵上，拿出瘟瘟香，用火点着，由东里间窗户送进去。有一炷香的工夫，又把瘟瘟香从西里间窗户送进去。自己闻上解药，把宝剑拉出，径奔屋中。刚到门坎，忽然房上一条黑影过来，吧嗒一声，有件暗器正打在叶守敬的后脑，乃是墨羽飞簪石。

叶守清在房上看见南房蹿出一个人来，赶紧打呼哨，由房上蹿下来。南房那人这时也跟着下来了。只见有二十余岁，头上青绢帕罩头，一身青，手拿一把利刃，叶守清便摆剑迎了上去。叶守敬的脑袋上给打了一个大疙瘩，他知道屋里的人都被熏了过去，回身就蹿了过来，帮着叶守清动手。两个老道宝剑翻飞，那人的一口刀也门路精通，甚是骁勇，一

面动着手，一面说：“好贼道！竟敢来这里窃取偷盗，今天我叫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你也不知二大爷有多大能为。”

说着话，这院里的家丁等听见院中直嚷，也都醒了，齐喊拿贼。赵鸿泰正睡的朦胧，听外面齐喊拿贼，自己赶紧起来。他也学过武艺，吩咐家人不要乱，点上灯笼火把、亮子油松，跟着前去，说：“好大胆贼人！竟敢到我家偷盗，今天休想逃走。”说着，带家人来到前面一瞧，借着灯光，只见两个老道正同一个少年杀的难解难分。赵鸿泰赶紧嚷道：“别动手，这可不是外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两个老道往圈外一跳，那位少年英雄也闪在一旁。赵鸿泰说：“过来，我给你们引见。”

那位少年英雄，乃是赵鸿泰的表弟，名叫甄道远，外号人称神刀太保，保镖久走嘉峪关边外，时常上他表兄这里来的。表兄弟两个甚是相投，今天来探望他表兄，见这两个老道拨门，他只当是贼。赵鸿泰给他们引见说：“二位道友，不在后面睡觉，到前面来做什么呢？”老道说：“甄贤弟既是你表弟，也不是外人，实对你说吧，我们跟彭钦差的差官仇深似海，我今天在后面听你说他们在此投宿，要来结果他等的性命。”赵鸿泰说：“不可，这些人既是跟彭大人的差官，要在别处我不管，如今在我家里，岂不害了我了？”甄道远说：“二位道友，不可这样粗鲁，你们跟他等有仇，在别处可以，要在我表兄家里杀官，情如造反，叫官兵知道了，准得抄家。”两个老道说：“我们已用瘟瘟香把他们熏过去了。”赵鸿泰说：“那可不行，就是打我这里弄走也不可以。你们二位到我这里住着，我预备吃喝，没把你们二位待错，要在我家做这件事，

那还了得！”叶守敬说：“兄弟，咱们可是八拜之交，白天我跟你说的话可还记得？就是你这位表弟，也如同我的表弟一般。我想，你们哥俩要是归了我们天地会，准是高官得做，往后得了天下，也是开疆拓土的功臣，裂土分茅的大将。”

赵鸿泰一听，心中犹疑，他早想归心八卦教。只是他这表弟仗着一身好能为，虽在保镖，却有些世路不通，便说：“要是归了八卦教，把他们十个人一杀，我们的家眷又怎么办？”叶守敬说：“家眷仍在这里住着，不要紧。”赵鸿泰说：“既然如此，要杀就杀吧。只是他们此时不要醒了。”叶守敬说：“不能，我那瘟瘟香管三个时辰，此时还不到四更。”赵鸿泰说：“你们二位去杀吧，杀完叫人抬到后头一埋就得了。”老道说：“咱把他们杀了，我给你走转牌，到四川峨嵋山去见为首之人，那时记你大功一件。”说着话，进到东西里间，见黑洞洞的，叫家人点上灯光一瞧，屋中已一个人没有。两个老道齐声嚷道：“明明白白听他们在屋中睡觉，呼声震耳，我已拿瘟瘟香熏过去了的，怎么会没人？”立刻带着家人四下寻找，前后都找不到人。赵鸿泰说：“了不得了！这个乱你给我惹大了，这里头必有能人，把他们救了回去，官兵一来，必要把我这村庄打下。”老道说：“不要紧，我二人在这里住两天，他来了有我们呢。咱们先把屋中的灯点上，再从长计议。”四个人进到屋中，把灯点上，各处又照了一照，还是没有踪迹。

书中交代：什么事总有因由，原来那瘟瘟香刚往东里间送了进去，碧眼金蝉石铸却正醒着，见窗户一响，送进一个香头来，就知不是瘟瘟香，必是熏香。马玉龙在吴家堡得的

解药，石铸也得了一瓶，便赶紧掏出来自己闻上、又给胜官保、冯元志、赵友义闻上，慢慢将众人推醒，这才奔西里间，把武杰等人推醒，也都闻上解药。众人起来，在屋中一声不言语，各拿兵刃等着老道进来。只见外头有一人来同老道动手，石铸和众人就从后窗蹿出，来到无人之处，大家商议此事应该怎么办？胜官保说：“你老人家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石铸说：“你们等我再进去探听探听。”复返回来，正听到老道要杀众人，赵鸿泰先不愿意，后来老道一劝，赵鸿泰也就依从了。石铸听得明白，蹿出外面，见了众人说：“咱们在此投宿，这位赵庄主不错，却遇见这两个贼道，实在可恶，等他睡着，咱们把他杀了得了。”

众人在外面等到四更以后，这才蹿房进去，见屋中灯光闪烁，又听老道说：“你二位只管放心，差官来了，有我们呢？”赵鸿泰说：“你们二位道爷还是走吧，差官老爷再来，我央求央求就完了，你们二位在这里不好办。”两个老道说：“我们走吧！”站起身来往外就走。石铸悄悄对众人说：“咱们去外头等他。”

这十个人来到庄外，各持兵刃，先闻上了解药。大家知道妖道没多大能为，就倚仗着瘟瘟香。在村前等候多时，只见两个老道由对面过来。石铸这才一声喊嚷：“好贼！今天你暗设诡计，打算要谋害你家众位老爷，焉知天神不容，我等在此已等了多时，待我来拿你。”胜官保说：“石爷爷！咱们两人拿杆棒硬抽这两个杂毛老道。”石铸和胜官保拉着杆棒就扑奔过去。老道一摆宝剑，照石铸劈头杀来，石铸往旁边一闪，抖杆棒就把叶守清摔了一个筋斗。胜官保那边，也是一

照面，就把叶守敬摔倒了。两个老道爬起来，吓得胆裂魂飞，往北就跑。众人一直追到天明，前面到了一个山口，一看甚是险要，刚要追了进去，忽然一棒锣声，出来无数喽兵，将众人去路阻住。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七六回 石铸智破瘟瘟香 十杰追贼逢险地

话说石铸等十人追赶两个老道，追了十数里之遥，天已大亮。来至一个山口，石铸一看，是个鹅头峰，甚是险恶，只要有人把守，万夫难过。一看那两个老道已跑进山口，众人追的头尾相连，不过只有三四箭远。方追入山口，就听里面一派锣声，人声呐喊。众人往对面一看，来了有三四百喽兵，各执刀枪棍棒，把老道放了过去。那为首之人，年在三十以外，身穿蓝绸裤褂，足下青缎抓地虎靴子，手中擎着一条花枪，骑着一匹白马，用手中枪一指说：“哪里来的小辈，胆敢这样造次？”石铸说：“你要问，我姓石名铸，绰号人称碧眼金蝉。我等跟随钦差彭大人当差，捉拿天地会、八卦教的反贼。你要知时达务，趁此把老道放了出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杀进去鸡犬不留。”为首的那个山贼一听，哈哈大笑，说：“我打算是谁，原来你等是彭赃官手下的差官，你还不知道你家大王爷的厉害呢！方才那两位老道是我的拜兄，今天既来到这里，我焉能叫你等拿去？”石铸说：“你这厮好生大胆，莫非还敢拒捕？快报上名来，我先将你拿住。”那人说：“你要问，你家大王爷这山叫大狼山，我姓杨名堃，外号人称出洞鼠。”石铸说：“原来是个无知的小辈，待我拿你。”石铸方要过去，后面小丙灵冯元志一声喊嚷：“石大爷闪开，待我

拿他。”说着话，抡刀过去就剁。杨堃用枪相迎，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冯元志抖手一镖，杨堃急忙一闪身躲开了，头只躲过，二只又到，正打在贼人的左肩头上。贼人掉转马头，往队里就跑，说：“你等别走，走者不是英雄。”

言犹未了，只见喽兵队里一声呐喊，说：“贤弟休要惊慌，待我来拿他。”说着往前一蹿。冯元志抬头一看，见这人约有四十余岁，面似黑炭，一双怪眼，头上青绢扎头，一身青，手中拿着一口鬼头刀，带着一个兜囊，也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冯元志把刀一摆，说：“小辈你何人？通上名来。”这人说：“小辈要问，我乃大狼山的二寨主，姓甄双名士杰，绰号人称迷魂太岁。”原来这座大狼山有三个寨主，大寨主出洞鼠杨堃，二寨主迷魂太岁甄士杰，三寨主粉面哪吒贾士源。这三人在此招聚了四五百喽兵，打劫来往客商，平素就不安本分，发卖熏香、迷魂药、鸡鸣五鼓返魂香，时常有江洋大盗跟他等来往。这山极其险要，今天是大寨主、二寨主下山，三寨主守寨。杨堃一败，甄士杰气往上冲，便起奔上来，通了姓名，提刀照定冯元志分心就刺。二人各施所能，冯元志抖手就是一镖，贼人闪身躲开，二只镖又到了，一连三只，贼人身子灵便，俱都闪开。见这连珠穿梭镖并未伤着他，贼人哈哈一笑，说：“好小辈！人无害虎心，虎有食人意。”说着就抢到上风头，用飞沙迷魂袋照冯元志一丢。冯元志闻着一股异香，只觉得头昏眼花，翻身栽倒。

这边小火祖赵友义一看，气往上冲，大骂道：“奸贼！胆敢伤我兄长，待我结果你的性命。”往前一赶，就与迷魂太岁甄士杰杀在一处。二人走了七八个照面，甄士杰又把迷魂袋

一丢，赵友义闻见一股异香，也是头昏眼花，翻身栽倒了。那边早有喽兵用钩子钩过去，把两个人俱皆捆上。

傻小子纪逢春一瞧就急了，忙说：“好呀，把我们的人全给拿去了。”把短锤一摆，跳过去一声呐喊：“好贼崽子，待我拿你。”纪逢春直嚷：“捅嘴、扫腿、掏心、贯耳！”甄士杰往旁一闪，用迷魂袋照着纪逢春一丢，傻小子也咕咚栽倒。武杰一看，说：“唔呀，混账王八羔子！胆敢把我的朋友伤害，我今天跟你没完。”摆手中刀蹿过去，冷不防就是一镖。贼人闪身躲开，往前蹿了过来，用迷魂袋向前一丢，武杰闻着香，立即翻身栽倒，早有喽兵拉过去捆上。”李环、李珮一瞧事情不好，两个人拉刀赶了过去，破口大骂：“贼人，我跟你誓不两立。”二人打算一齐拥上，捉拿贼人，焉想到三个照面，又被迷魂袋摔倒。

孔寿、赵勇一瞧，来了十个人，叫人拿住六个，自己还回去做什么？各拉短链锤扑奔过去，照定贼人就打。甄士杰身子往旁一闪，说：“来的两个小辈，你是何人？”孔寿说：“贼人要问，你家老爷姓孔名寿，绰号人称黄面金刚。”赵勇说：“你家太爷姓赵名勇，人称白面秀士。”道完名姓，贼人一丢迷魂袋，二人一闻异香，即刻栽倒，被获遭擒。

这个时光，把胜官保难住了，有心走吧，众人都被擒了，有心不走，过去也得躺下。连碧眼金蝉石铸那样精明强干之人，这时也痴呆发愣，没有主意。他把解药闻上一点，又给胜官保闻上一点，却不知道这解药能行不能行？两个人闻了解药，胜官保说：“咱们爷俩听天由命吧！”说着话，一抖龙斗杆棒，扑奔甄士杰。贼人一瞧，来了一个小孩，手中擎

着一条形同怪蟒的兵刃，便说：“来者你何人？”胜官保说：“贼人要问，太爷姓胜名官保，绰号人称小神童。你趁此把我的朋友放开，万事全休，如若不然，我当即结果你的性命。”甄士杰一听，微微冷笑说：“你这小畜生，真是找死。”说着话，抡刀照定胜官保剁来。胜官保闪身躲开，尚未还手，甄士杰一丢迷魂袋，一闻异香，翻身栽倒在地。石铸一瞧胜官保被获遭擒，心想：“当初是我把他带出来的，你还是个小孩子，再说银头皓首胜奎屡次托付于我，今天他若受害，我怎么回去见人？”这才一声呐喊：“好贼！你等在大狼山落草为寇，胆敢拒捕官兵，今天石大太爷这条命不要了。”说着话，用杆棒照定贼人就缠。甄士杰旱地拔葱，往起一纵，躲开杆棒，又施展出野战八方藏刀式，照定石铸砍来。石铸往旁一闪，贼人用迷魂袋就丢。石铸一瞧，吓得魂飞千里，掉头往回就跑，那甄士杰捡起迷魂袋随后追来。石铸一想：“众人被擒，我莫若跟贼人一死相拼。”想罢，掉回头又跟贼人动手。三四个照面，贼人把迷魂袋一甩，石铸一闻香气便翻身栽倒。甄士杰见石铸也躺下了，哈哈大笑，吩咐手下把这十个人搭到大狼山寨中，绑在分赃聚义厅，开膛摘心，做人心汤，我要痛饮一醉。手下喽兵答应，搭着十个人，径奔里面分赃聚义厅，众喽兵就各归汛地。

此时里面的两位寨主，正同两个老道在大厅吃酒。甄士杰领着喽兵，将十位差官放在大厅前，说道：“小弟已将这十个小辈拿住了。”老道说：“好，既然如此，将这十个人绑在后面，拿解药把他们解过来，再结果他们的性命，叫他等死的明明白白。”大寨主出洞鼠杨堃说：“也好。”吩咐手下将十

个人绑在外面两旁的木桩之上，交给喽兵一瓶解药，在众人鼻孔上抹了一点。工夫不大，这十个人俱皆苏醒过来，睁眼一瞧，是正北五间大厅，两旁有几十名喽兵站立伺候，当中坐定出洞鼠杨堃，旁坐瘟瘟道人叶守敬、虎围真人叶守清，下首是二寨主、三寨主。只听得大寨主一声吩咐，要把他们十个人开膛摘心。不知十位差官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七七回 众差官山寨被获 姚广寿独斗群贼

话说大狼山的三个山贼，在分赃聚义厅款待两个老道，把十个差官都绑在柱上。甄士杰吩咐喽兵，用解药把众人解过来。他这迷魂药是百发百中，自己配的独一份，发卖给绿林中的贼寇，十两银一换，又撒下小贼前去拍花，取人的眼珠、肾子来配药，净做些伤天害理之事。三寨主贾士源是他师弟，也跟他习学。他们两个炼的这宗迷魂药，全是住在野鸟山配仙观的奥妙真人卞文通所传。故此今天拿这十个人，不费吹灰之力。

大寨主出洞鼠杨堃正要吩咐把十个人开膛摘心，旁有贾士源说：“兄长且慢！咱们三个人落草，占山为寇，乃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咱们跟彭大人的差官无仇无冤，杀官如同造反，据我看是杀不得的。”杨堃说：“三弟，怎么杀不得？”贾士源说：“要是杀了，官兵一来，那时大狼山玉石不分，悔之晚矣！”杨堃说：“三弟，你说的这话也对，无奈擒虎容易放虎难，既把他等拿住，要是不杀，放虎归山，长出爪牙，定要伤人，斩草若不除根，终为丧身之害。”甄士杰说：“你们哥俩不必说了，咱们既已占山为寇，还怕什么王法？”老道在旁微微一笑，说：“我也多言一句，这几个人要是慈心一放，乱就大了，把他们杀了没事，大丈夫作事要有决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众人一听老道的话，倒也有理。大寨主杨堃说：“既是道兄这么说，就不必思前想后了，咱们先摆酒，叫手下人把他们十个人开膛摘心吧？”那三寨主说：“也好。”

说着，已经拿上酒菜来了。内有一个喽兵头目，名叫吴长禄，山上杀人都是他。这小子长的一脸横肉，凶眉恶眼。他在外面伺候这个差使，叫伙伴预备下一个大木盆，牛耳尖刀一把。这十个人在东边绑着五个，西边绑着五个。头一个是石铸，第二个是胜官保，第三个是冯元志，第四是个赵友义，第五个是傻小子，就要先打石铸这边杀起。众人面面相觑，那纪逢春嚷道：“石大哥，咱们今日都死在这里了。我才冤哪！连媳妇都没摸着，我这辈子白活了！我若再托生为人，早早娶个媳妇，省得不娶媳妇就死。”石铸说：“你别嚷，你也不怕人笑话，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正说着话，吴长禄已把木盆放在石铸跟前，手拿一把尖刀，有一尺多长，三指宽，在嘴上一咬，就把石铸的衣裳纽子打解，往左右一分。石铸把眼睛一闭，就等一死。吴长禄拿刀冲石铸胸前一递，就听扑哧一声，红光皆冒，鲜血迸流。石铸并没有死，倒是吴长禄手背上挨了一石子，疼的在石铸跟前哇呀呀直嚷。正嚷着，又有一石头子打在吴长禄鼻梁之上，一连挨了两下。喽兵一乱说：“了不得了，上面有人。”只见房上有一人，手中拿着暗器，正往下打来。三位寨主一瞧，赶紧各抄兵刃，出洞鼠杨堃就要上房。房上这人一声喊嚷：“呔！你们这些小辈好生大胆，光天化日，胆敢在此杀人。”杨堃蹿上北房，一看是位少年，手中擎着一口单刀。杨堃刚打北房往东房蹿，这人一抖手，一墨羽飞簋石正打在他的面门上。杨堃气往上冲，方

要过去，这人拨头就跑了。

书中交代：来者这位，乃是飞行太保姚广寿。他在尹家川把事情办完，本来打算回家看看母亲，叫众人先走，替他在大人台前告假，他回家安置安置，随后再来追大人。他回到姚家寨，见了母亲，就把众人保举他跟大人效力的话一说。他母亲甚是愿意，就说：“理应如是，男子汉大丈夫，总要奔个正路，你好好当差，倘能得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老身看着也欢喜。你也不必挂念老身，家中自有我来照料。”姚广寿把家中安置好了，住上一天，就辞别母亲起身，径奔宁夏府。这天走到大狼山，远远看见石铸等人跟山贼动手，被人用迷魂袋拿住了。姚广寿一瞧，心想：“了不得了，这是同事的差官老爷，我可不能不管。”又想：“石铸被人家用迷魂袋一丢，人就躺下了，我过去也得被擒，莫如晚上暗到山寨一瞧，大约他们暂时也不能就杀。”这才隐在一旁，等山贼过去，把道路探了探，然后找个山庄吃过东西，候至天黑便径奔大狼山而来。

入了山口，也没喽兵巡查，顺着山坡上去，来到寨门，远远看去有人把守，号灯齐明，绕着来到东边，拧身蹿上寨墙，到分赃厅一瞧，贼人正要杀害石铸。姚广寿赶紧掏出石头子，照着拿刀之人就是一下，正好打在手背上，又一石子打在贼人的面门。贼人一乱，杨堃立刻追赶。姚广寿一想：“我一人敌不了这一伙贼，救不了众人。”想罢，就往外跑，杨堃焉能追得上他。原来姚广寿脚程甚愉，由前寨一打弯，就来到了后寨，在房上往上一瞧，房屋不少，灯光闪烁，北上房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姚广寿蹿到院中，来到北上房窗外，听见

有妇人说话，就用舌尖把窗纸舔破，往房中看去。只见屋中坐着一个妇人，一个女子，那妇人年约三十来岁，打扮风流，面带妖淫之色，这女子有十七八岁，长得也十分俊丽。这山寨里就是二寨主有家眷，只听婆子说：“寨主奶奶！今天前寨敢情杀人哪！”这妇人说：“杀谁哪？”婆子说：“早晨来了两个老道，那些追老道的人，俱被寨主爷用迷魂袋拿住，现在绑在外面，就要开膛摘心。”这个妇人说：“天也不早了，你到外面问问二寨主爷，什么时候吃饭来；再者，后头没人也不便。”姚广寿一想：“他们往前去，我在后面放一把火，就能把他们引过来。”他一找，见后院三间东房里面堆着柴禾，就把自来火拿出来，用硫磺一引，顿时烈焰腾空。姚广寿蹿房越脊，来至前面暗中观看。那出洞鼠杨堃、二寨主迷魂太岁甄士杰、三寨主贾士源刚回到分赃聚义厅，正跟两个老道说话，忽听后面传锣一响，蹿出聚义厅一看，只见烈焰悄空，众人吓得三魂出窍。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七八回 英雄智救众差官 侠客带兵剿贼寇

话说三个贼人由大厅出来，两个老道跟随在后，就见后面烈焰腾空。山上着火最不好救，群贼急忙奔至后面救火，也顾不得杀这十个人了。大家来到后面一瞧，原来是堆柴的屋子着了火，赶紧叫喽兵挑水来救。此时姚广寿由房上跳下，大厅之内就剩这十位差官还在桩上绑着。姚广寿立刻用刀把绳子一根根割断，把众人的兵刃盗了出来，大家便随着他走出寨外。

杨堃等人把火救灭，回到前面一瞧，十个人已踪迹不见。杨堃说：“不不得了！十个人一走，这个乱就大了。方才起火，是我等中了调虎离山之计。”甄士杰说：“咱们赶紧追吧！要放走他们，真是纵虎归山，长出牙爪定要伤人。”就带着手下二十多名喽兵，和两个老道追出寨外。

众人一见贼人追来，姚广寿说：“贼人追下来了。”石铸说：“咱们别动手，要凭你的能为，一刀一枪，倒也不怕；只是贼人有迷魂袋，不但不能取胜，还得甘拜下风。依我之见，趁此逃走，调官兵再来拿他。只要追上马大人，他有五百子弟兵，咱们带来可以报仇。”众人说好，便顺着山坡逃走，不敢停步，一直跑到天已初明，才到了一个镇店。

这里属凉州所管，有一道河，地名叫野马川。众人进了

南村口，跑的又渴又饿，打算找一个卖便饭的地方，吃点什么东西，歇息一下。正往前走，见十字街路北有一座大店，门口插着旗子，写的是“钦差查办陕甘事务彭公馆。”众人一瞧，止住脚步，既是钦差大人在这里就好了。大家来到店门口，说：“辛苦，大人住在这里吗，我们是跟大人当差的。”伙计说：“你们众位既是跟大人当差的，进来吧。跟大人当差的都在西配房，大人在北上房。”石铸等人奔西配房，一掀帘子，见屋中是花枪太保刘得勇、刘得猛、赵文升、段文龙、曾天寿。石铸说：“敢情是你们几位，北上房是钦差大人么？”曾天寿说：“不是，是忠义侠马大人，还有追风侠、千里侠、伍氏三雄、邱爷这些人，都是不爱做官的，大家为的是能跟马大人凑在一处。”石铸说：“好，这倒巧了，我们正找你们众位。”姚广寿就问：“谁保着钦差起身？”曾天寿说：“是二位苏老爷，还有徐、刘二位大人，陈山、周玉祥、胜奎三位老英雄，就是他们几位。”石铸说：“咱们见马大人去，马大人的兵在这里没有？”曾天寿说：“在这对过的店里。”石铸说：“既然如此，好的很，咱们就去告诉马大人。”

从人同着石铸来到以北上房，马玉龙一瞧石铸等人来了，大家彼此见礼。马玉龙问道：“石大爷，众位从哪里来？”石铸就把前事说了一遍。马玉龙说：“这下应当怎么办呢？”石铸说：“调兵前去剿山。”马玉龙说：“不必调官兵，有这五百子弟兵足够了。先叫胡元豹领了去，再把邓爷请上，跟你们一起去。”石铸说：“也好，就请邓爷辛苦一趟吧。”邓爷点头答应。吃完了饭，大家说：“咱们在宁夏会齐吧。”姚广寿这次没去，就添上邓爷和胡元豹，同着石铸原来的十个人，带

着五百子弟兵，径奔大狼山而去。马玉龙也算还店帐，起身奔宁夏府。

单说石铸来到大狼山，把队伍列开，派探子进出口打探。工夫不大，探子回来禀报：“山内不见一人，也无什么动作。”邓爷说：“贼人必有诡计，咱们且等等，他不出来再说，办事要胆大心细，务须谨慎。”众人在此停留了一天，到日色平西，还不见贼人出来。邓爷说：“咱们先扎营吧。”就在离山口三四里远的地方，扎下营头，埋锅造饭，邓爷又亲身出来巡查。

书中交代：大狼山这杰贼人原来早有预备，怕彭大人的兵来，就叫喽兵都藏进了山洞。甄士杰把家眷送到甄家屯，那里离狼山三十五里地，把细软东西都运了出去。他们三人躲起来，叫喽兵扮作打柴行路的样子在外哨探，有什么动作便赶紧回来禀报。官兵一到，在山口安了营，喽兵进来禀报，三位寨主就在一起商量。甄士杰说：“现在两个老道已走，他们引狼入穴，咱们跟官兵打仗不行。”出洞鼠杨堃说：“依我愚见，今天不必出去，明天他们也必不能走。趁他没有防范，咱们带喽兵去烧他的粮草，抢他的营寨，杀他个片甲不归。”贼人商量好了，就在山洞藏了一夜。次日没有出去，派人一探，官兵也没走。

邓飞雄见一天没甚动作，就要进去搜山。石铸说：“不必，咱们山路不熟，会中贼人的埋伏。不如再等一天，没甚动作再说。”第二天，料想贼人不敢出来，大家就都大意了。焉想到天有二鼓之时，忽听外面一阵大乱。幸亏邓飞雄在中军帐还没睡，听到外头一乱，便赶紧掌号。众子弟兵都是和衣而卧，就怕有甚动作。众家英雄出去一瞧，见后面起火，刚要前去救火，那贼人已由前面杀来，众子弟兵就上前迎敌。马

玉龙、邓飞雄的兵俱是久临大敌，并不心慌，知道自己队伍一乱，更了不得了！昏夜一战，直战到天明，喽兵如何是官兵的对手，大败之下，只得又往山内逃窜。邓飞雄吩咐往下追赶，贼人一看官兵追来，回头又战，还是大败而逃。出洞鼠杨堃一瞧事情不好，三个人便爬山越岭逃走了。邓飞雄带兵到山寨去搜，把房子连死尸一烧，只烧的片瓦不存，尺木未剩。大兵歇了半天，这才往下赶路，径奔宁夏府。

单说钦差大人自庆阳府起身，这日到了宁夏府，早有宁夏府的巡抚喜崇阿和将军庆祥，领着文武官员迎接钦差到了公馆。喜大人、庆将军上来参见，彼此落座，便问钦差来此何干？彭钦差说：“只因番王十年未曾来朝，圣上派我来此查办。”喜大人说：“我这里现有一宗怪事，要请大人来给我参悟参悟。”彭公就问：“喜大人，有什么事情请讲。”这位巡抚喜大人，跟彭公在京原是街坊，二人由做京官之时就相熟了。喜大人说：“大人要问，我自到任两个多月，后花园就闹妖精，把我儿也丢了。我儿今年十九岁，跟我随任在花园读书，好静不好游逛，却在夜晚无故丢了。我膝下仅有此子，只得祷告天地。直至如今，还时常闹妖呢。”彭公说：“不要紧，跟我当差的倒有胆子大的，等他们来了，叫他们给你看守看守，瞧瞧是什么妖怪。”喜大人说：“恳求钦差大人代我办办此事。”彭公说：“他们大概一半天也就来了。”说完，喜大人、庆将军便告辞走了。此时徐胜已接任甘肃宁夏总兵。大人就住在公馆，单的听差伺候。次日，马玉龙来参见了钦差。过两天，石铸等也来了，众人都来参见大人。大人说：“现在喜大人家有一件怪事。”众人一问，大人如此如彼一说，便有几个英雄，要到花园去捉精怪。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七九回 巡抚衙差官捉妖 纪逢春追妖被害

话说众差官一听大人说巡抚衙门闹妖精，半信半疑，内中就有石铸、胜官保、小玉虎李芳、小太保钱玉、飞行太保姚广寿、神拳太保曾天寿、小蝎子武杰、打虎太保纪逢春八个人凑胆子，要上巡抚衙门花园去捉妖。

众人吃完了晚饭，各带兵刃，径奔巡抚衙门。住里一回禀，喜大人即派人把八位差官请到厅房。石铸见了喜大人说：“我等奉大人谕，说喜大人这里闹妖精，派我等来查看动静。”喜大人吩咐手下人，把茶献上来，问道：“你们几位贵姓，跟大人当差几年了？”石铸说：“我等跟大人当差不久，这位武老爷是实任天津卫守备，现在保升游击，这位纪老爷是狼山的千总，沿路办过几案，蒙大人保举升了守备，这曾天寿、姚广寿、李芳、钱玉、胜官保五位都是六品军功，我保的五品顶戴把总，都是屡次剿灭邪教，蒙大人保举提拔。前在会仙亭拿邪教韩登，大人又递了保举折子，现在还没见旨意。”喜大人说：“今天你们几位既来，后面有三间花厅，给你们几位预备点酒菜果子点心就是了。可也不知是怪是妖，我衙门里也没人敢往后头去。前者我有一个家人，他胆子最大，不信鬼神，他自己往后去了，一去就没见出来。第二天一找，已死在后头，脸也黑了。如今是谁也不敢上后头去了。”武杰听

到这里，发根一哆^①，身上直冒凉气。大众说：“这个事太险了，咱们要叫妖精害了怎么办？”石铸说：“人心里没鬼，就没有鬼。不要紧，请放宽心，咱们上后面去吧。既来了，喜大人已经预备了酒菜，咱们大家就去喝酒。”众人这才辞别喜大人，由家人带着，拐弯抹角地来到后面，一瞧这个地方可真不小，绕过五间楼，就是一座花厅，四外有好些树木。石铸一瞧倒很清雅，此时天才黑，有四五个家人仗着胆子，把屋子打扫打扫，点了纱灯，又挑来一桌酒菜，拿来了茶水，预备下一个炭火炉子。众家人说：“我们可不敢在这里伺候众位老爷们，我们没这个胆子。”石铸说：“你们去吧。”众家人便出去听候消息。

石铸说：“咱们今天来捉鬼，可也不一定是鬼，不管他是妖是怪，都把家伙预备在手，要有动作，咱们一齐出去。”大家说：“就是吧，咱们先喝酒。”直吃到月上花梢，天有三鼓的光景，石铸说：“没什么动作，要是鬼怪也该来了，大概是什么仙家。”众人说：“咱们歇歇吧。”大家倒下就睡，忽听扑通一声，众人只吓的目瞪口呆。石铸说：“咱们出去瞧瞧。”大家各抄兵刃出去一看，见东房上出现一个东西，四条腿，一身黑毛，两眼似灯，其形似牛。胜官保小孩眼尖，说：“你们瞧，了不得了，那是个狗熊，给他一镖吧。”武杰抖手就是一镖，那东西闪身躲开，拨头就跑。众人一瞧，这东西蹿房越脊，连这些会飞檐走壁之人都没它快。大家追出院子不远，石铸说：“天已四更了，不必追了。”大众这才回来。石铸说：

① 哆（zhà，音炸）——张开。

“这妖精真快，据我看来，此事可真奇怪。”正说着话，又听外头扑通一声，由西房上蹿下一个东西来，也是那样。众人倚仗人多胆大，上前就追，只见那东西把口一张，黑糊糊一宗物件，扑奔曾天寿而来。曾天寿一看不好，扑通翻身栽倒。小太保钱玉一瞧，方要过去，东房上又下来一个，也是四条腿，一身黑毛，扑奔过来，钱玉就翻身栽倒了。这两个怪物背起曾天寿、钱玉，蹿房就跑。众人吓了一跳，石铸说：“快追吧，如他两个被妖精背走，明天咱们见大人何言交代？非得赶上，就是死了，也得把死尸抢回来。”

众人向前追去，一瞧那两个怪物跑的甚快。小玉虎李芳、小神童胜官保二人想：“这会是什么妖怪呢？”再往前追，此时天已大亮，就瞧见那两个东西出了城门。石铸、武国兴、纪逢春、姚广寿、胜官保、李芳六个人苦苦追赶，大家一直追出了嘉峪关。众人追山边外，已到巳牌时分，这两个东西便踪迹不见。众人正在发愣，只见山坡上过来了一头白驴。傻小子说：“小蝎子，你瞧咱们的造化来了，拉这驴我骑两步再说。”纪逢春才一过去，就见这驴一张嘴，出来一股黑东西，直奔他的哽嗓，傻小子翻身栽倒，这条驴也回身就跑。姚广寿过去把纪逢春背了起来，也不敢再往上追了。大家回到巡抚衙门，禀明了喜崇阿。喜大人打发人把他们送到公馆。

石铸一见大人，大人就问：“昨晚上你们捉妖怎么样了？”石铸说：“大约这妖不是这个地方的，是远处来的吧。”大人说：“何以见得？”石铸说：“昨天来了两个怪物，一个像狗熊，一个像虎，打口里出来一股黑气，把曾天寿、钱玉两个人打躺下，不知死活，背起来就跑，那东西不会驾风，却跑得真

快。我们追过嘉峪关有三十里地，就找不着了。一瞧山坡上又过来一头白驴，纪逢春方要去拉，这驴口中喷出一股毒汁，就把他打倒躺下，人事不知。我们也不敢再追，把纪逢春背了回来，一摸他的心直跳，四肢发硬，不知什么缘故？”大人一想，这事真怪，便叫人把纪逢春抬过来，一看脸上、脖子上都有黑印，四肢发硬，心口倒还是热的。大人赶紧吩咐当差的人去请高明先生，来给瞧瞧他受的什么伤，好给他调治。

这里有一位高先生，叫高焕彩，看内外二科，在宁夏府大大有名。听差的出去，就把高先生请到公馆来了。高先生一看，说：“可了不得，幸亏我来，要再过一个时辰，毒气攻心就得死。”赶紧掏出一粒药，用阴阳水化开一半，把牙关撬开灌了下去。高先生说：“这是中的毒汁。”石铸说：“不错，是个驴精喷的。”先生说：“我给他上的药，要等一个时辰，如能出恭，我包好，要是毒下不来，你们就给预备吧，准死无疑。”这里款待先生。别瞧这傻小子，倒很有人缘，素常他跟谁都不错，这时那些当差的都过来瞧他，说：“这个人不能遭这个害，真可惜！”等了有一个时辰，就听纪逢春肚子咕噜一响。石铸说：“我知道他死不了，一生天真烂漫，岂至受这个报？要是伶牙俐齿，永远没实话，他就死了。这都是忠厚的好处。”有一炷香工夫，他要出恭，拉的像是黑油一般。叫先生瞧了瞧，那先生说：“好了。”又给了一粒药，便告辞说：“明天再来给他药吃。”

先生走后，众人说：“咱们得设法去找回钱玉、曾天寿这二人。”内中神枪太保钱文华最动心，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内侄。石铸说：“不要着急，人不该死，五行有救。”正

说着，由外面跑进来一人说：“来了人了。”石铸等人往外一看，不禁大喜，他老人家一来，要办这妖怪之事，即在他的身上。不知来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八〇回 欧阳德识破假妖 伯公子被虏关外

话说众位差官劝解钱文华道：“不必伤感，吉人自有天相，看你那位令郎的五官相貌，绝不像短寿之人，慢慢打听必有下落。”钱文华说：“老夫就有此子，爱如掌上明珠，倘有差错，老夫决不能生。”众人正说着话，有所差人进来禀报：“现在外面有一个蛮子和尚，要见众位老爷，瞧他像个奸细，这么热的天还戴着棉僧帽，穿着棉僧衣，背着蒲团，拿着铁杆烟袋、红缎子葫芦荷包。”石铸等一听，全跑出去一瞧，原来是小方朔欧阳德。

金眼雕忙过来说：“好，欧阳贤弟，你也来了，我正打算派人去找你来此。”大家俱过去见礼。欧阳德说：“唔呀，你们众位都好哉！”说着话，就要到里面给大人请安。大家齐往里让。欧阳德先来到差官房落座，开口说道：“我本来打算不到这里来的，听说大人在这里，我要来看看。”金眼雕说：“你来的好，有一件怪事，大概瞒不了你。巡抚喜大人的少爷丢了，两个多月没有下落，现在巡抚衙门花园里还在闹妖怪。昨天派人去捉妖，来了一只虎，一只熊，背走两个人。众人追到骆驼岭，那边有一头白驴，纪逢春贪便宜过去一拉，那驴张口吐出一股毒汁，把傻小子打倒了，人事不知。幸亏请了一位高先生，才给救过来。你想想，这是什么事情？”欧阳

德一听，说：“这事怪哉！你等先不要忙乱，我必要办出一个章程来。”马玉龙等众人问：“欧阳兄有什么主意呢？”欧阳德说：“今天我就到巡抚衙门去捉妖，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样子。”众人说好，这才同他来见钦差大人。大人甚是喜悦，吩咐手下赏欧阳德全席一桌，马玉龙等人都来陪着喝酒。众人开怀畅饮，一直吃到黄昏。

马玉龙把欧阳德送到巡抚衙门，进去一禀报，喜大人把他们让到书房，彼此落座。马玉龙说：“我奉钦差大人谕，特请来这位和尚，此人姓欧阳，单名德，人称小方朔，一向在外行侠作义，剪恶安良。”喜大人说：“久仰久仰，和尚宝刹在哪里？”欧阳德说：“唔呀，我在千佛山真武顶出家，今天听说大人这里闹妖精，我特意前来捉妖，看看是怎么样的动作。”喜大人说：“甚好，我这里妖精闹的实在厉害，和尚要能把妖捉了，实在好的。”马玉龙说：“欧阳兄在此，我告辞了。”喜大人送出二门，吩咐手下人在花厅预备酒菜，请和尚到后面去。

家人凑着胆子，点起灯笼，领欧阳德来到了花厅。欧阳德一看，这个地方甚为清雅，北房五间，周围都是奇花异草，静静地四顾无人。家人用钥匙把门开了，将灯点上，酒菜摆好，茶水炭火俱已齐备，便说：“大师父，我们可不敢在此伺候你老人家，我们害怕。”欧阳德说：“唔呀！你们去吧。”家人便转身出去听候消息。

欧阳德在屋中自斟自饮，一直等到天明，并无一点动作。家人进来说：“和尚，有什么动作？”欧阳德说：“唔呀，我在这里等了一夜，并无一点响动，我见见大人去。”来到前面，

喜大人说：“和尚可曾见着什么？”欧阳德说：“奇怪，吾来了，怎么妖精就不来了。”喜大人说：“和尚你别走了，许是你的造化大，妖精不来了。”欧阳德说：“我并没有什么造化，因跟彭大人原是故旧之交，他派我来捉妖，我打算连等三天，捉住瞧瞧是甚么缘故。”喜大人说：“就是。”

欧阳德在这里住了一天，晚上又照旧等了一夜，还是没有动作。到了第三天，欧阳德在花园等到三更天时，正在屋中喝酒，听到外面扑通一声，向外一瞧，却是一条大狗熊。欧阳德说：“唔呀！混账王八羔子，哪里走！”过去就把尾巴抓了下来，这狗熊急忙蹿房越脊逃走了。欧阳德一看，那尾巴没血，原来是个干的。欧阳德这才告诉家人，请喜大人来到书房。欧阳德说：“唔呀，我正在花厅坐着，听外面扑通一响，出去一看，是个狗熊，我把尾巴抓下来，并没有血，是个干的，大人请看。”喜大人说：“既然如此，赶紧派人去追。”说着话，石铸、胜官保、李芳、魏国安四个人进来。欧阳德把这话一说，就叫四人往下去追。

书中交代：这是怎么一段缘故呢？原来那贺兰山金斗寨的番王，头一位姓白名起戈，人称金枪天王。他有一个女儿，名叫白凤英，人称白莲仙姑，也不称公主。白天王有八个儿子，只有这一女，爱如掌上明珠。她练得一身长拳短打的好功夫，时常女扮男妆进关来游逛。那天遇见陕甘巡抚喜崇阿的少爷伯充武，他本是八旗的人，又好打扮，正在青春年少，面如银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唇似胭脂，行同少女。白凤英见了心中一动，便在暗中跟随着他。她穿的男子衣服，又不缠足，像个文生公子的打扮，谁也不知她竟是女扮男妆。她

见伯公子进了巡抚衙门，暗中探明，自己便回到店中。她带的几个亲随，都是心腹之人。她有一身熊套，是一张熊皮。连头带尾俱有，人要穿上，就同活熊一样。原来他们这贺兰山每逢赛神的日子，大家都要穿上各种兽套，在会上跳舞，这是那里的风俗。白凤英自瞧见伯充武，就心心念念记着，天有二鼓之时，等人睡着，她便穿上熊套，由店中起身，径奔巡抚衙门。来到里面各处一瞧，人皆睡熟了，只见花园中有灯光，来到那里一瞧，正是伯充武在花厅读书，有两个书童伺候着，一个十五岁的好睡，那个十四的倒未睡着。白凤英往屋中一看，那伯充武在东边椅子上坐着读书，果然生的五官俊秀，品貌端方。白凤英看得比白天真切，便蹑身进到屋中，吓得小童“哎哟”一声，就往桌子底下一钻，死过去了。伯充武抬头一看，原来是个狗熊，吓得惊魂千里。这野兽上前背起他来就跑。那花园打更的见才交三更，知道公子还在这里读书，就来多走几趟，心想公子瞧他勤谨，也许给些赏钱。这两个人刚一来到，就见屋里跳出一个野兽，背着公子就走，只吓得跌倒在地。白莲仙姑背着伯充武，走出门外，就把他背到了自己住的雕楼。伯公子醒来，一见眼前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就说：“你是什么妖精。”不知白凤英如何答话，且看下回分解。